思無邪匯寶。

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⑺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思無邪滙寶 ㊵㊷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㈦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値，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編輯凡例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㊃㊉㊁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總序 —— 1251
編輯凡例 —— 1257
目錄 —— 1259
姑妄言(七) —— 1261

思無邪滙寶 ㊃㊓㊁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㈦

清・三韓曹去晶 編

姑妄言第十五卷

鈍翁曰。放下屠刀。立地便可成佛。人能改過遷善。孰不可爲聖賢。況宦蕚之惡。不過一片呆公子氣習未除。心性暴戾。賈文物不過欺世盜名。童自大不過鄙吝刻嗇。雖皆爲造物所忌。然其罪未至於殺人淫人。天良尚未泯滅。一朝悔悟。便能出人頭地。非異事也。所可異者。鄔合以篾爲生者也。自他三人改過後。而鄔合諛亦減於往昔。爲可異。然亦無足異也。如裴矩爲隋家之佞(侫)臣。而後爲唐室之良臣。顧其主爲何如耳。

富氏蓄怒一段。寫得層層次次。自一二分而積至十分。眞是生花之舌。令人絕倒。

寫賈文物之病。因要引出鮑信之含香。引出鮑信之含香。又好引出道士。引出道士。賈文物方得受藥以服富氏。服了富氏。然後將金銀珠玉

一齊合攏來。不然。賈文物怕到何時是了。這四婢年俱二十以外。終留爲老婢乎。抑遣而去之乎。且不因此。含香不能使出。含香不出。後來何以親密。委委曲曲。算到賈文物一病。眞入神妙之想。

峨嵋山人去得乾淨。此處寫他者。爲傳藥與賈文物耳。藥已傳了。倘又遇着。刺刺不休。便成贅文。

道士雲遊天下。找(早)結第一回內。彼云要往四處雲遊。不如此寫。要說他這些年坐在何處修行。再講他如何靜養。如何學道。便是呆筆。

寫裘氏同衆妾叫僕婦們說白話。長舌婦講笑話。見得一夥淫婦人相聚。無聊之極。思牛親哥之創造。二婢之搶奪。裘氏取來入己。又轉贈菊姐醫病。總是寫諸婦之淫濫不堪。皆不過好此而已。

寫裘氏和尙之死。道士遁跡他往。總是要結衆人。不然。將紙筆只管拖長了。

姚予民之遣嫁衆婢妾。不是單說他的好處。也是隨手收拾衆人。不然。作何結局。

道士重訪到聽黑姑子。雖有物是人非之感。總是要始終照應。一筆不肯漏處。

賈文物歸家時。隨筆帶出富新一段。後來再說他的事。見得先曾有此人。不是臨時強扭來湊合。

寫和尚道士宣淫於姚宅。雖說僧道之壞。却是傍筆。巧極。力寫衆婦人不堪處。正是寫姚澤民父子不堪處。更是寫姚廣孝之不堪處也。

第一卷開首所出三人。到此回內。到聽已死。道士一去不復再見。只一黑姑子矣。

姑妄言卷之十五

第十五回　惡少改非　仙方療妒

附　萬緣和尚仗雄陽力竭取救兵　峨嵋道人逞異術興足多淫女

話說宦蕚自那日在錢貴家正然作惡。得了他父親的密信。一驚。跑了出門。在途中就同他衆人作別。獨自歸家。忙叫家人把大門關上。（活是呆公子。若有禍臨。關上大門便躲得過乎。）心中惶懼之極。茶也不吃。飯也不吃。在家中走來走去。因想道。我向來只說魏上公是長遠在的。我故倚勢橫行。到處指名唬嚇。說魏上公是我的家祖。誰知有今日這番事。但人惱我的多。倘一時有人混說是他的孫子。這却怎處。想到此處。坐臥不安。侯氏見他如此。疑他有甚麼外遇。（這是婦人疑丈夫的第一件事。）再三詰問。他悄悄將始末告知。（何必悄悄。豈怕丫頭輩聞之乎。昔有一鄉人。在田中回家。其妻曰。你的鋤頭呢。答曰。我忘在地裡了。妻曰。你悄聲的。恐人聽見拿去。快去取來。其人去了一會。空手而回。妻曰。鋤頭呢。彼悄悄的道。不見了。宦蕚同此。）侯氏也吃了一一（一）

驚。吩咐家人不許在外面胡走生事。（這還有理。）到次日。忽見那多嗣來說道。小的纔在門首看見迎新舉人。昨日錢家那小秀才也在內中。（宦蕚中□豈止多嗣一人。前次侯氏問扇子乃是多嗣。此處見迎新舉人又是多嗣。此何故。因起初說錢貴之名是他。故此但是錢貴之事便是他。以見是他多事說起。方多出這番爭鋒的事耳。）宦蕚聽了。又吃一驚。道。昨日在家好好的吃酒賞花罷了。又訪甚麼錢貴。爭鋒打鬧。弄出這番事來。他這一中了舉。若懷恨在心。他是同鄉同里的人。我家的事都是知道的。若對了他座師房師同年混說起我的根底來。如之奈何。越想越急。因叫家人悄悄的將賈童鄔三人請了來商議。不多時。都到了。坐下。童自大道。昨日一團高興去訪他。不留我們這樣有錢的老爺。（是極。有錢已設（該）敬。況是有錢的老爺。更該敬。此語譏刺不小。）倒留那個窮酸。（人一窮便覺〈便〉得酸。可嘆。要知窮酸勝富臭也。）正打得興頭。我纔燥脾。哥爲何跑了回來。宦蕚道。還說打呢。如今打出事來了。你們可知道昨日那小學生竟中了。我家人看見今日在門口迎過去。因向賈文物道。三弟沒有昨日那把柄還罷了。你我都是八千女鬼的那把刀。他

一時記恨。混說起來。怎處。賈文物道。君子不爲已甚。兄昨亦過甚矣。我兩人有終身之憂。尚何言乎。即三弟亦不能辭其責也。昨日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皆三弟爲之。彼豈不在心乎。且三弟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罵焉。我看他其人之品淸矣。必小有才。倘明歲會場中言必有中。後生亦可畏也。童自大聽了。幾乎掉下眼淚來。說道。我雖是個財主老爺。終日縮頭在家。（財主老爺會縮頭。罵得惡而趣。）守着幾個錢。連樹葉兒掉下來還怕打破了頭。從不敢得罪人的。昨日仗大哥的威勢。故罵他幾句。學樣兒。（可見世人皆有一點天良。都是學壞了。）誰知就弄出事來。原來人是欺不得的。（此語悔心之明。）我想來。我比不得二位哥的勢。要我去替他叩頭賠個禮。或者他也罷了。不然。他後來果有造化。做起官來。懷恨在心。茄子揀軟的掐。我這個家私就有些保不住了。（世上肯顧惜身家者。便是好人。）賈文物道。三弟之言。不太卑乎。當從容議之可耳。宦蕚道。我倒想了一個道理。叫老鄔去訪一訪他。姓甚名何。在何處居住。我們

且聽着。他若有話講。我們再做道理對付。他若總不計較。也還是個好人。雖然窮些。我們相與他。也還不錯。再煩人去對他說。我們向日不認得。得罪了他。如今要給他賠禮。同他做朋友。他自然也肯。童自大道。哥好算計。他若是這樣好人。我還要送他一分短八厘的一分厚禮。的是江南口頭語。賈文物道。善哉言乎。但使乎使乎之任。孰能當之。宦蕚道。昨日老鄔在那裡勸鬧的。改日若去。除非是他。鄔合道。這事晚生當效勞。他大家因有心事。也無有興頭吃。各自散去。次日。鄔合來對宦蕚道。晚生去訪了來了。此人姓鍾名情。中在第六名上。他房師座師見他青年飽學。甚是得意。他家在鳳凰臺住。宦蕚道。看他不出。年小小的。倒中得高呢。你可再去暗暗打聽那話。鄔合去了。過了些日子。又來說道。晚生日日打聽。並無話說。倒打聽了一件新聞。這鍾舉人他叔叔送了他一處大房子。已搬了過去。竟將錢貴娶去做妻子了。宦蕚聽了。又驚又喜。喜的是

不見他有甚話說。庶可放心。驚的是說他一個新舉人。如何娶個賭妓爲妻。更恐錢貴懷恨。挑唆鍾生同他爲難。說道。這些話你打聽得實確麼。鄔合道。晚生有一個相識。新投在他家當長班。都討的他口裡實話。宦蕚這纔信了。又過了幾日。總無動靜。宦蕚約了賈童鄔來。說道。那人毫無話說。我們前日之議該行了。賈童亦無異辭。因對鄔合道。我備一分厚禮。煩你明日去對他說。要把我們的意思說得妙方好。鄔合道。晚生雖愚鈍。決不敢辱三位老爺之命。宦蕚連日來見事情稍冷。心中又放下了些。就留他們小飲了一回方散。宦蕚到了房中打點禮物。侯氏道。你拿禮送誰。宦蕚不敢說爲爭鋒打鬧賠禮的話。只答道。我有個姓鍾的朋友。新中了舉人。打點賀禮送他。侯氏道。我從不曾聽見你有個姓鍾的朋友到我們家來。宦蕚道。這人曾在賈家會過。纔得二十來歲。生得標致非常。滿肚才學。只關門在家讀書。容易不肯出門。所以不曾

到過我家。侯氏道。是怎麼樣個人。就生得這等標致。幾時他來。等我張他一張。又道。這樣男子。不知誰家有福的女兒嫁他。宦蕚失口道。就是前次所說要接來唱與你聽的那個瞎姑。他娶了去了。侯氏驚問道。這瞎姑姓甚麼。怎有這樣造化。他一個新舉人。又怎肯娶他。你必定知道。宦蕚不留神。將要說出錢貴。猛想起前番扇子的話。照應得到。忙改口道。倒不知他的姓。只聽得他與鍾舉人是相知的。所以一中了就娶了他去。侯氏暗想道。這鍾舉人如此美貌。又這樣多情。我一個千金小姐。反不如這瞎姑命好。若嫁了這樣丈夫。也不枉爲人一世。長吁了一口氣。道。這鍾舉人眞是好人。他與這瞎姑不過是露水夫妻。就這樣的恩情不捨。我同你夫妻多年。你全是假意待我。宦蕚道。我是千眞萬眞。可敢攙一毫假。侯氏道。你若有恩愛眞心到我。如何時常躲懶。不躲懶者便是眞心恩愛。婦人之見大率類此。自從我好意把丫頭與你。我見你凡做事時。倒留一半心在他身上。宦

蕚見他說到此處。針着了心病。忙答道。我那裡有這個心。這是你猜疑的。你要我不躲懶。凡事肯依我麼。侯氏道。我便依你。看你怎樣不懶。宦蕚見左右沒人。忙掩上房門。笑嘻嘻上前抱住。親了個嘴。就替他脫褲。侯氏先聽說鍾生標致多情。往他身上想。動火已久。任他脫去。也不上床。就在椅子上架起兩條腿來。做了一齣懶漢推車。（這一齣就借懶字生發。）他二人從不曾白晝交鋒。這是初次。覺得比被窩中十分親切。騷興大發。一場狠弄。那侯氏陰中如狗舔糨糊一般聲響。極力抽提。方纔興過。牝中淫水流得地板上濕了好大一塊。拭抹穿衣。不在言表。却說鍾生在家讀書。還是做秀才光景。總不出門。一日。忽見鍾用來說道。外面有個姓郎的來拜相公。將名帖遞上。鍾生看時。上寫着晚生郎合拜。鍾生想道。我相識中並沒個姓郎的。他來拜我何事。因道。你回他罷。鍾用道。小的回他的。說家主閉戶讀書。概不會客。他說定要求一面會。還有要緊話說。

我纔來稟。鍾生道。既如此。請他進來。那鍾用去了。鍾生也就迎了出來。只見鄔合已走進門內。後面兩個人掇着兩個大篾絲緞盒。鍾生拱讓進廳。鄔合曲腰足恭。其態甚謙。他一到廳上。便深深一揖。道。晚生驚動老先生。得罪得罪。鍾生讓他坐下。說道。小弟寤寐平生。未曾相識。何敢承鄔兄過謙乃爾。鄔合打一恭。道。晚生那日同宦公子在老夫人府上曾識荊的。鍾生細把他一看。方記起那日在錢家。在中間勸鬧是他。因向他舉手道。向日承兄解紛。小弟與拙荊不致十分狼狽。深感深感。但今日承兄賜顧。有何見教。鄔合又深深一恭。道。不敢。晚生向來在宦府走動。不意那一日宦公子開罪於老先生。同他在那裡的二位。一位是賈進士先生諱文物的。一位是童援納先生諱自大的。皆因不識老先生。故爾冒犯。後來知道了。甚是不安。今他三位要來荊請。不敢造次唐突。特命晚生先來奉聞。兼備了些微薄禮。稍致一芹之敬。望老先生莞

納。遂在一個家人手中取禮單來遞過。鍾生也不來接。說道。尊帖請收回。那日之事。小弟之過居多。與他三位何涉。小弟全不介意。承他不苛刻追求。就荷愛多矣。何敢當荆請二字。小弟與他諸公雖住一城。所謂風馬牛不相及。怎敢當此隆禮。至於說要來賜顧。一來小弟要閉戶讀書。從來不會一客。二來小弟雖然徼倖。還是一個貧士。怎敢與他諸公交往。煩鄔兄婉復。鄔合道。宦公子三位因慕老先生大名。故要敬來奉拜。老先生何拒絕太甚。鍾生道。鄔兄言重。弟何人斯。安敢拒絕於人。特不敢當耳。就來賜顧。小弟也不敢會。倒是客日小弟無事。先去奉拜則可。望鄔兄轉致他諸公。說厚情心領。鄔合見他苦苦推辭。只得別了回去。鍾生送他出門之後。回到內中。笑對錢貴道。適纔宦公子托了一個姓鄔的會我。就是當日在你家勸鬧的那個人。說向來不知得罪。今要來賠禮。又送我一分厚禮。我苦苦辭却去了。可謂前倨而後恭矣。錢貴

道。此等小人。君不可拒絕太甚。恐狂奴舊態復萌。又生枝葉。鍾生道。他既知如此修飾。大約非昔日咆哮舉動矣。錢貴道。他也是恐居(君)不能去懷。故來結交耳。鍾生道。此雖容或有之。也是他一番美意。不可滅他美情。說罷。往前邊去了。且說鄔合回到宦家。他三人正在等回信。一見他來。便問道。所說何如了。鄔合道。晚生將三位老爺的意思細述了一遍。他再三遜謝。說向日是他得罪了衆老爺的。與衆位何干。決不敢當此厚禮。也萬不敢當衆位老爺去拜。他要讀書。就去也不敢會。倒是他閒了先來奉拜則可。不敢勞先施。宦蕚道。他的樣子像還不能忘情麼。鄔合道。據晚生看起來。他眞個絕頂的好人。謙和至極。說的話都是眞心眞意。連待晚生的那一種禮貌也謙虛得了不得。一毫狂妄的氣兒也沒有。宦蕚沈吟了一會。對衆人道。世上有如此好人。人辱了他。他還說是他得罪了人。我每常淩辱了人。還說是人觸犯了我。這樣比並

起來。豈不自愧。我想時勢也有盡了的日子。何不做個好人。只管作惡何益。況如今魏上公已完。泰山已倒。我家的勢漸漸差了些。況且人生可有長生不老的。我家老父百年之後。這些豪勢豈不冰消瓦解。我只顧目前作惡。倘後來遇了我這樣有錢有勢。比我還惡的惡人。得罪了他。就未必肯像鍾舉人這樣包容了。那時起(豈)不弄出天大的是非。我從今後決不做宦惡了。因吩咐衆家人道。你們自今以後再不許生事。都要改過遷善。若再以當日倚我的宦勢與外人作惡。我就要在家與你們作惡了。可闔家傳諭。衆家人領命應諾。童自大接着說道。哥這想頭主意是極。我想我家有百十萬銀子了。見人送我一個錢。我就喜歡出屁來。恨不得連人的手都接着。我要用一個錢。比抽一條筋還疼。就像殺我的命一般。如今老鍾一個窮舉人。見送這樣厚禮。是落得收的。要叫我。就像冷手抓着熱饅頭。死也不放了。他還不肯受。可見銀子

錢也有該要也有不該要的。況且人不能活一百歲。一死了。一文也拿不去。仍舊撂下。我何苦這樣刻薄臭吝。被人指指戳戳。臭呀臭的笑罵。且是天道最忌滿盈。我的財也算多了。再不學好。倘被那紅鬍子姓火的老爹請我去搖起會來。豈不弄個乾乾淨淨。我如今也看破些罷。此後也不銅臭了。至今我的老爺是個紙老虎。原是個假的。只好嚇小孩子同鄉下人。二位哥使勢還有一說。我怎麼仗別人的勢。狐假虎威。鑽在人腰裡硬起來。（世上鑽在人腰裡硬的人甚多。）幫扶作惡。倘撞着吃生米的。與我做起對來。只怕這家私性命就有些不穩。我從今後也不自大了。只隨高逐低。縮頭藏頭。安分守己。在家受用罷。（保身秘訣。千古來多少聰明乖巧人不能及此。不意被這臭呆悟透。）賈文物也嘆了一口氣。道。我想我不過是仗着孔方兄之厚。借着富泰山之力。夤緣了一個舉人進士。就以爲遍江南獨我尊。便不曾回想天下之舉人進士。車載斗量。而且眞才實料的亦自不少。不知有多少科甲大老先生都

謙謙自遜。我假文的是甚麼。從今再不假文欺物了。如鍾舉人一個眞才子。尚在家閉戶讀書。我一個假進士狂到那裡。今後也去學做些正經事吧。因對宦童二位說道。我們彼此大家做些好事。聖人云。既往不究。又云。過則勿憚改。當痛悔前非。留個好名。有何不妙。況我三人皆無子嗣。積些善行。倘然得個兒子嗣續。不斬祖宗。保得血食。也可免不孝之罪。何苦胡做非爲。與人唾罵。與自己有何益處。空爲人做千秋笑話。宦蕚童自大道。此言甚是有理。三人遂焚香設誓。自今悔過自新。若再蹈前非。人神共殛。此後三人竟大變起來。宦蕚一絲也不倚宦作惡了。童自大也不刻薄銅臭了。賈文物也不假借一毫之文以欺人物了。合城賢愚見他三個絕頂的壞人忽然自己都改變了。皆轟傳以爲異事。人雖有恨他們的。見他如此改過。前憾也都釋然。故他三人得無後患。

單說賈文物別了回家。深悔往非。坐在轎中不住嘆息。到了家。進房中

來。見富氏同他的一個族間姪兒正在好好的說話。一見了賈文物。忽然就把臉放了下來。你道富氏的姪兒到他家來何事。他姓富名新。他父親雖是個飽學老儒。却是一個學霸。各樣便宜的事他無不會占。奈時運淹蹇。被這一領青衿困了他一生。到老還是個精窮的措大。此正是學霸的報應。見得壞人終無結果。他係富戶部遠房姪兒。這富新纔十三歲。生得面容嬌媚。宛如一個美女。性極聰慧。得他父親的家傳。讀了滿腹時(詩)文。不幸昨日他父親病故。家無一文。他母親是個沒脚蟹。無門可告。眞是苦惱。古語兩句道得好。叫做。

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

他見丈夫的屍骸暴露。無棺可殮。千思百想。想起富氏來。他們雖係一家。向因貧富不敵。不大上門。令人傷心。此類富宦皆范文正公之罪人也。今沒奈何了。只得叫富新到姑娘家報喪告助。富氏性雖潑悍。只待賈文物同家人嚴厲。他在外

人倒還有點慈心。聽說哥哥沒了。沒有棺材。甚覺不忍。忙取了三十兩銀子付與富新。道。（是個大家手段。不愧姓富。然而若是個富男子。或倒捨不得。）你回去對母親說。將你父親的大事趕着料理要緊。隨後我再送些柴米來與你。（此眞是雪中之炭。今日尚有此等人否。）那富新千恩萬謝去了。賈文物坐着。尚嘆聲不已。富氏喪着臉問道。你往那裡撞屍遊魂去了一會。回來望着我嘆氣。做甚麼事。想是見我給姪兒銀子。花了家私麼。賈文物忙道。我豈敢爲此。因我當日年幼無知。倚仗着財勢。凡是可欺凌刻薄之事。無不踴躍爲之。後來同宦童結盟。大家又同惡相濟。況自從一第以來。假充文墨。欺世盜名。近日又欺辱了個姓鍾的寒士。誰知他竟一舉成名。我們要去賠禮。他再三謙遜說不敢當。況魏公今已伏法。泰山已化做冰山。或有不虞。身家性命所係。我三人今日設誓。痛改前非。嘆息之故。爲悔當日之無知耳。富氏聽了丈夫這番話。要是賢德婦人。自當慫慂奬譽一番才是。他反放下臉來。道。魏太

監剮了。你這無用的忘八拿去殺了也不虧你。你這種沒用的東西。不若早死早超生。要你活在世上現世。你做這個賊樣。望着我短嘆長吁。要來麼樣我麼。賈文物一篇好話。本意也圖富氏誇他兩句。不想討出這種好贊語來。雖不敢怒。未免也有些艴然之色。便答道。因你下問。我纔敢上呈。並無一字衝撞。何須動怒乃爾。富氏大怒道。好大膽。我跟前也許你回嘴麼。你把屄臉彈子放下來。我難道怕你不成。跳起身來。伸手要來拿他。嚇得賈文物往外就跑。恐怕衣服長絆倒了被他拿住。兩手拽起前衿來摟着。如飛而去。你道這富氏與賈文物夫妻也十〈分〉多年了。越發性子潑悍到這個地位。連好話都容不得一句。是何緣故。他當了（日）在家做女兒時。因尊性猖獗。合郡馳名。人皆不肯求此溫柔佳配。等到二十多歲。雖不知男子的味道如何。情竇已開久了。那一種願為有家的心腸。時刻在念。況他自幼無母。他父親跟前這些妾婢

們。肆無忌憚。說頑說笑。村言淫語。何所不出於口。皆以爲姑娘年小。尚無知識。可以不必防他。孰不知他年紀雖小。耳朵是有的。且人在幼年時聽的話。就是終身也不能忘記。及至年紀大了些。想起那些話來。他們說得這樣津津有味。裙帶之下個中定有佳境。不想只管蹉跎住了。倒合了古詞二句。道。

欄杆十二哥(倚)遍又還重倚。二十八宿。手中輪數不到。星

張翼軫。

他心中雖然暗急。沒有個在家的閨女好向父親說我年紀大了。摽梅期過。想要女婿之理。只好隱之而已。他暗地又自思自解道。假如十四五歲嫁了人去。不過也是十四五歲的男子。一個乳臭小兒。吃飯尚不知飢飽的時候。料也無濟於事。我今已若許的青春。定然佳婿的芳年不過彷彿上下。那二十外的小後生。正是人強馬壯之秋。只要多用些

工夫。也可補前之不逮。不意嫁到賈家來。一見了賈文物。還是個小孩子。自己若再大得幾歲。竟可以做他的阿母。與前在家的算計。一絲也不合。你叫他着急不着急。不由得那一腔怒氣發動了一二分。只得權且按住。晚夕成親。那賈文物雖只十三歲。他曾領教過此道。也還知親親熱熱。爬爬弄弄。竟像個子母懷中抱着個耍娃娃在那裡戲弄。幸得他生性好此。每夜定要動作一番繾綣。富氏雖然年大。還是一朶鮮花。未曾經過風雨。並不知如何是個丟。怎麼叫做樂。只似乎有個禋（䗨）乾大的東西。在牝中動動扯扯。微微也有些癢癢酥酥的。覺得比在家做女兒成年空閒着他到底差強。過了些時。就不能像起初殷懃了。但這賈文物他是個老來子。未免生得單弱。又且是十三歲的孩童。就鬼弄這些把戲。他也只盡自己之興而已。並不知此道中婦人也有妙境。他一個血氣未定的人。把這品鹹蚌肉吃傷了些。未免臉黃瘦了。見此四字。想起

一笑話。一龍陽娶妻。日漸肌瘦。一人贈之詩曰。個個人兒忒殺矬。看看臉上肉無多。算來家公眞難做。不如依舊做家婆。咳咳嗽嗽。懨懨無力的樣子。不但他心有餘而力不足。他的母親見他這個形狀。疼兒心重。又見媳婦忒大了。先媒人瞞着。只說大四五歲。後來方知大了兩個五歲還有零。恐怕把兒子當起家常茶飯來。日日不離口。如何了得。心中急了。只得背地勸兒子。這件異品只可當果子。偶然吃些。不可當飯吃的。過飽了定要傷人。諄諄囑咐。那知賈文物也正在要告免催徵的時候。恰又遇有母命。焉敢不遵。就一曝十寒起來。那富氏未免又增了二三分的怒氣。雖然含怒胸中。怎好說夜來不勤謹的打鬧一番。戒他的下次。只得含忍。待時而動。後來見他調戲丫頭這番舉動。怒有四五分的地位。暗想。必須拿住他眞贓實犯。纔好施威。洩洩怒氣。故吩咐丫頭們設計誘他。不想賈文物還像個夢井落在他的圈套中。捱了那兩次肥打。雖然鬱怒覺得稍舒。却被婆婆絮聒了兩番。終是未曾洩得。後來又聽說他與

婆婆的丫頭。不但是新偷。竟還是敍舊。一枝嫩笋反被丫頭先奪去頭籌。那六七分的怒氣。火騰騰的攻將上來。那裡還忍耐得住。所以那日一見了含香。就如焠燈上的硫黃。見火就灼起來。故此有那一番大鬧。尋死覓活。次日聽得老子來。只道來替他出氣。誰知反是來教訓他的。一個肚子幾乎蠱脹起來。後來喜得賈文物領過這兩次辣麪。知道這女諸葛的智謀利害。已經過二擒二打。若到了七擒上。就未必肯如那慈悲的軍師。還肯七縱蠻王的性命。富氏有六七分的恨怒。賈文物也就有六七分的膽怯。拱手服降。俯伏在地。夫人天威。男人不復再敢矣。倒也太太平平過了兩年。賈文物雖然生得身材瘦怯。也長成大人的規模。不似先小孩子的行徑了。他身子既長大。那厥物自然也就大些。比得上沒疙瘩的海參。較那蟶乾又壯觀了許多。他又歷練了些。每於床幃之中。也就比先在行。富氏方知這件海味果然美口。只是賈文物

連身子都被他降服了。何況那腰中之物。到了交合之際。不由得轅門拜倒。十度盤桓倒有六七次掃興。富氏雖然心恨。自己破開一步想。雖不能適口充腸。又強如當日食而不知其味的時候。那怒氣雖不曾添上一分。他舊日蓄在胸中的也不曾消釋半點。富氏正想再激勵他一番。或者有奮勇之時。不想被那不知疼癢的父親。把個纔知竅的女婿又叫往京中去了。好不難過。及聞他中了進士。以爲他這一回來家。離了半年有餘。不但於此道中或者長了些學問。他今日得了功名。身子既然發達。或連身邊的那件物事也發達些。亦未可知。終日在家潔具粗(淨)牝。恭候早光的等候。誰想公公沒了。丈夫回來開喪出殯。家事紛紜。又接着婆婆病故。又忙亂了多日。此時賈文物方自己當起家來。百事俱要自己操心。雖也常與富氏點綴點綴。不過應卯而已。也無心情只管去鞠躬盡瘁。富氏此時又添有一二分的怒氣。與前那六七分

合併在一處。足足的竟有八九分的局面。後來父親亡逝。又忙過了些日子。纔完了喪事。後兩家合爲一家。家業越大。身子越忙。況且中了進士的人。勢利中又多有一番應酬。他名字叫做賈文物。如今又學起假斯文來。一舉一動無不文文縐縐。後來演習慣了。雖到夫妻交合之時。那富氏急得要死要活的時節。他也還是這等彬彬儒雅。不由他不怒目切齒。富氏此時三十多歲的壯婦。正是慾火蒸炎的時候。俗語說。婦人三十四五。站着陰門吸風。蹲着牝戶吸土。可是看得這般舉動的。把怒氣整整積到十分。別的怒氣❶向人訴說訴說。也可消去些須。這一種氣。雖父母兄弟之前。亦難出之於口。況左右不過是些婢婦。向誰說得。只好自己鬱在胸中。因其人而蓄者。即以其人而洩之。所以一見了面。輕則罵而重則打。從無好氣。就是他獨自坐着。丫頭們見他面上。即如當日褒姒一般。從不曾見他一點笑容。那賈文物雖怕到十分。却不

敢避他。日間推故躲在外邊。每晚必定同床伴宿。自己也知這假斯文不好。惹他憎惡。但習以成病。欲改不能。如今雖不敢望其垂愛動憐。可還敢離開了。添他的怒氣。天地間的事。譬如疼愛那個人。雖有天大的不是。不拘怎樣。都待諒得過。如惱怒那個人。雖百般都是。還要在那是中尋出不是來纔罷。俗語說得好。在雞蛋中還要尋出骨頭來。就是此謂。今日賈文物一番好話。他不但四馬了。而且還要才丁。賈文物到了這個性命干係的時候。假斯文不得了。只得認眞的一跑。跑到書房中。着了一嚇。又忍了一口氣在胸中。倒在一條椿凳上。不覺沈沈睡去。此時深秋天氣。金風颯颯。寒氣侵肌。一覺醒來。已經日暮。覺得頭痛眼花。胸腹悶脹。身熱如火。口內呻吟。不能動履。衆家人見主人有病。問着不答。忙擡到床上臥下。蓋上了被。如飛去禀知富氏。富氏餘怒未息。罵道。那裡就得死。你們見神見鬼。輕狂的是甚麼。憑他睡在那裡。不必來向

我說。家人不敢多言。諾諾而出。富氏毫不在心。夜間衆家人守着。見主人沈沈昏睡。十分着急。到次日。大家商議。主母既不管閒事。我們請個醫生來看看方好。內中一個老家人道。使不得。老爺病勢來得甚重。奶奶不做主。我們知道請誰好。醫好了呢。是造化。倘有一差二誤。干係誰人擔得。衆人俱道。有理。正在躊躇。忽門上賈闠進來。道。鮑信之來看老爺。叫我進來說聲。衆人聽得他來。甚喜。道。來得好。他認識的人多。同他商量商量再處。你快去請他進來。你道鮑信之爲何認得賈文物。到他家來。他娶的妻子就是賈文物自幼相知的那個含香。他原有百金本錢。就在富戶部左近住。門口開個錢鋪。爲人又老實又和氣。富家使錢都往他鋪中兌換。這些家人都相認識。日久熟了。値富戶部命家人尋個好人家。一文不要。打發這丫頭。衆人知他無妻。舉薦了他。遂將含香嫁了與他爲室。他見一文不費。不但得了個好老婆。又還蒙富戶部賠

了那女子許多器皿衣飾之類。感恩不盡。料道富戶部可稀罕他的酬報。因係衆家人的總成。他也甚是知情。衆人但到他家中來。非茶即酒。相待得十分契厚。衆人見他如此親熱。竟認做親戚往來。及至富戶部故後。這些家人都歸到賈家來。衆人念他情長。舉薦到門下。做個換錢的主顧。賈文物也知道含香在他家。念其婦而及其夫。甚照顧他。見他本錢短少。應付不來。借與他五百銀子。只要一分利息。借這點恩私。以報含香當日的情義。這也是賈文物的一點好處。他添了這些本錢。又搭上賣米。鋪子大了。就興旺起來。大有所獲。夫妻感他不盡。時常尋些好東西來孝敬。這日因打門口過。聽得賈文物有病。要進來問候。衆人忙接了他進來。就把要請醫生的話同他商議。他道。我且看了老爺着。走到床前。帖(恰)好賈文物醒〈來〉轉來。他忙上前問道。老爺尊體是怎麼樣。門下特來請安。賈文物讓他坐下。道。我昨日在宦家吃了些飲

食回來。在椿凳上睡了一覺着了涼了。身子沈得很。甚不好過。鮑信之道。還得延醫用服藥。發表發表纔好。賈文物道。我不過是感冒了。又沒甚大病。吃那藥做甚麼。況目前的醫生可有一個好的。好人醫死的多。病人醫好的少。我以爲目今如是。不意當年已是如此。有一笑話。一醫生搬家。辭衆街鄰時。各送藥一服作別敬。衆人云。我們沒病。要藥做甚事。醫云。你吃了我的藥。自然就會害病。倒不如捱兩日。自然就好了。鮑信之道。老爺千金之軀。可是輕易得的捱的。慪纏日久。怎麼了得。本地的醫生。門下也不敢舉薦。近日洞神宮。四川來了個老道。自稱峨嵋山人。在那裡賣藥。不論疑難雜症。多年宿疾。一服就癒。貧不計利。治好了許多人。合城都是知道的。請了他來看看罷。賈文物道。那些走方賣檔。都是騙人的太歲。他知道甚麼。請他何益。鮑信之道。也一例論不得。這個道人。門下眼見他治好了許多人。請他來看看。診了脈。若說透病源。便服他的藥。若說不着。只丟得幾錢銀子。是有限的。只當是請了來說評話。替老爺解悶。賈文物見他說得有理。

依了。就托他去請。他道。這老道古怪着呢。他不甚肯到人家去。他自己說。要有緣的呢。不請也去。無緣的呢。請也不去。果然有那大官府財主慕名去請他兩次三番。他決不肯去。有那貧窮的人不敢請他。說了病來求藥。他忽自己要去。人也不知他是甚麼緣故。老爺既請他。須發個名帖。打發一位管家爺們。門下同了去請。賈文物叫了個家人。拿帖子同他去了。不多時。請了來了。鮑信之陪了進來。那老道向賈文物舉手道。居士。貧道不爲禮了。賈文物見他仙風道骨。鶴髮童顏。一部長髯如銀絲相似。長有尺餘。好一個仙姿道貌。

布衣草履。昂藏無流俗之風。道貌長軀。磊落似神仙之品。蕭蕭幾莖華髮。望見藹然可親。落落一部蒼髯。行來肅然起敬。

只知是今日施藥神醫。那識乃當年採陰道士。

賈文物忙道。賤軀有恙。不能奉迎。得罪了。讓他坐下。鮑信之陪着。茶罷。

到床前來診了脈。完了復坐下。便道。尊恙乃飲食後感冒風寒。叫做內傷外感。可是麼。賈文物疑是鮑信之路上告訴他的。也不答應。他又道。這回內傷。非止飲食。因着了驚嚇。又着了一口暗氣。如今是氣裹了食。在內中作禍。所以沈重。賈文物見他說着了病根。如同目睹。連連在枕上點頭道。不差不差。老道笑着道。貧道也略知風鑑。我觀尊相面上隱隱有些驚懼之容。又帶些忿怒之色。胸中有說不出的一種隱恨藏蓄久了。古云。冰厚三尺。非一朝一夕之寒。所以今日這一鬥着。就病得沈重了。賈文物這十多年的心事。無門可訴。鬱在胸中久了。今被他一語道破。便道。眞神仙眞神仙。遂問道。尊師看弟子的賤恙還不妨麼。老道道。這個浮病有何慮得。一服就管痊癒。居士心中之恙。古人說得好。心病還須心藥醫。等居士尊體健了。貧道再來商議救治。解開藥囊。取出一丸藥來。如龍眼大小。道。不知可是鍋巴丹。用薑湯調服。出微汗。不可太過。再行

過一二次。明日即痊癒矣。起身作辭。賈文物道。恕不送了。那老道把手一舉。飄然而去。賈文物隨叫家人封一兩藥資趕了送去。鮑信之送了老道出門。復翻身進來。問道。這老道看得何如。賈文物道。眞是神醫。多謝你的盛情。薦了他來。鮑信之也謙謝了兩句。辭別而去。這賈文物多年的心病被他看透。覺得身子竟好了些。忙用薑湯服了藥。出了些微汗。午後又行了兩次。病勢已退。只是身子軟些。叫煮了些冬舂米粥。用小菜吃了一碗。睡了一夜。次日平復如舊。心中大喜。見那富氏毫不瞅睬。也不問一聲。如同陌路。心中恨道。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十數載夫妻。毫無一點情意。想道。昨日老道許來替我治心病。看他定是個異人。倘有妙法。把妻子這個凶惡治好了。豈不是萬幸。但要求人。不可托大。須要盡一個禮。今日再養息一日。明日再講。還在書房中宿了。次早起來。吩咐家人備一桌豐盛蔬齋。寫了一個拜帖。一個請帖。親自坐轎去拜

這道人。到了他寓處。他尚在屋內靜養。還不曾賣藥。他做定的例子。早飯後賣起。午飯後即收。他要做早晚工夫。賈文物問明了住處。也不用人傳說。就走了進去。那老道正趺坐着。見了。也就立起相迎。賈文物深深一揖到地。起來。親手遞上拜帖。道。昨承尊師下降。又蒙賜仙丹。使賤軀平復。特來拜謝。那老道道。昨日既承厚儀。今日又勞光顧。深感了。相遜坐下。賈文物又親自送過請帖。道。寒舍備一餐蔬齋。要奉屈仙駕。不敢定日。或今日。或明日。聽憑尊便。老道道。貧道要說無事。每日賣藥濟人也是一件事。要說有事。我一個出家人。如閒雲野鶴。何日不可以高飛。可是羈絆得住的。近日僧道比在家人更有羈絆。成了檻猿囚鶴矣。只是怎麼好奉擾。賈文物又深深一恭。道。一餐便飯。猶恐褻尊。何足云擾。不過弟子欲親道範。以聆清誨之意耳。倘蒙不棄。受愛多矣。那老道見他這樣殷殷誠懇。便立起道。居士請先回。貧道即刻便到。賈文物吩咐家人。快叫一乘轎子來。我同

尊師同去。老道止住道。貧道兩隻忙履將歷遍四海。這幾步路又坐起轎來。賈文物道。弟子奉屈尊師。安敢自己乘輿尊師步履之理。老道再三不肯。只得道了罷。辭了出來。老道送到寓所門口。賈文物讓他進去。又一揖。道。耑候了。上轎回來。到廳院中。方纔下轎。賈閣跟進來。道。老道士來了。賈文物吃一驚。道。這老道果有些奇異。轎子走得如飛。家人們跑着還跟不上。他如何走得這等快。定然有些妙處。分外恭敬。忙忙的走出迎接。到書房坐下。老道舉手道。適纔有勞。賈文物道。豈敢。屈駕不敢耳。吃了茶。齋飯預備現成。就安了桌子。讓了坐。篩了一杯酒。執在手中。問道。尊師可用酒。老道道。也飲一杯。賈文物遂雙手將酒遞過。然後坐下相陪。蔬菜一碗碗送將上來。酒過數巡。老道（道。）不用了。送飯吃罷。撤開。又送過茶來。老道吃着茶。問道。承居士一番敬愛。無以相報。可將心中病根說來。商酌治之。以答盛情。賈文物見許多家人在傍。不

便說得。（此果自愧耶。或恐傳知富氏耶。）那老道哈哈大笑。道。居士不過因閫政太嚴之故耳。此乃人之常情。何須隱諱。賈文物被他一句說得毛骨悚然。吩咐家人都迴避了。衆人出去之後。他出位深深一揖。道。尊師既洞鑒弟子肺腑。可有療妒奇方。使弟子癒此心病。沒齒不忘大德。老道道。居士試道其詳。賈文物遂將他夫妻十餘年並無美言悅色。相見非打即罵。如同仇敵一般。更性情凶暴。家中奴婢稍有失意。凌虐不堪。弟子每每見之。不禁目慘心裂。開心見誠。細細相告。復一揖。道。今日幸遇恩師。何以教我。老道道。居士休怪。令政已犯七出了。何不棄之。賈文物道。賤荊雖不賢。乃先嚴慈所聘娶。且當日先岳愛我如子。況遺我許多厚產。故不忍休棄耳。老道笑道。居士非不忍。特不敢耳。賈文物聽了。紅了臉。答應不出。老道又道。居士可知婦人中這種悍妒的緣故麼。賈文物道。自然是天性使然。老道道。非也。人生自幼至老。其性不改。方謂之天性。居士請想。

人家女子在閨中悍妒的可有麼。間有一兩個性凶粗暴者。乃父母失於教訓之故耳。此孟夫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豈天性使然耶。賈文物聽到這裡。將座兒挪近。促膝坐着。道。求尊師明以教我。老道道。婦人未有悍而不妒。妒而未有不淫者。若果能遂他的淫心。那悍妒之氣自然就漸漸消磨下去。居士試想。任你萬分悍妒的婦人。他到了那枕蓆上心滿意足的時候。可還有絲毫悍妒之氣否。皆因不能飽其淫欲。使忿怒之氣積而成悍。陰性多疑。以爲男子之心移愛於他人。故在他身上情薄。此心一起。悍而又至於妒。婦人犯了淫妒二字。棄之爲上。旣不能棄。萬不得已而思其次。古云。治水當清其源。只有把他的淫情遂了。他那悍妒就不知其然而然自化爲烏有矣。賈文物聽了。沈吟了半晌。道。尊師金論。一絲不錯。但弟子不敢瞞尊師說。賤軀微弱。賤具亦甚鄙猥。力不及此。奈何。老道道。此非我出家人所知也。賈文物不覺跪下。

道。尊師所見若神。若不救拔弟子。將來此軀就不知作何光景了。竟有個墮淚的樣子。老道扶起他來。道。承居士一番厚愛。此雖非我世外人所當管。但救居士的災難。化妒婦的凶心。也是慈悲一案。不得不如此了。然當慎之。他悍妒之氣一消就罷了。不可過用。倘有傷性命。不但貧道有大罪過。居士亦損陰德。說着。就取過藥囊。拿出個葫蘆。倒出兩粒大丸藥來。又將一個葫蘆倒出有綠豆大的七八丸來。包好。附耳傳了許多的妙訣。又道。但遵而行之。自當有驗。萬不可過。至囑至囑。賈文物滿心歡喜。接將過來。深深揖謝。道。蒙尊師大恩。弟子思自救耳。豈敢縱惡傷人。老道提了藥囊要走。賈文物再三留住。道。屈尊師在此下榻一宵。老道執意不肯。賈文物見留不住。叫家人進來。吩咐到當鋪中取銀一百兩來。爲恩師一茶之敬。老道笑道。我要那東西何用。貧道賣藥之餘。盡行週濟貧乏。我何需此物。又要走。賈文物道。恩師雖如此說。但弟

子蒙恩。白骨再肉。若不得稍盡寸心。如何過得去。老道也不回答。將手一舉。道。請了。大笑着大踏步走出。賈文物忙隨着趕到大門外。見他已去遠了。這老道正合了古語四句。

坐如鐘。立如松。臥如弓。走如風。

賈文物想道。這恩師定是個異人。他雖然不受財物。我明日備一套衣服。親自去拜謝纔是。仍回到書房中。到臥下時。要了一壺暖燒酒。將那兩大丸藥取一丸用酒細嚼嚥下。放下帳子。取出長不過四寸。粗不過一圍的匪具來。將那丸藥用燒酒調開。把陽物週身搽到。又飲了幾杯。然後睡下。睡不多時。藥力發作起來。覺得陽物熱脹得好不難過。虧得先因心中歡喜。將一壺燒酒盡情飲在腹中。有了幾分醉意。脹了一會。就睡着了。一覺直到天明。也不覺熱脹了。用手一摸。嚇了一跳。忙起來低頭一看。大非昨夜之比。竟長將七寸。粗踰雞子。紫威威一個茄子相

似。心中比當日中舉中進士還加倍快活。舉人進士乃身外之榮。此物粗大。不但是身內之榮。且可免許多淩虐。其快活豈止加倍而已哉。贊道。恩師眞神丹〔仙〕也。忙起身洗沐了。叫家人拿了幾疋尺頭數對好布。親自坐轎去謝老道。以爲他或者不收紬緞。求他收幾疋布。心中纔過得去。不想到他寓處。門已鎖着。問別的道士時。說他昨日回來。今早又往別處雲遊去了。賈文物悵然而返。轎中自思。這尊師果然是個異人。或是上蒼憐我改變心腸。降下這位眞神仙來救我的苦難。也不可知。他的藥這一樁驗了。別的自然應驗。依他法則去行。萬無不效之理。不一時。到了家中。心內道。此時且不要去招惹他。設或變下臉來。一時難以收拾。豈不誤了晚上的大事。索性等掌燈後再進去。吃了早飯。要養息精神。一覺直睡到下午。又吃了飯。已掌上燈。他走了上去。心中還不住亂跳。走進了房。那富氏也將要睡。好端端坐在那裡。一見了他。顏色頓改。惡狠狠的道。你跑了出去罷了。又進來做甚麼。你拿害

病嚇我。你便死了。看可在我心上。我守活寡不如守死寡。還有個名望呢。賈文物總不敢答一言。他罵了幾句。氣忿忿上床去睡了。賈文物等他睡下。然後也脫衣上床。同他共枕而臥。伸手去摸。見他穿着小衣。便去解帶。富氏道。你既沒這本事就罷了。強掙這個命做甚麼。緊攥住了褲腰。不肯放手。賈文物道。我病中離了你這幾日。心裡想你得很。我今番既樣樣都改過了。我這一回決不文縐縐的。若不像意。憑你怎樣的打罵。富氏心中也要吃一杯。恐纔興豪。壺已告罄。或半途而廢。倒心裡難過。所以不肯。非是不好。聽見他說這話。或者他養了這兩日。比前略好了些。倘得一次的樂處。也不可知。不可錯過機會。心裡既如此想。那手自然就鬆了些。賈文物趁勢脫下。他這一遭。一點的斯文氣也沒有了。還拿出幼年偷丫頭的架勢。一個鷂子翻身。便到了他肚子上。將他兩腿分開。因自己的東西大了。用手捏着。對準了門。下力往裡一頂。進

去了一個頭子。富氏哎呀了一聲。道。你拿甚麼東西塞我這麼一下。急用手摸時。竟是他的陽物。還有些疑心。急忙叫他拔出。爬起身來。掀開帳子。燈光照着一看。不是是甚麼。還點頭合腦。對着他一跳一跳。富氏大驚大喜。道。你這是甚麼法兒。弄得這麼大。便一手揑着。尚握不過來。笑得他了不得。賈文物道。我也不知是怎麼緣故。我昨夜睡着了。夢地（底）下覺得發脹。及至醒來。就長得這麼大。可惜醒早了。若再睡一會。長個尺把長。鍾子粗。可不好呢。富氏笑嘻嘻的攥攥又量量。道。你也就得一望二的。這麼大就儘夠了。（此婦竟還知足。）還要大做甚麼。你的話我就不信。世上只有暴發戶的財主。那有暴發戶的雞巴。賈文物推着他。道。你要看。改日慢慢的細看。此時不要說閒話。誤了正經事。他聽了。忙放了手睡倒。賈文物爬上身。對眞一搗。就進去了好些。富氏道。你好冒失。這還比得往常那一點子麼。慢慢的抽抽着。賈文物那裡理他。一連幾聳到

根。富氏覺得內中滾熱。且又塞滿。便不動也甚有趣。賈文物定了一定。大抽大送起來。約有數百。那富氏身不搖而自顫。足無意而高蹺。忽大叫道。不好。你且歇歇着。我要溺尿呢。賈文物知他要丢。越發加力緊扯。只見他道。我要死了。就脚灘(癱)手軟。雙目緊閉。鼻孔中微有哼聲。賈文物也不緊了。只淺抽慢送。培養力氣。却也不歇。過了一會。富氏醒來。問道。我怎麼樣的了。賈文物道。你怎麼樣。如何問我。富氏道。我裡頭急得像要溺尿一般。你不肯歇。忍不住滾熱的流出來。我從頭髮根麻起。直到脚跟底下一酥。就不知道了。賈文物也不答應。又一陣緊似一陣的抽送。不多一會。富氏道。又不好了。又是先那樣子。有一調黃鶯兒說這富氏。道。

雙足自高呈。聳花心任送迎。通身暢快渾忘恨。方纔罷停。須臾又興。仙丹助力能連陣。問卿卿。多年咆哮。此際可嫌憎。

此時賈文物也有些乏了。就伏在他身上。停了一會。他又醒過來。道。我怎麼又是一陣熱。身上一陣麻。是怎麼說。賈文物道。每常我丟你是知道的。你這也是丟。富氏道。你每常弄時。幾遭裡面間或有一遭我也麻的。有些水流出。不像這等快活。你又說也是丟。賈文物道。雖都是丟。却是兩個道理。當日我的短小。只弄到你這門裡不深。男女交合都有些興頭。弄得工夫長久些。癢癢酥酥的。也就丟了。那出來的是些清水。如今我這個長大了。直頂到你小肚子裡最深處。叫做牝屋。下下搗着。這一丟是從骨縫裡出來的。是黏糊糊像糨子一般。所以快活得大不相同。富氏歡喜得要不得。道。我的親親。這是誰傳授你的。怎麼這些年不曾聽見你這話。賈文物生平不曾聽見他親親熱熱叫。這麼一聲。不覺渾身也快活的麻了一下。高興起來。又是一場大弄。這富氏連丟三次。也就軟了。叫他道。我的哥哥。你也歇歇罷。不要累壞了你。我可夠了。

賈文物纔發市。也覺有些乏倦。便道。依你。歇歇罷。拔了出來。睡下。富氏覺得陰門口一陣熱熱的流了出來。伸手去摸了摸。如稀糨子一般。笑着道。果然你說的不錯。揩拭了。摸見他的陽物還跳呀跳的。笑道。你往常不多一會就像一根皮條。今日也算久了。爲何還是這樣挺硬。必定有做(何)緣故。你告訴我。賈文物道。我前日有病。鮑信之舉薦了一個四川來的老道來替我醫治。我先還不肯。他再三勸我請了來。不但治好了病。又傳了我這個方兒。你說好不好。富氏道。你好造化。遇着了這樣恩人。不該重謝他麼。賈文物道。你說我造化。難道就不是你的造化。你就不該謝他。富氏道。謝他一千兩我也肯。明日就送了去。漢文帝云。百金乃中人產。富氏視千金等鴻毛。談何容易。蓋富氏乃一不知稼穡之閨中女子。視千金易而得此巨物難。且又是富宦之嬌女口氣。做平常人說話不出。故妙。賈文物道。我要謝他。他一個錢也不要。我親去拜謝時。他已不知那裡去了。富氏道。可惜這麼個恩人。就不得謝謝。難道(怪)鮑信之薦了他來。他又時常送東送西。一

事兩勾當。也該謝謝他纔是。賈文物乘他歡喜。對他道。你說鮑信之常送我們東西爲甚麼。他就是含香的漢子。因沾着這些。故此他纔常來。富氏道。既然是他。爲何〈何〉不接含香來走走。當個親戚往來也好。賈文物笑着道。他怕你打。不敢來。富氏雖說着話。手中不住的捏弄着那話兒。聽他說了這句。笑着將陽物狠狠的攮了一下。道。你還記着舊仇麼。賈文物爬起來又要弄聳。富氏道。我軟癱熱化得動不得了。明日晚上罷。賈文物笑道。誰叫你攮惱了他。替他賠個禮是。富氏捏住。笑道。你這個好怪的東西。每常膿袋似的那個賊樣。今日狗仗人勢起來。就想要我賠禮。賈文物也要養息精神好明晚試法。也就住手。兩人都有些困倦了。嘴對嘴。胸貼胸。手交手。足勾足。睡了一夜。自從成親十多年。這算親熱第一次了。二人一覺直睡到日高三丈。方纔下床梳洗。那富氏精神抖擻。眉開眼笑。把素常那一副惡狠狠的面孔。竟不知往何處

去了。丫頭們隨了他多年。並不曾見過他這歡喜樣子。甚是動疑。又不敢問。賈文物雖見他和顏悅色。笑容滿面。大不同往日。恐這一下床。又變起卦來。怎處。且得趣抽身。好圖晚間作用。就往外走。富氏見了。叫道。你回來。賈文物見他叫。倒有些心怯。又不敢不來。走回問道。叫我說甚麼。富氏道。大清早你往那裡去。賈文物假說道。外頭還有些事。富氏道。料道沒甚要緊的事。這麼大二十多歲的人。還不知愛惜身子。纔好了兩日。大空心就往外跑。外頭風颼颼的。你吃了飯再去不得。賈文物是膽嚇酥了的。有些怕他。故要躲出去。聽見他說了這幾句知疼着熱的話。好生樂意。隨接道。也罷。我吃了飯再去罷。這丫頭們從不曾見姑娘有這恩愛的話到姑爺。今忽見他這樣親愛關切。賈文物雖不怕了。丫頭們倒有些怕起來。此是何故。向日順着姑娘捉弄姑爺。姑爺久知道了的。每常仗着姑娘的勢。諒姑爺沒法奈何。今日若姑娘姑爺和美了。

以前的事。姑娘自然不肯認帳。都要推在丫頭們身上。姑爺若追究起來。如何禁得。（姑爺若追究起來。不過送給姑爺一錐。則冰釋矣。）各人在肚內尋思。却懷着鬼胎。賈文物富氏同吃了早飯。富氏一來想起鮑信之舉薦老道的情。二來聽得含香在他家。想起舊日的事。恐丈夫記恨。要做些情在他身上。以圖丈夫歡喜。況他嫁夫多年。料道決無別事。叫了個家人來。吩咐道。你到鮑信之家。對他娘子說我心裡想他。接他來走走。他要推却不肯來。你是必接了他來。家人應諾而去。賈文物也就出去。到書房睡覺養神去了。那家人奉主人之命到了鮑家。鮑信之正在櫃上穿錢。見了。忙道。請坐。到此有何貴幹。老爺全好了麼。我這兩日忙得很。也沒有去問安。家人道。我們老爺麼。吃了道人的藥。第二日就好了。又請了那老道一席酒。後來又親自去拜。送禮與他。他已經去了。我聽得說送他一百銀子。他一文也不要。眞是個老呆。今日奶奶差我來。叫請你娘子去會會。說想他

久了。是必要去走走。鮑信之道。既奶奶好情來接。敢有個不去的。走進去對含香說了。他倒吃了一驚。想道。當日原是瞞着他的。他如何知道了來接我。恐未必是好意。不去的是我不去。他沒奈我何。到了他家。一時有些口角起來。就不好了。含香後既去而先作此想者。見得是個有心機伶倒(俐)女子。非愚蠢猛浪而往。寫得好。推道。我今日身子不好。出不得門。鮑信之道。你好好的在這裡。如何會不好起來。況且你是他府上出來的。他好意來說個請子(字)多少體面。你推辭不去。顯得我們就不識擡舉了。一力撮掇。鮑信之只知他妻子自富家出來。並不知是賈家的人。以前那些事含香又不好說得。沒得推辭。他生的兩個孩子都不乳食。離得的了。也不帶去。只自己打扮了。叫轎子到賈宅來。來便來了。測料不出是甚主意。不多時到了。下轎進去。跟着那家人到了上房。家人說道。鮑家娘子接了來了。富氏一看。好幾年沒見。也出挑的一個大婆娘了。比當日白淨胖大了好些。穿着紬絹衣裙。稀

稀戴着幾件首飾。涼線冠子。蜜蠟冠簪。俏生生走進房來。富氏也就站起。他見了。連忙下跪。叩下頭去。富氏忙拉住。道。快些起來。你是客。這是甚麼道理。含香道。奶奶是舊主。應該叩的。富氏再三拉着。道。使不得。拜拜罷。那含香強不過。起來拜了幾拜。富氏也回了他一福。一手拉着。讓他坐下。親親熱熱。說長道短。含香纔放了心。說道。我久想奶奶。不敢來的。今日不是奶奶差管家爺們去叫。我還不敢來呢。富氏道。我起先不知道。只說你不知嫁到那裡去了。昨日聽得你老爺說。纔着人來接你。你是過世老奶奶手裡舊人。就是親戚一樣。時常來走走。可不好麼。含香道。奶奶這樣恩典擡舉。我可有不來的。他又道。奶奶這幾年生過幾位姑娘相公了。富氏道。倒小產過兩三胎。醫生說是怒氣傷了的。總不曾大生一個。你有幾個小孩。含香道。生了兩個小子。大的五歲。第二的兩歲半。我身上又還落明年正月。敘話處。確乎是婆娘道的寒溫。富氏道。好好。是你的造化。

那含香道。好幾年不見姐姐們了。我會會他們去。說了。站起身來。富氏笑道。今日早起。替老爺裁了幾件子衣服。分給他們趕忙去做。你不必去。我叫了他們來。遂叫了四個丫頭來。他們都平拜了拜。富氏復讓他坐下。拿上果碟來吃茶。家長裡短說話兒。好不親香。吃了茶。就擺上飯來吃了。此時天氣漸短。日色將已落西。富氏叫丫頭道。看你老爺在外頭做甚麼。去請了來。說鮑家娘子在這裡。請來。我有話說。含香心中也想會會他。因有當日的事。不好說得。聽見去請他。遂道。我還不曾見老爺叩頭呢。只見丫頭來說道。老爺沒往別處去睡了一日。（此等閒話。後還一照。）纔醒了吃飯呢。吃了飯就來。賈文物知含香在內。恐富氏多心。不便進來。聽見來請。吃罷飯就進來了。含香一見。忙跳起身來。就要跪下去。賈文物不好拉他。叫丫頭拉住了。問他道。你這幾年好麼。含香眼睛紅紅的。忍住淚。答道。（入神之筆。此所謂笑啼俱不敢。方見做人難。欲哭。不但富氏在傍看着。且兒已有夫。何得還向舊情人灑淚。若竟不哭。幾年的恩愛。百種深情。數年久別。竟恝然如陌路。世上寧有此鐵心人。只如此眼

(睛)紅紅的。忍住淚幾字。寫得不即不離。妙甚。托老爺奶奶的福。將就過窮日子罷了。富氏接過來道。我纔問他。原來他家使的是我們的本錢。賈文物道。鮑信之那年借的伍百銀子。你難道忘了。富氏道。我那裡記得。他是我婆婆眼前的人。你就看顧看顧他兩口子也該。賈文物道。因此我只要他一分利錢。富氏道。噯呀。你好小器。我家怕沒錢使。稀罕一個月要他五兩利錢。因對含香道。你當日出去。我們折(扣)針也沒與你一根。明日叫你家裡來把那文書改成四百兩的。那一百兩算我送與你做本錢。富氏處處行事大方。斷乎做他人不得。含香聽了。道。我怎敢當奶奶老爺這樣厚賞。稱得妙極。先稱老爺奶奶者。禮也。此係奶奶厚賞。故曰奶奶老爺者。權也。富氏道。你要推辭。敢是不稀罕我的。含香眞歡喜出屁來。忙要叩謝。富氏一把拉住。道。多大事也値一個謝。他又要叩謝。賈文物富氏也拉住了。他辭道。蒙老爺奶奶賞。天晚了。我回去罷。富氏道。你且站住。叫丫頭把方纔那個包袱拿來。丫頭拖過來。富氏打開。道。沒有甚麼與你的。這套衣

服與你打粗穿罷。又在頭上拔下一對金花針。替他揷在頭上。含香又謝了。富氏叫了先那家人來。問道。他轎子可在這裡。家人道。在外邊伺候呢。又叫替他把包袱拿了出去。細。賈文物在傍看着。心中暗感激得了不得。當感激令師。再說含香到了家。下了轎。那家人在轎櫃內把包袱取出。遞了與他。含香對那家人道。煩大爺到家謝老爺奶奶。又多謝大爺送我來。那人去了。鮑信之把轎子也打發錢去了。此時他已關了鋪子。隨跟了進來。問道。叫你去做甚麼。含香不好說別的話。只說。奶奶念我當日是去世老爺打發出來的。叫我去看看。遂將給的衣服簪子拿與他瞧。又許明日叫你去換文書。與一百銀子做本錢的話。說了一遍。把個鮑信之喜歡得幾乎打跌。道。這樣好事。你先還不肯去呢。鮑信之滿心只說含香當日是他父親的寵婢。今日想起父親。故看顧他夫妻。再想不到是照看他丈夫的情人。要博丈夫的歡心。再說賈文物夫妻二人

共坐。吃了幾杯消夜酒。上床而臥。富氏問賈文物道。今日含香我給他這些東西。你知道爲甚麼。賈文物道。這不過是你的恩典。富氏道。我並不是恩典。我是三爲。一看(者)爲是婆婆的舊人。二則看是你的舊情人。三來是暗謝他男人薦道士的謝儀。賈文物見他一個惡鬼母變了一個善菩薩。心中想。尊師的那種藥可以不必用了。又想道。不好。恐或有變。須遵尊師的法度。遂笑道。我們且做正經事着。故意道。我且摸摸你的這東西。可比每常寬大些沒有。他手中藏了一丸藥。假做摸他的陰戶。摳摳挖挖。已輕輕的送進去了。賈文物却不動手。只對他說些趣話。動他的興頭。不多時。只見他嘴中雖也說話。屁股只是亂扭。賈文物道。你做甚麼只是扭。他笑道。我的這裡頭有些火辣辣的。不好過。賈文物笑道。你就像那饞人一樣。昨日嘗了些好味道。今日看見。就要吃起來。富氏笑道。就把你那東西說得這樣稀奇寶貝一般。我這些年怎麼

過了。雖是勉強說着。又見他把腿伸伸。又縮縮屁股。越扭得利害。那手不住的一會兒伸去摸摸。有個十分難忍的光景。賈文物知他內中藥性到了。對他道。我有些饞了。爬上他身子上要幹。他故意夾着兩腿。道。不說你饞。倒說我饞。我偏不。賈文物笑道。算是我饞罷了。強攀他的腿。他也就借意兒把腿放開。賈文物把那話纔對了他牝門。他已將屁股就了上來。陰門口水淋淋的。賈文物笑着道。你既不饞。如何嘴裡淌出這些口水來了。富氏也笑着道。偏有這些閒話。你要弄就弄。不弄就罷。賈文物見他心裡要。口裡硬。便不動作。只塞進半截。那富氏只管將屁股亂疊上來就他。他總不深入。富氏急了。問道。你怎動也不動一動。賈文物道。到底是你饞我饞。說明白了好弄。富氏此時也硬不來了。便道。就算我饞。怕甚麼。賈文物笑着盡力向內一抵。直頂到花心之上。覺得龜頭撞着。甚是有趣。就認定那個去處。箭箭皆中紅心。起先那一下。只

聽得他呀的一聲。後便如豬哼一般。鼻孔內呼兒呼兒的響。再一會。連這個聲都沒有了。惟聞喉中格格略有聲息。就像人臨死掙命的光景。兩腿一蹬一蹬。此一段與宦蕚降服侯氏時對看。意思微有相似。舉動行事並全不相合掌。賈文物雖自幼弄了這些年的此竅。從未見這局面。興致勃然。一頓狠搗。猛然那富氏把他一把抱得緊緊的。道。罷了我了。我可死了。賈文物倒嚇了一跳。看他時。已動不得了。他也就歇歇力。將那話拽出半截。憑他放在戶中。有一盞茶時。只見富氏又往上就呀就的。賈文物知藥力又作。想道。再與他個甜(甜)頭着。又極力衝突一陣。富氏又丟了一次。道。歇歇罷。我乏了。賈文物拔出來。揩抹了睡下。睡不多時。只見富氏下身又是不住的扭。賈文物想道。等他大熬熬。給他個辣手。方可治服。便假裝要睡。過了一會。富氏有些忍不得了。搖他道。我睡不着。你醒醒。大家說說話。怎麼只是要睡。賈文物道。昨日熬了半夜。我睏得慌。讓我睡睡罷。富氏道。昨日我不

曾熬夜麼。你今日還睡了半日。映前丫頭說老爺睡覺語。我還是打早間起來。眼睛還不曾合一合呢。偏我就不瞌睡。說着。由不得伸手去揑弄那話。揑弄了一會。賈文物見他手中不住的揑。口中不住的哼。究竟連他自己也不覺得有這種聲息。賈文物聽得暗笑。自己也興動了起來。道。我再弄弄着。那富氏正在熱癢難過。眞要死的時候。却硬捱着不肯叫他。忽聽他說要弄。如得了命一般。忙將身子睡平。兩足高擡。見他纔上身。揑着陽物往牝中亂塞。賈文物心中又好笑。又恨他嘴硬。上手一别氣就有千餘下。富氏又丢了一次。賈文物不歇氣。又是一陣大弄。富氏又丢訖一度。此時身子也軟了。膀子也扳酸了。腿也蹺疼了。便道。我可夠了。你也下來睡罷。賈文物道。我看你每常饞撈撈的。就像要吃多少的一般。怎麼如今略弄弄就說夠了。恨不得求饒。怎這樣不濟。富氏笑着道。虧你文縐縐的呢。連一點道理都不知道。譬如一個人飢着。一頓只與他一

個燒餅吃。一日到晚。零碎吃五六個燒餅。名算吃了五六頓。如何得飽。把大酒大肉放在跟前。儘性吃飽了。一日不過吃兩頓。敢自夠了。（富氏此比深悟得此道中三昧者。）說得賈文物也笑了。也就下來。不多時。〈一〉那富氏心中實在足了。無奈那陰中又一陣熱癢起來。先還咬牙忍着。過了一會。忍不得了。故意問賈文物道。我看你這個東西。他那樣強頭硬腦的。也有本事一夜弄到天亮麼。賈文物道。又不是鐵的。那裡有這樣本事。我弄了這一會。也就有些怕動的了。這兩句話。一則是知他想弄。故推懶動急他。二者要激出他的話來。好降服他。富氏一面笑着。一面用手指將他臉上一掃。道。不害羞。你這樣的本事。開口就笑話我不濟。看你濟的這光景也有限。他這話也是激賈文物再來弄弄的意思。誰知正落在他彀中。賈文物道。你我也不必爭講。我們打下一個賭賽。我就動不得。拚命也做做。富氏道。怎麼打賭賽。我不怕你。我小時聽見老婆們說。有怕屄

的屌。沒有怕屌的屄。（不意今日竟怕屌也。）任你怎麼來。賈文物道。我們兩個此時弄起。不許歇。我若說乏了。算我輸。你若說夠了。就算你輸。我輸了呢。明日我篩一杯酒。站着雙手送與你。作揖哀告說。好姐姐。兄弟知道你利害。饒了罷。下次再不敢犯上了。你若輸了。也是這樣。要叫親哥哥。妹子你可敢賭麼。富氏要弄得很了。說硬話道。不怕不怕。看我可求你。你就來。賈文物摟住了他。笑着一翻身爬起來。他把臀墊起。極力搗打。約有數百下。看他那樣子。像又丟了。賈文物息了一息氣。又是一陣。更加勇猛。富氏又過了。覺得有些支撐不住。却不肯輸口。你想一個婦人的陰戶。弄了大半夜。丟了五六次。就是鐵打的陰門也磨鎔了。（娼妓之牝戶。鐵耶。鋼耶。想情更不知鎔之如何。）水做的陰津也流乾了。何況是皮肉。賈文物看他有些難支架了。笑着激他道。我看你像要敗了。你求告一聲。我饒了你罷。那富氏是倔強硬慣了的人。不做聲死捱。（竟有恆心。）賈文物又繫(緊)提慢抽的弄將起來。富

氏嘴中的聲氣與先大不相同。先前是快活的哎呀二字。那是帶些喜樂的腔口。此時雖還是這兩個字眼。聲音是帶些痛苦的光景。賈文物見他有些受不得了。趁此好收服他。鼓勇直前。一下重似一下。一抽重似一抽。那富氏忽然一個寒噤。便昏迷過去。賈文物也就不敢動。伏下身子。口對了口。見他只出冷氣。雙眼緊緊閉住。就如要死的一般。幸得都是老道預先說到。補出先老道附耳傳授的話。不然這一驚不小。他度了半會的氣。將有半個時辰。方見他漸漸醒將轉來。也沒聲氣了。低低的道。哥哥。我知道你的厲害了。饒了我的命罷。又有個黃鶯兒道他兩人這番光景。道。

魂斷雨雲鄉。羨兒郎興致狂。高擡玉股淫情蕩。強陽焰張。柔肢軟僵。都傳老道仙方上。喜盈腔。回生妙訣。此法實無雙。

賈文物笑着道。你認輸了不。富氏道。是我輸了。賈文物道。你求饒。明日可替我遞酒賠禮麼。富氏微笑着不答。賈文物道。你還嘴硬。我直弄到

天亮纔罷。又要抽動。富氏忙陪笑道。我賠禮。我賠禮。賈文物又笑道。是你不濟。是我不濟。富氏連聲道。你是好漢。是我不濟。你歇了罷。賈文物道。你不要慌。等我弄丟了着。富氏慌了。道。哥哥。你可憐我罷。我渾身骨頭都軟了。受不住了。賈文物也不答。放了一口氣。亂抽了一陣。他的陽精也冒了出來。富氏覺得內中有一股熱水似一澆。那熱癢全消。你道他快活不快活。賈文物下得身來。那富氏陰戶也沒力氣揩。身子也沒力氣翻。就是那樣仰攊着。揸着腿。動也不動。又不像死又不像活的樣子。賈文物聽聽外邊已交五鼓。身子也乏了。同他蓋上了被。一覺睡着。直到次日飯時方醒。賈文物先起。富氏又睡了一會。掙着起來。覺得腰酸背折。兩腿軟得站都站不住。暈昏昏的。就像害了許久病的人一樣。賈文物看他的面色如一張金紙。鼻凹烏青。嘴唇雪白。眼睛也摳下去了。眼皮子餳着睜不開。想道。尊師再三囑咐不可過用。恐傷性命。今晚

若再一用。定然要送命了。那富氏要洗臉。兩隻膀子擡不動。將就搿了一把。他頭是丫頭梳慣了的。不用自己費力。梳洗完畢。拿上飯來。他也懶吃。賈文物強讓着。勉強扒了兩口飯。吃不下。只喝了幾口湯。賈文物飯罷。將鮑信之的文書查出。拿着往前邊去了。剛到書房坐下。只見賈閽進來說道。鮑信之在外邊。賈文物道。叫他進來。不一時進來了。見了便道。門下的女人。昨日在府上蒙老爺奶奶賞酒飯。又賞衣服頭面。感恩不盡。賈文物讓他坐下。問道。昨日叫你換張四百兩的文書來。你娘子對你說了不曾。鮑信之道。蒙老爺奶奶的天恩。門下帶了來了。遂在袖中取出。立起雙手遞上。賈文物打開。見利錢空着數目。便道。這一百兩銀子是奶奶與你娘子的。我如今這四百兩銀子。連利錢也不要你的。只後來掙了錢。還我本錢就是了。遂把那舊文書還了他。鮑信之千恩萬謝。道。改日還着門下的女人來叩謝奶奶。辭了回去。到家中與含

香說了。好生歡喜。商議道。蒙他這樣大情。你改日買分禮親自叩謝奶奶去。含香道。他家甚麼沒有。稀罕我們的禮物。除非尋得幾樣外路出的好吃食。纔拿得去。鮑信之道。你說的有理。過了兩日。鮑信之街上去尋了四個龍豬。八隻雄鴨。四隻固始鵝。兩個果子狸。又買了一罎金華豆酒。着含香親自送與。富氏謝了。留他酒飯而回。此後也時常來往。鮑信之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他家中這幾年也積有二三百金了。他將賈文物的銀子用了兩年。送還了他。此是後話。不題。再說那富氏茶飯都懶得吃。悶昏昏一覺睡到日色沈西。方纔起來。雖覺得精神了些。身子還酸軟怕動。賈文物也出門回來了。進房問富氏道。你吃了些甚麼沒有。富氏道。自從你去。我睡到此時纔醒。一日湯水還沒有嘗着呢。賈文物叫快拿飯來。不多時。擺上同吃。富氏此時覺好些。也餓了。強吃了一碗。撤去。拿上果碟來吃酒。賈文物想起。在紬(袖)中拿出文書。叫丫

頭拿過匣子來收了。向富氏道。鮑信之拜謝。改日還叫他女人來替你叩頭。說罷。笑道。你忘了一件事了。富氏道。我忘了甚麼。賈文物道。賠罪的酒。你不要裝憨兒。富氏嘻嘻的只是笑。不做聲。賈文物道。你賠我個禮好呢。你要這回失了信。下回看我聽你不聽你。又笑道。這也憑你。只不要怪我。富氏笑道。丫頭們看着甚麼樣了。瞅了他一眼。賈文物見他說。便叫丫頭們都出去。富氏笑道。只遞酒。不說罷。賈文物道。我不強求❷你。你不叫。後來再求我歇一歇。看我可依。富氏當眞有些怯他。恐弄個不住禁不得。二則要圖得他❸的歡心。到了此時。把以前降丈夫的手段一些也記不得了。笑着道。你仗他的勢子降我麼。罷了。我替你賠了禮。你明日再不要落在我手裡。口說着硬話。却拿過一個杯來篩了酒。起身遞與賈文物。他只是嘻嘻的笑。賈文物道。你不說不拜。我也不吃。也不算。他笑着下來。拜了一拜。道。親哥哥。小妹妹再不敢了。你饒了我

罷。把個賈文物喜得說不出來。笑着一把抱住。道。親姐姐。你不要再得罪我了。吃罷。也回敬了一杯。說笑了一回。然後上床。脫衣睡下。賈文物暗想道。今夜藥是用不得了。却不可放空了他。還要給他個心服。一時間④摸摸捏捏。動興起來。向富氏道。再來嘗嘗新。富氏此時如狗偷熱油吃。又愛又怕。道。我身子還稀軟。頭還迷呼呼的。怎麼樣。賈文物道。不怕的。你沒聽見人說酒投酒麼。說着。跨上身來就弄。幹訖一度。富氏雖覺難支。也還受了。少刻又動起來。富氏覺當不得了。將陽物攥住。道。我心裡顫呵呵的。頭一陣陣發迷。你再弄。我實在要死了。我情願求饒罷。賈文物道。我再弄兩下子也就罷了。富氏道。一下也來不得。不要說兩下。賈文物道。當日我弄不得的時候。你不是打就是罵。如今我要弄弄。你就是這個樣子。這是人說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就是你了。富氏見他說起舊話。自己也有些過不去。便道。當日金桂洗澡。你弄

了他一下。是我一時不是。打了你兩下子。如今叫他來同你溫溫舊。算我替你賠禮罷。夫妻間不要題舊話。那就情薄了。賈文物道。你這會兒好心說好話。過後懊悔起來。叫丫頭吃虧何苦。況我當日穿着褲子混戳了幾下。門邊兒還不曾俟(挨)着呢。也沒有甚麼情溫得。還是我同你弄弄穩實些。又要抽拽。富氏攥住他陽物不肯放。道。這是我好意。你何用疑心。等我叫他來。賈文物恐有後變。是拿話穩他。便道。雖承你的情。後來不可變臉。二者假如我正弄得高興。你又叫起我來。如何使得。富氏道。這是我自己情願的。再後悔起來。可還成個人。你只管放心。賈文物聽了此話。心中暗喜。富氏叫道。金桂過來。那丫頭這兩日見主人主母忽然和氣到這等地位。猜不出是甚緣故。正在狐疑。晚間見他二人吃酒說笑。攆他們出去。雖出去了。都遠遠在門外黑處偷看。見姑娘出位遞酒。雖不曾聽見說甚麼。妙。那種光景看得好不肉麻。別的丫頭

雖都二十多歲。服侍了十多年。連姑爺的這件寶貨。張也不曾張見。倒也罷了。惟有這金桂。當年被他混戳了幾下。雖未曾嘗着。何嘗不想。因怕姑娘。不敢及此。今見姑爺姑娘這些舉動。竟像另托生了一番來的。大非昔比。想偷去張張。看是怎樣。此時正在窗外偷看。燈光照着。看得明明白白。那個光景好不動火。聽得叫他。不知何故。倒忙走到西屋。假推睡着。聽得又叫。方走了來。富氏道。把你的鋪蓋抱了來。在我床面前上夜。那丫頭去捲了抱來。鋪好睡下。富氏推賈文物道。你去罷。賈文物也就下床來。鑽到他被中。要扯他褲子。丫頭聽見主母叫下來。雖知是說明了的。沒有個公然笑納之理。假意道。還不去。我吆喝奶奶呢。富氏道。是我的主意。你叫甚麼。倒爬起來探出身子。拉過枕頭靠着看他二人舉動。丫頭聽見主母的話。手也不推一推。憑着主人公替脫褲子就脫。叫他撞(揸)開腿就揸。他是久慕的了。那裡還推辭。賈文物知他是

女兒。用上許多唾。然後對了門路。丫頭年紀雖大。陰門還是整的。主人公之物又大而且粗。一時不能入去。賈文物興發如狂。也顧不得他了。狠命往裡一送。力太猛了。竟攮進去多半。把個丫頭疼得要死。叫道。噯呀。這兩個字與他主母字同而音各別。他主母是心中快樂。喉中微微有噯呀噯呀的字意。他這是疼得受不得。猛然叫一聲噯呀。二字響亮而無餘韻。賈文物見他受創。輕輕慢慢的抽拽。看他那樣子苦到不可言處。皺着眉。齜着嘴。抽一抽。他把嘴咧一咧。賈文物又憐又愛。抽了一會。略略相安。只略重些。他又愁眉苦臉起來。賈文物不得快暢。便道。罷。讓你歇歇再弄。（此一段與宦蕚弄嬌花一對。其意相似。其行事毫不相似。）拔出。跳上床來。（跳字妙。見得非假斯文了。）摟着富氏道。丫頭不濟。還是我們來。這件事自己❺做着不覺。看着別人做。那心窩內眞要死要活。富氏看了一會。身子雖怕動。心裡却十分難忍。先說過的。又不好叫他。見他上來要弄。正中下懷。就乘勢臥倒。任他衝突了一

陣。却也就渾身癱軟。心滿意足。酥酥要睡。說道。你讓我睡睡罷。你再同丫頭弄去。賈文物又下來。金桂悄悄的道。疼得很。明日晚上罷。賈文物摟着親了個嘴。也悄悄向他道。我當日爲你。腰都幾乎打折了。你今日就受些疼。也不爲過。這一回不像先了。丫頭強不過。只得聽他。雖然還有些疼。比先似乎可忍。後來也覺有些趣味。弄了多時。賈文物擡身看看富氏。見他沈沈睡熟。便放心同金桂摟抱着睡。到有四更方醒。又弄聳了一番。金桂也微微得些樂處。方輕輕上床。同富氏共臥。睡到天明。只見富氏昏昏沈沈的哼。忙叫着問他。總不答應。又問了幾聲。富氏方矇矇睜開了眼。道。我身上不好過得很。不要吵我。賈文物自己起來。替他把被蓋好了。梳洗過。走來看他。見他面色灰黃。還昏昏睡着。不敢驚動他。你道富氏爲何這個樣子。他雖性情凶暴。身子却不甚健壯。三十多歲未經過大敵。前夜初等(嘗)甜頭。盤弄了半夜未睡。精神未免消

耗了些。次日心花俱開。一日不曾眨一眨眼。次夜被藥力一助。丟了七八次。又是一夜。你說禁得禁不得。昨日雖未睡倒。也就是勉強掙挫着的。這一夜次(雖)只兩次風流。傷了的人又復着傷。自然難受。賈文物倒有些暗暗着急。守着他到午間。略醒了一醒。問他可吃甚麼。搖頭不吃。又還是那昏昏的樣子。富氏頭沉。眼睛怕睜。四肢酸軟動不得。他心裡却是明白。想道。我只說這件事只有樂而無害的。恨命的想他。今日看起來。再要一夜。這命就要斷送了。但恐他不肯放我。我如今把四個丫頭都與他。讓我養息養息要緊。叫他那屋裡去睡。我一時有高興。間或叫他來弄弄。適興而已。貪不得的。心裡想着。就睡着了。一直到晚醒來。賈文物強着他吃了些粥。他吩咐金桂。將西屋床上鋪了被褥。給你老爺過去睡。賈文物驚道。這是爲甚麼。富氏道。這件事怕人子。要送命的。你守着我跟前。未免忍不得。倒是分開了好。賈文物道。這不難爲我

了。富氏道。只有便宜你的。如何得難爲。叫了四個丫頭到跟前。吩咐道。每日晚上着兩個在西屋裡服侍你老爺。五日一換。四個丫頭聽了這話。喜得臉上忍不住要笑。你望我。我看你。忙忙去鋪床。大家商議那兩個做一班。恐先後有爭講。齊抽長草兒去了。（這却聽憑姑爺錐究。）（亦不懼矣。）賈文物捧着富氏的臉。嘴對着嘴。道。姐姐。雖然你這麼說。撂得你冷清清的在這裡。我心裡過得去麼。富氏道。只要你好心。你這一句話就夠了。你只管去。我但是有高興。就來叫你。難道夫妻間還怕羞麼。賈文物見他是眞情實意的話。也就從命。到了那邊。四件不曾經過陽物的原封妙牝。任他着意鑽研。不必細說。那富氏過了四五日纔好了起來。果然此後夜間。或有高興。叫了他來解解饞。不過一二次即止。仍不許他常睡在身邊。事完還叫他過去。過了多日。他見賈文物同這四個丫頭打得火熱。雖不捨得加辭色到丈夫身上。意思又想在丫頭們跟

前施些威。使他自己迴避。又好獨享。省得眼中冒火。賈文物見他有些舊性復萌之意。只得又將一粒靈丹奉承到他牝戶之中。熱癢難當。由不得他要弄。前次傷過了的。這一次足足病倒十數日。幾乎喪命。比後再不復生妒念。有四句打油說他道。

時嫌錯嫁怨蒼天。不遂淫情怒欲燃。
死去復生方釋妒。惡姻緣變好姻緣。

不意這幾粒仙丹。把一個悍妒之婦治得拱手服降。安得這峨嵋山人遊遍天下。捨幾擔靈丹。醫遍世間妒婦也。幾擔靈丹恐怕不夠。

鶬鶊昔未療郗妒。丹藥今能治富淫。

且說這峨嵋山人突然從何而來。得非是做書的人強爲揑合。湊成賈文物這段佳話。凡看書者須要有眼力。前後注射。又要有記性。始終照應。方知作書者苦心筆力。這個老道就是向年在南京朝天宮做寓。會

着到聽的那人。他祖籍陝西。因慕四川峨嵋之勝。到那裡做了黃冠。拜了個異人爲師。傳授了許多異術。那峨嵋山雖係普賢菩薩的道場。但此山甚是廣大。內中緇流的寺刹固多。羽士的廟觀也不少。不曾到過上邊的。以爲單有佛寺。這道士在山修練了二十來年。辭別本師。要往各處雲遊。因想南京係六朝建都之地。太祖又興王於此。又聽人傳說有許多勝蹟。遂迤逦到了南京。在朝天宮住下。會着到聽。在接引庵遇了黑姑子那件肉寶。留連了半年。出來各處遊賞了一番。後到了西湖。又遇了那奇淫的昌氏。心中想道。我前在南京流覽那龍蟠虎踞之勝。以爲是大觀了。不想西湖更有別趣。無怪當日完顏亮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垂涎此處。我平生所遇之婦人也不少了。不意又遇着這昌氏。可見天下之山川人物。各地不同。我何不將天下各省以及名山大川遍歷一番。以豁心胸。或閨中得遇異材。又可長些識見。拿定了主意。

他有煉求(丹)之術。路費不愁。他發了遊興。次日到北新關。雇船到湖州。泛太湖。登洞庭山。得食山上所產的楊梅。眞異品也。時正六月。洞庭紅尚還未熟。又食沙瓜。即西瓜也。其大如斗。剖開。內中無瓤無子。滿貯一瓜清水。香甜之美。莫可言喻。由嘉興復繞到杭城。正值中秋。登城隍山觀潮。錢塘江每日有潮。一年只八月十八大潮一次。水聲如萬馬奔騰。浪頭高有千仞。是日有弄湖(潮)子弟。合城男婦大小往觀。亦一異景也。次日。出錢塘門過江。自西興抵會稽。走山陰道。眞如身在畫圖中。探禹穴。又到天臺縣。過藍橋。遊天臺山。在各寺中玩賞了數日。到象山。遊雁宕。眞好一個去處。昔日林霽山有一首律詩道。

驛路入芙蓉。秋高見早鴻。
蕩雲飛作雨。海日射成虹。
一水通龍穴。諸峰盡佛宮。

如何靈運屐。 不到此山中。

王十朋也有一首絕句道。

歸雁行飛集澗阿。 不貪江海稻粱多。
峰頭一蕩雖奇小。 飲啄偏堪避網羅。引此二作。有意伏後鍾生隱居於此張本。

又遊賞一線天珍珠簾等蹟。把浙江各處名勝之地都遊遍了。他不拘歲月。但遇有好山水。便多住些時。自饒州出江西。到吉安。過江看文筆山的文竹。天下做筆管之竹皆產於此山。又到南昌。登滕王閣。遊鐵柱宮。復順流而下。過鄱陽湖。上小姑山。覽彭澤之景。到匡廬。登廬山。上香爐峰。遊白樂天書院。又重溯流而上。到南康府。城中十戶有七八家賣紫石硯。歷十八灘到贛州。過大庾嶺。正遇梅花大放。過嶺到南雄。廣州肇慶都歷了。渡海到瓊州。復回到潮州。謁文公祠。看湘子橋鱷溪。又遇夏月。食鮮荔枝。天下之果以此爲勝。將粵東景致遊遍了。由灘河入閩

地到汀洲。至泉州看洛陽橋。已是深秋。見秋海棠高有丈餘。圍及二三尺。上四府人物風俗還有可觀。下四府皆綿蠻鴃舌。悉深山老箐。並無佳致。猿猴孔雀遍滿山谷。無心遊賞。遂折入廣西。也遊玩了些時。見了些異言異服之類。不可名狀。因多瘴氣。遂自建昌入雲南永昌界。至大理。登點蒼山。又看洱海鹽井。方到了滇城。登眺金馬碧雞。泛滇池。遊羅漢山。天下之水皆源細流大。惟昆明之水源大流細。故名之曰滇池。遊過了。從曲靖食木瓜梨。過滇南勝境。入貴州界。也遊了旬月。到了鎮遠府。隔河鎮遠衛屬湖南所轄。他步履了萬餘里。到此上了鰍子船。自灘河順流直下。沿途見了沈香船銀壺山許多古蹟。數日即抵常德。特往衡州。登眺南岳。看迴雁峰。又到永州看石鏡。到武當山朝眞武看金殿。賞玩了幾日。到荆州拜關夫子。眞像一部長髯。俗畫鬚五綹者。或壯年時如此耳。到岳州。登君山。謁二妃詞。(祠)瞰洞庭。水光接天。❻一大觀

也。過湖抵武昌黃鶴樓下。泊舟登岸。覽省會之勝。到承天府看興獻帝陵寢。至黃州看赤壁。顧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不勝慨嘆。楚地全遊了。由三峽之蜀過巫山高唐。觀灩澦堆魚腹浦。看武侯八陣圖。嘆羨遺蹟之奇。看那三峽之水。眞有一瀉千里之勢。兩岸奇異之景。不能盡述。惟兵書峽獨異。遙見山巔有書一冊。遇風則篇篇翻轉。風止仍自合。奈在萬仭之上。人不能歷。到了重慶。復從陸路至成都。誠所謂天府之國也。重到峨嵋謁本師。已經羽化。不勝有物是人非之感。又去遊了雞足。回來由雅州過江走棧道。千古險途。到今剷成平坦大道。此功眞利於萬世也。出漢中到故鄉來。年豐物阜。不禁色喜。過西安到華陰。上西岳。因戀故園風土。住了年餘。偶然遇着一個少林寺出來雲遊和尚。二人甚是投機。偶談及房幃之事。道士把養龜採戰之術傳了他。伏後傳童自大。兩人同出潼關。到河南遊了中岳。和尚別了回寺。道士取路往濟南。轉北到泰安州。風景又爲之一新。又登東

岳。復折入山西。遊天（太）行雁門。到五台看文珠（殊）菩薩殿宇。至渾源州上北岳。回入北京界。到眞定參大佛。又到了昌平。看天壽山諸陵。遊了遊西山諸境。纔到了京城。進彰儀門。到報國寺住下。那報國寺雖名曰寺。做各色買賣的塡塞於內。凡各省來京的官員。或閒遊之人。寺中皆有房租住。這道士也就在內租了一間房子養靜。他租的就是萬緣和尚的房子。萬緣見他一表非俗。飄然有仙氣。十分相敬。常陪他談講。他無所不知。後知他有房中秘術。要想求教他。故時時親近。常常奉請。兩人頗甚投機。權且按下。且再說那姚澤民自奉旨往廣西省親。那桂氏不但無惜別之意。反私心暗喜他這遠去了。歸期尚不知何日。更好放膽行樂。但是萬緣到佛堂來住。他便備下珍肴美酒。只到定更時候。姚步武或來弄過去後。或是不來。便叫素馨約了他進來。二人並肩疊股。摟抱着頑耍。飲酒說笑。有幾句話寫他二人。道。

渾似目連救母。宛如柳翠逢僧。翡翠衾中。桂氏胯間。劈破一
雙菡萏。鴛鴦枕畔。萬緣項上。平分半個葫蘆。桂氏道。你大頭
因甚不似小頭光。萬緣道。你豎嘴爲何不如橫嘴緊。萬緣道。
你上口櫻桃。下口包含紅芍藥。桂氏道。你毛頭刺栗。光頭色
似紫葡萄。萬緣道。你上口含我舌。下口含我陽。被我占盡便
宜。桂氏道。小頭流出膿。大頭流出汗。看你吃盡大虧。萬緣道。
我在上你在下。搗碎你花心方休。桂氏道。我以逸你以勞。箍
出你腦髓纔住。桂氏道。我男兒陽物。那裡及得你這驢屌。萬
緣道。我徒弟粗臂。怎能似得你這妙牝。桂氏道。千般寶玩。怎
如驢腎可開心。萬緣道。百味珍饈。難比紅蝦能悦口。
二人酒興一濃。便黏做一處。桂氏雖好淫而不耐戰。禁不得他的紫筋
矛分(花)心幾攛。那桂氏的軟皮劍即無力支持。就是素馨青梅綠萼。

見了他便覺心癢難撓。及至上身。不多工夫。就遞了降表。猶如那好飲而量窄的人。見了酒就流涎。吃不上三杯。便酩酊如泥。惟有香兒生得身子壯實。可稱勁敵。同萬緣有幾合潑戰。間或萬緣回寺裡去。桂氏便叫盛旺來補空。總是他這身子一夜也不肯獨宿。陰戶半宵也不許空閒。眞如在極樂世界中過日子。這幾個丫頭托主母的餘福。也幾幾成了散仙一般快樂。只那裘氏同那八妾十婢。與姚澤民朝歡暮樂了幾年。忽然一旦分離。也不像去了個兒子。竟像死了個丈夫。茶慵飯懶。淚眼不乾。大家坐着閒話。但題起他來。就不住墮淚。後來想了個排解之法。把家中的僕婦們叫了上來。講新聞說白話釋悶。說了幾日。這些婆娘所知有限。沒得說了。就叫他們將鄙穢村淫的話只管謅着說。那些婆娘要奉承夫人歡喜。無般的不說出來。却都拙口鈍腮。頭上一句。尾上一句。支支離離。說得總不入耳。說了些時。連這謅話都謅不上來了。

內中有一個常氏。是裘氏陪嫁的僕婦。生得薄薄的兩片嘴唇。密縫着一雙色眼。能言善說。口舌便俐。當日姚華胄在家時。常上下傳話便是他。他專會無中生有。得不的一點風兒就是雨兒。但是下邊有甚麼話。他便到上邊添出許多枝枝葉葉。輕事重報。告訴主母。衆家人都恨他。贈了他個美名。稱爲長舌婦。他圖得主母的歡心。小意慇懃。無所不至。早來晚歸。強拿強做。強說強笑。裘氏也着實愛他。分外擡舉。他的男人隨姚華胄去了幾年。他常在上邊上夜。間或也還回去。他也被姚澤民錄過的。姚澤民知他是裘氏心腹。故千方百計弄上了他。在內中做個線索。一日。裘氏同衆妾閒話了一會。心上憂悶。叫長舌婦來說笑話。他就隨口謅了一個。裘氏道。不好。你不管村的淫的。只要有趣。說了我們聽。長舌婦想了一想。道。我說這個笑話。衆位姨娘聽上興來。不要怨我。說道。

一個小媳婦子站在門口。看見一個叫驢跳那草驢。爬上去左戳右戳。再戳不着門。弄不進去。他心裡急得了不得。見一個小孩子手上架着個麻雀兒走了來。他叫道。小人兒。把麻雀我替你拿着。你把那驢子替他送進去。那孩子也高興。就把麻雀遞給他。他一把攥住。那孩子去把叫驢的屌子扶着。對了門。那叫驢狠狠的往裡一送。進去了大半截。那小媳婦子把牙一咬。渾身替他一攢勁。不覺把個雀兒攥死了。那驢子聳了幾下下來。那孩子要雀兒。這媳婦子張開手看時。已攥扁了。那孩子哭道。你叫我搊驢子㑚屌給你看。你把我的雀兒都攥死了。那小媳婦羞得跑進屋去。過路的人聽見了。傳爲一個笑話。

裘氏笑得了不得。說道。就是這樣有趣的。你想着說。衆人都笑了一陣。

芍姐笑向菊姐道。你每常可這樣攢勁。菊姐笑道。我倒沒有攢勁。我聽見二爺說他同丹姐姐初弄的時候。你倒急得咬牙來。兩人嘻笑撙掐着頑。裘氏道。你們不要鬧。叫他再說。常氏笑着說道。

一個女兒臨嫁。叫陪嫁的丫頭道。我聽見人說。頭一次弄的要疼。我怕受不得。你夜裡醒睡些。我要疼得很。你來替替我。那丫頭歡喜得了不得。他夜裡留心聽着。到了半夜。忽聽得姑娘哼着叫道。丫頭。他忙走到床面前道。姑娘可是叫我來替麼。那姑娘道。不是。你把梳匣子裡的抿子拿了來。那丫頭谷都着嘴道。半夜三更要抿子做甚麼。那姑娘顫着聲兒道。你拿抿子桿。把姑爺的兩個卵子都替我抿進去罷。

把衆人笑得一仰一合。蓮姨笑着道。水仙。你姨娘叫你拿抿子呢。臘姨道。抿子我倒用不着。叫碧梧尋個棒槌來與你罷。大家又笑了一回。裘

氏道。你就說這樣有趣招人笑的好。常氏道。春姐眼睛紅紅的害眼。我說個害眼的笑話罷。

一個女人屄裡頭生了個毒。疼得了不得。叫男人去請醫生。男人說。我知道甚麼醫生會醫這東西。叫我那裡去請。女人說。他必定有招牌。你去尋就是了。男人只得去尋。一個眼科他家中那日有事。不曾掛招牌。就橫放在門外的櫃臺上。那男人猛看見招牌上畫的眼睛直豎着。想道。這必定是醫此道的了。遂請他到家。那眼科道。須得看看。纔好用藥。那男人同女人商議。這東西如何好與他看。没奈何。叫女人爬在床上。蹶着屁股。將帳子掀開一縫請他看。那醫生當是看眼睛。先將一個指頭按按。看可腫熱。不想一下正按在那東西裡頭去。將指頭進去了半截。那醫生縮回手。往外就跑。男子拉

住他。道。請你看病。怎麼要跑。那醫（生）道。爛成了這麼個
大洞。連眼珠子都沒有了。還看甚麼。

衆人笑得跌跌滾滾的。雪姐問榴姐道。你的裡頭有眼珠子沒有。榴姐笑道。我倒沒看見你裡頭的眼珠子。那日倒見你的一朶大花心。幾乎被二爺搗碎了。大家笑着。丹姨道。你再說。常氏儘着想。裘氏道。說就說罷了。拿班做勢的。常氏道。哎呀。我又不是個笑話口袋。打開了只管往外抖。也等我想想。忽然笑道。我想起一個好的來了。

一家子的老婆。一個錢也不肯給男人用。那漢子想塊肉吃也不能夠。想了一個計策。總不同老婆幹事。那老婆急了。問他。他說。我不知甚麼緣故。把個陽痿了。前日叫醫生看。他說這不是病。不知得罪了甚麼鬼神。須得三牲香紙還個願就好了。老婆說。這是要緊的事。你怎麼不早說。忙取了些錢。叫

買三牲紙馬來。安排停當。說(對)男人道。你上香。我祝贊。那男人纔上香。他在傍邊祝道。一炷香。保佑雞巴硬似鎗。男人道。太硬了。老婆說。我好容易花錢費鈔的。也要這樣纔好呢。

裘氏同衆人嘻嘻哈哈笑個不住。丹姨向衆人道。你們可都愛這硬似鎗的。雪姐笑道。姨娘。此時就有個皮條軟的給你救救急。你也情願。還想要鎗呢。榴姐笑着接口道。雪姐姐就說的。丹姨他屋裡放着老爺的一桿手鎗麼。他難道不會用他。稀罕那皮條做甚麼。丹姨道。那我用不着。你兩位若愛。我就奉送。常氏道。衆位不要鬧。我又說了。都纔不做聲。他道。

一個女孩子出嫁。纔十四歲。女婿有二十多歲了。娘怕女兒小。禁不得。囑那陪嫁的丫頭道。你每夜聽聽看姑爺姑娘成親是怎樣的。到了回九。他娘問丫頭道。我叫你聽。是怎樣來。

丫頭道。頭一夜聽見姑娘叫疼。這兩夜姑爺又叫疼。他娘驚道。姑爺爲甚麼叫疼。丫頭道。說是姑娘把姑爺的屁股扳破了。故此叫疼。

衆人聽了。眼淚都笑了出來。臘姨笑向桂姨道。那日二爺在你房裡出來。向我說屁股疼。原來是你扳的。正說着。那常氏往外要走。裘氏道。你往那裡去。常氏道。我嘴說乾了。吃口茶來。裘氏道。不許去。叫秋月倒鍾酒與他吃了。又叫再斟給他。春花拿了個碗。倒了一碗來。道。夫人。那鍾子不濟事。這碗酒叫他吃罷。裘氏笑着點頭。春花拿過他叫吃。常氏道。春姐。我吃不得急酒。放着。我慢慢的吃。春花道。夫人賞你的。等你慢慢的吃。你好嬌貴的性兒。你纔駡我爛了眼珠子。我且官報私仇着。拿起碗向他嘴裡一灌。他只得一氣吃了。抹着嘴。哎呀哎呀了幾聲。瞅着春花道。君子報仇待三年。小人報仇在眼前。又道。我說個吃不得急酒的

笑話罷。

一個寡婦要嫁漢子。要尋個大屪子的。想道。我聽見人說。男人鼻子大屪子就大。他一日看見個大糟鼻子的人。愛上了。央人去說要嫁他。那人就娶了他去。因衆人來賀喜。多了兩杯。醉了睡着。這婦人見他不醒。心裡着急。解開他褲子一看。鼻涕般一個小屪子。那婦人急得沒法。見他鼻子大得有趣。就脫了褲子。跨在他頭上。把陰門掰開。套在他鼻子上一陣揉。揉揉得那騷水長淌。一陣一陣淌在他嘴裡去。他還當是灌酒。說道。慢些慢些。我吃不得急酒。

大家又笑了一陣。菊姐道。今日是桂姐姐的壽日。你有上壽的笑話兒說一個。裘氏道。是呀。我就忘了。丫頭們。快收拾酒。晚上替桂姨上壽。常氏笑道。我倒有個上壽的笑話。說給衆位聽。

一個公公生日。三個媳婦來上壽。大媳婦一手抱着個孫子。一手送酒來敬。公公喜道。好好。賞他一疋紬(紬)子。婆婆問說。這是怎麼個好。公公說。他是個女人。右邊抱着個兒子。女傍着個子字。是個好字。他說公公好。故此賞他。二媳婦頭上戴了個大醬篷。過來敬酒。也叫賞他一疋。婆婆又問。公公說。寶蓋頭底下着個女子。是個安字。他說公公安。故此也該賞。第三個媳婦光着下身。拿個筆帽兒插在陰户裡。過來上壽。公公大笑道。賞他兩疋。婆婆怒道。這叫個甚麼樣子。倒還多賞他。公公道。你不知道。一個圈兒裡頭又一個圈兒。是個回字。我時常擾他。故此多賞些。

說得衆人都笑了。芍姐道。你這會子怎說得沒力氣了。聲氣放大着些也好聽。嬌聲嫩氣的。要是聾些。還聽不見呢。常氏道。我這樣粗喉嚨大

嗓子。還怕聽不明白。要是聾子。就再說高些。也是聽不見的。笑道。我倒提起個聾子的笑話兒來。

一家的公公是個聾子。連打雷也聽不見。一日。見外邊失火。問道。媳婦。是那裡失火。那媳婦把他的屁股溝子一摸。他說。哦。是後載門。可知是那條街。媳婦拉着他的手往胯下一摸。他道。是臭水溝。不知是甚麼人家。媳婦拿手把巴子樞了一樞。送在他鼻上。他聞了一聞。道。原來是賣臭鯗魚那家人。道。他不知有甚麼壞處。就遭天火燒。媳婦伸手揑揑他的屪子。又揑揑他的兩個卵子。他道。該燒該燒。一桿秤用兩個秤錘。

這樣傷天理。還不該燒麼。

衆人正笑着。他又往外走。裘氏道。你又往那裡去。他道。我方纔吃多了些。一時屁急了。我去放了來。裘氏疑他躲懶。叫春香拉住他。道。你有屁

就在這裡放。他果然放了個大響屁。衆人大笑道。這也抵得個笑話。常氏道。我又想起個放屁的笑話來了。

一船人過渡。內中一個婦人一個和尚。那婦人偶然放了一個臭屁。衆人罵道。是那個沒廉恥的。放這樣臭屁。那婦人羞得臉脖子通紅。那和尚知道是這婦人。忙道。列位休怪。是小僧一時失錯。衆人見他承認。便道。你這和尚好不知趣。瀘臭得熏人。那婦人感激得了不得。到了岸。衆人都去了。這婦人叫住和尚。道。多謝師傅替我遮了羞。沒甚送你的。身上解下個香袋。道。這個謝師傅罷了。這和尚拿了回來。放在枕頭底下。每日早晚拿出來聞聞。叫道。心肝好香。被他徒弟聽見了。道。甚麼東西。每日心肝實(寶)貝的。那日。他師傅出門去了。他到了房中。枕頭底下一翻。是一個香袋。想道。不知是那個

情人送他的。我且要他一耍。拆開。把香料掉了。裝了一塊乾屎撅。仍舊替他放好。晚上他師傅回來。就去拿香袋一聞。道。心肝好香。再聞了一聞。有些臭氣。他笑道。心肝。你又放屁了呢。

說完了。就往外跑。衆人笑着叫丫頭們道。快拉他進來。衆丫頭也巴不得要聽。把他推推搡搡的推了進來。他道。我說了這半日。也讓我歇歇氣兒。裘氏道。也罷。你再說一個罷。常氏道。還有個和尚的笑話。也說了罷。

一個和尚同人過渡。見那河沿上一個女人蹲着洗菜。褲子破了。把個屄全露着。那和尚道。女菩薩。你露出命來了。衆人笑道。一個屄。你怎麼叫做命。和尚道。列位在家人看見這東西不値甚麼。我小僧出家人見了就是命一樣。

芍姐笑向雪姐道。那和尚見了女人的像命一樣。你要見了那小和尚。大約也就像命了。雪姐笑道。只怕你見了。連命還不要呢。桂姨道。不要爭。此時要有一個小和尚。大約大家都是命一樣的。衆人還要他說。常氏道。有還有些。留着時常解悶。一下說完了。改日還說甚麼。這時候也晚了。夫人同衆位姨娘姐姐也該上壽去了。我也該歇歇了。蓮姨笑道。還早呢。你再說個放屁的笑話我聽。饒了你罷。裘氏道。你要有。就說一個罷。常氏道。我只說這一個的。再不說了。

也是衆人擺渡。內中一個婊子放了個屁。衆人罵起來。一個小夥子挨着那婊子坐着。聽見是他。說道。不要❼罵。是我放的。過了河。那婊子拉着他到家。說道。多謝你在衆人跟前遮了我這場羞。我没得報你。同你弄弄罷。那小夥子巴不得。就同他弄起來。誰知這小夥子屌子又大。本事又強。把個婊子

弄得白眉瞪眼。大張着嘴。他嚇了一跳。拔出來。往外飛跑。遇見個熟人。問他道。你爲甚麼這樣慌張。那小夥子道。不好了。不好了。我把個放屁的肏死了。

衆人笑道。怪不得你放了那樣個大屁。也想人肏死你呢。衆人道。你再說一個。常氏道。我說過只說這一個的。衆人道。這是蓮姨叫你說的。我們衆人還要你說一個纔罷。衆人都站起來圍住他不放。他沒奈何。笑道。罷了。我就再說一個。

一個人家。男人出門去了。只姑嫂兩個。東西屋子住着。這嫂子同隔壁一個男人偷上了。在板壁上挖了一個洞。約定沒人他敲小手磬。就叫那男人把屌子打洞裡伸過來。他就着弄。也弄了多次。一日。那小姑子到他屋裡來。兩個人說笑話兒頑。嘻嘻哈哈笑了一會。那小姑子看見桌子上放個手磬。

拿過來敲了兩下。隔壁那男人聽見。只當是約他。忙把屌子伸過來。那小姑子是個女兒。從没見過。嚇了一跳。問嫂子道。這是個甚麼東西。那嫂没得答應。只説道。不要怕。他是來聽我説笑話的。

把個裘氏笑得了不得。衆人笑着。這個把他一掐。那個把他一擰。道。叫你説個笑話。把我們比做屌子。他也笑着偷空跑了。裘氏同衆人到百花樓上吃了一會壽酒。長舌婦也在傍服事。衆人道。你會説笑話。必定會唱曲子。你唱個我們聽聽。長舌婦道。這我可不會。丹姨道。這除非夫人吩咐他。我們的面皮小。叫他不理。裘氏笑着道。你姨娘姐姐們既這樣説。你就胡亂唱一個❽罷。難道是求你的文麼。長舌婦笑道。我那裡會唱。我只會個倒搬槳兒。恐怕唱得不好聽。丹姨道。何如。我們叫你唱。就説不會。夫人吩咐。就説會。你揀村村的唱。唱得不好。唱一夜也不饒

你。長舌婦道。姨娘姐姐要聽村的麼。有有。纔要張口。衆人道。你且吃一鍾。把喉嚨衝開了好唱。叫丫頭們倒了兩鍾給他吃了。他拍着巴掌。唱道。

姐在房裡繡花鞋哪。繡出幾樁故事來哪。蔴藍簸籮裡翻針線哪。一下翻出個大雞巴來哪。好怪哉哪。坐在家裡發橫財哪。

唱得衆人都笑了。菊姐問蓮姨道。你可有發這樣橫財。蓮姨笑道。我雖沒有發這橫財。大約個個心眼兒裡都想這橫財呢。大家說笑了一會。又叫斟杯酒給長舌婦吃。他道。酒是一滴我不吃了。寧可再唱一個。饒了我罷。衆人道。也罷。你再唱。就像先那樣的就罷。要唱得不好。唱了還要吃。此時長舌婦的酒已有十分。晃晃蕩蕩的唱道。

姐在房中把頭低哪。自己看見自己的屄哪。屄毛好似黃稻

草。屄心好似倒冠子雞唧。倒運的屄水瀍瀍瘟臭的唧。幾時

纔見那東西唧。

衆人笑了一陣。拉住他。又灌了兩杯。他站不住。一交坐倒。吐了一大灘。大家頑笑了一會兒各散。一日。裘氏正悶坐得無聊之極。眉頭蹙着。嘆了兩聲。到堂屋中散步散悶。聽得春花秋月長舌婦三個嘻嘻哈哈頑成一處。走去一張。見他三個人都在地下滾。秋月按着長舌婦。笑說道。春姐。你在他腰裡搜。春花果然在他腰裡去搜。長舌婦兩手摀着腰。不容他搜。你道他們搜甚麼。長舌婦的男子去了幾年。他這樣個騷淫婦人可能久違此道。他想了個妙法。煩人去買了個牛尿脬來。假說要裝東西。他拿到房中。試猜買了何用。端像(詳)了一會。左量右量。又將下身扨了扨。量定了尺寸。拿剪刀剪開。用倒扣針兒細細縫起。縫完了。拿嘴一吹。有一圍粗細。六寸餘長。亮鋒(錚)錚不硬不軟的一根寶物。文章比角先生又深一層。心中

大喜。根下用一根新頭繩紮緊。夜間以爲消遣之具。不用時解開頭繩放了氣。裝在腰間鈔袋內。因心愛之甚。美其名曰牛親哥。這日。他三個在後院中說閒話頑笑。春花問他道。嫂子。自從二爺去了。我們每常偶然興發。急得要死。想尋個趣人兒。又出不去。你常在外邊走動。你這東西肯閒着他麼。想是差不多被人磨出繭來了。長舌婦道。放你的屁。漢子是容易偷得的。偷偷着個像樣的。不枉捨身一場。若偷個不濟的。推又推不去。弄得又沒味。可是人說的。十個姐兒九個肯。只怕男人嘴不穩。這些沒良心的漢子。他偷了女人。以爲得意。那裡還顧人羞恥。四處倡揚。實在受用不曾得。只添了一個醜名兒。秋月道。單是養漢的人會揪(撇)淸。那日我見你同二爺弄着。叫到靑天雲裡去。那個浪樣子。連我看着都肉麻得了不得。砢嗲死了。你是忍得住不偷漢子的。我是說實話。只是夫人不許我們出去。若是容我。我偷個樣兒給你看着。管他

大小。強如沒有。不要說怕倡揚得人知道。那怕他九門上掛了榜。還不在我心上呢。長舌婦笑道。沒臉的騷奴。就這樣騷發。實不瞞你。我有一個牛親哥同我做伴兒。不然如何過得。秋月道。這娃(姓)牛的是個甚麼人。我們這樣大門第。他怎麼進得來。長舌婦笑道。牛親哥在我腰裡帶着。那裡是甚麼人。春花道。大約是你說謊。我就不信。果然是甚麼東西。給我們看看纔是眞。常氏笑着向腰間取出來。吹脹了。捏在手中道。你們看這牛親哥可好。春花見了。劈手就搶。長舌婦忙一下捏扁了。裝入鈔袋內。秋月道。你這樣沒廉恥的。你他(也)受用夠了。就借我們用用何妨。那裡就弄壞了你的。長舌婦道。甚麼話。他就是我漢子一樣。難道我的漢子也肯讓你們麼。春花道。秋姐。不要同他好請。我按倒了你搜。長舌婦纔要爬起來跑。被秋月一下按倒。春花就去搜。長舌婦又不放手。故此笑滾在一處。裘氏見他們這樣頑法。不知是做甚麼。就走到

跟前。他三人見夫人來了。纔放了手站起來。裘氏問道。你們三個在這裡做甚麼。滾在一處。春花指着長舌婦道。他腰裡帶着個牛親哥。我們要看。他不肯。故此在這裡奪他的。裘氏不懂。問長舌婦道。牛親哥是個甚麼東西。長舌婦笑道。夫人不要聽他嚼蛆。那裡有甚麼牛親哥。秋月道。你在夫人跟前還敢說謊。他先拿出來。我們都看過了。這會兒又說沒有。裘氏笑着道。你兩個搜出他的來看。春花就一把抱住。秋月就向腰間去搜。長舌婦因夫人吩咐。不敢強。被他在鈔袋內搜了出來。遞與裘氏。裘氏見是尿脬縫的個扁東西。不認得是甚麼。說道。這是做甚麼用的。怎麼叫做牛親哥。春花道。我吹給夫人看。接過來吹脹了。捏着根下硬邦邦的。笑道。這是他的漢子。因是牛尿脬做的。故此叫做牛親哥。裘氏笑得眼睛一縫。喜極之態。伸手取過來。氣一放。又扁了。裘氏也用口一吹。脹了。捏着笑道。拿來入官。遂捏着走回房中。收在褥子底下。過了一

會。長舌婦進來。裘氏笑着問他用法。他知夫人要試驗了。說用頭繩將根紮住便不癟。或用手持出進。或是紮在枕頭上騎在上面。自己抽動亦妙。（補他自用時所無。）裘氏點頭會意。晚間如法作用。正是。

嬌兒一去歸何日。　且把牛哥暫解饞。

弄了一會。雖覺有趣。全要自己費力。不能遂心。用過幾次。也就覺無味。時時刻刻想那孝順兒子。再說那人(幾)個妾中。惟獨菊姐年小。偏他更是騷浪。姚澤民在家時。也同他弄的次數多。姚澤民去後。別人雖想。還強自排解。惟獨他茶裡飯裡。睡中夢中。無一刻釋懷。眼淚不知流了多少。竟有個淚盡繼血的光景。過了些時。茶飯都減。懨懨成病。眞是。

憔悴了含宿雨梨花貌。　瘦損了舞東風楊柳腰。

裘氏一日走去看他。問道。菊姐。你是怎麼樣的了。菊姐也不答應。只長吁了一聲。眼淚滿面。裘氏道。你不過是想他二爺。但知那寃家他幾時

纔回來。你這樣癡癡的想。豈不送了性命。只好自解自嘆些罷了。說到這裡。由不得也掉下淚來。這是。

愁人莫對愁人說。　惹得愁人展轉愁。

菊姐愈覺傷悲。說道。夫人。我想還是小事。我夜夜夢見他來同我睡覺。及至醒來。還是孤衾獨自。因此越覺傷心。裘氏道。這是你心想邪了。自己秉正着些方好。我看你這病。大約合了牡丹亭上的一句了。陳最良對春花說。小姐這病是詩經上起的。還用詩經去治。經上說。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小姐這病。得抽一抽就好了。你這病也得抽一抽纔得好呢。菊姐也破涕成笑道。尋這個君子就難起。裘氏也笑道。如今世上眞君子原難得。我有個姓牛的假君子。拿來給你抽一抽罷。又笑向桂姨道。還得你替他醫治呢。裘氏回去。叫長舌婦將牛親哥送與菊姐。並授他所用之方。因他病弱。自己不能動。叫桂姨替他作用。他原是心想成病。

古人說。心病還須心藥醫。況他的病乃淫也。非情也。得了牛親哥相伴。悶來就拿他消遣。心開了。病也漸癒。八人中獨寫菊姐如此者。百花皆畏日曝。烈日中無有不薦(蔫)者。惟菊越經日色愈鮮艷。黃者更黃。紅者更紅。故寫他更愛日耳。那日到裘氏處來道謝。裘氏笑向長舌婦道。不想你的牛親哥竟會行醫。把菊姐的病竟醫好了。長舌婦道。原有個笑話兒。

一個人的屌子太軟。到賣春藥鋪子裡去買藥。那賣藥的教他把藥搽上。說道。你不用到家。他就會❾硬起來了。那人忙往家走。離家尚遠。屌子十分硬脹。他一把攥住。贊道。好郎中。好郎中。

這牛親哥原都是會行醫的。大家笑了一場散了。這裘氏日間叫人說村淫不堪的笑話。以爲歡樂。大家嘻嘻哈哈的笑着。倒也混過去了。夜間想起那些淫話來。越發一刻也睡不着。每夜無眠。日裡精神倦怠。眉頭緊鎖。短嘆長吁。一日。長舌婦在傍勸道。夫人青春年少。正好享福。何

苦自己熬煎。二爺一年半載自然回來。夫人可耐心些。不要憂戀。壞了身子。那裘氏忍不住墮淚。道。你是我心腹人。你叫我這孤悽如何受得。忽嘆了一口氣。道。倒是你二奶奶好。他丈夫去了。毫不在心。我見他比當日更歡歡喜喜的。我學不來。奈何。長舌婦鼻中冷笑道。二奶奶麼。他有。連忙住口。寫得情理入神。裘氏道。你這老婆有話怎不說完。只說半截。他有甚麼。長舌婦道。這話有干係的。所以不敢亂說。裘氏道。呆老婆。你對我說。怕甚麼。他走近前。低聲道。二奶奶有我們家供養的大師傅同他作伴。他還想二爺做甚麼。裘氏蹬了一蹬。道。眞有這些事麼。長舌婦道。我不眼見。怎敢亂說。我見的多次了。我但是回去得遲些。黑影子裡常瞥見素馨同着大師傅進二奶奶房裡去。裘氏道。他是個大和尙。也幹這樣的事。長舌婦笑道。單是大和尙纔肯幹呢。裘氏想了一想。道。你今晚留心去打聽。須看得實了。快來回我。長舌婦答應。到日落之後。他折（打）

聽去了。裘氏叫了八個妾來。笑道。你們可知道一件笑話。衆人道。不知是甚事。裘氏道。方纔常老婆說。二娘子養着我們家供養的大和尙。我還疑心不信。他說得千眞萬確。我叫他打聽去了。若果有這事。我們普同供養着的。爲何只他一個人占了去取樂。我們同去(叫)那禿驢來。叫他拿小和尙供養我們。省得獨守孤幃。睡夢不安的。你們心下何如。那些衆人一個個的笑逐顏開的道。夫人的高見可有錯的。這是極美的事。我們敢不跟着做。裘氏大喜。遂把十個丫頭也叫齊了。專等長舌婦的回信。大家吃着酒說笑。到了一更將盡。只見長舌婦笑嘻嘻的來了。裘氏問道。打聽得怎麼樣了。他道。等到這昝晚。纔見素馨⑩同他進去了。關了門。我纔來回話。裘氏站起。道。多點上幾個燈籠。我們大家同去。丫頭們點了五六個燈籠。一齊就走。裘氏叫長舌婦道。你先去敲門。他要問做甚麼。你說我得了急症將危。叫請二奶奶快來。又吩咐道。

丫頭們把燈籠拿袖子蓋住。不要露出光亮來。等他一開了門。然後一擁進去。到他房中。就做手腳不急（及）了。觀裘氏。豈非一聰明女子。古云。盜亦有道。婦人偷漢亦有一番機智。長舌婦應諾。先去敲門。敲了幾下。聽得素馨問道。三更半夜。是誰敲門打戶的。長舌婦道。夫人得了暴病。十分危急。衆姨娘姐姐叫我來請二〈位〉奶奶。大奶奶已先去了。快些開門。素馨到房中向桂氏說了。桂氏向萬緣道。我不得不去。等夫人略好些。我就回來。叫素馨青梅跟我去。留香兒綠蕚陪你。遂拉過被來。將他連頭上下蓋好。在床裡起來。一面穿着衣服。對素馨〔道。〕你去開門叫他進來。我問他是怎樣的來。素馨走出去。纔把門一開。忽見五六個燈籠一亮。夫人在前。八個妾在後。一羣丫頭圍繞着。驚得魂飛魄散。轉身跑。口中不住的大叫道。奶奶。夫人來了。桂氏聽得。也魂不附體。衣裳還不曾穿完。裘氏同衆人已到房中。燈光照料如同白晝。房裡擠得滿滿的人。桂氏嚇得面色如土。脚也挪不

動。話也說不出。睜着兩眼望着裘氏。見他雖是一臉笑容。由不得心中亂跳。裘氏就坐在床上。一眼見床裡圓滾滾。一床被蓋着。上去將被一揭。見一個雪亮的光頭。不知是大頭是小頭。知是那禿驢了。叫衆丫頭道。你們來把這被好好的替我擡了上去。幾個妾忙接過燈籠。細。衆丫頭都心照。上前七手八脚。抱頭的抱頭。抱脚的抱脚。也有幫在中間的。大家擡着。轟的一聲去了。只有蓮姨菊姐拿着兩個燈籠。同裘氏還在房中。那桂氏還癡呵呵的站着。裘氏上前拉住他的手。道。你不要怕。風流事婦女們誰人不做。我肯來拿你的姦麼。只怪你偏我獨享。且拿他去同我們大家做個喜樂會場再還你。桂氏纔放了心。雖然捨不得。也沒奈何了。只得答道。我不敢叫他去服事夫人。夫人若愛他。我敢不讓麼。那裘氏笑着。也忙忙去了。桂氏送到門口回來。素馨道。哎喲。我的膽子都嚇碎了。桂氏道。他怎得知道的。素馨道。有一夜。我同大師傅來。黑影裡影影見

一個人。雖辨不出模樣。那身段活像長舌婦。今晚又是他來叫門。定是這淫婦搬的舌。桂氏道。我先怕他來拿姦。嚇了我一跳。要是這樣拿了去。倒也還罷了。只怕這和尚被這些騷貨要弄死了呢。素馨道。那個奶奶倒不用替他躭憂。他一個不抵二爺兩三個麼。二爺還不曾弄壞。何況於他。桂氏道。就算不放。我們再要同他常常歡會。料不能了。說罷楸(愀)然。素馨道。去了一個。還有二個呢。奶奶不要煩惱。香兒。我同你叫盛旺去。香兒同他去了一會。同盛旺進來。素馨向他道。奶奶今日心裡有些不受用。你用些力。同奶奶作樂。盛旺連忙將桂氏抱到床上。替他脫了。自己也脫下。受了素馨的指教。加力服事了半夜。桂氏方有些喜色。不必多說。衆丫頭將萬緣擡着。如同楊貴妃用大襁褓兜着安祿山洗三的樣子。一直擡到裘氏床中放下。先那萬緣也嚇了個半死。聽見擡到夫人的床上。知道不但無禍。而且有喜的了。不過是要賞鑒小光

頭之意。纔定了心。將陽物擰着。暗囑道。徒弟。你須鼓起威風。替我爭氣要緊呢。正想着。聽得一羣婦人嘻嘻哈哈的說笑。少刻。又得那夫人嬌聲嬌氣的吩咐道。趕着收拾酒果在百花樓上去。可鋪一個大鋪。你們都同到那裡去會新人。又聽見衆人道。收拾還有一會。夫人且請先享用享用着。聽得那夫人笑嘻嘻的走到床前。上床來把被掀開。道。不要悶壞了。你出來罷。萬緣見左右並無一人。數枝燭光火亮。照見夫人。必(比)桂氏還嬌美。一把抱住。道。貧僧何福。蒙夫人如此大發慈悲。遂要替他寬衣。裘氏笑道。不脫罷。還要往百花樓上去呢。萬緣只將他褲子脫下。爬上身。捏着陽物。往陰中就頂。裘氏的此竅甚覺緊澀。萬緣頂了兩下。不能入去。他愛如至寶。縮下身子。用舌頭將唾津把陰門亂舔。裘氏拉他。道。你一個唪經念佛的嘴。不當家花花的。怎麼舔這腌臢東西。他笑道。怕甚麼。過後漱漱口就乾淨了。那個佛菩薩不從此中出來。道

士吃了狗肉還不念天尊。道士雖吃狗肉麼。未必吃狗屄。何況夫人的這香美潔淨妙物。那裡肯起來。舔得興足了。然後上來。一頂而入。抽了十數抽。方纔盡根。他要顯本事。一上手千餘抽不止。一下重似一下。裘氏被他弄得有無窮之樂。口內的嬌聲令人聽得魂消。他丟了數次。說道。人多呢。你留些精神打發衆人。且起來着。不意此淫婦人竟有大公無我之心。較只知有己之輩猶勝也。萬緣也就歇手。裘氏坐起穿褲。想起和尚的衣褲還在桂氏處不曾拿來。細極。叫丫頭開箱櫃。將姚華冑的衣服鞋襪取出來。叫和尚取(穿)了。姚華冑此時不知可耳熱眼跳否。裘氏也穿好。丫頭執燭前導。他二人攜手同出房來。先他二人高興之時。衆妾都在窗下覰聽。看見和尚這場潑戰。喜得非常。互相稱賀得人。見他兩個出來。一擁着同到百花樓上。一張大花梨圓桌已列着美酒佳肴。十個人團圓坐下。有四句話說這衆婦。說道。

只爲貪淫一念。　化成百計千方。

同去陪僧閣上。　大暨兀該會場。
和尚坐下。舉目細細一看。夫人之外。那八位美人雖然不及夫人之嬌
麗。也都有六七分姿色。可與桂氏伯仲。喜得心窩亂癢。又見那樓上的
擺設鋪陳。眞是富貴氣象。
紫檀桌上。玻璃瓶插着珊瑚樹。螺甸盤中。宣德爐焚着龍腦
香。象牙床。金鈎控着錦帳。沈香几。玉硯傍着牙籤。寶鼎中。香
氣氤氳。珠燈內。焰光璀璨。席間器皿盡是精金。座上佳人皆
同美玉。不想這閨閣中窈(窈)窕嬌娃。盡化做繡榻上施尸
菩薩。
又見樓板上鋪開一個大鋪。知道是要做聯床大會了。正顧盼着。裘氏
笑吟吟拿起酒杯。向他道。你費了力了。且吃一杯酬酬勞着。不勝肉麻之至。
這纔是猛和尚片刻恩情。　勝似那姚華冑多年恩愛。

和尚忙合掌道。阿彌陀佛。貧僧蒙夫人同衆位奶奶垂青。死亦弗辭。敢說費力。衆人都輪番交敬。這和尚是無量不濟的。飲了一會。裘氏笑道。我是偏過你們了。你姐妹們怎麽個來法。衆人道。憑在夫人吩咐。裘氏道。這要取個公平。纔沒爭講。叫取過骰盆來。他撚起兩個骰子。說道。先用兩個擲。照到誰便是誰起。後四個用一個骰子擲。這就算公道了。除了我數。將骰子擲下去。數到該雪姐。裘氏道。你去。衆人中算他年幼。還有三分羞澀之態。笑嘻嘻的不動。裘氏向萬緣道。你不動手。還等人去替他脫麽。那萬緣得不的一聲。先自脫光。衆人先去裘氏窗下。那是遠觀還不覺。此時覿面近看。好件粗大傢伙。怎見得。

紫溜光鮮。青筋疊暴。纍舉偉長。昂然跳躍。

比姚澤民的粗大許多。各各心中暗喜。萬緣將雪姐抱到鋪上。替他解褲卸裩。見他身材小巧。不敢唐突。輕輕款款。抽不上數百。他已嬌聲告

止。裘氏又擲。數着了丹姨。他是第一個浪騷的。連忙自己解衣。就到鋪上脫光睡倒。萬緣將陽物湊着牝戶。已淫水滂流。只一送。便進去了。萬緣見他是個敵手。用力搗了無數。他丟了幾次。尚然不放。裘氏道。夜很短。你還讓讓別人呢。拿起骰子便擲。該是蓮姨。他等得心中正火冒。走上去。將萬緣在丹姨肚子上生拉了下來。他忙睡倒。兩個就弄。丹姨一面揩着陰戶。道。蓮姐姐。你就這麼性急。不害磣麼。蓮姨笑道。我再不磣。你大約獨占到明日天亮了。弄了一會。裘氏又擲。點到菊姐。此處亦是順時序而來。初雪姐。冬也。次丹姨。春也。又次蓮姨來。夏也。終於菊姐。秋也。與前遙遙一照應。過了。一個個點到去弄。直到東方將明。八個人纔完了。萬緣看那裘氏不住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扭。知他興尚未足。又上床同他弄了一陣。日映紗窗。方摟抱而睡。衆人辛苦了一夜。都睡到日午方醒。纔起來梳洗吃飯。裘氏同衆妾留住這和尚。那裡還肯放他出去。萬緣稍有餘空。這十個丫頭同長舌婦都攢着他。求他那一點菩

薩甘露。以洗衆人淫焰。萬緣見這些女子都還風騷可愛。也俱點綴了點綴。一日。裘氏同衆妾擁着萬緣嘻笑共飲。裘氏笑向他道。我素常聽得老爺說你是一個大和尚。經典詩詞。件件都會。你把今日的事。不拘詩詞偈語。作一個大家聽聽。萬緣道。我是個淫僧。並不是詩僧。那裡作得來。裘氏道。不過作幾句大家頑笑。我們那一個是通的。怕笑你麼。萬緣笑道。阿彌陀佛。你們列位。打屁股底下一個眼兒直透頂門。那一個不通。裘氏笑着擰了他一把。道。不要嚼蛆了。快些作罷。萬緣想了一想。道。不要見笑。我謅了八句。實道其事了。

懶去看經怕坐禪。　但知樂處即西天。

夫人任我隨心摟。

因把裘氏一摟。道。

又笑指着衆妾道。

衆美憑予着意牽。

又摟過裘氏親了個嘴。笑〔指〕着衆妾道。

悶至相攜花底坐。　興來疊股象床眠。

復哈哈大笑道。

披毛戴角隨他去。　一聽閻羅罪萬千。

裘氏笑道。你既會作詩。再村村的作幾句偈語。要惹得人笑纔罷。不然我們每人罰你一碗。萬緣笑道。你們這些惡人。既要我臉(腰)間費力。又要我心裡費思。這是何苦也。罷了。道。難不住我。又想了一想。道。你們大衆聽着。

我到這花叢下榻。　遇着你這些施尿菩薩。　人人皆想與

闌。　個個都思樂殺。　老僧一個怎支持。　除非向傲來國

花果山水簾洞孫行者處學會了分身妙法。咦　陽物變做金

箍棒。把你們這些陷空山無底洞全都搗搨。(塌)

說罷。衆婦人大笑了一場。一齊把賊禿灌了個酩酊大醉。他乘着酒興。將裘氏按倒。就拉褲子。裘氏也正興動。任他脫去。雙鳧肩飛。弄將起來。裘氏矇曨着惺眼。顫着聲兒說道。我的這件東西被你那小禿驢横舂豎搗。這樣作踐。你這大禿驢就不贊美他幾句。安慰安慰他。萬緣笑道。容易容易。一面抽着。一面唱一個駐雲風。(飛)道。

妙竅尖圓。緊暖香乾軟賽錦。邊似蓮花瓣。心裡雞現冠。嗏 萬卉總鮮妍。何如斯艷。出進怡然。樂得你 燕語鶯聲顫。說甚麽 瑤島蓬萊自在仙。

唱完了。一陣亂搗。搗得〈你〉裘氏哼聲雜着笑聲。衆人看他兩個好一番做作也。

牙床兩共寢。羅衾内。摟抱互綢繆。似戲水鴛鴦。穿花蛺蝶。並

肩交股。同效鸞儔。對銀燭。酥胸觀嫩乳。玉杵搗紅溝。芳舌吐香。粉腮微暈。細腰款擺。尖指頻勾。玉軀搖還扭。嬌聲戰篤。續逞盡風流。偏喜破唇微笑。惺眼停眸。更消魂妙態。花心輕點。兩臀緊疊。眉鎖如愁。情到不能言處。雲雨同收。

右調風流子 妙甚。句句是說裘氏。却句句是衆人眼中看出。身歷其境者反不知也。

他衆人也歡樂了二十多日。萬緣也有些應付不來了。想道。婦人雖然可愛。性命也是要緊。我一個人。如何纏得過這二十多個狐狸精來。我如今要辭了去。他們決定不肯。須尋個幫手來方可。因想到那道士身上。道他每常講得此道中津津有味。這些騷貨。除非得他來。纔可征服他們。況且我承二奶奶相愛之情。久疏了他。心中也過不去。若弄了這老道來伴着他們。我或可脫身。同他敘敘舊情。遂向裘氏同衆人道。我承夫人同衆位相愛。但我一個人。不足以供衆位之慾。我有一個道友。

是寰中少有。世上無雙的本事。遂將他如何採戰婦人。如何受用。細述一番。衆人聽得慾火直冒。說道。我們不信天下有這樣奇人。這是你要想脫身。放了你去好躱不來。萬緣道。阿彌陀佛。貧僧出家人。怎敢打誑語。我承衆位的美情。可敢負心。這是我將他答報衆位恩德的好意。怎倒疑心起我來。若放我回寺去。今晚不同他來。明朝必到。裘氏向衆位道。人心是肉(做)的。你們想。我們的身子都捨與他受用。難道他就這樣沒情。他既如此說。未必是假。叫人到桂氏處取了他的僧衣來換了。處處細心照應。一絲不肯漏過。裘氏叮囑道。那道士來不來憑他。你是必要來的。不要沒良心。負了我們。萬緣道。蒙夫人衆位這樣布施看顧。貧僧韋馱菩薩是證明。我貧僧若負了衆位。來世變豬變狗。來世變豬變狗。不如今生做驢。還想得人身麼。裘氏叫長舌婦送他出去。到了窗門外。萬緣道。大嫂。你請回罷。我還看看二奶奶去。長舌婦也就去了。萬緣到桂氏處來。桂氏見要和尚衣服帽

去。知他必到。正在望他。一見。如同天上落下來一般。忙起身兩手拉住。道。你去了這些時。我怕淘碌壞了你。把我裡病都想出來了。你同那些妖精快樂。心上可還有我麼。萬緣就親了個嘴。摀着他的香腮。道。你那裡知道我的苦心。眞是身在吳廷心在越。我雖身子同他們頑耍。心裡那一刻放下你來。我恐盼壞了你。故此想尋個幫手來。遂將尋道士的話向他說了。道。若得他來。我就可脫身。常同你取樂了。桂氏摟着他。親親的道。你有這樣好心。不枉我捨身與你。萬緣知他這些時等苦了。（雖不甚甜。還不至於苦。）同他上床痛幹了一番。穿衣要去。桂氏道。你要約了道士來。先到我這裡。等我看看是甚麼個甚（異）人。萬緣笑道。豈但給你看看。必定先還叫你嘗嘗。我纔同他上去呢。桂氏笑了笑。那萬緣去了。回到寺中。衆徒弟問道。師傅從來不曾去許久。我們又不敢去問。擔心得了不得。因附在耳<上>朶上低聲道。把兩位師娘急得每日叫我們去求

籤打卦。都說是有陰人纏繞住了。（好靈卦。）端的是師傅在那裡做甚麼來。萬緣道。我承他家供養多年。無可報答要註釋一部經。（不知可是嫖經。）替他祈福。保佑他父子在外平安。家中人口清吉。纔註起頭。因記星(罣)家裡。回來看看。再要去。容易不得回來。你們好生看家。說罷。到密室裡去。同兩個禿眷作別。只見兩個婦人。頭髮蓬鬆着。因問道。你們怎麼頭也不梳一梳。恁個樣子。二人答道。久不見你回來了。病都急出來了。還有甚麼心腸梳洗。萬緣先拉過一個。扯了褲子就弄。內中黏達達的。勉強弄了一度。再弄那一個。也是如此。萬緣已明內中之故。草草了事而已。你道這是何故。這萬緣大大小小有數十個徒弟。都是那些愚人。聽說他是個有德行的大和尚。眞是現在的活佛。皆妄想着一子成佛。九祖昇天的話。把好好的兒子都送來給他做徒弟。那知他(是)淫念極重。水旱齊行的惡物。徒弟中不管年長長(年)幼。或醜或俊。個個不饒。都要

嘗嘗他臟頭的滋味。他又好弄蔬屁股。此窟如何分得葷蔬。這是他創的一番新論。若是不用唾沫乾弄便是蔬的。用唾便謂之曰開葷。這徒弟們常常被他蔬弄。內中有一個小徒弟。纔得十二三歲。那日被他蔬弄得十分難禁。大哭着叫道。師父。熬不得了。求你開了葷罷。衆人聽見。互相傳爲笑談。一日。他同衆徒弟在後園中吃酒。有幾分醉意。拿着衆徒弟蔬弄。這個抽●幾抽。那個搗幾搗。他酒後興豪。陽物分外雄壯。衆人見他醉了。不敢拗強。都咬牙捱受。正然弄着。萬緣忽然要大解。走到竹林中。蹲了下去。他醉眼模糊。不防一根竹笋。其利如鎗。剛剛戳着他糞門。進去了數寸。那笋尖戳得生疼。大聲喊叫。衆徒弟含笑接耳低聲道。阿彌陀佛。肏蔬屁股的現報了。他看見大怒。罵道。這起小禿驢。見我被戳。不來扶我。你們笑的是甚麼。衆人見他發怒。上前扶起他來。哎喲不住聲。扶入淨室。這些徒弟都受過他的鎗。又恨他。又怕他。後來又見

他拐了兩個婆娘。藏在密室。衆人眼中冒火。但見他往姚府去。便有幾夜不歸。遂去調戲他這兩個婦人。這婦人正恨萬緣常不在家過夜。見衆弟子來仰攀。他兩人也便俯就。他(但)是萬緣出門。他們夜間吃醉了。幾個淫秃兩個淫婦便滾做一床。做個亂點鴛鴦譜。這次見萬緣去了多日。以爲他<來>未必就回。大膽打個白仗。恰巧他撞了來家。衆人雖罷戰休兵。那二婦牝中如何一時得淨。萬緣明知是衆徒弟替他代勞。他因有了這些美人。這兩個陋婦也就直(置)之度外。讓衆徒弟們做個替身罷了。萬緣出來。就到那道士房中相會。坐下。說了一會閒話。見無人在傍。遂透一句。道。道兄這些時可曾遇着個好鼎器麼。道士笑道。這事不過是機緣湊巧。不是可以強求得的。良家婦女是不敢去淫汚他。有此一語。見得道士之罪可恕。至於娼妓。他內中蘊了毒。是不敢採取他的。那裡有這樣便宜的物件。萬緣笑道。倒有一處有許多。貧僧要薦了道兄去。道

兒可有此興麼。道士道。請道其詳。萬緣遂挪過座兒。同他相近。附在兒(耳)上。將裘氏衆人的事相告。又道。這羣婦女雖係良家。行同淫妓。奸他也不足爲罪。貧僧素守戒律。一個老實和尚。生生被他騙去強奸了。（若以實情論之。桂氏裘氏却(確)是他二人先奸和尚。）破了我的戒行。他既可以奸得貧僧。道兄也就可以奸得他了。道士笑道。師兄被這些婦人強奸的話。貧僧也不敢深信。但請問貴檀越喬梓做人如何。要是盛德之人。這閨門便不可汚穢他的了。（此語乃爲道士出罪者。）萬緣道。那老檀越年已古稀。弄這些少艾在眼前。也就是作孽了。小檀越那不用講。他把庶母烝淫猶其次。連繼母都偷上了。罪當何如。因他同這些婦人作樂。撇了己妻。那二奶奶纔尋了貧僧去做伴。他父子都往廣西去了。後來被夫人知道。又把貧僧拿了去強奸。道兄請想。這種婦人還不該淫他一淫麼。道士笑道。據師兄這樣說。這等婦女無耻貪淫。淫他也不爲大過。據貧道看來。想是人衆了。師兄孤立

無綏。(援)要貧道做個救兵之意。萬緣大笑道。道兄洞鑒肺腑。此時容
或有之。倘不吝駕。何不此時就行。道士首肯。萬緣叫了徒弟們來。吩咐
道。我約這位道兄同去講解經義。恐一時不得回來。你們將他行囊般
(搬)到我屋裡去。衆徒弟應諾。他二人攜手同行到姚家來。管門人見
了那道士。因萬緣是主人供養的活佛。只說是同來的眞仙。可敢盤問。
到了佛堂。開門進去。時已天暮。萬緣在佛前琉璃內取灼了火點上燈。
不住到門口張望。恰好素馨出來探信。他道。那道士來了。你去對奶奶
說。等人靜了。你來接我們進去。素馨喜孜孜。忙跑到桂氏跟前。道。大師
傅同道士來了。說等人靜。叫我去接他們。桂氏喜得心忙意亂。說道。那
裡等得人。且快收拾碟子吃酒。今日大相公身上不好。不過來的。此句不補亦可。
補則更妙。你就去請他兩個來。且吃着酒。再預備飯。叫丫頭擦抹桌椅鮮明。
他自己忙把陰戶洗了洗。剛收拾完。那和尚同道士已到房中。萬緣向

道士道。這一位就是貧僧所說的二奶奶了。極是多情多義的。道士向前一揖。桂氏抿嘴微笑。還了一福。不便開口。四字極妙。他雖淫蠢。到底是良家婦人。愧心未死。若再讓坐寒溫。便是妓女腔調矣。倒是和尚替他讓坐。道士在東。和尚在西對坐。桂氏面北打橫。不一時。丫頭掇上菜碟來。斟上酒。桂氏初會生人。自然裝出些羞慚的樣子。裝子（字）刻毒。舉起杯來。微微笑着。看那和尚萬緣拿出野老公身分。讓道士飲過數杯。桂氏三杯落肚。把那羞趕到爪哇國去了。錫瞪瞪兩隻眼睛。淫態。看你道士好個相貌。雖然長髯白了。雙眸炯炯。一面似幼童。又飲了幾杯。桂氏縛不住心猿。望着道士只是笑。道士見他這騷致撩〔人〕。也微笑相答。和尚知機。見桂氏有些火動了。假道。我且失陪道兄。便一便來。起身走出。將門帶上。那道士知他放路。笑向桂氏道。這位師兄約了貧道來奉陪。奶奶可肯俯就麼。桂氏也不答應。笑着走到床上坐下。道士也就跟到床上。替他脫裩睡下。道士寬了大衣。褪褲取出孽具。弄了

進去。桂氏覺得還不如姚澤民的大。心疑道。這個匪物怎和尚那樣誇獎。正在躊躇。不多時。漸漸脹滿。熱而且堅。在內中咬將起來。始信所言不謬。粗長雖然與和尚相等。但他的活泛。樂得並無二辭。連聲贊道。活寶貝。活寶貝。頃刻間。採丟了一放（次）道士見他淫興正濃。又採了一陣。他又丟了。桂氏摟住不放。還有求聞之意。道士笑道。使不得。我這東西不同他人。與婦人交媾。陰精全吸了的。因你從未經此。故敢行二次。若是長弄一次之後。必須養息六七日纔可。不然定要生病。這儘夠了。你不信。等我拔出來。你看陰中可有流出來的餘瀝麼。那桂氏也算幸遇了。依他放手。那道士拔出陽物。桂氏摸摸陰戶。不像每常那樣黏黏涎涎齷齪。方信其言是實。穿衣下床。桂氏開了門叫丫頭。原來他們四個同和尚正在那屋裡弄。聽得叫。都走了來。和尚看着桂氏嘻嘻的笑。桂氏也望着他笑。向丫頭道。拿水來洗手。快送飯來。丫頭們送上水。二

人洗了手。已將肴飯擺下。又用了幾杯酒。同把飯吃了。三人坐了吃了一會茶。道士道。師兄在此。貧道還出去罷。和尚道。道兄就在此下榻罷了。爲何又要出去呢。道士道。貧道在此也沒用。倒是師兄在此奉陪奶奶罷。桂氏知他是弄不得的話。便道。師傅不要出去。屈你在西屋安歇一夜罷。叫這幾個丫頭奉陪。吩咐丫頭將錦衾繡褥拿去鋪上。叫點燈親送道士到那邊屋裡。看他睡了。然後同和尚過來。那素馨四個見桂氏去了。他們一齊脫光。擁到床上。那道士也就笑納。每人採了兩次。見香兒壯實。雖不及那黑姑子的精盛。也要在二等數內。多採了一回。不必煩說。那和尚同桂氏上床。抱着問道。他的本事何如。桂氏道。大小與你一般。只多了會咬咂。咬得裡面。癢到心窩裡去。每常你弄得我丟時。渾身一酥。他弄得丟時。個個骨縫都開。竟像癱化了的。萬緣道。這樣說。他比我強多。你自然愛他。我竟不足取了。大有醋意。桂氏摟着他道。因他(你)

是我的知心。我纔實話告訴你。你怎倒疑我。他說弄過一次。定要歇六七日纔弄得。親親。又不若同你每日弄的強了。是古人說的。他如精金美玉。可有可無之物。你如五穀糧米。可是人家一日缺少得的。（善爲說辭。）萬緣見他這等相愛。足同他盤桓了半夜。直到桂氏動不得了。纔相抱而臥。次早黎明。萬緣就起來道。恐遲了。有人走動。趁早晨。我同道兄上去。因向桂氏道。你不要嫩了。過兩日。你也竟上去同他們滾在一處。且尋歡樂。你這裡只好頑耍。日裡恐有人來往。倒不如他上邊清淨。可以日夜行樂。叫做大樹底下好遮陰。桂氏被他提醒。滿口答應。遂一齊同過去。看道士時也起來了。桂氏叫香兒看上邊開了門沒有。少刻來道。纔開呢。桂氏又叫他送和尚道士到總門口回來。那和尚路熟。攜着道士到裘士（氏）臥房來。已被秋月看見。一臉的笑。忙去報知裘氏。裘氏昨夜見和尚不回。正在疑慮。忽聽得說同道士來了。這一喜。如天上落下

個異寶來一般。他此時尚在被窩中。只見和尚道士一同進來。和尚見他還未起。向道士道。這就是夫人。道兄就請托契些罷。拉他到床前。抽身出去。拉着春花秋月同到窗下張看。只見那道士脫了衣服上床。將裘氏的腿推起。弄上了。伏着不動。少刻間。只見裘氏渾身亂扭。口內哼聲不絕。

一個是紅顏少婦。渴想奇人。一個是白髮黃冠。深知異術。搵香腮。喚幾聲妙人兒。恣情採戰。摟楚腰。應幾句親師傅。着意抽添。看不盡繡衾中鳳舞鸞狂。早見那玉人兒魂消骨醉。此是萬緣眼中看道士裘氏。

萬緣看上興來。將秋月後邊褲子扯下。做個隔山取火。一面看一面抽。抽了一會。那春花急道。也該輪到我了。你儘着搗麼。秋月回顧和尚道。好師傅。不要理他。再來來着。那萬緣依他。只是弄。春花一把抱着和尚

的腰往後扯。秋月也將屁股就了來。萬緣見他騷到極處。着實搗了一陣。拔出來。撤開春花的衣服。他早已將褲子褪了。一個光屁股。陰戶騷水淋漓。萬緣也加勁力搗。那道士將裘氏採了一次。纔細看他的嬌容。掀開被。賞鑒他的嫩體。果然好個十全的婦人。怎見得。

髮如黑漆生光。面似海棠舒媚。兩葉清眉吐秀。一雙嬌眼含春。十指纖纖。雙鳧窄窄。體似羊脂。遍身無一點瑕玷。陰如包蕊。牝峰有數莖氄毛。說不盡千般妖冶。形不足萬種風流。

道士心愛無比。又採了一回。萬緣見那裘氏四肢癱在褥子上。眼睛閉着。口內微有哼聲。他看得興到十分。死命亂搗。春花也努力相迎。兩下都洩了。他三個繫好褲子。又張過了一會。那道士纔下床來。裘氏也起來梳洗了。叫請了衆妾都來相會。道士看這八個美姬。一個個。

眉掃青山。目凝秋水。朱唇如櫻桃甫綻。粉面似白璧含輝。輕

盈眩目。恍若月宮仙子降瑤台。綽約飛魂。依稀洛水神姬來

漢水。眞是一陣天香來玉骨。千般嬌媚動芳情。

那道士看了。心中又喜又嘆。喜的是一旦得遇這些尤物。可謂生平第一奇逢。嘆的是有美如斯。盡都是桑間濮上。未免可惜。裘氏就將百花樓上做了他僧道二人的禪房丹室。這一日。八個妾都被道士採遍。次日。十個丫頭同常氏都領了他的大教。這一二十個婦人。一個個喜氣洋洋。把向日不曾遇僧道時的那些悽楚。都不知何處去了。裘氏同衆妾議定了個則例。他帶領春花秋月長舌婦當第一夜。丹姨芍姐夭桃紅杏當第二夜。第三夜是蓮姨榴姐碧梧翠竹。第四夜是桂姨菊姐紅葉雞冠。第五夜是臘姨雪姐水仙天竺。空一個六夜。第七夜又是裘氏起。週而復始。輪着的這一夜。約了道士到各人房裡去行樂。正派定了。衆人無不喜遵。不想桂氏受了和尚的教。他親上來向裘氏衆妾面前

講道。大師傅我讓了夫人衆位。今日這位師傅來。如何不算我。裘氏無言可復。叫將羣芳閣做了他的行館。着桂氏帶着素馨香兒青梅綠蕚當第六夜。那道士一夜也不空了。他眞合了一個骨牌。名叫做臨老入花叢。有一個西江月說道士同衆婦道。

異道寰中不少。淫娃宇内多人。借淫説法警人淫。非勸淫人也恁。　萬惡淫爲第一。古今報應分明。看官心下要留神。淫念須除乾淨。

那道士前夜會桂氏時。匆匆忙忙。次早就同他別了上來。未曾細覩嬌容。此時日間相對。看他好個女子。

雲眸杏臉。蓁首蛾眉。儀容嬝娜。舉止風騷。神如秋水之澂清。氣若幽蘭之芳馥。前夜之嬌媚雖佳。今日之丰姿更麗。行行俱勝絶。但恨少貞操。

那萬緣和尚也不是禿驢。竟成了一個蜜蜂。每日除了替道士當夜的婦人不算。其餘衆婦的花心任他選擇。高興就採摘一番。這道士和尚如到了西天蓮花村。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又似到了衆香國。要採就採。要弄就弄。眞在佛國中過日子。衆婦人如同活佛眞仙般敬奉他二人。他二人也不想出去。這些婦人別無禱祝。每日滿斗焚香。惟願姚華胄父子永不回家。便是造化。過了些時。家人回來報喪。說華胄在任病故。衆人心下一喜一憂。喜的是他死了。再不得回來取厭。憂的是姚澤民在彼無事。恐回來得快。打斷了風流會場。只得家中開喪破孝。裘氏同着衆婦披蔴戴孝。一味乾嚎。到了內邊。還是穿紅着綠。抹粉塗脂。簇擁着和尚道士。嘻笑之聲盈耳。又過了月餘。姚澤民家信來。說他搬喪回無錫安葬。不久來京復命。衆人這却戴上愁帽兒了。大家就效法李白宴桃李園敍上的兩句。道。

人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他衆人以夜繼日的行樂。猶恐不足。那和尚道士弄得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又過了些時。素馨的漢子吳實打前站。先回報說二爺回來了。兩三日內就要到家。因恐怕家中懸望。故此先差了他回來。這吳實來家報信。以爲主母們不知如何歡喜。不知衆人聽了這話。如半空中一個大霹靂。癡了一回。比前次來報姚華胄的喪還苦楚些。也有嘆氣的。也有墮淚的。也有暗暗跌足的。也有背地捶胸的。皆面無人色。料道和尚道士留不得了。痛弄了一日一夜。知道此別。歡不可繼。每人定要道士採了三度纔罷。次日五鼓。送他二人出去。裘氏同衆妾婢皆號咷大慟。整哭了半日。萬緣仍同那道士回寺去了。桂氏依舊搬回故宅。那素馨見他男人來家。咬牙切齒。恨道。多少人跟了去。偏是這烏龜先回來。沒奈何。只得回家相伴。過了兩日。姚澤民到了家。面過聖。命他襲了

侯封。他晚間同桂氏共臥。行起事來。覺得大異當日。寬而無當。極力抽提。見他毫無樂態。心中雖疑。難出於口。次夜即上去孝敬繼母。覺裘氏之物亦然。過後再賞鑒那八妾十婢。其味如一。向日之極贊美他者。到今俱似有如無。並無一褒語。他以爲是數千里遠來。鞍馬馳驅。身體羸瘦。或者此物也瘦了之故。不及當日。那裡知道是家中供養的尊師同外來的道士弄得如此。衆婦人即如腥葷吃慣了。再吃那沒油鹽的蔬菜。還有何味。裘氏自和尚道士去後。每日悶悶不樂。姚澤民雖竭力在他胯下承歡。(數千年自有承歡二字以來。未有如此用法。不但奇文。而且奇聞。)只覺得心中似別有所思。口中不住微微長嘆。漸漸的飲食俱廢。終日昏睡。捱了數月。把一個未及三旬的佳人。化做南柯一夢。堪笑他。

滿擬快樂百〔年〕。豈意春光三九。

姚澤民講不得野丈夫的話。少不得同姚澤(予)民做眞孝子。開喪出

殯。因他無出。不送去故鄉。就在本京葬了。那八妾見姚澤民回來。先也深以爲恨。久而久之。知道和尚道士是萬不能來了。只得大家簇擁着他。借他來消遣。姚澤民也竟忘其此輩是他乃尊之妾。公然以夫主自居。視爲自己小星。朝夕尋歡取樂。桂氏倒還頗不寂寞。有萬緣姚步武盛旺輪次相伴。雖不能像姚澤民不在家那樣放膽。每夜更闌人靜。約了進房。黎明帶星而出。也就可以足興了。再說萬緣那日同道士回寺。他熱鬧了半日。忽然一旦分離。難割難捨。一路垂首喪氣的歸來。誰知他的那兩個婦人。見萬緣去了許久。他在衆徒弟中選了兩個年壯陽強的小夥子。將萬緣歷來施主家哄騙來的銀錢。一併席捲。相率而去。萬緣剛進門。衆徒弟就悄悄報知。他一心迷在桂氏身上。并不介意。倒是衆徒弟見去了行樂之人。十分着急。又不敢出去訪問。萬緣自從去了兩個婦人。他在姚家成月不歸。姚澤民去陪衆妾。他便去陪桂氏。後

見裘氏死了。他也暗暗傷心。行住坐臥。不禁長嘆。過了幾日。他失張失智。精神頓減。那裘氏先（死）後有半載。萬緣一日同姚澤民在佛堂中。他趺坐在禪椅上咬文嚼字。高談佛法。講那些輪迴因果。善惡報應。忽然如物所中。七竅流血。趺在地下。姚澤民忙叫人扶在榻上。用薑湯灌了多時。方醒轉來。兩目直視。姚澤民問他緣故。他儘着搖頭。模模糊糊的道。說不得。說不得。老爺夫人長枷鐵鎖。帶了許多鬼卒。來拿我到陰曹去對案。再問。他只搖頭道。說不得。說不得。再問。便不答。姚澤民忙叫人駕車送他到了寺中。衆徒弟剛擡到房中。只見他大叫道。不用打。不用打。我該死。我該死。口鼻內鮮血直噴。氣絕而亡。（衆徒弟造化。再沒人弄蔬屁股了。）家人回來說了信。桂氏知道。暗暗哭了四五日。過了幾個月。心纔放下了。晚間冷靜。只叫盛旺來相伴。又過了幾年。陝西流寇叛亂。崇禎皇帝命姚澤民領兵去征勦。那八妾十婢因沒了夫人爲首。他們可敢去招攬外人。

都急得抓耳撓思（腮）。幾乎要死。姚予民素常也有些風聲傳入耳中。知道八妾衆婢同兄弟所爲。怕他們又弄出醜來。況留着他們。也非常法。將這些婦人盡皆遣嫁。無一個不替他合掌念佛。鼓舞歡欣而去。一年後。姚予民得病善終。後來姚澤民降了李自成。領兵殘破了鳳陽祖陵。崇禎大怒。南京刑部將姚華胄剖棺戮屍。逆妻桂氏同姚步武等親丁男子。無倫（論）少長。皆駢（併）斬於市。家產入官。其家下男婦皆分給功臣之家爲奴。念姚予民愚蠢無知。妻女免死。發金齒衛充軍去了。姚予民有嫁了父妾衆婢的這一點好處。自己免了一刀。妻女饒得情（性）命。可見人有些微善行。上蒼決不相負。這是後話。再說那老道自姚家出來之後。深自悔恨。道。他家婦女雖不良。我去淫他。豈非我之罪過。發誓痛改前非。別了萬緣去雲遊。從此茹蔬。施藥濟人。以救往過。一日。遊到南京。住在洞神宮。重到接引庵。看看那黑姑子也四十多歲。成

了老尼了。他二人雖係舊交。此時道士已戒了色事。只留了一齋。談談舊情而已。訪問到聽。黑姑子說他久矣物故。那老道不勝感嘆。回到下處。施藥救了多人。四處盡聞其名。值賈文物得病。鮑信之舉薦了他來看。買(賈)文物徼幸遇了他。他見賈文物情意殷殷。故贈了他那靈丹。治了妒婦。救了他的苦難。又恐傳出去。有少年膏粱子弟來胡纏。他又悄悄不知遊到那裡去了。去得乾淨。按下不題。要知鍾生收拾赴京會試。後來事業如何。但看下回便見。

姑妄言第十五卷終

校記

❶「怒氣」原作「氣怒」，據文義改。
❷「強求」原作「求強」，據文義改。
❸「得他」原作「他得」，據文義改。
❹「一時間」原作「一間時」，據文義改。
❺「自己」原作「己自」，據文義改。
❻「接天」原作「天接」，據文義改。
❼「不要」原作「要不」，據文義改。
❽「一個」原作「個一」，據文義改。
❾「就會」原作「會就」，據文義改。
❿「素馨」原作「素香」，據上文改；下文或同，不贅。
⓫「個抽」原作「抽個」，據文義改。

姑妄言第十六卷

鈍翁曰。鍾生錢貴夢古城隍一段。雖是爲錢貴賜目之故。却是點第一回題目。

寫鍾生夢中攙着錢貴同行。扶着錢貴由傍邊角門而入。喚錢貴同跪倒俯伏。〔拉〕着錢貴膝行到滴水簷前。不留心看去。不過是泛然說話。細細一看。句句是與瞽妻同走。此等細心。眞令人不能及。

寫鍾生之遇鄂氏。不但結去鍾悛。且做將來收小狗子他母子團圓張本。

鍾生爲官之法。凡歷仕途掌刑名者。當書一通。置於座右。細心潛玩。不但凡罪者受福無量。而自己亦獲福無量。寫鍾生做官好處。不過是誇他人品才能。到請裁太監監軍一疏。余不覺掩卷嘆曰。世人豈無忠義爲心者。只爲大家因循過了。鍾生未上疏之先。並不曾見一人言及鍾

生上疏之後。觸了聖怒。就有二十餘員大臣爲他乞恩。許多同年替他分罪。闞爵又上疏力救。程闍老諸人又救。闞爵一人唱之。自有和之者。齊之王孫賈。漢之周勃。便是千古來的樣子。但恨沒這一個先出頭的人耳。

程闍老之相業。雖無可傳述者。其居官之廉介。世之所無。余知之甚悉。故表而出之。可爲萬世爲官者之師範。

寫宦實。雖是寫他始末事蹟。却實是寫鍾生。不是這一番苦苦力爭。宦家父子朝夕感恩戴德。報以厚產。後來鍾生回家。兩袖淸風。何以養廉。何處居住。且宦家事中。又帶寫劉太初之淸高情義。並梅生郝氏竹思寬諸人。不致寂寞。連美郎也就便一提。我不知作者之心。何精細至此。

閻良創音臭。氏傳厚之輩。舉目皆是。特詳寫之。以供識者之笑。不但爲此輩之鍼砭。亦是救頹俗之菩提心。

寫代目遇祖母父母。不但使鍾生有東道主人。他一部書內。沒要緊的人不肯漏去一個。何況戴遷有關係者。此猶在次之。因此而得遇郗氏。又是特出這一個女中丈夫。云鬚眉所不及也。且又後來榮公流寓土山。作易于仁結果張本。

鍾氏弟兄同室操戈。推及同氣。大約世上家庭之內。往往有之。至於知縣刑廳。滿心要錢。滿口說道理話。亦未必不個個皆是也。試聽知縣之勸他弟兄。刑廳之責備郗氏。說得何等大方。眞是老子。(手)

童自大破各(吝)延賓。雖寫其非昔日之鄙嗇。借此成就五對小夫妻。使衆人打成一夥親眷。

或謂錢貴多年瞽目。一夢便得重明。未免似覺荒唐。余曰。不然。此一部書。都無中生有。極言善惡報應。警醒世人耳。錢貴之目不如此寫。不見報應顯赫。況亦不足爲異。如裴度之種帝王鬚。丁謂之換鬼眼。雞冠秀

才之三耳。皆見於正經書內。豈盡荒唐者耶。況瞽目重明者。載之各書。比比有之。

姑妄言卷之十六

第十六回　鍾麗生致仕歸　古城隍圓宿夢

附　戴家父女無意喜相逢　鍾氏弟兄有心惡傾害

話說鍾生在家讀書。光陰荏苒。倏爾殘冬。他夫妻一日擁紅爐。賞瑞雪。飲佳釀。談清話。錢貴向鍾生道。向日妾家與古城隍廟相鄰。我自與君定盟之後。許下一願。保佑君秋闈得意。早諧連理。若果如所願。親到廟中叩謝。今宿願俱遂。妾意欲明歲新正元旦。要同君去酬還。君意若何。鍾生道。古城隍神係漢朝大將紀信。因代漢高帝誑楚焚死。忠義成神。後封王。立廟於此。極其靈感。既有此願。應當酬還。到期預備香供。我與你同去。撚指間。臘盡春回。已是新年朔日。那鍾生與錢貴備了豬羊酒果。香花紙燭。清晨到古城隍廟去還願。到了廟中。焚疏化紙。上香點燭。

二人跪在地下。默默禱祝了一會。叩謝已畢。散了福物。然後歸家。夫妻三人擺上酒來同飲。慶賀新年。說說笑笑。歡歡喜喜。天晚共寢。方朦朧之際。忽見一尊金甲神說道。大王陞殿。命召你夫婦二人。鍾生錢貴聽說。不知來歷。慌忙起身。問道。請問尊神。大王今在何處。神道。你但隨我來。鍾生只得攙着錢貴同行。（攙着同行。一。）約有數百步之外。見一王居。金線硃戶。碧瓦飛甍。高門大戟。甲士環繞。神道。你且在此。待我稟報。須臾出來。道。大王命你進去。鍾生扶着錢貴。（扶着錢貴。二。）由傍邊小角門循循而入。到丹墀下。遙望殿上坐着一位王者。傍侍官吏數百。莊嚴貴重之至。慌忙跪下。喚錢貴同跪倒俯伏。（喚錢貴同跪。三。）只聽得那王者道。着他上來。衆人傳呼。鍾生拉着錢貴。（拉着錢貴。四。）膝行到滴水簷(簷)前。那王道。早間爾夫婦酬願。鑒爾虔誠。吾神已歆其祀。他夫妻聽了。方知是古城隍。忙頓首道。某夫婦蒙大王恩庇。得遂鄙心。但恨無可上報聖恩耳。王道。爾夫婦雖是今生

之緣分。却係前世之往因。爾可能記憶否。鍾生道。某下土愚士。已昧往因。求大王指示。王道。此一種（㰛）公案。俟將來期到再爲明剖。今只將你二人往事示知。爾錢貴前生姓白。生得頗有姿容。却愛富嫌貧。爾鍾情前世姓黃。家資富厚。欲求白氏爲婚。白氏倒也心願。因他父母見你生得奇醜異常。不肯依允。故爾二人遂兩地相思而亡。吾神因白氏愛錢。命姓錢家做女。（世上姓錢人家女兒。皆前世愛錢者耶。）爲他不分好醜。故罰瞽目爲娼。（此等人應當如此罰之。）爾鍾情前世不過癡愚。却無過犯。憐你枉死。故使你初爲貧士。復查爾頗有善行。後博一第終身。與錢貴死（先）做煙花友。後成結髮緣。了却前生相思之債。鍾情本止一第。因爾多情種子。不負初盟。謙謙自下。度量寬宏。見色不迷。持身以正。吾神資爾後福。還可發甲爲官。（此處着眼。）但好心常存。切勿改變。那錢氏因爾矢貞不妒。良家也是難得。何況煙花。今賜爾二子。與鍾情共守白頭。但爾後來還有命婦。今再賚爾雙眸。因命

左右道。將他眼光還與他安上。只見一個黃巾力士。手中拿着兩個明亮亮如夜明珠一般。走到錢貴跟前。向面上一擲。回身稟道。已還他了。那錢貴只覺眶中一涼。透入心髓。把雙眼一睜。無不備見。他夫妻二人歡喜得只是叩頭。王又道。去罷。他二人爬起。慌忙走出。自己重明。不復用攙扶矣。一絲不錯。倏忽雞鳴。鍾生欠伸而寤。細想前夢。宛然在目。適錢貴亦醒。忽見殘燈將滅。因大喜呼鍾生。道。我兩目皆明了。鍾生忙起身一看。見他嬌滴滴一對秋波。不勝歡喜。遂將自己的夢說了一遍。錢貴諤(愕)然道。我與郎君所夢。一字不差。方悟他夫妻二人初遇即兩情相愛。乃係宿緣。遂道。神靈顯赫若此。眞可畏也。我二人當叩謝。就起來梳洗。焚香叩拜了神恩。錢貴與鍾生多半載的恩情。今日方得覩良人的相貌。欣喜非常。

一個多時舊識。今方得覩檀郎的芳顏。一個半載恩情。此刻
纔觀嬌妻的俊目。一個耳畔聲音無異。只目少差一個。眼前

光景皆新。歡心如湧。他夫妻惟戴城隍的新恩。更篤前生的舊好。

他夫妻見是前世結下的姻緣。更加恩愛。鍾生見神說資他後福。越發存好生。做好人。行好事。以答神佑。不覺過了上元。打點行李路費。擇日上京會試。選了正月二十二日長行。衆親友得知。送程儀的一概璧謝。請餞行的終日不斷。（鍾生致仕回時不過數載。非比丁公化鶴始歸。今日送程儀餞行諸人。那時何不見一個接風者。古今勢利。）鍾生無暇。只十分推辭不却的。方纔領請。先一日。他妻妾治酒。家宴餞別。到晚來上床。又餞了一番。此乃心至之情。不用細說。次日起程。雖送者多人。鍾生都辭回。惟梅生送到江干。方纔分袂。鍾生鍍(渡)江到浦口。雇了一乘馱轎自坐。兩個家人騎了脚騾。長行進京。一日將午。到了清江浦地方。忽起大風。掌鞭的道。爺。今日風大。恐過不得河。❶老爺不如在這裡住❷下罷。前邊河沿上沒店口。鍾生依允。就揀了一座乾淨客店住下。鍾生

在房內坐了一會。見天色尙早。到店門外街上閒步閒步。看那來往的人❸甚是熱鬧。正看時。忽見一個婦人衣裙襤褸。在河下洗了許多衣服。抱了上來。鍾生看了。好生面熟。一時想不起。他哥哥鍾悛撇他時。他已十一歲了。今雖離了十年。還隱隱有些記得。忽然想起。道。這人好像我嫂嫂鄂氏。如何來在這裡。也只疑模樣相同。又不敢問。見他同着家門口一個婦人講話。是南京聲口。越發動疑。留心看着走入一間破草房內去了。鍾生走進店來。問店主人道。你隔壁這家姓甚麼。我纔聽得那婦人說話。好像我們南京城裡人的聲氣。店主人道。這婦人原是南京來的。他前夫姓鍾。就是小店上業主。他家前歲爲了一場官事。纔把這店賣了與我。鍾生道。你可知這姓鍾的叫甚名字。這婦人姓甚麼。店主道。聽得人說這婦人姓鄂。他前夫賣房文書上的名字是竪心傍。放個俊字半邊。我問人。說是筌字。又有念俊字。我到底不知叫甚麼。鍾生

聽了。知是哥嫂無疑。忙問道。如今這姓鍾的往那裡去了。店主道。就是那年爲了官事出來。不久就死了。這〈那〉婦人孤身。又沒個親人。無穿少吃。嫁與隔壁這何尙仁爲妻。纔得一年多光景。鍾生又問道。你可知這姓鍾的是爲了甚麼官事。後來是害甚麼病死的。他有個兒子往那裡去了。這婦人現嫁的是個甚麼人。那店主道。說起來話長。爺請坐着。我慢慢說與爺聽。叫走堂的拿了張椅子放下。鍾生坐着。他道。這個姓鍾的先開店時還好來。這個地方是個大碼頭。來往的人多。倒也興旺了些時。這𠆤娘的到後來刻薄不過。在客人們身上一個錢算得筋盡力出。因此到他店中來歇的就少了。那一日。有一個做小賣買的老兒。在店中住了一夜。次早開發店帳。少了一個錢。他決定不依。那老兒身邊又沒一文。許到街上賣了東西送來還他。他又不肯。那老兒嘴裡不乾不淨。囔嘟幾句是有的。不隄防被他夾臉一掌。不想有年紀的人。

大清早空心肚裡。被這一掌打昏了。一交跌倒。剛剛撞在一塊石頭上。把腦後磕裂。當時身死。他在這裡住了七八年。只許他占人便宜。他從來一文捨不得。街鄰素常都恨刻薄。到了官。就把他證住了。官府也惱他爲一個錢這樣刻薄。定要問他個抵償。❹他急了。只得將這房子賣了與我。上下打點。房銀子那裡得夠。這一下把這禽娘的家私抖了個罄盡。纔問了個過失傷命。但追燒埋銀兩給與屍親。官事完了出來。他也就是屬太監的。淨了身了。租了兩間房子住着。不多時。便病死了。他的兒子我們不知道。只知這婦人丈夫死了。沒得依傍。纔嫁了這何家。他男人是天妃閘的閘牌子。家中窮苦得很。這婦人靠着替人漿洗衣服過日子。姓鍾的這拉牢的囚。刻薄了一生。落了這樣個下場頭。也就是現世現報了。鍾生聽了。不覺掉下淚來。店主驚問道。這人莫非替爺上有親麼。鍾生含淚道。這就是我先兄。我幼時只知他離了家鄉。並不

知他搬到這裡。店主人聽得是他哥哥。惶愧不安。忙賠罪道。我不知是爺的令兄。言語中多有得罪。爺上寬恩。莫要計較。鍾生道。店主不知。這有何妨。不必介意。我家嫂雖嫁了人。我要去問問先兄骨櫬在那裡。並姪兒的下落。煩主人家同我一去爲感。店主道。小人當得奉陪。忙跳出櫃來。同鍾生走入隔壁何家。在房門外叫道。何大嫂。有位令親鍾爺來會你說話。那鄂氏正在房中搥衣服。聽見。忙開了門。認得是店主。問道。大爺說甚麼。店主指着鍾生。道。這位是上京會試的鍾爺。有句話來問你。那婦人讓進房。鍾生同店主進去。鍾生向婦人作了個揖。婦人忙把破衣袖扯了扯。回拜。道。貴人爺折死我了。爺有甚話吩咐的。鍾生看那房中惟有一張破板床。鋪着個草薦。連坐的板凳都沒有。只得站着說話。你道鍾生離鄂氏時。他纔十一歲的孩子。倒還甚(認)得鄂氏。至於鄂氏。那時已二十多歲的人了。如今倒不認得他。是何緣故。彼時鄂氏

已是大人了。雖隔了十年。不過老蒼了些。規模不得改。故此還依稀認得。鍾情那時還是個小孩子。今日長大成人。模樣改變。且如今又是貴人體統。鄂氏也決想不到他有今日這一日。雖聽說是姓鍾。就彷彿有些相似。自慚形穢。（此語令人傷心。）也不敢混認。（爲窮字放聲一哭。）鍾生墮淚問道。嫂嫂。你不認得我了麼。我就是鍾情。那鄂氏細看了一看。也就哭起來道。原來果是二叔。你哥哥當年撇了你來。鍾生止住道。已往的話都不必提。哥哥的事。方纔店主說了。我都知道。我來只問我哥哥的骨殖今葬在那裡。我姪兒小狗子往那裡去了。鄂氏道。小狗子那奴才。自幼不成器。好吃好賭。家中的東西無樣不偷。你哥哥三番五次也打不下他來。後來大了。越發不成人。你哥哥爲官事破了家。棄了房子。後來事完了。還剩有二三十兩銀子。還想做個小生意糊口。不想被那斫千刀的輪急了。夜間偷了去。連他也不見了。你哥哥着了一口重氣。得了病。又沒錢吃藥。

懨纏了些日子就死了。連棺材也沒有。街坊上各鋪面化了一口材。那裡還有力量買地埋葬。就燒化了。撂在河邊水葬了。我無依無倚。少穿沒吃。租了間房子住着。又沒房錢與人。死守了半年。沒奈何。纔嫁了姓何的這家。小狗子到如今總沒個信兒。我聽見人說他投了一個做官過路的。當家丁去了。又哭着道。我雖沒廉恥嫁了人。也是萬沒奈何的事。我如今雖是回不去。你見我這麼貧苦。二叔。你如今已是貴人。人說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就不看我。看你過世的哥。照看我照看。只當積陰騭。我替你念佛罷。鍾生也不答應。含着淚。同店主辭了回來。到店中。忙取了些銀子。煩店主買了些登(祭)禮。香燭包皮紙錢銀錠之類。又煩店主收拾了一桌供。到晚來。在河沿上擺設停當。招魂致祭。焚香化楮。哭了一場。哭得好不傷心。連店主悽慘得也掉了幾點淚。上前扶住。勸道。令兄死者不能復生。爺長途辛苦。保重要緊。再三勸止。鍾生方奠了

酒。回店中來。叫將祭品收了。送了些與店主。又送了些與鄂氏。餘者分散與家人騾夫。鍾生晚飯也不曾吃。悲切了一夜。次早起來。拿了四兩銀子。煩店主送與鄂氏。鄂氏親身過來千恩萬謝。鼻涕眼淚的哭了回去。鍾生辭謝了店主。起身渡了河。到王家營住了一宿。次早上了䭾轎。家人各騎了騾子。往北直發。到了京中。覓了寓所。到了場期。考試過。放榜時。又中了進士。他的座師姓樂名爲善。係北直隸順德府人。現任禮部侍郎。見他少年老成。十分相愛。殿試之日。殿在二甲。選入庶吉。後考選衙門。在刑部觀政。陞了浙江司員外。鍾生到任之後。差人接了家眷來京。不必煩敘。那鍾生在衙門中。惟以救人除弊爲念。把本司中歷來舊弊。一概清除。凡有公事。定然細心審究。恐有寃枉。一文不要。百事從公。他將本司重囚。現在監禁的舊案。悉調細看。稍有涉疑者。即提來覆審。平反者甚多。他親執到堂上面講。堂上道。此皆貴司未任之前所審

定者。與貴司何事。鍾生道。司官若不在衙門。不在其位。則不敢謀其政。今既待罪。本部但恨司官職微。不能將十四司案卷盡勘。使獄中無冤民。稍報聖天子洪恩之萬一。若知之而模稜不言。豈不愧李目知乎。堂上又婉說道。貴司所言固是。若必欲正之。獨不爲同僚地乎。鍾生道。劉誠意仲君劉璟對成祖云。臣當讓者不敢不讓。不當讓者則不敢讓。君臣之際尙且然。更何況於同僚。同僚諸公果決獄如神。司官師之不暇。何敢多喙耶。既知有枉。則不敢顧同僚之面情。和光同塵。而使無辜至於死地也。堂上拗他不過。只得依他。間或堂上斷事微有差謬處。他再三執理面諍。不肯媚人害人。一日。堂上大怒道。你少年新進何知。視我反不及耶。鍾生道。司官雖幼而不能。蒙皇恩不以爲不肖。謬擢今職。司官既知之而曲隨老大人。是上負聖恩。下欺老大人矣。且司官所執者。不忍人有冤耳。並非一己之私。老大人請細察。司官若有徇私之情。參

革議處。卑司領罪無辭。昔范純仁謂司馬溫公云。公爲宰相。則不許他人言耶。若謂司官以老大人爲不及。則司官豈干(敢)聖千慮猶恐有一失。司官之力爭。正是敬愛老大人處。堂上道。少年人不可執一己之見。當爲功名惜。鍾生道。司官幼失怙恃。無苦不備嘗。甘於淡薄久矣。今雖儌倖一官。除俸祿之外。司官不敢妄取一文。其寒薄猶如昔年寒士時也。此官有也可。無也可。功名富貴四字。司官並不介意。惟之盡力於朝廷。至於死生禍福。聽之於上蒼而已。堂上道。貴司每個(每)固執。不懼有失出失入之故耳。鍾生道。司官若不能洞悉其事。安敢妄言。若果有無罪而失入。有罪而失出。〈入〉自有朝廷之法在。司官領罪。何敢辭焉。堂上要謫他的〈他〉謬處。細細詳察。件件俱是。又心服他。只得依允。這浙江司係十四司之首。凡各司有事。此司皆同審問。堂上先也有些惱他。故將幾件疑難事發與他審理。他一見便能燭奸。寃者伸之。

強者抑之。惡者除之。善者旌之。多年老吏還不能如他這等歷練。堂上見了。反着實敬愛起來。後來見他說堂。都齊（霽）顏相待。這些同僚中。或有些私弊。料道瞞他不過。再三婉懇。他見事體無大關礙者。却不過面皮。只得依允。或欲分惠於他。他一文不受。所以這些同僚中。雖然妒恨他。又都敬懼他。他又時常傳四個司獄司道。說世間人之惡。莫過於禁卒。所以置於娼優隸一流而居於末。古人有深意焉。此輩只圖飽他私囊。不顧犯人死活。遇窮苦罪人。不能飽他所欲。則百般凌虐。該司要常常稽察。着實嚴禁。萬不可貓鼠同眠。任其肆惡。本部若有所聞。恐該司不能辭其責。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何處無非惡積德。本司也着人緝探。若禁卒仍悛惡不改。本司自當呈堂重究。但諸公恐亦難免疏失之過。勿謂我之不早。又常叫衆禁子。吩咐道。本司雖非提牢官。但我既在刑部。獄中事我就管得着。本司素知爾等不法。凌虐囚犯。索詐

要錢。但他犯的是朝廷的法。殺剮流徙。他自無辭。不曾犯了少你禁子錢的罪。又加一等鎖杻。那是他應受者。爾等若加一非刑而索賄。豈大明律中另有此一款耶。既往不究。此後須改過。若仍前肆惡。本司查出。爾等勿以性命輕試。本司言出必行。爾等務要小心。衆人知他連堂上都不怕。倒也都懼你。(他)收斂了許多。每月喚提牢主事。他便諄諄懇囑。嚴約禁子。恩待犯人。不但是做提牢的分中當爲。且暗暗積了多少陰隲。衆同僚也都爲他所感。在獄中留一片心思。獄中犯人聞知。無一個不感激他。司中這些書辦衙役。在外索賄。他都細心體察。若些須無礙的錢。他也放鬆一着。並不說破。若稍有關係。初則叱辱。再則重處。無不凜遵他的法度。又嚴諭家人不許向爲事人需索。凡有犯事的人。都暗暗禱告。求分在他司中爲幸。後來如有犯人經他一審。心悅誠服。再沒有稱寃者。他輕易再不肯動夾棍。向同僚道。人之一身雖有貧富貴

賤。無非本於父母。血肉之軀。以此三木囊頭加之。何事不成。而內中爲寃多矣。至於謀反叛逆。江洋大盜。固執不招。又有證據甚明。則不得不用此。若其次之罪。自可以細心揣得。何須借此酷刑。況我輩不幸而爲刑官。若一任性。使犯人受其楚毒。誣扳枉認。致人破家喪命。其害非小。不但惻隱之心四字有愧。且損了許多陰德。我見近日掌刑諸公。竟以夾棍爲兒戲。勿論事之大小。先以夾棍示威。視比杖朴猶輕。是豈有人心者哉。我見感應篇內云唐朝師德婁公。一生盛德謹愼。尙失入人罪。以致減祿損壽。何況我輩。敢不細心體察。衆人皆笑其迂。（鍾生向諸人說天理話。猶如孟夫子向齊梁諸君講王道。人焉得有不謂之迂者。）他又將呂叔簡先生所作戒刑一篇。參以己意。有關於事時者。細心添減。手錄一道。貼於官廳之內。以勸同僚云。

蓋用刑之心。其發如火。其流如波。急宜受之以止。常存此心。

便有學有養以調伏之。不見我貴人賤。不知此德彼怨。即是

聖賢器。豈僅仕官楷模哉。願居官者留心悉戒。而傍觀者亦直（宜）戒人。勿自認風霆爲至教。而相詬怒罵皆文章。則世道人心之厚幸矣。

五不打

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人已打我不打。衣食不繼不打。飢寒切身。打後無錢將養。必死。

五莫輕易打

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恐有寃枉。婦人羞起。多致輕生。

五勿就打

人急勿就打。適速其死。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不能將息。日逐跋涉辛苦。亦恐致命。人跑來喘急勿就打。六脈奔騰。血逸攻心。未有不死。

五且緩打

我怒且緩打。盛怒之時。尚何所惜。萬不可怒時責人。書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喜)且不可。況於怒乎。　我醉且緩打。

我病且緩打。病中多有火性。　我見不眞且緩打。錯後難更。　我不能處分

且緩打。遇難處之事。雖凡之人。一時粗浮。不應所終。而遽加刑。後難結局。且費區處。

三莫又打

已拶莫又打。　已夾莫又打。重刑難受。血脈奔潰。又加刑責。豈有不死。且夾棍不列五刑。小民受此。終成廢疾。難以趁食。切宜念之。即審強盜。因夾成招。此心中放不下。惟多方設法。隔別細審。令其自吐眞情。於心斯安。此等酷刑。終不可用也。　要枷莫又打。屈伸不便。瘡潰難調。足以致命。若罪心應責。莫如放枷時責之。

三憐不打

盛寒酷暑憐不打。　佳辰令節憐不打。　今方傷心憐不打。人值不幸。家中正有傷心事。如遭喪失火等類。又加刑責。鮮不輕生。

三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大關倫理世教。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鋪行該打。爲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不但縱役爲惡。且大壞聲名也。

三禁打

禁重杖打。輕杖即數多亦不傷生。且我見責之多。怒亦稍息。若重杖。只見數少而人已大傷矣。禁從不打。皂隸索賄不遂。每重打腿彎。致有筋斷而死者。或打在一處。潰爛難治因而致命。禁非刑打。刑中只有鞭杖二種而已。用皮靴底打嘴〈打〉巴。此何刑也。獨不聞面非受之所之語乎。古之笞刑最輕。因其笞背。恐震及於心。以致傷性(生)故革之。今祖(刑)皆打背花鞭桿。豈不更重於笞乎。是朝廷恐人傷生。欲輕其刑。而刑官特重之以戕命於心忍乎。

鍾生但審事之時。不論大小。無不盡心思維。然後纔審。細細問明了。可完之事。或打。或枷。或放。再不懇(肯)留滯。他道。小人窮苦。淹留一日。多費一日用度。輕犯容易不肯發倉發監。恐受禁卒之害。但命招保聽候。到了重犯有不招成者。他體其情眞罪。常善言撫諭。道。本司豈必欲置爾於死耶。但爾自作之孽如此。我何敢枉朝廷之法以宥爾。若不實承。

受刑之後猶不能免。何苦多受一番苦楚。所以有罪者盡皆自認。雖然認了。他必在內中細求。有一線可生之機。必婉轉出之。若萬不可以。然後慘然下筆。世間果有此等官耶。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他不但不妄動刑審事。從不疾言厲色罵人。常向着同僚道。他犯法。自有朝廷之法在。律中無一罵罪也。誰非父母所生。開口便傷人父母。此乃市井小人惡習。我輩既是衣冠仕夫。豈可若此。但是他審的犯人。出來都道。經鍾生爺一番。我們雖死猶感恩德也。因此人將他的姓分開。放了他的外號。背地<他>都稱他爲鍾重金。誇他人品才幹比金子還貴重之意。且權按下。再說那宦實向日拜在魏忠賢門下做個乾兒。他不過是功名念重。恐有差跌。倚他爲靠山之意。不能求福。希圖免禍。只算得個屈體的小人。却不曾如崔呈秀阮大鋮田爾耕那些助紂爲虐的乾兒走狗。倚了沒卵袋老子的勢。要害人利己。無惡不作。後來魏璫事敗。奉旨着多官議罪。衆議定了覆奏。

略云。

臣太子太傅尚書等官蘇茂相等題。爲遵旨會議事。奸惡魏忠賢。串通逆婦客氏。逼死裕妃。革奪成妃。戕害縉紳。盜匿珍寶。包藏禍心。謀爲不執。(軌)議得魏忠賢客氏俱依謀反大逆律。皆凌遲處死。其崔呈秀並五虎李夔龍等。五彪田爾耕等。相應比照結交近侍官員律斬。其魏忠賢之子姪。魏良卿魏良棟魏鵬翼等。暨客氏之子侯興國。皆決不待時。其廝養乾兒罪之決者傅應星等。皆絞。其門下用事人楊文昌等。發配煙瘴充軍。云云。

奉旨准了。他門下這數百助惡的鷹犬。盡皆拿究問罪。宦實那時也就心膽皆裂。喜得他平素未嘗助人作惡。且他歷仕久了。又是進士出身。他同寅同年在朝者多。雖未得敢護庇他。未免有些情分。故此無人摘

發。因而遂得漏網。雖如此說。他那一日不提心吊膽。欲要告歸。恐前脚一動。(動)後面爲人所算。他在朝到底爵尊位❺重。人還畏怯三分。雖是如此算計。也如在針氈上一般。無刻心安。崇禎皇帝惱恨逆璫誣陷東林。幾危社稷。搜尋他黨羽不已。有一個大膽的臣子。他也〔是〕逆璫門下。尚未犯出。想道。與其袖手護罪。不若捨命上一本。或者徼幸得免。倒未可知。他竟上了一本。內中有幾句道。

魏璫秉政。人人自危。陛下當日位處親藩。朝廷介弟。猶上請尊崇忠賢。爲之建祠誦德。以免讒忌。何況外廷小臣。生死關頭。依附以求脱禍者乎。伏乞聖恩垂念。赦其舊辜。責其新效。則羣下幸甚。云云。

崇禎見了這本。細想。果然不謬。遂有旨道。

逆璫已伏嚴誅。其親黨幷已獲附逆用事諸人。如唐朝依附

朱泚逆臣三等問罪之例施行。其未發覺者。概不株連。

後來將逆案結過了。宦實纔放了心。又過了年餘。他放告老回家。到了家中。富貴的人到(致)仕榮歸。誰不奉承。他家的熱鬧。自不必說。眞是不來親者強來親的時候。沾親帶故。因親及親。算盤打不清的親戚也都來拜望送禮。只有他一個妹夫劉太初不到。且連妹子都不來。宦實差人去請了數次。他並無多年。(言)只有四個大字相覆。道是無暇多謝。後來宦實親去看妹子妹夫。覿面致請。他也決不肯至。所有贈遺。又力辭不受。沒奈何。只得聽❻之。宦實見兒子離了數年。比當日大不相同。更改得竟成了一個好人。又見媳婦也賢慧知事了些。嬌花丫頭又生了一個孫子。雖係度(庶)出。老年人見了個孫兒。也自歡喜。況且又脫了這場大難回來。心中這個快樂却也不小。那司富跟着宦實在京。做了大掌家婆。年歲半百。倒越發白胖了。只像未及四旬樣子。一日。侯

氏嬌花都到艾夫人上邊去。宦蕚在房中午睡。他走了進來。一屁股就坐在床沿上。推醒了宦蕚。笑着道。他(你)這沒良心的。我還是你的舊師。今日嫌我老。就不理我了。來家這些日子。你連親熱話也不望我一句。我當日怎麼從小帶你來。宦蕚忙坐走(起)來。摟了親了個嘴。道。我怎肯忘了你。這些日子忙亂。又沒個空地方兒。我那一日不想着你。拉他上床。放下帳子。大白晝不好脫衣。單把他褲子褪下。看他你(的)陰戶越發比當日豐滿得可愛。遂抽弄起來。

司富久旱逢甘雨。　宦蕚床中遇故知。

宦蕚一番清晝樂。　司富重享大雷槌。

司富覺宦蕚的本事大勝昔年。歡樂無窮而散。宦蕚見他年雖五十。丰韻猶佳。時常點綴一番。不必多說。他一家上下好生歡樂熱鬧。是古語說的。樂極悲生。這是何故。當日宦實在朝時。有一個御史。姓陳名忠。係

山東人。曾劾過宦實一本。其略云。

河南道試御史臣陳忠謹奏。而愚臣蒙恩內召時。顧無能謹申忠悃之誠。仰乞聖明。俯察斥逐。以肅紀綱事。古稱尚書乃朝廷喉舌之司。非忠誠素著者。何以輔尊聖明。如工部尚書宦實。一味寡廉喪恥。百端婢膝奴顏。位至司空。官非賤矣。尚爲人之鷹犬。年登六十。齒非幼矣。更做人之乾兒子。以朝廷之官爵。爲獻媚之私恩。以朝廷之大臣。爲權奸之奴隸。蒙聖主之恩。視同陌路。受暇(假)父之庇。敬君(若)親生。損人利己之事。無不踴躍力行。致君澤民之術。盡皆棄擲不顧。不但上負廊廟。抑且有玷班行。宜亟賜罷黜。不可不(片)刻留於朝廷之上者也。云云。

那時正是魏監當朝。他正要買人心的時候。見參了他年高位重的兒

子。可還容得。況本內雖不曾明說出他來。却全說的是他。焉得不怒。本竟留中不發。過了些時。尋了個事故。將陳忠發鎮撫司。廷杖四十。幾乎打死。革職回籍。即刻逐出京城。這是魏璫一者做個人情與他賢郎。二者魏璫因他的本上暗暗株連着他。出他一口氣忿。宦實雖然知道。却並非同謀害他。但陳忠可有不疑他父子同媒(謀)的理。每每同親友談及。便切齒痛恨。他有個兒子叫做陳盡孝。常把這話說與兒子。這陳忠後竟氣忿而亡。不想陳盡孝這科中了進士。見魏黨盡皆治罪。惟獨宦實得免。他上了一本。略云。

惟忠賢之擅權也。雖五彪五虎從傍而鼓之。實致仕工部尚書宦實與之表裡而奸。同惡相濟者也。附己者提之九天。異己者沈之九淵。桁楊甃良善之軀。削奪銷縉紳之骨。以朝廷之賞罰。供一己之愛憎。凡帑庫之銀錢。實一己之囊橐。東廠

自有僕役。何須宦實乾兒。宦實自有祖宗。何必忠賢義父。崔呈秀等十人皆以忠賢之義子而誅之者也。楊文昌等多皆以忠賢之奸黨而竄之者也。宦實既奸黨而乾兒。乾兒而心腹。以一人而諸罪皆備。尚須臾緩其死耶。更有可切齒者。既爲朝廷大臣。不思爲朝廷出力。反爲逆黨。助彼行虐。生事害人。臣父即其受害者也。且附逆諸人盡皆伏罪。而宦實首惡。反優游林下。得保首領。朝廷之法何在。乞賜嚴誅。方神(伸)衆怨。云云。

這本一上去。崇禎見了大怒。御批道。

朕聞成憲者祖宗之遺制。功令者國家之大經。凡爾臣工。罔敢或踰令。爾宦實而朝廷大臣。充逆黨之鷹犬。背棄廉恥。變亂國法。祖宗成憲何在。國家功令安存。勅下錦衣衛。差官校

火速鎖拿來京。交與刑部。好生嚴審。從重議處具奏。欽此。

錦衣衙接了旨。刻差了校尉。星夜來南。這正是。

歡處忽悲生。　喜後兼愁積。

世事夢中身。　人情雲裡月。

那宦實在家正歡歡喜喜的快樂。忽聽得緹綺（騎）來拿他。又見了御批的嚴旨。如耳根下一個大霹靂。驚得幾死。費了許多銀子送了他們。雖不曾受凌虐。少不得帶上刑具。方纔起身。知此去必無回理。且家妻子還不知作何結局。落了幾點眼淚。幾個家人隨了去了。這宦家上下男婦大小。擡起房子來哭。比死了人還哭得傷慘。宦夢本要隨父親進京。一時急渾了。沒了主張。他姑父劉太初得了這信。夫婦忙忙同來。把艾夫人安撫了幾句。向宦夢道。你空急也無用。可作速同人商議。星夜上京。尋門路救他要緊。再三囑咐而去。（閱此。劉太初非無親情。特不肯鑽熱竈門耳。雖孤介太過。然在今日。世間尚有此等人否。）這

宧蕚聽了姑父之言。如夢方覺。思量個門路救父親。又不知尋誰去好。要約人來商議。又不知請誰去的是。正在着急。那賈文物童自大鄔合聽見這信。都來探望。看至此。賈童鄔三人猶有古道存焉。何以言之。彼諸人不過酒肉朋友耳。非道義之交也。見宦家有事。尚來探視。若在今日。雖骨肉至親。亦趨而避之矣。問起緣故。宧蕚細細說了一遍。並說起要尋門路的話。鄔合道。晚生倒想了一條路。不知可用得。宧蕚忙道。你可說了看。若果然救得我家老父。我自重重謝你。鄔合道。晚生蒙大老爺多年培植之恩。怎敢當一個謝字。此不過盡我犬馬之心耳。還不知可行不可行。晚生兩年聞得朋友們打京中回來。說我們城中有個鍾老爺在刑部做官。十分清正。敢做敢爲。不但爲同官欽敬。就是堂上也十分喜愛他。言聽計從。後來問起名字。原來就是錢貴之夫。晚生說他是同鄉同里的人。存心厚道。定有些桑梓之情。求他說一策以救太爺。不知可行〈可〉否。孟嘗養士三千。得於雞鴨（鳴）狗盜。還家。門第豈乏富貴親友。今救父之計。出之於一篾。世人只知貴重衣冠而輕視貧賤相識者可爲之甚。宧蕚遲疑道。事雖好。但我們當日得罪過

他。一。雖賠過禮。他說了那些好話。我們又不曾會過。二。他雖然同城。並無一絲之情相及。三。他不記舊恨就是萬幸了。他如何還肯爲。有此數疑。後來鍾生力救宦實。實他夢想所不到者。所以感之（不）置。念念不忘也。鄔合道。晚生看他是（盛）德君子。決乎不念舊惡。大老爺若不放心。晚生還想了一條絕妙的門路。宦蕚道。是甚麼門路。鄔合道。錢貴的母親嫁了竹思寬。如今還在舊宅中住。何不去尋他。與他商議。許他重〈他〉謝。約他同往京中。向他兒女說說枕頭上的情。更是靈驗。大老爺說好麼。宦蕚大喜。道。❼既然如此。你就同我去。賈文物童自大齊道。爲老伯的大事。我們同去。此所謂骨肉不如親戚。親戚不如朋友也。遂同到了他家。竹思寬接着。讓入坐下。宦蕚道了來意。郝氏出來相見了。宦蕚就說（將）要他同往京中尋他女婿女兒。要他女兒轉央鍾生的話說了。許他重謝。郝氏道。女婿如今做了官。我又另嫁了人。就是女兒肯了。他或者不依起來。我的面皮小。那時誤了老爺的事。反爲不美。我的福薄。也

當不得老爺的謝。宦蕚聽了。急得只是跌腿。道。這怎麼處。奶奶。宦蕚肯下氣稱一聲奶奶者。爲有所求耳。你若替我想出個門路來。我定然厚謝。郝氏聽說。因貪他的謝。遂想了一會。竹美掇出茶來。童自大見了驚問。竹思寬遂說要了他回來做兒子。已配了媳婦。童自大甚喜。想起舊情。沒甚麼與他。將頭上根關髮的金簪拔了該(送)他。那竹美叩謝。眼中也點了兩滴情淚。大家正吃着茶。郝氏說道。有倒有一個人。不知他肯去不肯。宦蕚道。請問是誰。郝氏道。有一個梅相公。他自幼與鍾姑爺同窗同案。兩案(人)素稱莫逆。他若肯去。這事定有幾分可成。宦蕚就問梅生住處。竹思寬知道。就說了居址地方。宦蕚謝了他夫婦。又同他三人尋到了梅家。恰好梅生在家。坐下。宦蕚把前事說了。許他成事以千金爲謝。梅生一來想念鍾生。要會一會。趁此同往。不用自己途費。二來倘或事成。想這千金之報。三來就是事不成。他也無人大過。遂滿口應允。宦蕚無限歡喜。約定

後日絕早准行。別了來家。次早。差人送了五十金與梅生爲安家行裝之費。又打點帶往京中使費之物。銀子不好多帶。只攜了三千兩。倒帶了一千兩黃物。收拾齊備。又與〈他〉了鄔合三十兩。約他同往京中相幫走動。到了第三日起身。梅生早來。主僕十餘人同渡過江。雇了包程頭口。星夜趕了去了。再說這宦實是奉了嚴旨欽仲。(件)不敢躭延。一到京中。就送到刑部。也是奉特旨的事。不敢稽緩。遂揀選幾員司官同審。鍾生亦在其內。審的時候訊問口供。宦實又想。自己做了一場大臣。又老年了。況在逆璫門下是千眞萬實的事。既已犯出。如何辯得脫。與其受一審到(刑)罰。依舊推不清。不如實供。免受苦楚。就是死。也算〇捱了幾年了。主意拿定。遂供道。犯官當日在逆璫門下。原實有其事。那時犯官已爲朝廷大臣。尙何所求。依之並非求福。欲免禍耳。大人請細察。若犯官當日有同逆璫助惡的事跡。雖肆諸市朝。萬死無怨。堂上

道。昨日陳盡學（孝）本內道他父親陳忠向日參你。本竟留中。後尋事將他廷杖革職。這豈非你串同逆璫挾仇報復。只這一款。就是你通同黨惡。死有餘辜了。尙有何辯。宦實道。犯官身爲大臣。爲言官糾劾。尙有何面目上本質辯。不過聽朝廷之恩處分而已。後本竟留中。那時犯官以爲先帝念犯官犬爲（馬）多年。寬恩免究。後來陳忠革職。犯官並不知情。堂上笑道。你今日以爲無人質證。故敢強時（詞）奪理。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這就是你罪案了。還有何辭。遂將先附逆朝臣二等例。擬他一個絞罪。衆皆無辭。只見鍾生起身。道。大人尊見自是不差。司官却不敢執筆。堂上道。你有何說。鍾生道。宦實依附忠賢。以朝廷之大臣。而屈膝於逆璫之門下。一死何足爲惜。若在當日逆璫事敗之時。同三案一體問罪。那有何說。如今已過了數年。且又奉過以後概不株連之明旨。況昔日依附逆璫之人。漏網者多。今若重罪宦實。使人人自

危。更開此告訴之門。將來就不得安枕了。請大人上裁。內中一個右堂作色道。貴司念宦實鄉里之情。莫非黨護麼。鍾生道。宦實做官的時節。司官尚是貧士。雖與他同城。從無往來。後司官徼倖一第。也並不曾與宦實識面。司官所爭者。爲朝廷惜法。豈惜一宦實耶。正堂道。何爲惜法。鍾生道。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旣已奉過聖旨。豈可因一宦實。而使朝廷之綸音二三其說。將來何以取信於天下。原來這刑部尙書與宦實也是年家。雖有心爲他。怎肯捨己救人。今聽見鍾生說到此處。連連點頭道。言故有理。只恐不能挽回聖怒。鍾生道。大人請想。司官愚見。宦實當日在逆璫門下。奴顏婢膝之事則有之。若謂助彼爲惡則未必。逆璫收敗之初。助惡者數百人。一時盡皆獲罪。若宦實果係黨惡。豈無仇家舉首。直至今日。以陳忠無據之案。擬以一死。未免太過。況逆璫革逐陳御史。又並無宦實之實跡。即欲恣(治)罪。不過依三等逆黨株連者革職

而已。以莫須有三字加〈一〉人一死。司官不敢。上堂遲疑不決。吩咐將宦實收監。明日再議。遂大家散了回家。宦實到了監中。因適間堂上要擬絞罪。料辯也無一。(益)魂已飛去。不知何往。忽見這樣二十多歲的一個司官上堂。再三替他分辯。感激不盡。後聽得說是他鄉里。他暗道。我南京鄉親在京爲官者。無不相識。爲何遺漏此人。此語足見鍾生養身之高。不肯自做呈身御史也。不知他姓甚名誰。心內躊躇。他但雖有罪。原是大老。司獄司少不得要來見見。坐下說話時問他。方知叫做鍾情。現任員外。獄官去後。他心中暗想。如何得個門路再去求他相救便好。又無可托之人。正然低着頭閉了眼納悶。忽聽見一個禁子進來說道。大爺來了。忙睜目擡頭一骨。(看)果然是宦蕚。又驚又喜。驚的是他來不知家中有何事故。喜的是他來可通鍾生道門路。忙立起。問道。你來做甚麼。宦蕚見父親受了一番風霜辛苦。又着了這一場驚恐。憔悴不甚。(堪)跪倒在地。痛哭了

一場。宦實也落了幾點淚。叫他坐下。問他來的緣故。他近前低聲說。父親起身之後。本要同來。想了無益。在家想商量設法求〔救〕因官校聽着不好說得。後劉姑父也來說叫尋門路。因把他同衆人商量尋鍾員外的話細說了。今日纔趕到。想要到我二舅子家去住。恐怕不便。尋了下處。安定行李。并帶來的數目說了。此時來請問父親主意如何。好煩梅生到鍾家去說。宦實聽了。喜不自勝。也將今日審的話告訴他。堂上定了絞罪。鍾員外執定不肯畫押。我正想無人去求他。你來得正好。不可遲了。今晚就煩梅生去。恐明日定案。宦蕚聽說。也是歡喜非常。即回寓所。托梅生速去。許餽鍾生萬(千)金。梅生聞得宦蕚說鍾生這一番話。也自暗喜。這叫個因風吹火。用力不多。此係鍾生力要救他。比不得是我生生的去央情。這一事完。千金豈非囊中之物。忙忙的尋到鍾生私宅來拜。鍾生方下了衙門。不多時。聽得梅生遠來。心中甚喜。眞是

倒屣忙迎接了進來。讓到書房中。敍了些寒溫。說了些彼此久濶思慕的話。鍾生道。兄何得有此高興。三千遠來賜顧。梅生命迴避了衆人。遂道。弟渴想兄久矣。因家寒不能遠來。遂將宦蕚約了同來。求他轉尋門路救他父親的話說了。又說宦蕚纔到監中見他父親。說蒙兄力救。感戴不已。求其始終救拔。原(願)以千金爲報。鍾生笑道。故人何不救我。我做窮秀才時。不肯絲毫苟且。今日徼幸爲朝廷臣子。豈肯受人賄賂。私幕夜之金耶。若宦公之罪應死。雖以百萬爲餽。亦不能免。罪既不當死。一文又不應受。兄去覆他。他盛情我但心領。我若不做官。他令尊生死我不敢保。若弟在衙門中。他決無死法。梅生見他說得斬釘截鐵。事有成局。私心竊喜。辭了要去。鍾生留他下榻。梅生道。弟去將兄這番盛情意說與他知道。使他父子好放心些。且弟未得就回。盤桓有日。鍾生只得放他去了。回到寓中。自然添些話頭。說虧他盡心進言。並鍾生回

覆的言語說了。宦蕚忙報知他父親。父子暗暗歡喜。次日。堂上又議宦實的罪。鍾生執定前議。堂上道。倘聖怒不測。奈何。鍾生奮然道。觸聖怒。大人以司官一人當之。勿貽衆累。堂上連道。好鐵漢。好鐵漢。不依(意)你一青年人有此膽量。我不如也。既如此。你具個揭帖來。我好做個憑據啓奏。這是正堂一來要救宦實。二來恐累了自己。若動聖怒。拿他來當災的意思。這正堂是小人心胸。然肯顧年誼。還是小人中之君子。那鍾生欣然具揭帖呈上道。

宦實雖係逆璫門下。但殺人害人之事毫無實據。且事在赦前。若加以重辟。恐於概不株連之明旨不合。云云。

正堂就據了他的話題上本去。崇禎看了正本上說得有理。既無實據。又果係赦後的事。批了個該部議處具奏。大家又議了一番。定了個他身爲大臣。依無(靠)權璫。本身削誥命。追出祖父封贈。革除兒子恩廕。復了上去。奉旨依議。監中提出宦實。高宣了聖旨。釋放刑具出來。宦蕚

同梅生侯捷鄔合都在衙門前接着。大家那歡喜那裡還了得。侯捷要接到他家去住。宦實因一行有二十餘人。不便攪擾。力辭了。同到寓處。一場天大的禍。虧鍾生得放。保全了身家性命。父子二人那裡感激得盡。次日。父子二人攜了八百兩黃物。二千兩白金。同梅生到鍾生私宅來拜謝。鄔合也跟了去見見。鍾生正在家中。先不欲會。因他是前輩大老。且又是同鄉。不好辭得。只得迎了出來。讓到廳上。宦實一揖。先跪下去。道。老夫這一番上致君怒。以爲必死無疑。不意蒙先生恩力救拔殘喘。老夫有生之年。皆先生之賜也。敬來叩謝。鍾生慌忙扶住。拜倒在地。道。老先生請自重。晚生此一番爲朝廷惜法耳。並非爲青天而掃浮雲。何敢當老先生屈尊言謝。有此大德於人。而不肯居功。誠君子人也。較今日稍有小惠及人。而滿面便有驕色。視此爲何如。彼此拜過。宦蕚也過來拜謝。並道及向年開罪。多蒙原宥。鍾生還禮。道。向承厚賜。雖不曾拜領。心感久矣。宦蕚之於鍾生。與向年在錢貴家罵小畜生時何如。憶余向年有一相識楊愛生。彼之姪孫僅十五歲。在楊公祠讀書。即彼家之家廟也。余一日偶同數交（友）他

遊。過此暫歇。有一輕薄友。見彼幼而美。以言戲之。彼曰。你同我頑。我告訴爺爺呢。執（孰）意彼當年進學。次年中鄉榜。連捷進士。入祠（詞）林。整二十個月回家祭祖。巍巍然楊老爺矣。因想萬盤（般）比（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二句。

誠然哉。鄔合也過來拜見了坐下。茶罷。宦實道。先生活命之恩。無以爲報。具有不腆之儀。聊盡愚父子一點鄙衷。其深厚之恩私。惟有子子孫孫頂祝而已。叫家人擡過兩架大食盒來。宦蕚在袖中取出禮帖遞過。鍾生一看。謹具黃米八百擔。白米二千擔。笑着道。先生何故見賜。宦實道。些微之敬。不足以報滑（涓）涯之萬一。希爲莞納。容圖異日。鍾生艴然道。老先生尊見差了。晚生盡力奉救者。本爲秉公。並無私念。老先生若以此相加。是晚生假公濟私了。使外人聞知。晚生上獲罪於朝廷。並獲罪於堂上了。盛情心領。堅辭不受。宦實幾墮下淚來。道。老朽以垂白之年得保首領者。先生之賜也。先生欲爲古道君子。使老朽爲負德小人。鄙心何安。鍾生見他情意十分諄切。說到了這話。倒不好過於推辭。便道罷。老先生如此見愛。晚生再過却。反獲罪於長者了。請將黃物收回。

命取過二千兩銀子來。將一千送與梅生。道。弟念兄之情久矣。無以爲敬。今借此轉敬。聊表當年相愛之雅。（千飯千金。何況自幼莫逆。送得當。）宦蕚道。梅兄俟回府後。小弟自厚酬。以答驅馳跋涉之勞。何須先生費心。鍾生道。此乃弟贈故人耳。非爲酬勞也。梅生故要遜謝。鍾生道。我與兄異姓骨肉。不必做客套故謙。又將百金送與鄔合。道。聊贈故人。以當一飯。（鍾生平生已知。梅生自幼契合。錢貴初遇即托終身。鄔合一見即知其爲盛德君子。只此三人耳。鄔合能識。鍾生不識鄔合。可見知人之難。鍾生不過以篾視之。故贈之也輕。足見世上取人當於牝牡驪黃之外。不可以所處之地而視之也。）鄔合推辭幾句。也就拜謝受了。復將三百金付與梅生。道。此物兄到家時轉付家岳母。酬他當日不受聘金之情。復轉身向宦實道。承老先生厚愛光臨。晚生本當異日治一杯魯酒爲敬。恐老先生念尊府懸望。歸期忽迫。不敢留駕。此六百金爲老先生賢橋(喬)梓途中一飯之需。以當薄敬罷。宦實見他一文不受。過意不去。道。先生尊諭。別的奉命了。這些微之物。老朽還領回。眞要愧死了。鍾生道。不然。盛情晚生算(心)領。此又算晚

生轉敬老先生。何須謙得。若老先生不受。晚生連那千餘金也就璧謝了。宦實見他執意如此。知不可強。起身告辭。謝之再三。臨出門。鍾生對梅生道。本當留兄盤桓數月。但兄攜此重資。他日孤行不便。還是伴宦老先生同回府罷。但故人遠來。恝然而別。難爲情耳。梅生見他想得有理。也就辭了回寓。宦實歸家心切。連夜雇了轎夫頭口。次早一同回南而去。宦實恐家中罣慮。先差兩個家人星夜回家報信。自己坐了一乘大轎。衆人皆騎脚騾。一路無話。十數日趕到了家。他一家歡喜是不消說。男女大小無一個不感念鍾生。宦蕚謝了梅生千金。謝了郝氏二百金。鄔合百金。尋鍾生之策出於鄔合。今宦蕚謝梅生郝氏重。而謝鄔合輕。焦頭爛額爲上客。曲突移薪受薄賞矣。梅生陡發二千金。不用說歡喜感激鍾情之情。就是郝氏也得了五百金。鄔合得了二〔百〕金。你說他們感念不感念。鍾生又做了二年官。見流寇猖獗。朝政日非。他感慨自任。道。國家之事已至於此。竟無一人敢言。可謂士風掃地矣。我

一介寒儒。食祿數載。今拚此一官。上言得失。以報聖恩。復嘆道。可惜樂老師告病歸去。他若在朝。乃皇上得用重臣。必有諷諫。或尚不至此。今日我若不言。再無人敢言矣。（此語愧殺那時臣宰。）他一日見堂上。說道。太監監軍。天下事壞至於此。老大人爲朝廷大臣。忍坐視不一言耶。堂上道。我豈不知。但事出有（自）聖心。不敢觸皇上之忌耳。鍾生艴然道。老大人不言。司官當言之。司官一介微員。又職非言路。自知言出禍隨。但食君之祿。不敢尸位耳。或能以一死感悟君心。亦可含笑於地下。堂上嘆了幾聲。勸他道。子之忠忱固可嘉。但舉朝王公將相文武大臣皆緘默不言。豈皆無忠心愛朝廷者。皆知言之不但無益而且有禍。所以皆鈐口耳。君子知機。明哲保身。也不可不知。（尸位素餐之徒。無不借此語以爲口舌。）你又何苦批逆鱗以買禍。殺身成仁固是好事。但古人云。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懼殺身以成君過耳。鍾生長太息道。食人之食者。〈惡〉忠人之事。司官但知忠其事

而已。以報數年之恩。此微軀不暇惜也。昔日世宗皇帝說海剛峰先生道。大臣不敢言而小臣言之。此司官今日之謂。不然。何得今日便不如昔。豈不畏爲先賢所笑。堂上見勸他執意不回。暗暗贊嘆自愧。鍾生回到家中。連夜修了一本。次日親自送到通政司去。煩他上呈。其大略云。

太祖高皇帝辛苦百戰。混一四海。定鼎以來。列聖相承。迄今將三百載矣。天下生(升)平。萬邦樂業。自我皇上御極之始。勵精圖治。首誅逆璫。次除附惡。朝野仰其天威。臣民蒙其聖庇。自崇禎三年。李自成創逆於陝西。張獻忠流氛於西蜀。迨至今日。川湖一帶數百萬之生靈。盡高(膏)鋒鏑。山陝二西幾千里之城郭。皆做丘墟。以朝廷之金甌。成蕭條之草莽。傷心慘目。尚可言耶。此猶其次也。賊殘鳳陽。震驚陵寢。寇屠各省。戮及宗藩。此正臣子錐心泣血。誓不俱生之時也。而陛下

屢屢命將興師。賊勢愈加猖獗而不能撲滅者何故。皆緣內臣監軍所致耳。內臣所向。妄自尊大。有謀勇之將。動則爲其掣肘。無才之技徒。借彼爲之護身人。人皆知此害。無一人敢爲陛下陳之。眞可痛哭淚涕而長太息者也。更有可憂者。宰輔重臣。朝廷之股肱也。明知此害。保爵固位。鉗默不言。此大臣疏陛下也。九卿暨闔朝文武。朝廷之耳目也。借以推諉曰。宰輔猶不言。我曷敢言之。此近臣疏陛下也。外之經略閫師。巡撫總兵。皆朝廷之封疆大臣也。咸曰。勝則歸功於監軍之內臣。敢(敗)則加罪於勦賊之將師。皆袖手傍觀。逡巡畏避。所以賊勢日張。寇氛逾熾。明爲內臣監軍之故。而亦不言。僉曰。朝廷之重臣尚俱爲磨兜監。我輩閫外之臣耳。又何敢言之。此封疆大臣疏陛下也。至於各城武弁。守土文臣。有忠義

者。賊至則與城俱亡。無廉恥者。寇臨則率土附順。亦曷嘗不知內臣之害。皆異口同聲曰。我小臣也。雖欲言之。亦不能上達九重。是天下之臣工❽皆疏陛下也。此猶謂異姓之臣也。諸王公將軍。天潢一派。皇族分源。貴戚之卿也。亦不復一言。此親□疏陛下也。在今日。陛下可爲孤立。可爲寒心。爲今之際。惟有急撤回內臣。責任統帥。庶幾賊可撲滅。奏功有日。若陛下不奮大乾斷。天下事將來有不可言者。小臣不忍坐視狂瞽。冒死上言。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崇禎見了這本。大怒。御批道。

鍾情何物小臣。敢越職妄言。阻撓大計。本當重處。姑念無知。着交與鎭撫司。好生重打。百(再)發往邊衛充軍。欽此。

旨意一下。這些在廷諸臣。誰不知內臣之害。但出自聖心。不敢進諫。今

見鍾生這本。內中連着他們。也有惱他的。也有些忠義之心的。憐敬他明目張膽。敢直言上諫。約了二十餘人。親求面駕。乞恩寬恕。他的同年有在翰林的。有在科道的。兩衙門的。在部屬的。都被他這本激起忠義之氣來。糾齊了到午門外俯伏。情願替他分罪。崇禎這日駕御瀛臺。見多官如此。聖怒雖稍息。猶未下寬貸之旨。向首輔周延儒道。小臣無知。他謂臣（朕）不當用內臣監軍。但今日無岳飛其人耳。若有那樣大將。醜賊何足平。周延儒奏道。人臣能盡忠於國家。史即多溢美之辭。岳飛亦後人之溢美耳。如今日鍾情倘受廷杖而斃。後人亦曰惜殺此忠〈忠〉諫之臣耳。若從其言。流寇豈足平耶。概如此耳。諷諫得好。不救之救。崇禎瞿然道。如先生言。鍾情當何以處之。周延儒奏道。天恩出自聖裁。臣何敢妄議。崇禎復向衆臣道。你諸臣公議。當作何議處。衆臣叩首道。鍾情新進無知。不識忌諱。語中有刺。勒令致仕。以張陛下天下之洪仁。臣等皆戴天恩

無盡矣。崇禎方纔允了。傳出旨來。放了綁。聖怒正稍息。忽登聞院呈一
個本來。崇禎展開看。道。
翰林院編修臣關爵。誠惶誠恐。冒死上言。臣聞古云。木從繩
則直。后(君)從諫則聖。又云。君聖則臣直。今日太監監中。不
但文武大小臣工知其不可。即閭閻之下愚夫愚婦。亦皆知
其不可也。竟無一人敢爲陛下陳之。臣每每無齒痛心。但恨
臣位居下僚。職非言路。雖有忠君愛國之心。不能上達。今刑
部員外臣鍾情。敢犯顏直諫。眞可謂鳳鳴朝岡。廷臣皆以爲
皇上必採納其言。定膺上賞。不意反上於天怒。廷杖遣戍。鍾
生一柔弱書生。受杖必斃。皇上上比唐虞。豈可有殺忠諫之
名。萬世後視陛下爲何如主。仰乞天恩。赦其罪而賞其功。作
在廷諸臣忠義之氣。若陛下不(必)欲死鍾情。臣願與之同

死。得從龍逢比干。同遊於地下。爲榮多矣。臣愚昧無知。冒死
擊登聞上奏。無非愛君之心。雖因鐵鉞。亦非顧也。不勝待命
之至。

崇禎大怒。道。闞爵以朕爲紂桀耶。交與錦衣衛。好生打着。問是誰人指使。審明白回語（話）衆臣又奏道。陛下既恕鍾情。闞爵亦仰天恩赦宥。崇禎仰面作色道。他比朕爲紂桀。從子孫駡祖父母父母。律其罪應死。尚可恕耶。衆臣道。彼何敢。闞爵所言。欲求皇上爲堯舜之君。不宜爲桀紂之事耳。焉敢以桀紂比陛下。聖怒尚未息。大學士程國祥免冠叩首。⑨道。老臣犬馬之齒已邁。徒受聖恩。毫無補於朝廷。願納上官誥。以贖闞爵之罪。崇禎見衆臣諄諄乞恩。老閣臣又免冠叩求。不得已說道。先生冠。臣（朕）爲諸臣。姑恕之。闞爵着革職爲民。回籍當差。衆臣見饒了他性命。已出萬幸。可還敢再奏復他官爵。皆謝恩而退。你道這程閣老他

却是爲何這樣苦救關爵。一來是他一片忠忱。二來他與閤（關）爵有些情義。程閣老自幼無父。家極貧寒。祖籍南京。上元縣百姓。他十數歲時。做牛角牛骨簪子賣錢養母。他家住在盧妃巷武學後街兩間小房內。每早挑了擔子到內橋頂上鋰磨簪子出賣。日夜辛苦。僅能餬口。一日。上元縣知縣在橋上過。程閣老因低着頭鋰磨簪子。不曾站起。那知縣看見。怒道。少年人便如此大膽。藐視官長。當街責五板。程閣老虧此知縣一激而發。亦有（如）韓信之遇淮陰二少年。他氣憤起來。道。做官也不過讀書人起的。我難道就讀不得書。做不得官的麼。遂將擔子並傢伙摔得粉碎。歸家向母親哭訴。要去從師就學。母親道。既有志上進。是極好的事。我家中辛苦紡績。或可得供柴米。但學錢無可奈何。又想了想。道。也講不得。我再忍飢受餓。每日幾文積下以做束脩。成你讀書之志。賢哉母也。非此母焉能生此子。他次日就到一個學館中去投師。那先生就是關爵的王父。是個年高飽學盛德名儒。學生中多

有認得他的。向先生道。他是每常在內橋頂上銼骨頭簪子賣的小程。他也來念甚麼書。關先生見他十五六歲纔來開蒙。問其緣故。他將無父家寒。並做簪受責。發憤讀書的話。哭訴與先生。這關先生大喜。道。古云。有志者事竟成。更有二句道得妙。

朱門生餓莩。　白屋出公卿。

你既有這一番奮志。焉知你異日不爲朝廷卿相。因取學名爲國祥。又道。你既家寒。但願你肯讀。那裡爭你一個人的束脩。我不要你的。他感激先生了不得。果然日夜用功。寒暑無間。不數年。讀了滿腹文章。皇天不負苦心人。後來竟連捷中了。歷仕到了閣下。但他做了一生清官。古人還有一琴一鶴。他連琴弦也沒一條。鶴毛也沒一根。家中舉動。有貧士所不堪者。屢欲報德(答)師恩。不□爲情。今見關爵是他的世姪。常常在一處談講。因老師世兄皆故。只有他在。愛他如嫡親子姪一般。他

今爲了事。且又是一片忠肝義膽。上爲朝廷。下爲年誼。觸了聖怒。可有不竭力援救。出了朝。就同關爵到了私宅。說道。我素知老賢姪以淸白自持。定宦囊羞澀。也與老夫一般。目今時事日非。我進言不納。旣不能匡君輔政。徒做這件食中書。也無顏久駐。我辭了官。與賢姪一同回去罷。次日。即上疏告老。崇禎不准。疏凡七上。纔依了。他收拾了行裝。人口不多。關爵也不多的家眷。雇了兩隻民船。自己坐了一隻。與關爵坐了一隻。一齊回南。關爵他祖上有些田在和州孝義鄉。他父親後來就遷往和州鄉中去住。他同程閣老到了南京。然後辭了回去。這程閣老到了家鄉。連住房都沒有。雖人口不多。當年那二間小房如何住得。他的子姪親友們大家公湊。買了上元縣內橋西武學隔壁珠寶廊對過一所宅子。送他住下。他秋冬穿的是一件紫紅布綿道袍。春夏是一件單的。仍然寒士規模。他也不交接一個朋友。只有一個向年同窗讀書的

老友。姓白字秀生。人因他是個老童。都稱他爲白秀。每常講(請)他到家閒談。他二人常在花廳西南角小小一間樓上起坐。三文錢沽四兩燒酒對酌。晚間無油點燈。黑影裡看不見滿淺。酒杯中放指頭大一塊烰炭。斟酒是(至)炭浮起。便知是滿了。間或取出幾個饅頭來相待。上面的白毛將有一寸長。餿臭不可聞。白秀不能下嚥。他自己吃得香甜之極。白秀常向人以做笑談。至於魚肉之數(屬)是成月不得一見。但可惜這樣一個清官却無後事(嗣)古來鄧伯道無兒。寇萊公乏嗣。天道難窺。千古同聲一嘆。再者如今人做了一位知縣知州回來。成千成萬的銀子馱到家。美酒羊羔。冬裘夏葛。嬌妻艷妾。呼奴使婢的受用。何況位至閣老。像這(樣)的清官眞是國家的祥瑞。千百年僅見其一者。我朝亦有兩江總督于清端公諱成龍者。向日關先生命名。一毫不謬。反有一種無知小人笑他。道他是個眞呆子。做了這樣大官。還不會享福。可謂惡居下流而訕上

矣。且說那關爵。他夫人逯氏。子名關必顯。⑩他做秀才時。西鄰有一家姓閻名良。字煥文。妻子創氏。他祖上原是外國人。他有兩個女兒。長名貴姐。次名富姐。他夫婦二人趨炎附勢。做盡醜態。那樣式眞令人看不得。家中也有三二千金過活。他之西鄰。又有一家姓傅名厚。兒子名喚傅金。是個土財主。有數千金之產。傅厚納了個監生。在鄉中眞算是頭一個大鄉紳了。狂妄得不知多大。竟像天底下沒處放他的樣子。這關爵雖是個秀才。却家道貧寒。每常這閻良傅厚偶然或在途中遇見。連話都不說。猶恐怕窮氣過到他身上一般。遠遠一拱即避開。那年關爵同鍾生一科中了回來。知州親來送匾。城中鄉紳舉監賀客塡門。關爵不得不治酒相待。他自己一人持不來。因閻良是緊鄰。約他來陪客。那閻良是一個村中鄉老。生平不曾會過大賓。今日托關爵的體面。竟同這些衣冠中人揖讓同席起來。覺得骨頭都輕了好些。渾身上下就像

有幾千萬蝨子爬的相似。無處不是亂癢。好生快活。他高興起來。也送了一分厚禮賀金。又請酒道喜。就打動了他一個趨附仰攀的念頭。央煩傅厚到關家去說情。願把女兒嫁與他爲媳。把兩個女兒的八字都送了來。兩個中任憑選擇一個。傅厚向關爵說了。關爵道。承他厚情要說做親。他大令愛與小兒同庚。自然就定大的了。那有選擇的理。但弟雖徼幸一第。仍然貧士。不能仰攀。傅厚回了他的話。見關爵口聲願要。但不過說是窮。他又煩傅厚來說。一絲一毫不要。不拘怎麼樣。但聽府上尊便。關爵見兒子也大了。巴不得替他娶媳婦。完了一場大事。見閻家如此趕上門來。可還有不依的。況他家女兒。關奶奶也曾見過。大女兒雖不及妹子標致。却生得莊重敦實。遂將家中所有的首飾衣服之類添補了些。將就行了聘。關爵也煩傅厚去說。歲內要完成了兒女的事。纔往京中去會試。閻良可有個不奉命的。悉聽尊裁。關家擇日迎娶

媳婦進門。閻良也賠了有百餘金之物。還有一個丫頭。關爵次年臨起身。也請酒送行。又贈路費二十兩。關爵倒也深感他的盛情。關爵到京。又同鍾生中了進士。選了庶吉士。後來鍾生放了部屬。他陞了編修。差人般（搬）取家眷。那家中的熱鬧還了得。不但那鄉中人。就是那城中沾親帶故的。見州裡出了個翰林。那來趨奉的人眞個其門如市。那閻良有了這親家。就像翰林院是他自己的一般。又快活又臊皮。不知不覺大了許多。見人說話聲氣也響了些。走路肚子腆着。腰也硬了些。逢人沒有個舍親關老爺不開口。創氏奉承親母女兒。一口一個親家太太姑奶奶。強說強笑的容悅。他夫妻二人。恨不得把親母女婿女兒頂在頭上過日子。傅厚因閻良有了這翰林親家。想要因親及親的借光。求他女兒富姐娶與兒子傅金。閻良夫妻見他是財主監生。自然喜允。兩家結了親。傅厚同關家算四門親家了。也來湊熱鬧。送賀禮。送路費。

到關奶奶起身之日。閻良送了許多米麪吃食。又送盤纏四十兩。極盡親親之誼。關家母親也十分深感。關爵在翰林清淡衙門做了幾年冷曹。今日削籍爲民。到了家。還是那寒酸氣象。當日來趨奉的那些親友半個也無。（無怪其然。人之半個如何還得來。）連閻老親翁只互相一拜。茶也不留一鍾。貴姐去看父母。相別了幾年。一句親熱話也沒有。連飯也不留一頓。倒是閻良心裡還過不去。向創氏道。老關一家回來了。我們或是備席酒請請。或是將就送分下程遮遮臉。不然太覺得炎涼了。不好意思的。撒把土也迷迷後人的眼。不要太做絕了。創氏道。呸。我問你這不好意思有多大小。當日爲他家。不知花了我們多少瞎錢。以爲後來靠親家有好處來。把個女兒也白給了他。這幾年我們連半個底錢也沒有見他的。今日這樣個嘴巴骨子回來。還理他做甚麽。（甚矣。炎涼者尚稍有人心。不似臭(創)氏之絕情絕義也。）你要請要送。你拿錢去用。我是沒有的。窮神的燒紙退送他。還怕去的不遠。你還

要招攬他呢。你敢是拾着倒運的票子了。那閣良素常有幾分懼內。不敢不遵。此後兩親家總不大上門。淡然而已。他夫妻更有可笑之處。當日叫關必顯口口聲聲姑爺。今稱女婿。叫貴姐不但不呼姑奶奶。好則稱曰大姑娘。不然則叫大姐。叫傅金富姐。仍是姑爺姑奶奶。那富姐已嫁了傅家。見姐姐家寒。生怕他們⑬借東借西。見面連話也不多說。那傅厚父子越發不消說得。偶然相遇。一拱即別開。關爵見他們這種光景。惟有腹中暗笑。且權擱起。再說鍾生那日在午門外放了出來。他毫無慍色。到寓。連夜收拾回家。也有人愛他是個豪傑。想要送他。恐有朝廷耳目。不敢相親。鍾生做官一場。並無私富(蓄)惟有兩袖清風。踽踽涼涼。帶領妻妾兒子。此時錢貴生了一子已四歲。代目也生了一子兩週多了。雇了轎車。到張家灣來。先差家人鍾用去尋店安歇。並雇船隻。鍾用到了那裡。看見一個衝天大招牌。上寫道。

戴家老行。包寫南京各省官座大小船隻。不誤主顧。

他便進去問南京的船。一個四十多歲掌櫃的問道。是那位老爺要往南京去。鍾用道。是刑部鍾老爺。原是南京人。如今要回家去。便問道。你們這裡那裡有好店口。我們老爺奶奶權住兩日。好等雇船。那掌櫃的道。這位老爺可是人稱他鍾重金的麼。鍾用道。正是。那掌櫃的道。鍾老爺既是我們同鄉。又是素常聞名的好官。何必下店。那店中人雜。家眷住着也不便宜。我舍下房子儘寬大。騰幾間將就住着。過兩日等我效勞。看有回頭的民座。價錢賤些的。雇一隻去。鍾用見說。再三道了多謝。忙回舊路。迎着鍾生說了。鍾生甚喜。就到他家來。剛纔把上房騰開。讓了內眷入去。這掌櫃的同他個七十多歲的老叔叔。陪着鍾生客廳內坐。鍾生深謝借房盛情。那老人道。老爺大名。這幾年來來往往的人傳說。老漢聞知久了。今日幸得到寒舍。眞是蓬蓽生輝。況在同鄉。禮當接

待的。鍾生道。老丈來了多少年了。他道。老漢來久了。舍姪纔來不上幾年。正然大家閒話。忽聽見裡面幾個婦人哭聲震耳。鍾生吃了一驚。正要叫人去問。只見一個僕婦走出來。道。奶奶叫請老爺陪這位戴太爺戴大爺進去。鍾生驚疑。忙同那老兒叔姪進去。你道是甚緣故。先錢貴同代目下車時。這家一個老婦人同一個媳婦出來接着。讓到上房坐下。稱錢貴爲大奶奶。代目爲二奶奶。彼此說話。那代目看他婆媳兩個很像他的祖母母親。心中想道。他們在南京。如何到得這裡。大約是形狀相似。那兩個婦人也不住看他。又聽得都是南京語音。忍不住問那中年婦人道。府上貴姓。婦人答道。寒家姓戴。代目心下一驚。道。也姓戴。又問道。奶奶。你貴姓。答道。我賤姓（那。）代目忙指着那老婦道。這位老奶奶尊姓可是繆。那老婦聽了。驚道。二奶奶。你怎知我姓繆。代目急站起身。上前兩隻手拉着他婆媳二人。道。有一位名戴遷的。可是一家

麼。那老婦道。就是我的兒子。代目一把抱着那老婦。跪倒大哭道。奶奶。你又(不)認得我了麼。就是賣與鐵家。你的孫女兒了。那老婦聽說。又忙把他看了一看。叫了一聲。我的親兒囉。想死我了。本日同你在這裡相會。不是做夢麼。於是一把拉起。抱着他痛哭。那氏也拉着他。兒呀肉呀的哭起來。錢貴起來。忙叫僕女請了鍾生同他叔爺並他父親進來相會。哭了一場。悲喜交集。他叔叔同他兩個兄弟都來相見。那氏又帶他去見了小嬸。祖母蕭氏。蕭氏有病。故不能出來。然後〈來〉大家坐下。戴遷問他道。數年前我到鐵家去贖你。說已賠與童家。及至到童家去問。又說嫁到外路去了。如何得隨了鍾老爺。代目不好細呈錢貴履歷。但說。鐵家姑娘待我甚好。吩咐家人叫把我嫁個好人家去。那家人壞心。瞞了主母。把我又賣到奶奶跟前。蒙奶奶恩典。待我如同女兒一樣。後跟着嫁了過來。叫我跟了老爺。他一家又向鍾生錢貴多多拜謝。

有一個清江引兒說他家此時的光景道。

嬌兒自與爲奴去。我到京來住。拋離十數年。喜得今團聚。謝

蒼天。笑容兒頻堆起。

錢貴又叫代目抱他生的兒子與衆人看。那孩子眞是眉清目秀。齒白脣紅。粉團般好個相貌。他們見了這樣個好齊整外甥。分外歡喜。忙治酒接風。次日又備席。會親慶喜。每日款待得十分豐厚。又替兩個孩子做衣服鞋襪。鍾生見他每日豐盛款待。過意不去。托他雇船要行。他一家那裡肯依。定要留着多住些時。鍾生見他情急(意)殷殷。二來又因代目相離了祖母父母十多年。纔得相會。只得住下。一日無事。偶到河岸邊閒行。看那往來的船隻。只見數隻彩畫簇新的一大座船。泊在河下。吹吹打打。好不熱鬧。鍾生竚立長久。只見船上走下一個戴纏粽帽。穿青絹直綴的管家來。問鍾生的家人道。這位老爺尊姓貴職。家人道。

姓鍾。是刑部員外。那人又問道。老爺貴處是那裡。鍾生聽見問他。便道。我是南京人。你問我做甚麼。那人忙陪笑臉。垂手側立。說道。方纔夫人在窗內看見。叫來問的。鍾生道。你們老爺是誰。貴姓甚麼。是那裡人。夫人爲何問我。那人道。家主姓榮。是湖廣人。前任江西[12]撫院。新任禮部侍郎。夫人是南京人。差了來問。不知是甚緣故。鍾生也不再問。那人上船去了。鍾生滿心疑惑。道。他夫人是南京人。莫不是那個親戚家女兒嫁到湖廣去的。但我小時貧窮。也並不認得甚麼親戚。他如何認得我。猜測不出。方要轉身。只見先那管家抱(跑)了來。道。家主在船上拱候。請老爺上船相會。鍾生見他是現在大老。不便褻衣相見。叫家人去取大服。只見那榮侍郎立在船頭上。說道。途路間不必拘之。請上船來罷。鍾老爺見他在那裡候着。忙往跳板上走了上去。榮侍郎滿面春風迎着道。久慕了。鍾生忙深深一恭。道。不敢。晚生並不曾拜謁過尊顏。老先

生何以見愛若此。榮侍郎笑道。我學生雖不曾會過。却有一個當日在南京受過先生大恩的人認得。鍾生道。晚生那時在家尚是一介寒儒。自給不暇。焉得有恩到人。榮侍郎道。先生且請進艙。頃刻便知。相讓到了艙中。禮畢坐下。榮侍郎問了些南京話。並問及何故在此。鍾生將上本觸了聖怒。虧諸公保救。休致回家。細細說了。榮公着實贊嘆不已。只見一個丫鬟掀着內艙門簾。道。夫人出來了。鍾生迴避不及。鞠躬而立。見那夫人有三十年紀。滿頭珠翠。遍體羅綺。丫鬟僕婦簇擁。鍾生低頭不敢仰視。又見兩個丫鬟鋪下床紅氈。一個僕婦說道。夫人拜謝鍾老爺。那夫人站在氈上拜了兩拜。就跪將下去。驚得鍾生忙拜倒。說道。晚生並不知是何緣故。恐夫人錯認了。怎敢勞尊。夫人請自重。那夫人拜畢。讓着鍾生一同起來。請鍾生客位坐了。夫人與榮公並坐在主位。那夫人忽然開口道。恩人。你可記得那年七月大雨之後。水塘中救的那

個婦人。就是我。我終日感念深恩。不想在這裡相遇。鍾生方知是當年救的你(那)個郗氏。你道這欹(郗)氏一個窮得要死的婦人。如何到了這步地位。俗話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況婦人們裙帶上的衣食更定不得。他丈夫充好古那時帶了個小夥子到家。要將他陰物換屁股的。誰是(知)就是游夏流的厚友楊爲英。那充好古偶然在個朋友家看見了他。心愛至極。却手頭沒鈔。楊爲英如何肯白捨屁股與他弄。他情急了。暗地同他商議。將妻子之牝物換他尊臀。做個彼此交易而退之意。這小子乖滑之甚。先要看看婦人生得如何。方肯依允。充好古領他家中來。他見了郗氏果然生得好。十分情願。充好古以爲男人納寵是件歡喜的事。他今日替妻子納個小夫。滿心以爲郗氏必定樂從。他又得嘗新臟。不想郗氏不但不笑納。而且一番大罵。眞罵了個狗血噴頭。他掃興而出。那心中的恨。竟像有不共戴天的忿怒。到外邊

向楊爲英商議。把他屁股預先支用了。他將郗氏賣去。得了銀子。同他常做一對旱路夫妻。楊爲英先同游夏流契厚。後來游夏流娶了多銀。日裡在家中燒茶煮飯。夜裡舔得舌根酸疼要死。那裡還得來親厚到他。後來說宦公子愛他。滿心以爲賤股得貴人一番賞鑒。仗着錢大的這個肉眼。一生豐衣足食。是滿擬得的了。曷勝欣喜之至。不想被卜氏那一罵。宦蕚呆公子性的人。一團高興。心中着了一惱。連他都撇去腦後。他雖然在外邊。今日伴張。明日陪李。尋些零碎主顧。不過只可糊口。要想個多錢用用也不能夠。今日見充好古許他先且相好了。等賣了老婆償還他。他是個甚麼值錢的屁股。那糞門中也不知經過幾擔陽物的了。陽物論擔數。此話新鮮之甚。還做甚麼身分不成。就一諾無辭。晚間無處可做洞房。充好古當了一件布衫。買了半斤牛羓。同他沽飲了兩壺燒酒。乘着酒興。到一座空破五道廟中。在香案之上成其好事。那楊爲英怕自己

的糞門大鬆得沒道理。(趣)趣談。恐招攬他不住。打脫了這肥主顧。故意做出百種騷淫之態。把個充好古神魂都被他攝去。深恨相會之晚。次日即到媒人家去。說他有個寡婦妹子不肯嫁人。如今要嫁他。只要多得些銀子。情願二一分酬謝。或與人做小做婢。在京出(京)他都不管。只要速成。又向媒人說。要相會只好暗暗地去。恐他知道要尋死覓活。就是事成了。也只好哄了他擡去。到了人家。就不怕他跳到那裡去了。天地間可還有做媒人的〈沒〉良心。他只圖二一八提蘭(籃)厚得媒錢。那裡管人家婦女死活。那時正有一個過路上任去的滎巡撫。因無子息。要娶幾個美妾。因想南京的婦人生得嬌媚。叫媒人找尋。不論女兒寡婦都可。都要生得秀美。媒人聽得充好古說了。同到他家中來。充好古遠遠躲着。指了門與他。那媒婆⑬假意做進去借茶吃。見這郗氏生得果好。可惜是個窮苦日子磨滅壞了。若有些好的穿戴起來。雖不得一

位絕色佳人。也就可稱是美婦了。回了滎巡撫的話。打發了家人同他暗暗地來相看。窮家小戶開了門就是臥室的。一到便見着了。甚是中意。覆了主人。講定價銀二百四十兩。做大官的人聽說人物生得好。那惜幾兩銀子。就兑銀擡人。充好古寫了文書。得了銀子。同媒人八刀了。他叫了頂轎子。就同媒人到了家門口。叫他在外等着。等上了轎。遠遠跟隨。送到滎巡撫船上說明白了。他便同轎子往家去。這正是投水的第二日。他清早見鍾生回去。不多時。拖泥帶水的又來送他銀子衣服。已感他不盡。況又體貼。怕他餓了。恐一時無人換錢。還留下百文與他買點心且充飢。雖至親骨肉也沒有這樣相愛周到。感激了不得。所以欲將微軀相報。見他正言厲色推辭。又敬他。越感激他。買些點心吃了。將完(換)下泥汚濕衣在塘中洗淨曬乾。正思想煩甚麼人去換錢。忽見充好古引了一頂轎子來。道。你哥哥回來了。我纔到他家看他。他說

不得閒來看你。叫我帶來轎子來接你回去走走。你(那)郗氏正一腔怨恨無人可訴。聽見哥哥回來了來接。可有個不去的。那裡疑到是丈夫賣他。看那件布衫也乾了。穿將起來。就坐上轎子。那轎夫一直擡到旱西門來。他在轎中覺不像每常往哥哥家去的路。問那轎夫。他都是說同了的。也不答應。只是擡着走。不多時。到了右城橋側泊船處住下。那個媒婆趕上。叫他下了轎來。方低低告訴他說。哥哥把他賣與榮巡撫做小了。那郗氏竟嚇癡了。忽掉下淚來。道。(旦)這是那裡話。我哥哥不在家。況我有丈夫的。如何賣得我。媒人對他說了姓名形狀。郗氏道。這是我丈夫。那裡是我的哥哥。媒人道。你丈夫既狠心賣你。你還戀他甚麼。你跟着那樣丈夫。幾時有個出頭的日子。你這樣美貌青春。豈不躭誤了。如今榮老爺要做小奶奶。圖生子的。你若有造化。生下一男半女。一生受用不盡。況你丈夫既賣了你。料道是回不去了。他賣你的時節。

說是他的寡婦妹子。若老爺問你。也須這樣答應。你若說是他妻子。一個活人妻。將來就生了兒女。也沒光彩顏面。那郗氏到了這個場中也沒法了。那怨恨丈夫的心直入骨髓。也不下淚了。就同媒人上船來。到艙中叩見榮巡撫夫婦。榮公一見。十分歡喜。就吩咐掌家婆領他去洗沐了。渾身換了紬絹衣服。梳了頭戴上許多珠翠。那郗氏生了二十多歲。從不曾這樣體面過。忽然而得。不但不惱恨了。而且歡喜起來。晚間榮公就同他共宿。那繡帳高懸。錦衾重疊。睡在上面好生受用。比那床拔(板)鋪着一床燈草蓆。眞天淵之隔。每日佳肴美食。那裡吃得了。連鍾生與他的那三兩銀子也竟沒處去用。那榮巡撫見他容貌既美。又和氣又溫柔。雖尋了三四百(個)女子。都不及他。竟有專房之寵。除了正夫人。就要數他了。他每每念及鍾生。就感之不置。一時恨起丈夫薄情。一個結髮夫妻這樣刻毒。更念鍾生一個陌路。又非貪色。這樣恩情

畢至。越感念無比。隨到了江西任上。次年就生了一子。這榮巡撫偌大年紀。官居八座。纔得了這個活寶。眞比斗大的一顆明珠還值錢些。愛其子而及其母。先還是叫姨娘。此時竟稱起奶奶來了。二年後。大夫人病故。過了週年。這樣個大人家。沒有個夫人在內中統屬這些姬妾。可還行得。榮公不但是自來疼愛他。古語說。母以子貴。看兒子的面上。竟冊了正。公然一位三品淑人。他常想。若不是鍾相公救我。此時也不知死到那裡去了。如何得有今日。眞是重生父母。何日得報他的恩德。念念不忘。一日。夫妻閒話。他因說起家中舊事。不好說是丈夫。只說他哥哥怎樣沒良心。把他整日餓着。總不管閒事。因苦極了。去投水。虧得一個姓鍾的書生怎樣救他。如何與他盤纏衣服。不想就是那一日。我哥哥把我賣到這裡來。有了今日這日。何日纔得報他的恩惠。榮公是個顯宦的人。見了鍾生有這樣好處。也着實稱贊。且又是稱愛新夫人的

恩人。推屋及烏。也要酬他的情。好圖夫人歡喜。後來報陞了侍郎。路過南京。合城的官員拜望請酒。鬧鬧吵吵。榮侍郎一時那裡還想得到這上頭。郗氏夫人雖然刻刻在心。但不知他那（時）在那裡。名字叫甚麼。一個大京城。姓鍾的有無千帶萬哩。那裡去尋找。也只得罷了。心頭却撂不下。這日灣了船。正坐在艙中。隔着紗窗。見岸上一個人是個官兒氣象。站在那裡閒望。却與鍾生一模一樣。他是日夜感念。況向日心中又着實愛他。那相貌是時刻不忘的。隔了這七八年。只略有了些微鬚。看得十分眞切。對榮侍郎說了。差人上去一問。果然是他。纔知道做了官。故請上船來拜謝。郗夫人道。就是恩人送我衣服盤纏的那一日。我就嫁到榮府。恩人所賜的那三兩銀子。我至今留着帶在身邊。見了就感念恩私。因叫乳媼抱了他生的兩個兒子並一個女兒來與鍾生看。道。若非恩人水塘中救我一命。如何看得有此三兒。唐莊宗之劉后滅倫杖父不認者。因劉山人門

戶低微。恐玷及己耳。今郗氏不惜自呈寒賤窮苦時事。感念鍾生不忘。眞是女中丈夫。較劉后之心胸。高出萬萬倍矣。鍾生看了。一個有五歲。一個約有三歲。那個女兒才一歲多些。相貌既福態。都是錦裝玉裹。眞好齊整孩子。心中想着。有丈夫的人。如何嫁到這裡。此話可敢問他。但說道。些須小事。何足掛齒。怎敢當夫人這樣稱呼。郗氏又問道。恩人既做了官。爲何又在這裡。榮侍郎便將他上本得罪。如今同着家眷回南京的話。向他說了。郗夫人道。既然尊夫人也在這裡。定要請來會會。正說着。傳稟進來。酒席齊備了。榮公讓鍾生到客船上入席對飲閒話。問及幾時起來。鍾生說。原想雇了船。不過二三日就要行的。因把他的妾別了父母多年。今日在此無心相遇。要留着多住幾日〔的〕話說了。因此船尚未雇得。榮公道。先生不必雇船。這一隻船是巡撫衙門官座。我學生進京之後。我賞他數十兩路費。吩咐送寶眷到貴處。況他也是回去的順路。鍾生甚喜。道。這敢勞先生賞他。晚生自然酬他水脚之資。榮公笑道。

這多大事。還要先生解囊。多時席罷。鍾生謝了起身。又傳進謝了夫人。然後回來。錢貴問他認得的緣故。鍾生也不好說他原有丈夫。肯(眞)盛德謹言君子。夫妻間猶不肯露。只說是個窮家婦人。因投水救了他。贈他衣銀之事說了。道。不想今日做了夫人。大家嘆息了一會。又道。這銀子就是你贈我那三十餘金之內的。又將送船與他回去。並明日郗夫人還要請他上船相會也說了。甚是歡喜。都說他知情報德。有這樣不忘舊的好心。宜乎有夫人之福。次日清晨。果然差了兩個僕婦來請。因聽得榮公說他有妾。並請代目同去。都應允了。鍾生具柬潔(竭)誠去拜。並謝昨日之席。留茶回來。少刻。榮公來回拜。鍾生忙迎進來。讓了。道⑮褻尊勞駕。閒話了片刻。然後回船。將午。又遣僕婦來邀。錢貴同代目雇轎坐了。帶着兩個兒子。兩三個婢婦。到了船上。吃了一日酒。郗夫人相待甚是親熱。兩個兒子每人與他一個金麒麟掛在項上。是在江西屬官們送他公子的。臨

回。又送了許多江西土儀。葛布夏布磁器之類。過了兩日。榮公要進京。請鍾生到船上。便說。船家學生賞過他了。先生只管坐了去。不必再又費心。鍾生忙忙道了幾個不安。謝了。隨接家人捧出十封五百兩銀子八表裡。榮公道。這是內人送先生做程儀的。鍾生還要推辭。榮公已叫人送到他寓處去了。又道。學生前日來船中所餘的酒米乾菜果品之類。今全留下。夠先生一路費用綽綽有餘了。此書寫各人體段行事。無不詰（酷）肖。即此寫榮公夫人的事。八座行事做他人不得。故妙。吩咐家人查交與鍾老爺管家。鍾生謝之再三。叫鍾用去查點了。鍾生又叫稟謝夫人。郗夫人又請了去會。囑了些保重的話。鍾生又謝了回來。錢貴代目又到船上來送郗氏。郗夫人又送了他二人些東西做別敬。次早。榮公起身。鍾生送了數里。榮公苦辭。鍾生只得遵命。又到郗夫人轎前作揖。郗夫人在轎中墮淚。誠所謂感激泣下也。又囑幾句。然後回來船頭來叩首。請問起行日期。過了兩日。也就搬了上船。戴家苦留不住。又

設席送行。送了許多吃食。又送百金途費。鍾生決不肯收。戴遷就付與女兒。算送兩個外甥的。鍾生只得領情謝了。擇日長行。代目的祖母叔祖父母叔嬸並兩個兄弟都上船送別。大哭了一場方回。鳴鑼點鼓。開船回故鄉來。不日到了東昌。同年干壹現任東昌府推官。又來拜接。送了一分厚下程。辭謝不依。也拜領了。次日。請他夫婦同代目。鍾生見他情意殷殷。都去赴席。內中眞氏相陪。外邊干生同一個幕賓陪待。還有一個抽豐客。是山西人。鍾生都問了姓氏。上席共飲。換席之後。干生指着那山西客滑稽。將當日在李家坐館的話。細細相告。無不大笑。你道滑稽因何在此。山西大同府被闖賊殘破。李之富已老故。李太的那些桂子蘭孫皆不知去向。滑稽剛剛逃出一條命來。四處飄流。到了東昌。一日。干生出門。他在路傍看見。認得是當日的先生。問人。名字又同。他方去稟見。訴說家園殘破。無地可歸。特來相投。干生念他向年相待頗

好。故留他住下。鍾生夫婦抵暮回船。次日起行。看官聽說。如今的人在骨肉親友之間。見那富厚有勢要的。明知我雖奴顏婢膝去奉承他。他猶未必慊意。這是何故。因那奉承的人多了。他覺得總不過是如此而已。這些善於呵脬的人何嘗不知。到了那個時節。竟身子不由自主。不知不覺把個忘八腦袋鑽到人褲襠裡去。俸(捧)着屁股混舔。還有一種背地說那體面話。眞是天下無兩的豪傑。從來不會奉承人。及至見了有錢的富翁。有勢的大官。他就把脖子縮得如出了膱的屪子一樣。那舌頭分外比別人伸的長些。去舔那把溝子。此類多極。到了貧窮的人。不要說陌路。就是至親骨肉。要想他說句親熱話也不能夠。或是他家有點甚麼事情。不但掉臂不顧。且躲在忘八洞裡。連鈎都鈎不出來。更多更多。鍾生與那郗氏毫無關切。不過是道傍的冷眼熱心。不但救了他的命。送銀送衣送錢。且存心不苟。何嘗想他有今日這一日來報他。今得此

厚報也不爲過。但是一件。當日古人說。我看天下無一個不好的人。難道我要反過來說。天下無一個好人不成。四海之大。何嘗無好人。施恩於人反以仇報如中山狼者。十有五六。所以人皆心灰意懶。不肯去做好人了。如鄒夫人受鍾生之德。念念不忘。此等人在鬚眉中亦鮮。總而言之。堂堂男人不若這一個閨閣婦人者甚多。此書大主意。不過說世上無情男子不若有義婦人。蓋有激之言也。不必多敍。再說宦實自到家之後。每每提及鍾生。不勝感念。但是夫婦父子祖孫在一處歡樂。便長嘆道。使我一家骨肉得保全者。鍾員外之恩德也。每要想報答他的深恩。又無因而前。今忽聽得他上了監軍這本。休致歸來。又敬他的人品。又感他的恩私。因聽梅生說。他向年原住的是他叔叔的房子。他叔叔也死了。房子被他兩個兒子傾掉了。知鍾生將他(歸)替他買了一處大住宅。置了些田地佃房。及家中動用器皿什物。無一不備。約值萬金。正是。

世間惟有恩和怨。　没齒難忘刻骨深。

宦實着人打聽他的船隻何日可到。此話權且按下。且說那鍾趨掙了一分好家私。如何就被兒子一敗至此。原來鍾趨自逼干生退婚之後。不但爲親友所不齒。不想干生又連捷中了。心中懊悔無及。已暗氣在心。他女兒嫁與勞正。得了個御史親家。心内十分中還有三五分可釋。不意魏璫事敗。坐連逆黨。親家伏法。佳婿愛女又充發陝西去了。親友無不笑駡。遂氣成蠱脹。自鍾生進京會試之後。不半年而亡。他兩個兒子。長名鍾吾仁。娶妻計氏。就是計德清之妹。這計德清雖是個生員。乃卜通游混公同類。專一把持衙門。調唆爭訟。無風生浪。以便於中取利的都頭。次名鍾吾義。娶妻都氏。他乃兄是個武生。南京呼爲蹺脚鬼。江南舊有一笑談。一文一武兩秀才同行。値一鄉下人挑一擔子。誤將二人一撞。一個怒道。你這狗骨頭。如何撞我這一下。那一個罵道。你這忘八匄的。鄉下人忙歇下擔子。賠罪道。小人不知是文武二位相公。失錯該死。二人喜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是文武相公。鄉人道。這位狗骨頭是文相公。那位忘八匄的是武相公。二人皆係鍾生之兄。自鍾趨死後。他二人就

分了家。每人連房產雜項也將五千金。鍾趨的住宅鍾吾仁住了。將（鍾）生所住的那一半分與鍾吾義。他兄弟各立門戶。你我奪勝爭強。這個穿好的。那個便吃好的。〈那個便吃好的〉這個請親。那個便宴友。這個朝朝除夕。那個便夜夜元宵。兩個也不像過日子的人家。竟如石崇王愷鬥富一般。久之。二人都生起疑忌來。鍾吾仁暗想道。兄弟是父母的小兒子。古語說。天下爺娘疼小兒。再沒有做父母的人不偏愛幼子的。在生時必定多與了他些私囊。不然爲何如此奢費。鍾吾義又疑道。哥哥係長子。我幼時他必定偏得父母的多。不然何得這樣花用。世人只自（知）看別人的非。再不知見自己之短。他兩人行事舉動原是一般無二。因疑心一起。彼此窺潛。無一事不戳眼。又經不得內中兩個婦人。這一個在丈夫跟前。那一個在男人面前。都一陣計都。遂將丈夫的心挑發。（撥）這兩個婦人之兄。又係寡廉喪恥的人。調唆妹夫兄

〔弟〕興訟。貪圖口腹。或內中有美（羨）餘。更有那些不顧人生死。只知奉承的親友。扛順風旗在傍慫恿。使他弟兄就同室操戈起來。鍾吾義在縣中遞了一狀。說哥哥恃長。分家不均。多得家產。求恩公斷。干證就是慫恿的那幾個親友。又恐縣中不准。買了一尾大鯉魚。肚中裝了二百四十金。煩人送進。那知縣姓臧名繼仲。世間能有幾個知縣而贓不及重者。諺云。家家賣酸酒。而犯（我）是高手耳。是山東人。他說是臧文仲武仲的子孫。故起此名。他見這是有錢的百姓告家產。眞是點燈也尋〈出〉不出的美事。何況又受了重賄。即刻發籤拿鍾吾仁。鍾吾仁聽見。慌了。忙買了一個大冬瓜。裝了四百金在內。厚賂原差。就煩他暗暗送入。仍補一狀。說兄弟係父母所愛幼子。偏得甚多。求恩追出斷給。就煩舅子約了十來個素常走衙門的秀才做干證。知縣也准了。次日早堂。帶來審問。先把兩家的干證略問了一問。少不得是各位祖其人。然後叫他親戚上去問。衆人道。分家之時。雖有

小人們在跟前。房產地土皆係均分。當日是他兄弟二人情願。至於內中私弊。只他們各人自己。我們外人如何曉得。知縣點了點頭。先叫鍾吾義上去。問他口供。大略與狀上相同。又叫鍾吾仁去問。鍾吾仁也照狀上細訴了。那知縣勃然變色。把驚堂拍了兩下。指鍾吾義怒罵道。你這奴才就是個刁頑百姓。自古道。長兄爲父。就有不公。只該央族中親友去講論。你也不該輕易就興詞動訟的告他。你就不是(曾)聽見古人推梨讓棗麼。況你衆親友都說眼見均分。可見無私弊的了。你何得誣告胞兄。罪應批誣告。平人加一等。且打你幾下。警戒你個不弟。然後再定你誣告的罪。抽了四根籤撂下來。道。●本當重責你這奴才。本縣姑念薄責。那鍾吾義先以爲他送過魚的。定上上風。好不放心大膽。見他說話時。全是爲着哥哥。心中疑道。難道忘記我魚腹中之物了。聽他罵了一陣。忽然撂下籤來要打。衆衙役上前拖翻。他急了。高叫道。老爺

天恩。念小人是個大愚民哪。那知縣聽他說了這個愚字。吩咐住了。衆役放他起來。知縣呵呵笑道。你說就是愚民。因指着鍾吾仁向他道。他還是個大呆瓜呢。因道。看你的愚。權記打。且送你去稽候所住幾日。耐耐你的刁性。喝一聲。帶了去。將鍾吾仁等逐出免究。鍾吾義到了所中。禁子衆人知他有鈔。一個作惡。一個作好的。狐假虎威。一陣嚇詐。鍾吾義從不曾見過這樣好去處。心驚膽裂。又費了許多使用。他托起先送魚的那人探聽縣官緣故。方知哥哥送了他四百金一個大瓜。始悟臧知縣前說呆瓜的話有因。又叫家中取出二百六十兩湊前足五百之數。拿了去送進知縣。隨帶人去拿鍾吾仁。這鍾吾仁見兄弟下了所。以爲錢神有靈。正欣欣得意。在家中宴那些干證痛飲。不意又被拿來。私問原差。也不知其故。到了堂中。丹墀中跪下。知縣〔道。〕你兄弟屢屢哭訴。說你欺心。你若果然公平友于之愛。你又何若如此。定是你這奴

才倚大壓小。待弟刻薄。你可曾聽見鄧伯道棄子存姪。也不過是爲兄弟。許武不惜自汚。以成弟名。也不過是爲兄弟。你待手足無情。也就是個畜類了。今單把他收禁。他心中自然不忿。你也同他坐坐。洗一洗你的獸心。不由分說。帶了去了。鍾吾仁托人打聽。知兄弟送了五百。他添了三百。鍾吾義知道。也添。每人送夠千金。知縣心滿意足了。（山海衛有一知府。在任時混名劉估家。有在衙門中打官司者。家產罄而後已。這知縣只二千金便心滿意足。較之劉太守。可謂淸廉極矣。如何算得贓極重之致。）吩咐將前⑰狀上有名的親友並干證都傳了來。次日上堂。帶他兄弟二(人)到公堂前。和顏悅色勸道。人生在世。除父母之外。再莫過於兄弟了。手足自相殘害。還好得麽。古人說。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又道。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本縣還記得一首詩道得好。念與你二人聽。

同氣連枝各自榮。　些須小事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　能得幾時爲兄弟。

還有幾句更說得好。

兄弟同居忍便安。　莫因毫末起爭端。
眼前生子又兄弟。　留餘子孫作樣看。

你們記着。前日本縣禁你們幾日。不過要你們反悔的意思。[恐不止此。或者還是爲家兄。]本縣是你們的父母官。可有不疼愛你們的麼。我勸你兄弟美的好。因罵兩家干證道。他親兄弟豈肯如此。都是你們這姓(此三)無恥的奴才。見利忘義。挑唆人家兄弟鬩牆。本該重處。姑念無知寬恕。內中有幾個干證的秀才。臧知縣道。諸生既在黌門。也該惜些廉恥。怎跟着這些下流奴才胡行。後再如此。定然申詳學憲。你們都是讀書人。可將書上孝弟道義的話勸他弟兄。又向他衆親戚道。你們既係至親。帶他兄弟去替他們和好罷。[眞好父母官。若無那二千金贓。定當考上上。然而這一篇說話。也值得二千金之數。]吩咐出去。他二人見官府如此說了。還敢說甚麼。忍氣吞聲回來。他兩人不自己責悔不該告狀。反

彼此深恨爲何用銀子陷害。此後更如寇仇。各又想道。原圖費用幾個斷過家私來過。棄少而取多。不竟(意)一文不得。反費去千餘金。此忿如何消得。一日。鍾吾仁帶了兩個家人要到他一個朋友家去同謀設法到別衙門告理。不但要翻透千金的本。還要出這一腔子氣。走到文廟泮宮前。一眼望見兄弟帶着個小子。背立在水邊。原來鍾吾義也是到一個親戚家商議要告哥哥。留着吃了半日酒。有幾分醉了。辭了回家。走到此處。在(正)站着看水。心有所思。忽看見哥哥遠來。只得倒背了臉。此時已暮。鍾吾仁四顧無人。凶心陡起。輕輕疾走到兄弟背後。用力一推。可謂我已無人。吾何法乎哉。那鍾吾義一則不防哥哥害他。二則有酒的人頭重脚輕。便一個筋斗翻入水中。那小子纔要跑。鍾吾仁叫家人陶沃上(前)拿住。小子要叫喊。被陶沃將喉管捏住。已將半死。也抛入水內。那鍾吾義在水裡已淹得昏頭昏腦。忽然冒將出來。鍾吾仁忙拾起一塊

半截磚。對準腦門。儘力一下。得復沈下去。看了一會。不見動靜。他也不去尋朋友了。歡喜回家。兩個家人每人賞了十兩銀子。叫他隱密。然後告訴計氏。夫妻無限快樂。痛飲慶賀。勿謂世間無此等人。北齊高演之殺弟。有甚於此。以爲出了惡氣。

那都氏晚間不見丈夫回家。叫人拿燈籠往親戚家去接。說已回去久了。着人四處尋覓不見。着實心疑。天又夜了。只得歇息。次早又叫人去尋。聽得人紛紛傳說泮池內有兩個屍首浮出。那家人忙去一看。一個正是主人。一個正是小子。將屍首拖到岸上。只見主人頭顱粉碎。那小子喉籠(嚨)青紫。忙去報與都氏。都氏坐轎來看了。痛哭一場。叫家人去報縣。知縣差四衙帶仵作相驗了。塡寫屍格回稟。知縣明知是人謀殺。但不知凶手是誰。只存了案。屍首着屍親掩埋。俟拿獲凶身再行定奪。都氏只得將丈夫周(用)棺材裝殮了。擡回。家人小子也用棺材盛了埋於城外。都氏也疑是大伯謀害了丈夫。但未得指實。不敢妄告。只

得廣延僧道念經設醮。超度亡魂。看墳塋埋葬而已。看官聽說。天地間有胞兄殺了親弟。竟躲得過去。那就眞沒天理了。鬼神尙何足畏。他慢慢自然有個報應。那日鍾吾仁在伴（泮）池害鍾吾義之時。跟着的兩個家人。一個名鞏濟。自來是鍾吾仁的心腹。一個名陶沃。那陷（掐）死小子的就是他。他素常性極凶惡。因見家主害了兄弟。雖然得了十兩銀子。焉能滿意。因主人有此把柄在他手中。未免就漸漸放肆。鍾吾仁也忍過了半年。事已冷了。一日。計氏生日。鍾吾仁叫陶沃去買辦菜蔬。款待舅子。衆親到抵。他去（至）暮方醉醺醺的回來。此時都散了。鍾吾仁罵道。你這大膽的奴才。等着買東西替你奶奶做生日。怎去到此時纔回來。他瞪目斜視。道。我大膽。殺人的纔大膽呢。鍾吾仁見他道着心病。倒不做聲。他轉身反囑噥道。一個老婆的生日這樣要緊。害兄弟像殺小雞的一般。不要討我說出來罷。却是天理話。但不該出於惡奴之口。鍾吾仁聽了這話。忍

耐不住。趕上去打了他一個嘴巴。他大喊大叫道。我犯了甚麼事。你打我。我料道沒有殺了人。我不怕你。你有本事送我往衙門裡去麼。支手舞脚的挺撞。鍾吾仁忍不住。叫衆家人拿住。結結實實打了他一頓。他懷恨在心。走到隔壁。一五一十將前事細說。都氏留住了他。叫人請了他哥哥來商議。因恐這臧知縣是個贓坯。不敢在他手中去告。要到別衙門告理。怕也周(同)縣官一類。況同在一城。恐大伯先弄了手脚。遂議定往巡道處告。京府巡道即是外省的按察司。此時巡道衙門設在鎮江府。都氏帶着陶沃同哥哥往鎮江府去了。鍾吾仁先見陶沃走了。還以爲他逃去。後來方知他同弟婦去告狀。纔着了慌。叫鞏濟連夜隨去打聽。次日回來。說道。巡道已經批准。發刑廳荀老爺審理。這鎮江府刑廳。他世代科甲進士出身。眞算得一個簪纓世冑。好體面。姓荀名思。是阮大鋮的門生。跌到此一句。甚覺不堪。鍾吾仁急尋門路去求阮大鋮。定要五千金。

講之再三。連房產并現物共湊三千兩奉上。阮大鋮打聽他家已將罄了。纔肯依。寫了一封懇切的書。差的當心腹家人龐周理。星夜過江去役。(投)設(說)鍾吾仁是他至戚。萬望開設。(脫)荀刑廳接了書。心中暗急。道。這張狀子我原想自已吃此美嘴。不想被老師高才捷足者先得去了。沒奈何。只得欽遵來命。因籌畫再四。大悟。喜道。這邊不着那邊着。都氏豈非一塊肥肉麼。遂算計到⑱他身上。過了一日。差役已將鍾吾仁同鞏濟家人提來。鍾吾仁也補了一張辯寃的訴呈。到審的時候。先叫都氏上去問了問。然後叫這出首的家人去審問。這陶沃遂將如何推落水中。如何用磚打破了頭。如何叫他拿住小子。掐得將死。也撂下水去。那刑廳微微的笑了笑。叫上鍾吾仁去問。鍾吾仁道。老爺天恩。當日小的雖同兄弟告過家產。那時兄弟先告小的。小的氣不過纔補告的。蒙本縣老爺勸諭。吩咐衆親友已和過。現有江寧縣案件可查。小

的與他兄弟。何仇就到殺害的地位。這惡奴酗酒肆惡。無所不至。小的責處他是有的。人所共知。他就去挑唆弟婦。弟婦一個女流無知。遂聽讒言。以致動訟。小的若果有虧心的事被他拿着。哄還怕哄他不過來。焉敢責他。求天恩詳察。刑廳連連點頭道。理直言壯。說得是得很。又叫那鞏濟去問。他極力質辯並無此事。刑廳又叫陶沃上去詰問。他報(抱)定前辭。謀害是實。(刑廳)拍案大怒道。你家主既謀害兄弟是眞。你次日如何不出首。直捱至半年之後。因受責罰。方纔說出。你主人說得是。他果然實有此事。他有心病。決不敢打你了。你這奴才。因主人一時之小失。就欲陷他於大辟。你心地也太惡了。就據你說是眞。你主人謀害兄弟時。你係同謀殺害幼主。分首從。你該斬。你掐死那小子。投下水。故殺。律又該斬。今日挾仇誣告主人死罪。反坐。又該斬。首(看)刑廳律條甚熟。但不知可記得枉法(貪)贓是何罪。以你一人。得了三個斬。死有餘辜了。吩咐夾起來。打了二十槓

子。又問他。還是前辭。刑廳大怒。又加了三十板。發去收監。又叫都氏上去。罵道。俗語道。家有賢妻。男兒不遭橫禍。當日你丈夫在日告哥哥。這定是你這不賢之婦在內中挑唆起釁。今日又聽惡奴一面之辭。誤告大伯。本該重處。且發媒婆家看守。俟本廳察出內中情弊。再行發落。本廳看你在我公堂上還這樣妖妖嬈嬈的。焉知不是你有奸夫。通謀害殺了丈夫。（輕輕入一剔(剮)罪。）因與大伯有宿恨。故買出惡奴來。嫁禍於他。希圖脫罪。等本廳訪明了。你身上的罪也不輕。傳了媒婆來。吩咐帶去看守。又吩咐鍾吾仁討保在外。聽候發落。鍾吾仁出來。想陶沃執定扳他。恐過後都氏再往別衙門去告。如何了得。將家中剩得餘物。拚拚湊湊。弄了百餘金。罵(買)囑了司獄禁子。將陶沃掇弄死了。報稱受刑後得病。醫治不痊。自斃於司獄司。出結報廳。刑廳心照。也知有弊。他一〈想〉心中想吃都氏。正礙這家人口硬。恐將來有事。也巴不得他死了。沒有對

證。見了報單。命將屍拖出存案。都氏在媒婆家看守。聽官府的話不好。正在憂疑。次日。又聽得陶沃死了。越沒對證。心下十分驚怕。請了哥哥來商議。不求柴開。只求斧脫。如今也不想官事贏。自己免禍顧命要緊。將家資湊了二千金。送入私衙。次日。即提出來。說道。你誣告大伯死罪。本當反坐。念你女流無知。又係聽惡奴挑唆。惡奴又死了。姑念〔免〕究。都氏當云。多承盛情。等本廳申過上臺。再行釋放。也叫討保聽候。也朦朧一角文書申了上去。云。審皆是虛。都氏誤信奴言。念係女流。免坐罰贖。罪當應坐家奴。因斃病故於獄。已膺天誅。餘人應行釋放。做官的人能有幾個肯細細訪察民情。那巡道見了刑廳申文。批准下來。刑廳傳齊衆人。當堂釋放。衆人出來。各自雇船歸家。鍾吾仁記罣家中。阮家來催出房子。急於要回。獨雇了一隻小滿江紅取快。是日風恬浪靜。江中無限行舟。他這船到了江心。忽然一個大旋風。船底朝天。凶人落水。傍船急來救

時。只救起兩個船家。鍾吾仁同鞏濟大約到大海中去了。他謀死了兄弟。那鍾吾義還得屍骸入土。就是那小子也還得個棺材埋葬。他主僕二人。竟葬於魚鼈之腹。（他是水葬。）害人自害。豈不信然。因鍾吾仁弟兄相害。有一調駐雲飛感嘆世人手足。道。

手足天倫。同氣連枝骨肉親。貴賤皆天定。貧富何須論。（噫）勢理起家庭。較人猶甚。同室操戈。血淚如珠迸。（嘆世上）兄弟相和有幾人。

都氏回家。家中還有千金之產。他少年無出。嫁人去了。這計氏家業罄盡。一絲在(也)無。在哥哥家寄住了幾日。也只得抱琵琶過別船而去。可笑鍾趨苦積萬金之產。被兩個賢郎這樣輕輕花去。不但性命不保。而且覆宗絕嗣。古人說。錢財上寬一分。與兒孫積一分之福。豈欺我哉。（鄙吝諸公。此真不入目之言。可壓(厭)至極。）此雖係鍾氏弟兄分爭之罪。實由鍾趨愛富嫌貧。只知

損人利己之報也。古云。遠報兒孫近報身。毫厘不謬。不信。但看此一段事。豈不使人不寒而慄。因他兄弟二人互相謀害的這一件事。有幾句打油感嘆世情。又可以警戒此輩。不可說是熟話不看。

世人何故喪良心。　但見黃金不見人。
毒計每緣爭阿堵。　奸謀乘隙亂家庭。
僉壬莫怪胸如蜮。　天性還因腹有荆。
休道冥中無報應。　驅除險惡化和平。

不必煩言。且說宦實家人打聽鍾員外的船到了趕(旱)西門外石城橋下。他父子同接了出來。鍾出(生)忙迎進艙中。相揖坐下。道。老先生尊年先輩。何敢當此厚愛。遠勞尊駕。使晚生何以自安。宦實將父子朝夕感念。並將替他置了房產地土。候他歸來的話〈話〉說了。又道。愚父子特來奉迎到新府耳。鍾生雖感之不已。還要推辭。先是梅生同鄔

合接到下關。此時在船上同來。梅生見他推辭再三。勸道。宦老先生這一番殷殷厚意。吾兄再却。未免就覺十分固執了。鍾生此時也無可歸家。又見他這般實愛。也就深謝領了。鍾生賞了船頭十兩銀子就發行李。同着家眷上轎。來到新店。(居)甚是寬敞富麗。家中動用之物。無一不備。宦實又備了戲酒來。一來替他接風。二者溫居。鍾生感之不盡。後來竟成了通家莫逆。鍾生一到家。賈文物童自大都來拜望。賀房接風。大家熱鬧了許多日子。錢貴之母郝氏。宦蕚之妻侯氏。梅生之妻李氏。鄔合之妻贏氏。都來看錢貴。送席。內邊堂客也吃了數日酒筵。過了些〔時。〕鍾生事體稍暇。差人往和州打聽。關爵已回到家園地。二人鄉會同年。做庶吉士時。志同道合。臭味相投。十分契厚。後來雖分了衙門。常常相晤。今〈相〉見他革職是因救己波累。又素知他貧寒。將榮公夫婦所贈之物取出百金。（提此一句者。見鍾生除此以外。別無他蓄耳。）雇了一隻小舟。親到和州孝

義鄉去相探。關爵見他遠來。不忘友誼。心中甚喜。寒素家風。惟設雞黍村醪相待。鍾生將攜來之物奉承。關爵初不肯受。鍾生道。年兄之清介。弟豈不知。此物若是弟從貪汚中得來。決不敢汚及年兄。及(既)係他人贈我。分贈年兄。這有何傷。況古人傾蓋相逢。即有束帛之贈。未聞其辭也。何況我二人同年兄弟耶。此些須不過爲年兄薪水資耳。年兄豈疑弟爲世俗之夫。做報德之敬耶。關爵見他情意殷殷。只得道謝收了。相留盤桓了數日。鍾生因到家未久。辭別了回來。却說童自大自己尋思道。我自從與宦實(蕚)賈二哥結拜之後。這幾年了。擾過他兩家大酒大席不計其數。我雖請過他們幾次。也就算費事了。幾年請過幾次。也便一年請一回。較之生平從不請客者高出多矣。都不過家常茶飯而已。連酒也不曾醉過他們一次。從來沒有設席叫戲熱熱鬧鬧這樣一回。我雖改過了。這幾年但只不在銀錢上刻薄。並不曾大施爲施爲。這個臭名終在。我看鍾員外人都這樣敬他。宦哥白白的

送他萬金之產。我就破二三十兩頭請請他做個相與也何妨。況且我同宦哥結拜了。他父親就是老伯。他來家這幾年。我還沒有與他接風。（到家數年。方纔接風。也算新聞。）何不一舉兩得。（還是一事兩勾當。到底臭味難脫。）又想道。我的主意雖如此。不知奶奶捨得捨不得。須同他商量了。纔好行事。遂走到鐵氏跟前。把這個意思達上。鐵氏也不像奉承他嘴巴的惡態。他三十多歲了。終日飲酒食肉。一無所事。閒了就拿角先生解悶。眞是心廣體胖。他胖得沒樣。到如今越發胖得動都動不得。兩腮的肉墜了下來。脖子與下頦一般粗。要回頭。連身子俱轉。胸前大乳凸得充高。屁後尊臀宛如巨鼓。雖無那凶暴之氣。只是生性吝嗇。却不能改。他因胖得很。總不能生育。即如母雞太肥了。油蒙了心。不能下蛋的一個理。數年來。不想倒是葵花心中竟結了一個子。蓮花瓣內也產了一個女。他娘母雖醜。倒生了兩個好白胖孩子。鐵氏拿來自己養着。都有五六歲了。這日。他掗在一張大涼床

上。正門着兩個孩子頑耍。聽見這話。但道。你通共百十萬家私。就想這樣大行爲。你度量你的力量去行。我不管你的閒事。只要每日不少我的酒肉就罷了。只不要說你因請人花費了銀子。在我身上扣除。缺少了我●的食用。那就行不得了。童自大道。你但請放心。我的家私還夠你受享幾輩子。此話也難說。百萬財主便能保終始乎。百(昔)江南一趙百萬。家私百萬猶有餘。後年將七十。漸漸虧折。僅存十餘萬。逢人即哭道。我要餓死了。只得十來萬銀子。這日子怎麼過。彼時余尚年幼。常笑之。後來方悟百十萬家私過慣了。到了只得十數萬自然難過。或者連酒肉都捨不得吃。亦不可知。遂歡喜喜的出來。到了宦蕚家中。宦蕚正同鄔合在那裡閒話。讓他坐下。他把要請客的話說了。定要請宦實到家坐坐。還要借他的家人器皿雜項。宦蕚都允了。就走到上房。向父親去說。宦實道。你們一起少年去走走。我老了。辭了他罷。宦蕚笑着道。兒子同他相與了這些年。他從不曾請過一次。他一輩子捨不得費錢。家中也沒設過大席面請人。況他纔說這是特爲老父並鍾兄而設。不如去擾他。鼓舞鼓舞他的興頭。宦實聽了這話。也笑笑依了。宦蕚

出來與他說知。他見宦實肯去。滿心歡喜。就托鄔合去請鍾生同賈文物。鄔合道。老爺費這樣大事。還該用個請帖。纔成體統。宦太老爺同大老爺賈老爺諸位算是通家罷了。鍾老爺是新客。怎麼好口請的。童自大道。你當我捨不得幾個帖子麼。實不瞞你。我從〈不〉沒擺過大酒席。不知道這些規矩。二來也沒人會寫。就煩你替我買幾個帖子。央人寫寫。我改日酬你的情。何不像當日初拜宦蕚時用沒字帖。豈不省事。宦蕚道。你不必。叫了個家人來。吩咐道。你去叫了書辦來。叫他拿幾個全帖同筆硯來。童自大喜道。這個省事。更妙。只是又煩費哥。不一時。叫了他家中的一個裴書辦來。裴賠音相似。不但賠了書辦替他寫。還賠了許多帖子。宦蕚向童自大道。你要請誰。寫幾個帖。你對他說。童自大道。並沒別人。就是老伯同二位哥。鍾員外。鄔哥。五個帖就夠了。宦蕚道。我老父同我說過了。不必用。你只寫別的罷。鄔合也道。晚生理當來效勞。怎敢當老爺賜帖。童自大不肯。道。我先不知道這個禮性(數)

就罷了。既然該這麼行。如何不用。定要寫。這叫做不惠之費。不用錢買的帖子。諺云。火燒紙馬鋪。落得人情。宦蕚只得依他。他對裴書辦通。（道）該怎麼樣寫。我不知道。你是寫慣的。煩他（你）寫寫罷。裴書辦道。幾時的日子。他道。明日來不及。後日罷。裴書辦替他寫着。宦蕚道。既然費了這些事。何不添一席。連梅兄也請請。他既是鍾兄的好朋友。我們都相熟。可使得。他笑道。有理有理。還是哥想得到。帖子寫完。書辦將小姪愚弟兩個帖遞了與宦蕚。說。這是請我家太老爺大老爺的。別的都遞與鄔合。（童自大）道。鄔哥。你的帖子你就自己收了去罷。妙極。請客自己下請帖。也是從來未聞。別的就煩你去請請。務必要來纔好。你知道我家沒多人手。改日謝你罷。鄔合應允。接了過來。他約定了。然後歸家。到了那日。叫了一班好戲。一班吹手。廚役茶房酒按摩。一一齊備。宦蕚又打發了十數個家人來相幫。一應杯筯氈毯之類。皆係宦家送來與他用。他又請了舅子鐵化⑳來做陪客。另在回回館中備了一席。細。

午間。衆人陸續來到。鼓樂喧天。簫韶震耳。廳上懸燈掛綵。氍毹匝地。十分齊整。讓坐上席。正中一席宦實。東邊首席。鍾生遜讓。梅生決不肯僭。只得坐了。西邊二席就是梅生。三席宦蕚。四席賈文物。郞合一席略退後些。挨次坐下。他與鐵化在下面相陪。酒筵果然豐盛精美。唱戲吹打又十分熱鬧。屏門後掛了簾子。獨設一席與鐵氏看戲。外邊賓主八人。內中鐵氏。可謂連婦人焉九人而已。葵心蓮瓣也打扮着。扭扭捏捏跟了來看。那鐵氏雖是回子家女兒。嫁來久了。也就無所不吃。早忘了他的教門了。那日衆人都體貼他這場盛心。直到天明方散。鐵氏嫁到童家十多年了。不但不曾見過這樣熱鬧。也並不曾吃過這些美品。也動起高興來。童自大回到內室。鐵氏道。大家私。你的爲得人。我也要請客。童自大巴不得要他歡喜。便道。奶奶。你憑着要請誰。我可有不依的麼。同他商議了一番。算計無人可請。只請宦夫人艾氏。宦奶奶侯氏。妾嬌花。鍾奶奶錢氏。妾戴氏。賈奶奶富

氏。梅奶奶李氏。鄔娘子嬴氏。並他嫂子火氏。當日請不及他出來把戲子鼓手廚子各項人都定了。明日還要請堂客。又對宦家人說了。留下他們相幫。叫打發衆人酒飯。他去睡了一會。已飯時起來。叫童祿去請了鄔合來。煩他買〈他〉幾個全帖寫了請啓。煩宦家認得的人分頭去請。明日赴席。次日清晨。火氏便到。飯後。先是嬴氏到。連此沒要緊去處亦(無)不寫得有理路。火氏至親算主。自應早到。嬴氏乃篾片之妻。大老夫人相召。又當先來。妙甚。見了禮坐下。不多一會。富氏也到。接了進來。原來富氏數年來因寡慾多男。他也生了一男一女。他當日曾小產過數次。謂係怒氣所傷。此頭謂寡慾到底虧息了悍妒之氣之故。都帶了來頑耍。奶娘抱着纔坐下。外面又吹打。先火氏嬴氏富氏來。不曾說吹打。此處云又吹打。則先亦曾吹打過。也是省筆之法。說是鍾奶奶梅奶奶戴姨娘到了。代目他姓戴。人見他生了子。都稱他戴姨。代目見了鐵氏。要行大禮。鐵氏連忙拉住。將他細看。認得就是仙桃。好歡喜。可見當日鐵氏賣他時。雖是妒。却是愛。不然今日見面豈不忸怩而反歡喜也。分外親熱。讓他坐下了。葵心蓮瓣見了他。也着實親香。少頃。艾夫人領了侯氏嬌花下轎進來。衆

婦人都迎接到內。彼此各見了禮。錢貴又謝了艾夫人厚情。並謝侯氏前次賀房的酒席。細。坐着。也聊㉑些閒話。外面吹打着催席。鐵氏同火氏讓着衆位到前廳上席。只見芙蓉帳隱。玳瑁筵開。堂掛珠簾。席排金盞。坐位還點(照)前官客座的坐次。傍邊安了二桌。代目同葵心一張。嬌花同着蓮瓣一張。兩個鳩盤茶陪着一對生菩薩。不一時。點了戲。送上酒來。看饌湯點。一道道送上。熱鬧到將晚撤席。又都到上房來。衆堂客有更衣者。洗手者。勻臉者。點唇者。這都是奶奶的正務。眞是那。

鏡子照得發昏。　馬桶響得不絕。

鐵氏拉着代目的手。悄悄問他如何到了鍾家。代目將童佐弼同媒婆將他賣與鐵(錢)家的事相告。鐵氏恨恨不絕。那時大家坐了說話。好不親熱。宦夫人看見鍾生的兩個兒子。賈文物一男一女。童自大一男一女。梅生一女。他自己媳婦生的一女。嬌花生的一男一女。大小十個

孩子在面前。恰好是五男五女。好生歡喜。笑着對衆婦人道。你們尊夫都是好朋友。你們何不結了親。大家更覺親熱。衆婦人道。老太太尊意甚好。聽憑主張。艾夫人笑着道。我就做個主媒。分派定了。你們回去商議。看可行得。因對錢氏李氏道。我聽得說。你二位的尊夫自幼相與又着實親熱。梅奶奶。把你的令愛配與鍾奶奶的大令郎。可好麼。李氏感激鍾生當年替年(他)做媒。得嫁與梅生。巴不得把女兒與他做媳婦。以報前情。假做謙辭。笑吟吟的道。老太太主見甚好。只是家寒扳不起。錢氏道。我家拙夫與尊夫〈人〉莫逆之交。怎麼還說外話。我家去說了。再無不成的。艾夫人又道。我家承鍾老爺的情。再感激不盡。把我媳婦生的這個女兒配了鍾奶奶的小令郎罷。錢氏忙謙道。這可實實的仰扳不起了。艾夫人道。你若嫌棄我家就罷。若不然。這門親我是定要做的。錢氏指着代目道。這做(個)小兒是他生的。所以更不敢仰扳。艾

夫人道。妻有大小。子無貴賤。我只算報鍾老爺的情。別的我不計較。錢貴見他這番美意。忙拜謝了。又謝了侯氏。叫代目也都拜謝。代目同嬌花彼此也相拜。艾夫人又道。賈奶奶。你的令愛與我孫兒罷。童奶奶的令愛與你的令郎。我的小孫女與童奶奶的令郎。做了五對小夫妻。豈不妙。我也不強你們。回去商量明白。再拜門請酒。衆人都笑嘻嘻的道。老太太吩咐。再無個不依的。等說明白了。再來叩謝（老）太太。艾夫人笑着道。若都是成了。我這個老媒婆是要吃喜酒的呢。衆人齊笑道。少不得請老太太叩謝。內中惟有鐵氏聽見艾夫人把小孫女與他做媳婦。把一張大嘴咧着。一臉的肥肉笑得擠成一處。眼睛只得一縫。歡喜得非常。眞是夢想不到。忙叫人對童自大說了。童自大這個喜還了得。（可見富之（求）貴。亦猶貧之美（羡）富也。）忙進來。就替艾夫人叩謝。又謝了侯氏。鐵氏也俱拜謝了。正在熱鬧。笑語喧闐。聽得又吹打催上席了。出來上了席。大家到三

鼓方散。辭了各自歸家。次日。艾夫人把聯親的話對宦實並兒子說知。宦公道。大孫女與鍾家甚好。只是小孫女與童家不稱心。艾夫人道。我也想來。誰量得誰。（達者之見。反出自婦人。）丫頭生的孫女。配這百萬財主的兒子。也就罷了。宦公點頭無語。宦蕚也自歡喜。這幾位奶奶到家。都對各人丈夫說了。都歡喜願意。擇了一個好日子。煩鄔合做媒。都通了信。同在這一日。互相拜門謝允。過後。又彼此請酒唱戲。男客過了。就請女客。臨了這兩日。纔是童自大請。他夫妻二人心中快樂。這次比前越發熱鬧。只苦了鐵氏這個肥人。每日累得這汗淌不住。別處還可。惟有兩個奶頭底下並那胯襠中。竟像潑了兩桶水的一般。俗語說。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也竟不覺得辛苦。把這個葵心笑得那嘴差不多比葵花心略小些。蓮瓣竟把嘴笑得比蓮花瓣還大了。把這一子一女竟疼愛得說不出的那個樣子。再說那童自大想道。我總是破了戒了。（他當日不知幾時受得。趣語。）我門下

這些夥計。都是幾十年了。從來也沒有請過他們一次。我替宦哥賈哥結了親。昨日他們都有大分資來賀喜。何不也請請他們。也是我財東的體面。又來與鐵氏商量。鐵氏這些日子看戲吃酒。好生快活。兩個小夫人又在傍慫恿。滿口應允。便道。你既請夥計。我也要請衆夥計娘子。童自大可敢不依他。連聲答應。果然次日請衆夥計們吃了一日戲酒。到散時候。這些多年的夥計每常一飯也不曾擾過。何況這樣盛設的酒席。兕脬大揖作上許多。再三道謝。方纔別去。次日。鐵氏請衆夥計娘子並鮑家娘子含香。又聞(熱)鬧了一日。童自大罷。(道)索性拚着破費破費罷。把他的親友。從來連水都摸不着他的。都去請了來。吃了一夜戲酒。也請了鮑姓(信)之來。你道他緣何認得他兩口子去請他。前賈文物請他夫婦時。內外席上有鮑信之含香。他看賈文物面上。故此纔請。又把左右街鄰請了一席。道是兒子定親的喜酒。衆人知道同宦

府聯姻。都公分買了羊酒來補賀。鐵氏更加高興。對童自大道。我這些日子雖然吃酒看戲。把我也累夠了。你就不該獨設一席。替我酬酬勞。吃酒看戲還要酬老。(勞)也是乍見。童自大自然是要遵命的。留下戲子各項。到次午。擡過一張涼床。鋪了厚褥。放了幾個大枕頭與他靠背。獨排一桌與他受用。童自大側坐相陪。竟行的是公主駙馬禮。鬧了一夜。不但他親友夥計以爲奇事。這些街坊上的人都道。我們與百萬做了幾十年的鄰居。從沒見他家吃戲酒。竟連二連三的這些日子擺酒唱戲。眞是破天荒的事。他如今當眞竟不臭了。傳得各處都以爲奇聞。鐵氏又特設了兩席。單請錢貴代目到家一敘。同代目好生親熱。同他認了姐妹。代目不敢當。鐵氏道。你的兒子同我的兒子是嫡親挑擔。你還謙甚麼。此雖親愛之情。然係勢利起見。他雖一口一個妹子的叫。代目仍稱他奶奶。過後。兩家時常往來。閒話稍住。過了些時。

鍾生一日夜間睡不多時。似夢非夢。獨步到街上來。忽見一個大夫第。

如王者之居。心中詫異道。這是甚麽所在。看那門首〇〇許多奇形異常猙獰長大的兵。率皆執着器械。又不敢近前去問。心內驚疑。左右顧盼。忽見牆隅一(之)下。宦蕚賈文物童自大三人在那裡站着。鍾生上前舉手。驚問道。此是何處。三兄何如在此。他三人同道。適間有一位神將傳王旨。召我們到此。我們途中問他王是何人。他說是古城隍神。領我們到此。他進府啓王去了。連我們也不知召來何事。鍾生吃了一驚。端的古城隍召他三人來。如何指示分剖。但看後文。便知分曉。

校記

❶「河」字原置「老爺」二字之下，據文義改。

❷「住」原作「存」，據文義改；下文或同，不贅。

❸「的人」原作「人的」，據文義改。

❹「抵償」原作「低賞」，據文義改。

❺「位」原作「爲」，據文義改；下文或同，不贅。

❻「得聽」原作「聽得」，據文義改。

❼「道」字原置「大喜」二字之上，據文義改。

❽「臣工」原作「工臣」，據文義改。

❾「叩首」原作「首叩」，據文義改。

❿「關必顯」原作「關心顯」，據下文改。

⓫「他們」原作「們他」，據文義改。

⓬「江西」原作「西江」，據下文改。

⓭「媒婆」原作「婆媒」，據文義改。

⑭「道」字原置「來」字之上，據文義改。

⑮「道」字原置「了」字之上，據文義改。

⑯「道」字原置「來」字之上，據文義改。

⑰「將前」原作「前將」，據文義改。

⑱「計到」原作「到計」，據文義改。

⑲「了我」原作「我了」，據文義改。

⑳「鐵化」原作「鐵花」，據第二回改；下同，不贅。

㉑「也聊」原作「他了」，據文義改。

姑妄言第十七卷

純翁曰。這古城隍示夢一段。一提明衆人來路。照應首回。二明三婦改心之故。不是無因。

常平倉之弊。說盡地方官肺腑。爲上司者能一力淸查。上不負朝廷愛民至意。下使飢荒百姓受福不淺。

擁百萬之富。以萬餘石米濟衆。直九牛一毛耳。在慷慨豪傑爲之。何足爲異。所可異者。出在財主耳。況於又是極鄙吝不堪銅臭之財主。竟慨然爲之。出人意想之外。

寫王恩負心處。正寫小人之奸詐。正人君子往往爲其所欺。及到結局時。何嘗欺了人。自欺耳。爲小人頂門一針。

小（少）林僧傳術一段。是他千算萬計寫來。不如此。鐵氏一生終以角先生爲樂具乎。不如此。童自大何以能多子。更有妙處。峨嵋山人雖已

結過。此處又將他一影。

樂公初纔臨任。這一片憂國憂民的心腸。眞有寢食不安之意。此等官

那可多得。

楊大之殺水氏。寫盡小人之凶惡無良。彼私人之妻則可。人私彼之妻

則不可。水氏一淫婦也。固可殺。以卜通之親夫殺之則可。以楊大奸夫

而殺淫婦則不可也。故有水氏索命之報。非報殺淫婦之人。索命於殺

淫婦之奸夫耳。這一殺也有妙處。不但結去奸夫淫婦一段公案。且完

卜之仕結局。

李幕賓之貪。鄭瞎子之惡。劉大倰之毒。寫盡小人心腸。若非樂公之明

察仁慈。童自大亦危矣哉。

吳老兒一生貪鄙。宜乎有杜氏爲之妻。以絕其後。繼而有催（崔）命兒

爲之妾。以絕其命。要知非杜氏崔氏之罪。乃此老自取之耳。自作孽不

可活。斯人之謂歟。

厥夫多誼。又有厚道之妻。所生子女。自然昌大其後。至於夫名忘恩。其婦又薄。所生之女而爲人妾。不亦宜乎。

姑妄言卷之十七

第十七回　童自大捨貴糧救苦賑流民　少林僧傳異術爲歡娛胖婦

附　樂府尹念窮黎　楊轎夫殺淫婦

話說宦賈童三人向鍾生說古城隍召他們。鍾生暗想道。我蒙尊神恩庇久矣。何不同進去一叩。（此寫鍾生自夢到此。妙。若再說神去召來。便不成話矣。）正想間。只有(見)一個烏幞頭皀袍角帶的判官出來。傳呼道。奉王旨召爾三人並鍾情一同進去。鍾生吃驚道。王何知我在此。（是個夢境。）忙隨了那判官進到丹墀。俯伏道。某數年未得瞻仰聖容。今幸到此。特虔誠叩謝。那尊神笑道。你來得好。今該爾諸人夢醒之時。特召爾等來剖示明白。鍾情。爾夫妻前世姻緣。吾神向已示知。彼宦蕚等三人。前世係風流文士。却家道貧窮。也求白氏爲婚。他父母本要於中選擇一婿。白氏因彼家貧寒。誓死不從。皆因

此抱恨而歿。後都到我案下。因他三人抱一貧窮之恨。遂至捐生。故使他今生愚醜癡頑。豪華富足。與錢氏買笑逼歡。遂彼前生之願。而錢氏一相遇即厭惡彼等者。亦緣前世之故耳。王又喚道。宦蕚家（賈）文物童自大。爾三人奇（倚）勢橫行。到處作惡。本要奪爾紀算。橫死以報。今因爾等悔心改過。姑從寬釋。爾三人皆因絕嗣。因改過之故。皆得生子。只要爾等執定此心。自能保守家業善終。若再蹈前非。明有王法。幽有鬼神。爾當自省。三人嚇得叩首如搗蒜相似。王又道。取那三獸過來。衆人看時。一猴一虎一狐。匍匐案下。（婦人中。奸詐者無一不猴。悍妒者無一不虎。淫媚者無一不狐。見此不足爲異。）王問宦蕚等道。爾三人識此麼。三人不知何意。不敢妄答。王笑道。着他現了今形。又一個綠袍虬鬚的判官走上前。吹了一口氣。忽然變做三個婦人。他三人正驚疑間。仔細一看。原來是他各人的妻子。心下大駭。王道。此三婦。前世原來本男身。因前生孽重。墮落畜道。後罪限已滿。始得轉生爲

婦人。以爲爾三人之妻室。他雖轉世爲人。獸心未能盡革。故爾悍惡淫妒異常。世上悍惡淫妒之婦。大約皆係畜類托生者。爾等遭其荼毒者。以償前世好色輕生之戒耳。今爾等改過遷善。吾神冥冥之中已抽去了他的妒筋。換了他的惡腸。俱已化成人心。世間妒婦的妒筋惡腸。安得尊神盡都抽去換却。使這些怕婆好漢受福無量。與爾等同偕到老。爾等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去罷。兩邊將吏齊喝一聲。出去。如震霆一般。衆人齊叩首趨出。因他三人改過獲福。這一番事有四句打油道。

人能行善當生福。　事若違天必受殃。
此理易明何不省。　寧爲良懦莫橫強。

鍾生一驚醒來。原來是一場大夢。想了一想。一字不忘。喚醒錢貴。向他細說。方知有這些往因。鍾生又想道。我雖得此奇夢。不知他三人可有夢否。改日會着一問。若果此夢皆同。就眞是奇異了。鍾生得夢之夕。那宦賈童並猴(侯)氏富氏鐵氏六人。所得夢皆同。醒了。各人夫婦細說

夢中之語。深爲詫異。這三婦甚慚。深悔向日之醜態。若非抽筋換腸。決未必知慚。世間惡婦妒悍而不知慚悔者。定是未曾抽筋換腸之故。這宦蕚還不深信。恐是他自己偶有所夢。尚在疑心之間。叫人請了賈童二人來。坐下。問道。昨夜我做了一個奇夢。夢見你二位連二位老嫂嫂都在那裡。二位賢弟可有夢見什麼。他二人大驚。各述夢中所見所聞。無不稱奇。遂道。昨夜有鍾兄的。我們一同過去再問問他。又一齊到鍾生家來。鍾生問道。三位兄同來賜過。必有所謂。想是都做了甚麼夢。三人驚道。弟輩正是一樣的夢。昨夜兄也在彼的。曾有所見聞否。鍾生亦備述了一番。因笑道。三位尊嫂的前身眞令人可畏。虧三兄的福量好。竟熬過來了。他三人也笑道。神靈已改了他們的心腸。從此不懼了。笑了一場散去。他大家方知這番會合都是前生的事。雖然已是親戚。更加親密。那三位夫人也越發親熱起來。時常往來。此後連一絲悍妒之氣全無。至於枕蓆上之事。又是婦人常情。不足爲責。宦賈

二人各有壯大本錢。久矣將侯富二婦征服。只是鐵氏身子越胖。陰戶越肥越深。童自大之物越用不得了。況且又是那大先生將他做了學館。時常出入。揎得其寬無當。童自大間或試試。弄上了一會。只見那人同二物相合並不知覺。童自大竟棄前而取後。前門竟奉讓了先生。日久壞了。又買了八九個來。憑他取用。一個館內用八九個先生。何須先生之多也。因此憶起一故事。唐六如祝子（枝）山二公。有人托其薦館者。無不允諾。皆約至新正某日進館。至日。先生十數人皆齊集他家。以候送館。二公入內。頭挽了個髻。坐（作）幼童狀。出來拜師。衆驚問之。二公曰。何處有許多學館。就是我兩人延師。衆人知爲所耍。大笑散去。今他一個館中買了八九個先生來。無一個學生。只難爲了兩個丫頭的手腕。一夜。他夫妻同臥。童自大道。我好些時沒有走水路了。再試試看。遂弄了進去。抽了兩下。童自大道。這不中用。還是後門有些邊岸。鐵氏笑道。難道你這麼着着就一點樂處也沒有麼。童自大道。四邊都挨不着。就像個小娃娃坐在大澡盆裡面一般。有甚麼樂處。鐵氏道。人在澡盆裡洗澡。到底人也快活。童自大道。這樣說。我弄着。你必定也快活了。鐵氏道。好像個小耳挖放在大耳朵

裡。那有甚快活。童自大笑道。你說人在澡盆裡洗澡快活。難道耳挖掏耳朵耳朵裡不快活麼。兩人大笑。將後庭舞弄了半夜方歇。再說鍾生一日在書房閒坐。翻閱宋史。看到韓侂胄建一花園。竹籬茅舍。宛然村莊氣象。心中甚喜。道。惜無雞犬之聲襯點耳。少頃。聞雞鳴犬吠。遣人視之。乃京兆尹趙師羿伏於籬下作雞狗之聲。侂胄大喜。又有一個諫議大夫程松。他買了一個美人進與侂胄。取名松壽。侂胄道。奈何與大諫同名。程松道。正要使賤名常達尊聽耳。鍾生掩卷嘆道。小人無恥。爲諂媚之事。猶可言也。士大夫既登廊廟。爲朝廷之臣宰。尚然爲此。廉恥喪盡。是何心哉。（笑罵由他笑罵。好官在我爲之。二語盡之耳。）正嘆笑間。忽梅生到來。滿面笑容。問道。兄所看何書。鍾生答道。弟偶看宋史。到趙師羿程松之媚侂胄。正在可笑。梅生道。千古來。代不乏人。又不獨二人可笑。今日眼下就有一個可堪噴飯。弟特來爲吾兄言之。以供一噱。鍾生道。請道其詳。梅生道。舍表弟

昨日曾來奉拜麼。鍾生道。昨日承他賜顧。弟即往拜矣。梅生道。舍表弟當日之岳翁王翰林。兄也曾會過來。弟所說可笑之事。即此人也。鍾生道。弟當日一見其人。即知爲不端之士。故不敢親近。每訝令母舅老年伯高明君子也。當日爲何與彼結親。雖有此心而不敢言。彼令愛已故。令表弟也另娶了。今日有何笑話。梅生細細說他的這可笑之處。正是。

君子不失爲君子。　小人枉自做小人。

你道是何緣故。鍾生的母舅姓多。單名一個誼字。二十歲就遊了庠。是個慷慨丈夫。心直口快的男子。娶親後氏。可稱聰慧賢淑。生得一女二男。女適陳宅。陳仁美中了進士。選了陝西褒城縣知縣。即周幽王時褒似(姒)所產之地。長子名必達。他二人當日與鍾生同窗。都是廣先生的門人。多必達與鍾生又是鄉榜同年。次子必進在庠。這多誼少年的時候有一個窗友。名字叫做王恩。幼無父母。與兄嫂同居。兄嫂待之如

奴隸。鶉衣百結。終日枵腹。以草帶束腰。忍飢以度。他兄嫂只當不曾看見。他那令嫂比蘇季子不爲炊之嫂。漢高祖的戛羹嫂。還利害幾分。那王恩苦在心頭。無門可訴。他雖二十多歲。是一個書呆。只知道捏着個書本。一日蒼蠅之聲不絕。哼哼的念。軒轅彌明古鼎聯句中有兩句。正是他的行樂圖。道是。

常於蚯蚓竅。　時作蒼蠅聲。

他除此以外。別無一能。拿輕不得。負重更不得。他每每要賭氣出來。不但無置身之地。且無餬口之方。別人窮無立錐之地。他眞窮得連錐也無。當日有一個笑話。正合着他。

一個人無處謀生。專與喪家做陪堂。一日。他家出殯。他無(撫)棺痛哭。道。你的屍靈倒有處去了。我的這屍靈放在那裡。

正是這王恩之謂了。一日。他嫂子生辰。他娘家送了些魚肉酒麪之類來給❶女兒。他烹庖了。留着夫妻同享。但礙着小叔。要給他些吃。心中又捨不得。不給他些。又覺不好意思。（還算面皮薄。要在今日。大約好意思者甚多。）遂忍不住發話道。當日公婆又不曾留下半點家私。今年二十多歲的後生。不想些營運。只啃哥哥嫂子。臉彈子也不害羞麼。成日牙疼似的捏着個書本子。哼也哼得出飯來吃麼。要等你哼出個舉人進士來。哥嫂也好累死了。虧自己也過得去。嘴裡說着。將瓢兒碗兒摜得一片聲響。王恩一腔忿氣。走到多家來。多誼見他滿面怒容。兩眉如鎖。心中像有萬千爲難的事一般。多誼問道。我看兄像是有甚麼不悅之事麼。王恩長嘆了一聲。忍着淚。不能答。多誼道。我與兄自幼同窗。所謂丱角之交。有事何妨爲我言之。古押衙云。老夫一片有心人也。弟雖非押衙之比。然亦有心人也。或可爲兄助一臂之力。也不可知。王恩不得已。將他兄嫂惡薄的話說

了。復墮淚道。今日投身無地。欲住不可。是以悲耳。多誼激出一腔義氣來。道。世情囂薄。手足之誼何至於此。罷。兄既無處棲身。若不見棄。就在我小齋來住着。但恐家常日食不堪。兄若不責。弟還可以供給。就是幾件冬夏衣服。弟也還力有可爲。兄意若何。王恩道。承兄雅愛。弟銘刻五衷。但歲月甚長。如何敢常在府上叨擾。多誼道。朋友乃五倫之一。近來人情惡薄。將朋友一道幾幾廢盡。弟每每痛恨。我與兄多年友誼。猶如手足了。（不愧名多誼。）何必還做客套語。不妨今日就來。弟掃榻以候。王恩見他義氣俠腸。感之不置。說道。既承兄見愛。弟還有幾本殘書取來。遂起身別去。少刻來了。捲了一床破被。綑了一束爛書。背負而來。到多家書房住下。他竟毫不務外。終日對着書本咿喔。多誼喜道。他有這一番苦志。將來必有可成。安心要培植他成人。先替他換了一身衣服。又做了被褥與他。數月之後。多誼向他道。弟癡長吾兄三歲。大小女今已八齡。古

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兄今已二十外了。婚姻一事。亦不可緩。王恩道。弟之此身。當日尚不知飄泊何所。蒙兄收留。已出望外。今在此得衣食豐足。可以讀書。就是萬幸了。何敢復何奢望。想及婚姻一事。托兄福庇。異日若稍有寸進。再做商議罷了。多誼也就不做聲。却暗暗叫人打聽。替他〔尋〕親事。說成了一個老童生薄家的女兒。整二十歲。到了下定之日。纔對王恩說知。王恩感恩不盡。道。兄如此愛弟。雖是兄一片熱腸。但使弟何以克當。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願終身效銜結以報耳。多誼笑道。丈夫處在世間。於陌路之人施恩。猶不望報。何況你我朋友之間。些須微情。怎麼講報答的話。兄不但輕弟。亦自輕了。王恩不敢復言。惟心中感愧而已。多誼就將書室收拾。做了他的洞房。到了吉期。娶過門來。一應供給。皆出自多誼。是不用說的了。後氏時常請薄氏到後邊吃茶飯。閒談說笑。如嫡親妯娌一般的。那薄氏心地聰明。齒牙伶俐。世間聰明伶俐

（人無有不薄。倒是老實人還有些厚道。）二人着實相投。那年王恩進了學。多誼甚喜。以爲不枉收留他一場。藍衫酒禮并送學師之費。皆是多誼拿出。次年多誼生了一子。就是多必達了。王恩之妻薄氏同月產了個女兒。時光迅速。日月如流。不覺就是五個年頭。那日多誼同王恩正坐着閒話。見那兩個孩子從裡邊出來。相攜着頑笑。如親兄妹相似。多誼歡喜得了不得。笑說道。我同兄眞算得異姓骨肉了。我看這兩個孩子也如同兄妹。我同兄何不做個先朋友而後親家。把兩個孩子配成夫婦。兄意若何。王恩受了他的無限恩德。三口在他家穿吃數年。門檻都踢鎀了。毫無閒言。連妻子都是他替娶的。何況要他的女兒做媳婦。可有不肯之理。他每常就想扳這門親。好圖久遠。因自己還靠着他家。自鄙寒賤。不敢啓齒。（有此數語。彼後日之負心。愈覺可恨也。）今聽見說這話。滿臉是笑。說道。承兄不棄。小女得配令郎。眞得所天了。但弟不敢仰扳耳。多誼見他喜允。進來對後氏說知。後氏道。

我也久有此意。如此甚好。王恩就告訴薄氏。薄氏巴不能夠。連聲慫恿。過了兩日。多誼選了個好日期。備了兩席酒。先送了幾件頭面。兩套小衣服與媳婦做小定。然後請王恩吃喜酒。請了女婿陳仁美。外甥梅根來相陪。做個媒人的意思。後來始終成全。陳仁美之大力。所以名成人美也。內裡請薄氏。後氏母女二人陪他。一家甚是歡喜。自不用說。過後。他男婦四個親家愈加親熱。多誼同王恩走了幾科。總不得中。到了天啓甲子科。他二人同女婿陳仁美同進場去。不意放榜之日。王恩同陳仁美都中了。多誼反落孫山之外。多誼雖然未中。見女婿中了。還在次。見王恩中了。倒歡喜得比自己中了還勝。他女兒去年嫁到陳家。女婿中的這一日又添了個外孫。眞是喜事重重。次年。王恩上京會試。路費家人皆是多誼預備。托女婿與他同往。一路到京會場。又同中了進士。王恩殿在二甲。選入庶吉士。報到家中。多誼那喜眞快樂不過。也不是喜親家連捷。圖他的榮耀。喜的

是王恩一個無歸的人。成就他妻子功名。不負當初一片熱心。次年。王恩給假回來祭祖。仍在多家住着。拜謝多誼夫婦。感恩戴德的話說了無限。口口聲聲念之不置。他此時是榮歸了。從不上門的親戚不知從何而來。一日來來往往拜賀不絕。連他那無情兄嫂。雖然不曾像蘇秦的兄嫂側目而視。蛇行匍匐的樣子。也老着臉重新來親熱。做了許多醜態。一應賀客來往。都是多誼替他應酬。限期將滿。要回京去。多誼勸他帶了家眷同往。此時他女兒十三歲了。生得十分標致。多誼夫婦疼愛他無比。恐王恩路費不敷。又送了些盤纏。多誼後氏同他夫婦同居了十數載。一旦言別。心中戚戚然。戀戀難捨。那王恩薄氏毫無留戀之情。歡然而去。（忘恩薄情已見一斑。）王恩到了京中。那時正是魏璫秉政。他的頭一個乾兒就是大學士魏廣微。王恩初進。不敢投見魏忠賢。就拜在魏廣微門下走動。那魏廣微有了這樣個賽皇帝的太監老子。自己又做了首

相。聲勢無雙。富貴已極。是浣沙（紗）記夫差打圍上說的。富貴已極。不圖歡樂待何時。他就是這個意思了。別無他想。只要尋些美女到家中來取樂。差人四處訪求。王恩聽得這信。打動了他一個富貴的妄念。同薄氏商議道。我如今名雖做官。一個翰林院庶吉士。是人說的寫大字拜帖的窮鬼。巴到那一日纔有陞轉。我想走一個捷徑。這魏中堂他因做了魏上公的乾兒。不過一兩年間。就做到閣下。我官卑賤小。不敢望到魏上公跟前。做他的義子乾孫。如今在魏中堂的門下。若得了他歡心。甚麼一日三遷的事怕不得。他如今發狠。在邊外尋美女。我家女兒雖算不得十分絕色。也還算個十全的容貌。雖纔交十四歲。已長成大人規模。我想獻了與他。不愁他不歡喜。果然中了意。我這官。眼見得騰騰的就起去了。他一面說着。一面挺着胸脯。滿地走到。好形容。那時就是琵琶記上的曲子了。唱道。

身穿着紫羅襴。腰繫着黃金帶。皀朝靴在脚下端。五花頭踏馬前排。

請教那時豈不體而面乎。你也就是響噹噹的一位夫人了。珠其頭而緞其體。鳳其冠而霞其帔。黃其傘而四其轎。呼其奴而使其婢。則天朝有個四其御史。他今是個八其翰林。搖擺着道。何等威武。又把脚跌了兩跌。描寫醜態甚趣。（趣）但可恨許過了多家。當日受他厚情。擾他多年。又替我娶你。這個恩情忘不過去。二來女兒年幼。魏中堂五十多歲了。怕不相配。恐女兒不願。你的意思怎麼說。薄氏道。人說黑心人纔有馬騎。如今世上不忘恩負義的。能有幾個。古語說。大恩不報。何況於小惠。你當日在他家。我是見的。每日不過是粗茶淡飯。沒有見他弄甚麼三牲五鼎的供養。你娶我的時候。不過是幾根簪棒。套把衣服。所費有限。我在他家多年。那一年不幫他做些針指。他女兒出嫁。我幫着做了多少生活。沒良心人大都如此。受人大德。一笤帚掃得乾乾淨淨。自己稍有小惠到人。便念念不忘。你

中舉人進士。雖費了他幾個錢。一來是你的命好。二來是他要做疏財仗義的好漢。也是他自己要博好名。豈單是好心爲你。至於女兒許他家。也不過是一時兒戲的話。又不曾大酒大禮的行下。癡癡的守着這個名做甚麼。等女兒到了魏家。你寫個信帶與多家去。只說女兒死了更隱密。他往那裡去查帳。就算着那知道我女兒與了魏家。他可敢到魏家去哼一哼麼。我們有魏府做了靠山。料道也不怕他。（心腸愈轉愈惡。但人心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我說的可是否。若說怕魏閣老的年紀大。那甚麼相干。他去做閣老的小。穿吃不了。不強似嫁那秀才家的少年兒子麼。況且我們養他一場。拿他替娘老子出些力。也不爲過。就是他不願。且瞞着他。送到了那樣人家去。還怕他跳到那裡去。且顧了我夫妻眼下着。也顧不得他了。你不要呆。趁早去行。我做父母的且博一場富貴。也不枉生他一場。不然。守着這淸淡衙門。活活的熬死人呢。王恩聽了薄氏這些話。笑逐

顔開。不住點頭道。說得妙。說得妙。有智婦人勝似讀書男子。好見識。好見識。次早。到了魏廣微私宅門口伺候。等到將午。餓得腰酸腹痛。在管門的人跟前陪了多少小心笑面。再四相求。纔傳稟了。魏廣微在書房中。傳了進去。見了禮。魏光（廣）微叫他坐下。他做了許多諂媚的樣子。說了無限奉承的話。纔說道。門生蒙師相夫子收錄。天恩無以爲報。門生有個親生幼女。不敢稱爲美麗。也還可寓目。愚夫婦意欲送到老師相府中爲婢妾。不識台意可肯俯納。不敢造次。門生先來上達。魏廣微大喜道。既是賢契閨秀。我怎麼好立爲小星。王恩深深一恭。道。此不過門生仰報老師相天恩之萬一。若能小女得充下陳。留備驅使。不但小女之萬幸。亦門生愚夫婦之萬幸了。魏廣微道。你有這樣好情。我亦當有厚報。既承你雅意。今晚就可過來。更妙。王恩道。小女在家所穿戴者。不過荆布。如何送得到府中來。既蒙老師相不棄。還須俟一二日。製些

須衣飾。纔可送上。魏廣微笑道。這有何難。問了他女兒身材高矮。遂吩咐小廝。傳了進去。要了一匣子金珠首飾。數套衣服。是個宰相家行事。一個猩紅氈包裝着。拿了出來。魏廣微命交與王恩家人拿着。王恩辭了回家。忙叫薄氏將女兒香湯沐浴徹底。換了衣服。梳頭洗面。戴上滿頭珠翠。那女兒也不知是那裡帳。問着娘。他只是笑。也不回答。收拾完了。日色將暮。一乘轎子。王恩親自送到魏府。傳稟進去。許多丫鬟僕婦出來。簇擁而入。王恩歸去了。魏廣微見好個女子。年又甚少。十分心愛。當晚就寵幸了。那女子知他自幼許了多家。今日忽然被父母送到這裡來。被這個五旬多的蒼髯老漢同他比翼鶼鶼。鸞顛鳳倒起來。心雖暗恨。說不出口。那王恩以爲女兒這一去。雖不能像董卓之於蔡邕。一日三遷。大約不過一二月之中。定然高轉。不想過了數日。便是冬至。天啓童騃愚昧。自己不去郊天。魏廣微是首相。遣他代祭。他半夜就到天壇祭了回

來。又朝賀禮畢。他將望六的人。連日幸王恩的乃愛。享那又小又嫩的美物。斲喪過了些。又辛苦了半夜。一早晨神疲力倦。要到他令尊魏噹(璫)處叩賀。因身子怕動。恐這一去。留賜酒飯。未必就得回來。況且父子之間。自有憐惜兒子的。那裡就肯責善。且回家歇息歇息再去。不意魏忠賢朝賀回府。闔朝大小文武乾兒門下廝養都來叩賀。惟獨長子魏廣微不到。他那裡知道是被新得的小媳婦弄癱了。只疑他目中無父。大怒罵道。這狗弟子孩兒。你是個什麼黃黃子。咱擡舉你做個宰相。也就算咱的大恩了。你今日竟公然連我老子都不認得了。這等可惡。要個個孩兒們都看起這個樣兒來。我這個老子豈不是虛設的了。叫過小兒子錦衣衛田爾耕來。吩咐道。魏廣微這狗攮的弟子孩兒。連咱老子的頭都不來磕。好大膽子。你去把他即刻逐出都門。不許容情遲緩。遷延片刻。怏怏的去了。來回咱的話。那田爾耕奉了恩父的怒命。那

裡還顧得長兄的私情。親帶了許多官旗校尉到他家驅逐。魏廣微吃了些人參湯。正在暫歇。聽了這信。魂飛魄喪。這田爾耕素常諂事魏廣微。奴顏婢膝。要一奉十。放一個屁他也是要欽此欽遵的。二人極其親厚。魏廣微此時懇他稍緩須臾。要去面見魏忠賢哀求。或可挽回。田爾耕不但不准。且放下臉來。道。上公待你的恩典也算極厚了。你今日竟公然藐視他。冬節都不去叩賀。不加罪於你就是萬幸了。趁早走路是你的造化。我怎敢徇你的私情。違了上公的嚴旨。況你目中無父。我又焉得有兄。虧你還讀過幾日書。從井救人的事也有的麼。寫小人反面無情。面孔口角如見。快快的走。不要討我個大沒趣。魏廣微見他這樣子。大非往昔。料道求他也沒用。況且又恐那沒卵袋的假老子。比不得有𡱁子的眞老子。還有些天性之恩。或再觸了他的怒。連性命還不能保。只得帶領家小踉蹌出城而去。及至王恩得了這信。連忙趕了去。要看看女兒。他已經去

遠了。只得忍淚回來。父女連別也不能一別。生生的離散了。那時人人都去拜魏忠賢做老子。也有一個笑話兒道。

一人拜在他門下做了個乾兒。欣欣自得。有一個朋友戲他道。你拜魏上公做老子。倒也罷了。不怕難爲了令堂些。那人沈吟了一會。道。他是没有卵袋。家母還不曾吃什麼虧。

却說王恩見把魏中堂頃刻逐去。把一座泰山化成一泓秋水。悔恨無及。一級不曾陞。半文不曾見。把個嬌嬌滴滴的女兒白白送去。垂首喪氣。惟有咂嘴咨嗟。頓足嘆恨而已。反被薄氏駡了數日。說他見事不確。如何就行。當日說得這魏閣老怎樣尊貴。如何被一個太監老子就攆去了。帶累了他的女兒。王恩也無言可答。只是哎哎嘆氣。後來寫了封書帶與多誼。內中說女兒不幸於某月日身故。不能得終前盟。並許多謝他的鬼話。多誼見了書。念與後氏聽。夫妻着實悲嘆。他倒不惜失此

親家。倒可惜失了個好媳婦。也就放過一邊。此時他女婿陳仁美與王恩同榜進士。等了兩年。補了褒城縣知縣。已同女兒上任去了。到了天啓七年丁卯科。多必達同鍾生那年中式。他已定了個荆貢生的女兒爲媳。榜下成親。兩重喜事臨門。又是一番熱鬧。那年八月內。天啓駕崩。崇禎以皇弟信王嗣位。就是魏璫的賢郎楊維垣攻擊他起。舉朝紛紛參劾。逆璫事敗。附逆諸人盡皆問罪。魏廣微雖係逆璫乾兒。後革職遂去。先親後疏。姑從輕議。比傅應星等減罪一等。家私籍沒入官。闔家男婦發陝西慶陽府充軍。王恩的令愛不消說是跟着去了。王恩係魏廣微姻黨。株連革職回籍。他夫妻一場妙算。富貴不曾到手。先送掉一個女兒。後連功名罣誤。雖是忘恩薄情之報。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奈何。奈何。他眞是。

王郎妙計高天下。賠了嬌兒又折官。

多誼在家聞了這信。向後氏道。王親家別無子女。他與魏中堂是什麼親家。如何就到連累革職的地位。後氏想一想。道。他前次寄信說他女兒死了。我常看那孩子。不像個短命的。我素常疑心。不曾出口。他做了官。恐嫌我們是秀才門第。或者是把他女兒與了魏家了。多誼變色道。豈有此理。你婦道家見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這樣的事。禽獸之所不爲。〔要知這樣的事。禽獸所不爲。偏是衣冠中人肯爲。〕他一個讀書的人。可肯做這無恥壞心的事。多必達在傍邊說道。如今的世情。這樣事也是有的。母親這一想倒也不錯。多誼道。胡說。少年人也跟着這樣亂講。你母親婦人之見罷了。你也曾讀幾行書。這話如何出之於口。次年。多必達上京會試。不第而歸。那王恩夫妻已回來了。還是一個空囊。他做了一場官來家。女兒又送了人去。沒有還來多家住的理。只得拼湊買了幾間房子棲身。家中艱難之甚。多誼雖見他女兒死了。念昔日交情。還時常資助他柴米盤費。王恩

見多家近來比當日更覺興旺。女婿又中了舉。娶了妻。一家和美。想起女兒來。嫁了他家豈不好。常同薄氏暗暗悔恨飲泣。見多誼還常常照拂。良心不死。又是那內愧。多誼一日偶然同他閒叙。問他同魏家是甚麼親。竟到株連至此。他無言可答。謂說。當日承魏公垂青。時常到他府中。他有一個心愛的幼兒。認弟做義父。所以說是親家。因此拖累了。多誼嘆道。君子不可不擇交。辱翁曰。燈臺不照己。兄也是大通明理的人。難道冰山泰山都看不出麼。那時逆璫上無君父。自不能久。這些依草附木者。又豈得長。原不該同他親近。都是自錯。怨不得人。可惜十數載燈窗辛苦。功名猶在次。還落一個汚辱之名。只好自恨罷了。多誼是個眞心的人。就把他的假話信了實。那裡知道魏廣微是他令愛沾皮貼肉的親家。還進內向後氏多必達說知其故。復道。你們向日還疑他是那樣壞人。我就知其決乎不然。那王恩夫婦要靠他家過日子。見了多必達夫婦。一

口一個姑爺姑娘。假做親熱。多必達聽他兩口子說他女兒之死千眞萬眞。也就信爲確然。多必達幼年同他女兒親如兄妹。又曾下過定。想念舊情。也時常來往。過了兩年。多誼接女婿來信。已經行取進京。陞了山西太原府推官。舅子若上京會試。務必繞道到任上一會。以慰數年久別。多誼見女婿榮陞。心中甚喜。王恩知道這信。越發自恨。他兩個是同年。那一個聽天由命的。何等榮耀。自己趨炎附勢一場。弄得冰消瓦解。隱恨在心。說不出口。且說那陳仁美行取之時。沿路州縣拜往。餽送下程。好不熱鬧。一日。到了慶陽店中住下。他偶然到店門口看看。只見一個人來尋那店主。道。我們夫人問你的回信怎麼樣了。店主道。今日有位老爺下着。不得去討信。明日纔得去。那人道。你做媒人圖中用錢使。倒要我們兩頭跑。咕咕噥噥的去了。陳仁美問店家是什麼事。店主道。小人當着個官媒。隔壁這魏夫人是魏閣老的奶奶。充發到這裡來

的。魏老爺去年死了。家中窮了過不得。有幾個小奶奶要賣給人做妾。托小人去賣。都賣完了。只剩了兩個上好的。價錢大些。昨日有人要。叫小人今日去討信。老爺駕到小店。不得閒去。纔又着人來催。陳仁美道。你可知道這兩個小是那裡人。可果然生得好。他也肯與人相看麼。店主道。小人都見過。生得眞好。一個是北京人。一個是南京人。這個南京的還不到二十歲。生得又強些。說他是好人家的閨女。他父親還是個官兒呢。他既要賣。可有個不與人相看的。陳仁美道。既與人相。你把那個南京的帶來我看看。遂走了進去向多氏說。多氏道。你要娶小。要那後婚老婆做什麼。陳仁美笑道。我那裡要他。店主說他生得好得很。不過帶來看看。正說着。店主帶了一個女子進來。多氏一見。便覺眼熟。問他道。❷你是南京那一府的人。你家姓什麼。他答道。我姓王。就是應天府人。多氏忽然想起他是王恩的女兒。他兄弟所定的媳婦了。這女子

在他家長了十二三歲。終日相見。還替他梳頭。教他做針指。如何不認得。那女子別他時年幼。況在異鄉。一時想不起。倒忘記了多氏。又眞(問)了他一句道。你當日在南京誰家住來。答道。在一個姓多的親戚家住的。多氏聽了這話。越發是他無疑。問道。你如何到魏家的。那女子一腔氣慣。(憒)多年鬱結。遂將他父親是官。他並不知道被他父母送到魏家。以至到此處來的話。詳細說了。落了幾點淚。多氏也不再問。仍叫店主領回。他夫妻商議道。王恩這個沒良心的畜生。畜生中竟頗多有良心者。恐此類連畜生不如耳。受了我家多少恩惠。纔得一步好處。便忘恩負義。獻女豪門。還假說女兒死了。來哄我父親。我們如今把這女子買來。帶了去。等我兄弟到京。竟與他做小。帶他回家。看他父母有何臉面相見。定了主意。叫店主講明價錢買了。次日起身。到了京中。後來陞了太原司李。(理)故此寫信回來。叫兄弟到他任上。也不說破其中緣故。多必達中了甲戌進士。

回家繞路到山西看姐夫姐姐。到他任上相會了。飲酒接風。多氏道。我替你尋了個小。等了這三四年你纔來。多必達道。雖是姐夫姐姐疼我。恐怕回去父親嗔怪。陳仁美道。不妨。又不是你自己尋的。是我同令姐的意思。我細細寫信稟知岳父。料道決無話說。但這女子原是魏中堂的小。不是女兒了。因爲生得好。我同令姐在陝西買了帶來的。多必達正在少年。離家日久。見姐夫姐姐這樣美情。又聽說女子生得好。有何推辭。欣然領命。多氏命收拾了間房子床帳。叫那女子洗沐。更了新衣以待。這王氏一買來。以爲是陳仁美要他做如夫人的了。數年總不見他說及。每日好食好衣養膳。不知何故。今日聽說是贈他舅爺。是新科少年進士。心中暗喜。到晚上見多必達進房。好一個齊整少年。越發相愛。多必達見他生得果好。也甚快樂。但是覺像在那裡見過一般。十分面熟。再想不起。二人上床。春風一度之後。多必達盤問他的家世。他將

衷腸細告。方知是王恩的令愛。多必達大詫道。怪得我覺面熟。原來是你。也把自家姓氏前後的事說了。王氏羞愧無地。多必達推枕穿衣而起。叫人請了姐夫姐姐來。說道。這女子原來是王恩的女兒。他姐姐笑道。我當日一見。就認得他。我故此買了來。安心叫你帶回去。叫他父母看看。羞一羞這忘恩的小人。看他有什麼臉面見鄉黨親友。不然我替你買個妾做什麼呢。多必達道。他父母如此無良。我怎肯要這女子。陳仁美道。一來時令姐就問過。是他父母瞞着把他送到魏家。他還不知。及到了那裡。欲回已是不能。這也還怪他不得。你如今爲妻則不可。做妾却不妨。不但羞辱他父母。正可出你之氣。多必達想了想。甚是有理。留做了小星。見彼頗聰敏知事。倒也心喜。住了幾日。辭了回家。到了家中。他拜過天地祖先。又拜過父母。然後叫王氏拜見。並見了荆氏。多誼見兒子中了進士榮歸。心中甚喜。見他娶了妾回來。大有幾分不悅。多

必達將姐夫的書呈上。多誼看了。多必達又細說底裡。多誼後氏不勝恨怒。道。有這樣沒良心的人。眞是人質獸行了。那禽獸聽得你回來。淸早就在外邊坐着。不要放了他去。再着衆人去請了他妻子來。當着衆親友。叫他父女相見。看他何以見人。遂差人去請薄氏。薄氏聽說女婿中了。歸到家。當日眞女婿却弄成假女婿。如今雖似丈人却算不得丈人了。叫人來請。他來得也沒有那樣快。到了多家上房。有許多親戚內眷都相見了。他見多誼夫婦怒容滿面。不像每常相會親熱。又不敢問。多誼見薄氏來了。叫人出去請王恩同衆親戚都進來。說道。古人有還魂的事。我常不信。今日竟有一個女子死了數載。忽然又活轉來。昨日我小兒在途中娶了他做妾。帶了回來。特請列位來見一見這異事。因對多必達道。你叫了他女子來。頃刻來了。一進房門。王恩薄氏正在疑心要看看這還魂的女子是怎個模樣。不想是他的令愛。他夫妻羞得要死。掩面要跑。被他女兒一把拉住。連哭

帶罵。數說了一番。此時對着許多男親女眷。他兩口子比殺一刀還難過。掙脫跑了回去。夫妻互相埋怨了一場。在城中無顏見人。躲了幾日。將房子賣了。遷往遠鄉而去。後來竟不知下落。眞是。

饒伊掬盡西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

這一件事傳得人人皆知。無不唾罵王恩爲小人。王恩固當罵。或有王恩之類亦唾罵之。則不可也。昔有一笑談。衆人共坐。不知誰放一屁。其臭不可聞。衆人指定一人笑罵之。其人大笑。衆問其故。彼曰。我笑那放屁的也在那裡罵我。梅生那日也在表弟家。目覩這事。今特來相告鍾生。鍾生笑道。令表姊丈處得他好。把這些負心的小人也叫他知些警愧。大笑而別。且說自崇禎七八年來。山東河南連年蝗旱。又屢經流寇。生民塗炭。這些逃出命來的百姓。先還羅雀薰鼠救飢。後來連草根樹皮都吃盡了。弄得易子而食。析骨而炊。那困苦之狀。眞個傷心。雖有幾次恩旨賑濟。但這些地方上的州縣官。把那常平倉的米。久矣乾轉入在他的囊中。倉內顆粒無存。上司通同作弊。都素常知

道。奉了旨。不過行下文書。來叫賑濟。州縣官正愁這米沒處開銷。見了這文。好生歡喜。也不過空回上一角文去。已經賑濟了。這叫做虛應故事。百姓躭了虛名。州縣得了實利。餓得七死八活的窮民。何嘗沾了一升半合的恩惠。大小官員大家鬼混而已。誰人肯盡心盡力。爲國爲民。這些百姓雖知朝廷有這樣大恩。他們虛沾其惠。料想到上臺處告也是沒用。不過如水上打了一棒。人說天高皇帝遠。又誰肯到京中去告。窮的力不能去。富的又不肯去。就有幾個義憤些的要爲窮民去出頭。又想這個閽也是難叩的。事也便中止。這些百姓站不住了。以爲南京是個大去處。都奔了下來逃命。約〈約〉有數萬多人。三停中沿途餓死了有一停。此時十月天氣。這些窮百姓可還有什麼衣服。不過一衫一褲而已。有一件魚網般破棉襖穿着。就算富足得很了。又凍死了有一停。只有萬餘人口。却也都是尪羸骨立。懨懨待斃形狀。人來得多了。

又沒處存身。這一年。值南京也大旱。米價湧貴。每常的米不過七八錢一石。一兩就算貴了。這年因湖廣江西兩省都遭流賊之害。也不甚收。地方官不許米糧出境。江南的米價就長到二兩四五錢一石。本地人自給不暇。那裡還有得捨與別人。這萬餘人在街上哭喊叫化。慘不可言。日裡既不得吃飽。夜間又無處棲身。就都蹲在各寺廟並人家門口過夜。身上單寒。無日不死許多。地方上多官雖未必無救濟之心。但不肯盡心去畫一救濟之術。都推聾裝啞。竟做不知。却說那童自大一日有事出門。在街上走過。看見這些男婦攜兒挈女。百結鶉衣。鳩形鵠面。都不似人形。又聽得人說他們棲身無地。乞食無門的這些苦楚。他心下愀然悽慘。自己暗想道。我家的富也算到極處了。我連年托天福庇田上大收。各礱房內現堆着許多稻子。我一家也吃不了這許多。我的銀子也夠了。又不犯着去賣。不如做個好事。捨了。救這萬把飢民。也是

一場義舉。況我前日夢見我家奶奶竟是一隻大黑狐狸。那一位城隍爺說因我改過。神道保佑。暗化了他的凶心。不然我已死在他手裡了。如今他也竟賢慧起來。可見神道爺說得一點不差。前次我雖擺了那幾日戲酒。破費了些銀子。不過只算得不吝嗇了。還恐有人背地說我臭的。我再要做了這件大事。一來報答了神恩。二來人不但不敢說我臭。還要誇我香呢。（自古及今。能流而博香〈而博香〉名者。能有幾人。不意此老呆有此巨識。）再者。我聽得人說。人生在世。只要求妻財子祿壽五個字完全就好了。自算道。我的妻也有。妾也有。雖然醜些。人說醜是家中寶。他如今又不打我。又不罵我。又不管我。快快活活的過日子。這就儘夠了。我吃的有。穿的有。用的有。銀子堆着的有。鋪面個房洲場田地樣樣都有。財字是不用說的了。子字我有了一男一女。我如今人說一個兒子是險子。我若再做些好事。或者龍天保佑。再養兩個。也不可知。不然。只求這兩個長命百歲。聰明伶俐些。人說

好的不用多。一個抵十個。他這一種知足的念頭。便應享大福大壽。較那貪無厭足者。何啻天淵。也就罷了。祿字人說官高必險。我雖是個監生。人看銀子的面上。誰不叫我聲老爺。敬我幾分。俗語道。有錢的大十歲。無錢的小一輪。我看那沒錢的窮官。還不如我體面。窮官豈只於不如財主。唐末司空圖曾爲相國。破後至於無食。一日。途遇一銀工。乃向在他門下者。憐而邀至家。盛設款待。司空圖感而贈之以詩。末句云。悔不當初學冶銀。失時宰相求爲銀工而不得。況於窮官乎。這也就罷了。多少讀書人求進而不知止者。較此老呆之心胸何如。這個壽字就保不定。要一死了。人說。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這個大家私白白的撂下。一文也拿不去。更達。妙。我常聽見人說。一個陰隲十年壽。我若救活了萬數多人的命。一百個人保我過一歲。一萬個人可不保我活一百歲了。這豈不妙。念頭雖貪。以天理人事論之。亦雅當然。想定了主意。欣欣自得。他又算計道。不要冒失。且再算算着。扯大帶小。一個人一日半升米。一萬多人一日要五六十擔米。如今是十月起。到明年四月盡。纔接得上新麥。那時就好了。方可歇得。這七個月。一個月用一千五六百擔。毛毛要一萬一二千擔米。我家不知

可有這些。不要弄得有頭沒尾。就沒趣了。因叫了個管事的家人童可用來。道。諺云。有了銅。救了窮。這名字甚合拍。你把各礱房堆的稻子帳查了來我看。算算共有多少。童可用把帳取來一算。道。這幾年南鄉江北各莊上收的稻子吃不着。總沒有動。約有三萬多擔。他聽了一算。三萬多擔做得一萬五六千擔米。心中大喜。道。夠了夠了。又想道。這事不要對奶奶說。倘或他一時捨不得。可不把我這場好心打脫了。如今且瞞着他。過後他不知道就罷。要知道了再說不遲。捨了出去的難道還要得回來麼。自己贊道。我這個想頭眞正妙極。忽又算計道。這萬把人得多大地方纔存得住。在那裡煮飯與他們吃。這倒是件難事。想了半日。總想不出個道路來。他道。一人不如二人智。去請了鍾兄同宦家二位哥來。再約了鄔（合）大家來商量個妙法。叫家人備下酒飯。又叫人去請他衆人。不一時。都來了。大家坐下。看那童自大滿面喜色。喜色妙。所謂誠心喜捨。不是屈意沽名。才是大英雄手段。笑嘻嘻的。都

疑他有什麼喜事。鍾生先問道。兄今日喜氣洋洋。府上有甚喜事麼。他笑道。沒有喜事。倒有一件破財的事。故請衆位來。大家商議。衆人道。有什麼破財的事。但請見教。他遂把看見這些難民無食。意思要獨力養活他們。因沒這個大地方。想不出主意來。故請衆位來計較。二者我家沒多人。還要借二位哥的管家相幫照看。衆人聽見他有這番好事。都贊揚道。賢弟有這一番盛舉。眞是莫大陰功。我們共勸善事。宦蕚道。賢弟既捨飯食。我蓋幾百間大蓆篷與他們安身。人人都是沒有衣服的。我再捨萬把件棉襖與他們救寒。賈文物道。我雖不能如長兄賢弟這樣巨富。也還薄有家私。柴是我認。醃小菜鹽醬是我出。鄔兄我供他家柴米盤費。托他在那裡照管。只是沒這地方。倒是難事。鄔合道。晚生愚見。萬不得已。借各寺廟分開賑濟罷。童自大道。我也想來。人太多了。一座寺能容多少。廟中分得七零八落。那裡有這些人手照看。做着日裡

吃飯罷了。夜間叫他們何處存身。鍾生見他三人如此仗義。各有所任。思量了一會。便道。弟自棄官歸來。從未足至公門。干謁當道。今三兄既有此美舉。弟也說不得了。明早到魏國公府內去求。暫借教場中空地搭棚賑粥。以活衆人。以朝廷之地救朝廷之民也。未必就爲不可。他如今理管京營。不得不先去求他。他若不肯。再往各上臺處去講。雖是弟破了戒。此乃公事。非爲私情。也還無妨。衆人大喜。道。妙極。事不宜遲。明日兄就去。倘說明白了。我們明日就要動手的。童自大吩咐拿酒肴來。衆人有此高興。都心中甚喜。說說笑笑的共飲。正飲之間。童自大道。哎呀。幾乎忘了。叫了童可用來。道。你到各礱房。叫他們連夜做米。陸續送來。不可遲誤。童可用答應去了。却說這新任應天府府尹。姓樂名爲善。係原任北京禮部侍郎。向日與輔臣楊嗣昌不合。告病回去。崇禎素常知他是個好官。因與宰相參差。只得放了他去。此時楊嗣昌以閣部督

師在外。征討流寇。他畏賊如虎。探聽得賊在數百里之外。他便引兵趨避。任賊攻城屠殺。他只袖手傍觀。每日在營中叫軍士們搓繩子。云預備綑賊。衆人無不匿笑。張獻忠攻破了幾座城池。殺害了幾位親王。楊嗣昌畏避。總不敢領兵去救援。又恐陷藩伏法。只得在軍中自盡了。崇禎見楊嗣昌已死。又聞知南京荒歉時。起用了他。以侍郎衛管府尹事。他到任纔數日。見了這些流民。傷心慘目。要想救濟。因人多了。不能遍及。就自己一人捐俸。諒不濟事。到任未幾。又不知這些衆官中誰人可以同為善事。要勸地方上財主共助。這是強不得人的。必定要樂心行善者纔可勸。他想不出個妙策來。偶然想起。道。我的門生鍾情。他是本京人。必定知道這城中可有好善者。除非請了他來商議。況他那樣敢做敢爲的豪傑。胸襟自別有個主見。但我到任數日。他竟不來見我。這也古怪。或者他不在城中住。也不可知。因叫了一個徬役來。問道。有一

個致仕回來的刑部員外姓鍾。你們可知道這人在那裡。衙役道。不知可是上本參論太監。壞官回來的鍾老爺。樂公道。正是他。衙役道。這是闔城聞名的。小的知道。樂公道。你問禮房拿我個侍生門帖去請了他來。說我立等要會。那衙役應諾而出。少頃。同了禮房書辦進來。稟道。這鍾老爺做人孤介得很。他終日閉門在家。從不肯到各衙門當道拜往。人去拜他。他往往推病不出。前任慕老爺也曾去拜過請過。他都推辭有病不會。也竟不來會拜。只差人拿帖來謝罪。說病軀不能出門。慕老爺雖久慕他。始終竟不曾會着。如今老爺差人去請他。大約也是不來的。有此書辦一稟。方見鍾生之高。閉門靜坐。絕口不言當道事也。故樂公到任數日。彼但知其姓而不問其名。若鑽頭見縫。訪聞新府尹姓名。忙忙求見。則是鑽熱竈門之濫鄉紳行事。大非鍾麗生之本色矣。樂公笑道。只管叫衙役去請。你看他來不來。那書辦不敢多言。將帖子付與衙役去了。鍾生正在童家吃酒。忽見家人忙忙拿了個名帖來遞上。道。新任府尹樂老爺差衙役到家中。立請老爺去會。小的領了他來的。鍾

生接帖一看。見是樂爲善。又驚又喜。道。原來樂老師補了本處京兆。我竟不知。因對他衆人道。這樂府尹是弟會場座師。爲人極忠直仁慈。他告病回去久了。昨日雖聞得小价們說新府尹姓樂。況他是侍郎。如何改調府尹。決想不到是他。（有此一句。所以更不知其名也。）弟因從不問當道的事。所以竟不知他的名字。竟不曾去拜見。他今來請。自然要去。又道。人有善願。天必從之。一絲不謬。適見三兄發了這一段菩提心。今遇着樂老師在此。弟去懇求他。轉說借教場。他萬無不肯之理。豈不強如我求別人。衆人聽說。也是歡喜。鍾生忙叫人去買了個大紅全東（柬）來。（妙。此物是童家所無者。）寫了。別了衆人。便坐轎到了府尹衙門。先煩巡捕官將門生帖投進。裡面就差人出來請鍾生進到後堂。樂公見了。一把手拉住。笑道。賢契閉門養高。連我也不來會一會。鍾生挪正了座兒。請他坐了拜見。樂公那裡肯。鍾生只得作了揖。跪下。道。門生叩遲。萬望海涵。樂公扶住。道。賢契快些請

起。鍾生道。門生向蒙老師培植之恩。毫無仰報。禮當一叩。再者門生被放歸來。惟閉戶在家。所以老師榮任到此。門生竟不知道。叩遲。又當謝罪。樂公道。賢契高尚。我學生盡知了。苦苦拉住。鍾生只得立起作揖。師生坐了。彼此說了許多想慕的話。樂公道。向年我學生告病回家之後。後來聞得賢契上諫監軍一本。恨那時我已還鄉。我若在朝。寧捨此一官一身。決不肯使賢契抱屈放歸。鍾生遜謝道。蒙老恩師過愛。門生一片愚忱。恨不能挽回聖心爲愧耳。樂公道。賢契雖失此一官。直聲動朝野。無不慕其忠義。羨其膽勇。爲榮多矣。鍾生又謙遜了幾句。復道。老恩師今日憲臨此地。不但門生得覲慈顏。欣喜若狂。古所謂。一路福星。這些閭閻小民皆得蒙恩庇了。樂公慘然道。我學生不才。本心終老林泉。不意荷蒙聖恩。改授此職。連日來見這些流來難民。竟無一策可救。赧愧之甚。眞令我寢食不安。今日屈賢契到敝署來。一者久別。要想一會。

以伸積愫。二來仰仗賢契高明。爲我籌一良策耳。❸鍾生正要求他要轉借地方。聽了這話。滿心暗喜。答道。老恩師這一鍾(種)愛民盛心。百姓聞知。定當感泣。老恩師不須過慮。門生與舍親輩俱有成議了。遂將童自大捐米。宦蕚搭篷捨衣。賈文物助柴助菜。這三人俱是門生先好友而後親戚。只因無地方可爲。正在商議要將教場暫借數月。門生正擬破戒到魏國公府中去懇求。尙不知他允與不允。今幸老師駕臨。望祈鼎言。或易於爲力。樂公大喜。道。賢契一時之英傑。貴親友定非凡品。他諸兄這一番爲國爲民的盛舉。眞令我輩汗顏。借教場這一件事。我力任之。❹鍾生深深一恭。道。老恩師愛民盛心。門生輩亦感激不盡。但這些窮民都凍餓久了。皆將就木的時候。還要求老恩師以速爲妙。樂公道。賢契輩倒如此熱腸。我學生上蒙聖主之恩。下有地方之責。忝爲民之父母。可還有稽緩之理。本欲留賢契一飯。容日奉請罷。我此刻就

去拜魏國公。若說明了。明日就可舉事。鍾生大喜。就起身辭別出來。仍到童家。把上項事說了。衆人道。既如此。必定就有回信。我們大家坐坐等一等佳音。又洗盞更酌。不多時。門上人進來說道。府尹差了個書房來見鍾老爺。忙叫把酒肴撤開。然後叫那書辦進來。鍾生讓他坐。他再三謙讓不敢。鍾生道。你我都是鄉里。況你又是我老師差來的。敬其主以及其使。坐了好說話。他方把座兒挪在下邊坐了。說道。適纔本官到魏國公處。把衆位老爺的盛舉說了。徐老爺也甚是歡喜。道只管蓋棚賑粥。特遣在下來奉復。還說或有不週。他還約這些勳爵老爺們捐俸幫助。鍾生道。煩兄回去多多致謝老師的鼎力。等我們諸事停妥了。同來叩謝。若再會徐公。承他借地。就是盛情了。一應事務都是他三位力行。捐俸一節。不必費他盛心。那書辦辭了去了。鍾生道。事已明白。不必坐了。大家都去行事。就是明日起手。早行一刻。窮民早沾一刻之福。三

位兄行此好事。弟無可爲助。我今晚寫數百張報帖。明日黎明遣小价四處張貼。知會衆人齊到教場。盡我之窮心而已。他三人道。非兄借地。這一段好事還做不成。論起來。吾兄之功還在我們之上。鍾生道。那是樂老師與徐公之美意。與我何涉。衆人道。非兄鼎言。徐樂二公何以及此。大家散了回去。天地間的事。只要有了錢財。何事不可爲。宦蕚回去對他父親說了。宦公也甚歡喜。他次早一面差人去買布疋棉花。雇了幾百裁縫來做棉襖。一面雇了許多扎彩匠。買了許多毛竹杉篙蘆蓆蔴繩。運到教場。人衆物齊。眞是不日成之。賈文物的鹽醬小菜也運到。童自大各礱房的米。也有人挑的。也有驢馱的。陸續送到。又連買帶借數百口鍋水缸並桶杓粗碗竹筋之類。無不齊備。就搭起竈來。他三家約來了有三四十人。同鄔合前來照看。這些窮民聞得此信。都扶老攜幼。歡呼踴躍。蜂擁而來。

他一個個形容枯槁。盡鳩形鵠面之人。衣敝履穿。俱鰥寡孤
獨之輩。老翁攜帶幼子。喘吁吁難向前行。餓夫挽着病妻。氣
奄奄不能趨步。婦女歡而男子喜。弱者後而強者先。言語喧
嘩。盡喊大恩人救苦救難救餘生。頌聲盈耳。齊祝衆施主多
福多壽多男子。
那難民中有些精壯的。就去幫着挑水燒火煮飯。鄔合看着每人散了
一個碗。一雙筯。賈文物又買了幾千束草來。鋪在篷內地上。與他們睡
覺。不幾日。宦蕚擡了棉襖來。每人散了一件。這些人將凍餓要死的時
候。忽然有吃又有穿。而且有住處。這個感恩誦德。更何用說。就是闔城
的人。也無有一個不誇念他們的好處。一日。那童自大忽然尋思道。我
的行事。可是人說的。茅山的靈官。照遠不照近。外路來的難民固然該
賑濟。難道本鄉本土鰥寡孤獨那些窮人。是該餓着他的。在十三門。不

論城裡城外。揀了十三座寬濶寺廟。就托本寺廟當家的和尚道士。每日早晚。煮兩挑米的粥。與這些無依無靠的人吃。每一處一月米六十擔。柴六十挑。並小菜之類。都送了去。也煩鍾生寫了許多報子。各處貼了。他衆人這好事。直到次年四月盡。新麥上來。天氣暖了。這些人也有回鄉的。也有去傭工的。大家纔散了。這樂府尹着實敬愛他四人。都親自拜望請酒。時常往來。不必多敍。那童自大又送了鍾生一百擔米。鍾生先不肯受。他再三不依。方領了。又分惠了梅生三十擔。郝氏十擔。童自大把這些窮親戚。十擔五擔不等。都送了些。人人感激。一日。他偶然在門口站着。只見一個乞丐跪倒。哀求施捨。童自大正要問他來歷。忽見鍾生同宧蕚鄔合到來。忙迎着拱手。鍾生一眼看見那花子。嘆說道。這樣一個精壯少年。何事不可爲。爲何走了這條道路。童自大道。正是呢。弟方纔正要問他緣故。因二兄駕到。未及細問。鄔合道。此人晚生知

道。他父親叫做卜通。做了半世先生。❺不但誤人子弟。又且行止不端。此人叫做卜之仕。又癡又傻（儍）好吃懶做。雖然是他自己不成人。也緣他亡父的遺孽。大家嘆息了幾聲。童自大叫家人取了幾十文錢打發那花子去了。你道卜之仕他隨娘嫁了楊大。如何流落做了乞丐。那水氏自嫁楊大之後。夜夜不肯放空。那楊大雖然是強壯之年。當日母上司偶然降臨。還可竭力奉承。如今成了夫婦。日間辛苦擡轎。夜裡當了差。勞碌催科撫字一齊督併起來。如何支撐得住。先還勉強應酬。後來漸漸不能支應。竟掛冠而逃。只說外邊有事。躲在碼頭上公房中去睡。水氏明知其故。不勝痛恨。也曾變下臉來同他鬧過幾番。說道。我是沒飯吃。嫁到你家來吃飯的麽。還是圖你的什麽好門第。嫁你做什麽來。我整夜孤眠獨宿。守了活寡。何不我當日守了死寡。還有個名節。你也自己摸摸良心。可過得去。楊大明知道他是因此道發怒。但自己是

擡轎的人。別無進益。一日不擡。便沒米下鍋。先娶水氏來。是他收生着娃娃。生意盛行。所得之物除吃用之外。還有餘積。故此那時可擡可不擡。靠着老婆吃飯。少不得在被窩中要打勤勞。近來水氏因向日人都稱他卜奶奶。而今知他嫁了個轎夫。都改稱他楊姥姥。或稱楊大嫂。他不服氣。也不出去做生意了。他既賭氣不出門。只靠楊大擡轎度日。日間費力。夜裡又要費力。如何支持得來。要去勉強應酬。自己性命要緊。況當初水氏色量尚未大開。自己儘力。也還可以供他個飽足。自從經過又粗又長之後。楊大已考在三等。把滿身精力使盡。要想拔置前列。亦不能夠。如何有這些力量去對付他。只得裝呆做癡而已。把唐代宗不癡不聾。不做阿家翁兩句金言。做了護身符。且當日未娶他時。偶然一偷。如同獲了尤物。既娶了來。終日如此。其味不過如此而已。未娶他時。同他偷偷。以爲他是多情不過的婦人。及到了此時。又以他是個淫

濫不堪的賤婦。說盡人情。索性躱在碼頭上不回。水氏雖氣恨脹滿胸膛。却也無法可處。忽然一日。有一個姓竹的來請他收生。水氏自己出去回道。我久不做這事了。你另請別人罷。那人道。我知道奶奶不出門。但我家同奶奶還有些瓜葛。我家女人胎死在肚裡。不知別人的手段好歹。不敢去請。奶奶是久聞名的。故此我母親打發來請。水氏道。我同你家有什麼瓜葛。你姓什麼。那人道。我姓竹。叫做竹美。我母親姓郝。當日原在錢家。我家大姑娘如今嫁在鍾老爺家的。就是我母親親生的女兒。是當日過世卜先生的學生。我母親是後嫁我父親的。水氏猛然想起。當年卜通在日。曾做笑話。常說他有個女學生錢貴。他娘相與了個姓竹的。混名叫做賽敖曹。陽物其大無比。從來沒有婦人禁得他的。惟獨這郝氏受得。大約就是他了。又問一句道。你父親可是混名叫賽敖曹的麼。竹美笑道。這是人混說的頑話。奶奶怎得知道。水氏沈吟了一會。

想道。我家這沒良心的忘八。絕情絕義。他既不顧我。我也另走走道路。這賽敖曹的名雖說得怕人。我自己量着我的也還不小。我去看做緣法。或者得嘗嘗是個什麼味兒。也不可知。遂笑吟吟的道。我本是不出門的。既說起來是親。此時還算不得親。今夜同竹思寬如此。過明日才是親呢。只得去走走。竹美見他肯去。十分歡喜。他進去把頭抿了抿。又把下身洗了洗。替人家去收生。先自己洗了下身。趣。腰裡拽了塊舊紬帕出來。眞老在行。同竹美走着。問道。請我替誰收生。竹美道。就是我的女人。他懷着胎有七八個月了。這幾日總也不動。肚子只往下墜着疼。我母親遂想起奶奶來。故此着我來請。〔不〕多時。到了竹家。進去同郝氏廝見了。水氏看那財香面如蠟紙。愁眉苦臉。水氏摸了摸。急忙下手舞弄了半日。直到更闌。方纔取下。扶財香上了床。水氏洗了手。穿了衣服。郝氏要照看財香。對竹思寬道。楊奶奶是好親戚。勞動了半日半夜。乏倦了。夜深回不去。你就陪在東屋裡坐坐。快看酒飯。竹思美

(寛)在堂屋裡答應着。就請水氏到東屋裡去。到了房中。桌椅擺設停當。竹美點上大燭。竹思寛讓他坐下。竹美就送酒菜來。竹思寛忙斟了一杯。奉與水氏。道。着實有勞奶奶。請用一杯。解解辛苦。水氏接過。彼此對飲。竹思寛道。多蒙奶奶盛情肯來。我一家感激不盡。容後報答罷。水氏道。我久不出門了。因方纔你家大官兒說起鍾府上大姑娘來。他原是我前夫的學生。都是瓜葛。我纔來了。竹思寛道。我也知道奶奶不出門。是我老伴兒說你只說得明白。楊奶奶是極有情的人。再沒有個不來的。果然奶奶肯下降。沒有好東西款待。奶奶用一杯薄酒。水氏吃了幾杯。合了楊妃醉酒曲子上的兩句。道。酒興兒高。色興兒漸漸起。想起他那大物來。人雖覿面。不得相親。領教領教。淫心一動。兩隻眼餳蹬蹬的不轉睛看着竹思寛。竹思寛是油裡的泥鰍。滑極了的老慣家。心中就猜了幾分。遂笑說道。奶奶當日在卜府上。卜先生是有名的人。配了

奶奶。也還不錯。近來嫁到楊家。未免屈了奶奶些。奶奶這樣個人兒。夫人還做不過麼。楊老大有福。怎麼就得了奶奶。水氏緋紅了臉。含愧笑道。也因孩子小。沒人支當門戶。誤聽人言。嫁到了他家。水氏觸動了心事。恨了一聲。道。誰知是恁個沒良心的人。竹思寬接口道。難道他還不遂心麼。眞是得福不覺。要是個好人。得了奶奶這樣有情有義的人。不知怎樣疼愛呢。說着話。又讓水氏吃了幾杯。水氏這幾杯落肚。有些忍耐不住了。先勾一句道。我當日聽見先夫說。人稱竹大爺的大名叫做賽敖曹。是怎麼說。竹思寬已明白他來相就了。又見他有了幾杯。眉目間騷態畢露。也就大膽笑說道。奶奶不要見笑。我的這根賤具。實在要算個放樣的。故此人起我這個混名。可惜他沒福。空有這樣個出奇的物件。沒有遇過妙人。要得遇着奶奶❻這樣做(佳)人兒。也不枉生他一場。當日長在楊老大身上。他可不就造化了。那水氏靠着椅子背。搗

着嘴嘻嘻的笑。竹思寬再讓酒。水氏不吃了。叫竹美拿飯來。竹思寬道。請你母親來陪楊奶奶吃飯。竹美道。母親辛苦了幾日。剛纔打發媳婦上床。他老人家在火廂裡睡着了。竹思寬陪水氏吃了飯。茶嗽了口。又坐了一會。說道。不堪的床鋪。奶奶請歇息歇息罷。我老伴兒又乏睏睡着了。笑道。我要來奉陪。又恐奶奶不稀罕。水氏也笑道。主人陪客。也是理當。竹思寬道。先道了謝罷。笑嘻嘻帶上門出去。在堂屋中支了個鋪睡。水氏吹了燈上床。來(乘)着酒興。脫了個精光睡下。想道。他方纔的口氣。夜裡定然進來。心中胡思亂想。翻來覆去。一點睏意俱無。聽見竹思寬問道。竹美。你睡了麼。竹美答道。睡了。就不見做聲。又聽得輕輕推得門響。心中喜道。來了來了。我假裝睡着。等他上床。省多少客氣。倒仰面假睡。兩腿大開。只見竹思寬爬上床來。輕輕揭開被。摸着他赤身仰臥。爬上身。摸着了門。拿他那如驢之物。就想要往裡頂。水氏此時文章

已做到後股。少不得要收尾。故做驚醒。假意去搗陰門。却是要去摸摸他有多大一個。攥着他的龜頭。一把握不過來。心下也吃一驚。道。果然不謬。問道。你做什麼。竹思寬低聲笑道。我來陪奶奶了。水氏道。我好意來替你家救人。你倒這樣。快些下去。竹思寬笑着將陽物亂頂。道。我倒也罷了。奶奶可憐他那樣急。賞他嘗嘗吧。水氏再要做作。被他戳得心口手三樣都軟了。做作不來。說道。你這樣大東西。是弄得進去的麼。竹思寬道。奶奶你放手。包你不妨。水氏將手一鬆。竹思寬搽上許多唾沫。然後再弄。頂了幾下。龜頭進得去。龜稜不得入。水氏淫心火熾。也顧不得了。用手摸了摸自己。吐些唾。將龜稜四週搽了。兩手把陰門搿得開開的。道。你用力頂一下看。竹思寬狠狠一頂。水氏哎喲了一聲。摸時已入。雖然狠了一下。尚不至十分痛苦。水氏陰中先已水出。此時越多。滑溜無礙。漸漸送入。水氏覺得頂到心口之下深處。甚疼。拿手在腹外按

時。像條硬棍在裡邊挺着。再摸他陽物時。只剩二卵在外。心中固喜。但有些痛。說道。我深處痛得很。你拔出些來。看搗通了心口。竹思寬笑道。不妨事。難道穿胸國的人不過日子麼。竹思寬也就拔出寸餘。抽了一會。興發如狂。顧不得他了。一送到根。儘力搗起來。水氏雖然內中甚痛。見他高興。不好攔阻。只得任他衝突。往外一拔。扯得快活。便哼了一聲。向裡一頂。到了疼處。便哎喲一聲。竹思寬覺得緊箍箍。又下〔下〕頂着軟肉。心中甚樂。聽得他陰戶中刮荅刮荅的響。更覺興豪。弄了多時。外面已時三鼓。方纔完了。水氏雖丟了數次。却也疼了幾千疼。只算得苦樂相伴。不能全美如意。二人歇息了一會。水氏捏弄着他的陽物。說道。可恨太大。再短個寸把略細些。就是個寶貝了。竹思寬笑着將指頭探到他的牝中。道。何不說你的再略深些寬些呢。二人笑了一會。水氏道。你生平除了你家奶奶。可還遇過對子麼。竹思寬道。當日還有一個

姓昌的禁得。第三個就要算你了。水氏道。我算不得十分對手。只好算七分罷了。竹思寬笑道。怎麼說你的水屄竟不如昌屄了。（他雖不如昌屄。却還強似火屄。）水氏笑着擰了他兩下。說道。你出去罷。恐一時睡着了。有人看見。不好意思。竹思寬道。主人陪客。也怕人麼。說着。也就笑着摸出去了。水氏也乏捲（倦）了。睡到日出起來。摸摸陰門。腫雖消了些。內中反抽着小肚子疼。少刻。郝氏過來。道了許多勞動簡慢。稱謝不已。水氏剛梳洗完。就看上飯來。郝氏陪着勸了幾杯酒。吃畢了飯。水氏要回去。郝氏用盤子捧出二兩一封謝資。兩頂縐紗包頭。兩條大花布手巾。一塊草紙。水氏只收了草紙。（這是江南收生婆的規矩。）餘者再三不收。郝氏只管儘讓。水氏只得又收了二條手巾。郝氏甚不過意。水氏回家。養息了一日。下身纔好些。次早飯後。竹思寬押着一架食盒。送了十二色水禮。一罈酒。親自送來道謝。水氏笑道。一個至親家。（至親二字。此時用得當了。）又多這個心做什麼。竹思寬見左右沒

人。笑道。前日勞動。我家沒甚管待你。倒反擾你的美物。今日送這幾色不堪的禮。將就遮遮羞罷。水氏瞅了他一眼。笑着收了。拿了幾十文錢。打發擡盒人去了。說道。你請坐。我去燒茶來你吃。竹思寬一把摟住。道。不敢勞動。捧過臉來親了個嘴。道。吃點甜唾沫當了茶罷。水氏笑着伸過舌頭。咂了一會。水氏道。我借花獻佛。燙壺酒來請你。竹思寬接（摟）他在懷。就伸手到褲中摸着牝戶。道。上嘴當茶。下嘴當了酒罷。水氏道。還當酒呢。昨日疼了一日。今日纔得好些。這個主人做不得。竹思寬道。前夜是初弄。今日既好了。便沒事。不要辜負了我的來意。水氏也覺好些。便有些高興。說道。等我關了門來。辱翁曰。是歷練過的了。你到屋裡床上去。他家是兩間小房。外邊一半做客位。一半做廚房。給卜之仕睡。裡間做臥房。房後堆破爛東西。他的房子。前卜之仕向多銀說張見他娘同楊大之妻。已知是兩間。却未如此之詳。今復一詳寫者。爲楊大殺水氏時點明。楊大進廚房取刀。李四得空先跑。楊大奔進裡間時。張三將水氏一掀。亦奪路跑去也。水氏關了門進來。竹思寬已上床脫光。水氏一眼看見他

陽物豎在那裡。上前一把攥住。吐舌道。哎呀。好像個小人國的和尚一般。前日夜裡弄着還罷了。怎這樣怕人子難看。虧我這裡頭怎竟容下了。竹思寬拉他上床。也脫光睡倒。用手將他兩腿推得開開的。低頭一看。好個肥物件。牝戶大張。也笑着說道。前日夜裡弄着還不覺。怎這樣大張着個鬍子嘴難看。水氏笑着打了他一下。道。都是你撐的。還說呢。竹思寬對上了。往裡送了兩送。水氏連聲道。疼呢。使不得。使不得。還着些唾沫潤潤。竹思寬道。就是弄女孩子。也只頭一回用些。那裡有只管用的。又往裡頭〔送〕。水氏道。你不用。讓我用。你千萬不要狠深了。留些在外頭。裡面疼得受不得。把唾沫用上許多。又吐了一大朵。摜在陰門內。（這一個摜字。陰門之大可知。）竹思寬笑着把兩腿揸開坐下。將水氏兩足放在兩傍。把他屁股抱過來挨着肚子。然後纔頂了入去。過〔送〕進了一個龜頭。往外一拔。瓜答一聲響。又一進。又一出。又響一聲。不住的如此。水氏見

他屁股一進。忙將屁股往上一迎。他又拔出。總不深入。水氏急得說道。你這叫做什麼頑法。竹思寬道。又說弄進去疼。水氏道。不過叫你留些在外頭。難道只叫你弄進這一點子去麼。竹思寬也不理他。抽着。且聽那響聲。看那一出一進之勢。龜頭大了。將他陰門塞緊。並無一隙。往裡一頂。連那兩片長心子都帶了進去。向外一拔。那長心子吐了出來。如兩個蝙蝠翅一般翻覆有趣。水氏淫興大動。忍耐不得了。哀求道。好親親。不要弄急我了。快些弄弄罷。竹思寬道。我也巴不得要弄。怕你疼呢。水氏罵道。刻薄鬼。我知道你是要全弄進去。說不得我忍着些。憑你弄罷。竹思寬道。你既知道。就好講了。起來一伏上身。此時陰中淫液津津外流。已滑溜至極。幾送到根。竹思寬也興濃了。這一上手。就抽了有千數。把個水氏弄得張嘴瞪目。只聽得鼻孔中哼哼⑦的響。弄了多時。水氏將他的腰一把摟緊。道。罷了我了。我的哥哥。讓我逼逼氣。竹思寬也

就慢了些。過了一會。重新哼起來道。哎喲。我被你弄死了。抽得氣出不來還罷了。裡頭像鎗戳的一般難受。你拔出些來。我歇歇着。竹思寬也依他拔出了些。淺淺慢送。抽了一會。興又復起。一攮盡根。大抽起來。水氏道。哎喲。受不得了。你淺着些。竹思寬一陣亂搗。搗得那水氏口裡祖宗親爹亂叫。竹思寬見那樣子。心中樂極。也就洩了。歹(又)往內頂了幾下。水氏哎了幾聲。然後他抽出來。水氏揉着肚子。哼哼道。腸子斷了。腸子斷了。竹思寬一面穿着衣裳。笑道。你當眞還疼麼。我當是你哄我的。水氏笑道。活強盜。哄你呢。再要一會。實在要斷了。竹思寬道。好時候了。怕有人來。我去罷。你不必起來。多謝你。改日再來望你。水氏道。你空去了。回去多謝奶奶。竹思寬笑道。我倒沒有空。此時你那裡頭倒空了。說着笑出去。開了門。反帶上去了。水氏疼得起不來。拉過被來蓋着。哼聲不絕。這晚。楊大恰好回來走走。見了這些食物。問水氏是那裡的。水

氏沈着臉。也不答他。他自覺沒趣。到廚下同卜之仕煮肉煎魚蒸饅頭熱酒。收拾停當。拿進來讓水氏吃。水氏也不答應。讓之再三。水氏道。我不吃。你們吃去。楊大同卜之仕拿到外邊來享用。楊大悄悄問卜之仕是什麼人送的。卜之仕道。我沒在家。不知道。前日有個人來請媽收生。昨日纔回來。想是那家送來的謝禮。楊大聽得水氏又出門做生意。又有好日子過了。心中暗喜。那知他是出去尋野食吃。楊大吃了個半酣。思量道。他旣肯出去。這日子不愁過了。趁今日同他溫溫。後來好回來受用。晚間捱着不去。要同水氏睡。水氏要是美(每)常。也就笑納了。此時被竹思寬弄得疼得要死。同他睡。可阻得他不弄。說道。我不要你。你到大房裡去睡。楊大陪着笑臉。要挨上床。水氏推推搡搡。決意不依。楊大以爲嫌恨他。故不肯同臥。也氣狠狠的去了。水氏過了三四日纔好些。一日。暗想道。老竹的那東西眞算得一件奇物。可惜我不濟。不是對

手。要像這樣弄一會痛一會。不是取樂。竟是尋苦吃了。已嘗過這個辣味。再也不敢招惹他了。我家這忘八心已死透。他不戀我。我還戀他怎麼。還是去尋那張三李四來。一來他們是同類。就時常往來。街上人看着不扠眼。他都是窮漢。我給他弄了。再破着我的私房恩養着他。他再沒有不盡力報答我的。豈不強似塡壞了這沒良心的忘八。但不知他兩個可有老婆沒有。又想道。他就有老婆。也未必強似我。豈有不愛我的。主意拿定。一日。楊大擡應考的秀才往句容去了。水氏叫卜之仕去碼頭上約了他二人來。支了卜之仕出去。水氏已預備下酒肴。搬出來相待他兩個。他二人見水氏約來共飲。知他是要續前情。說道。向日承奶奶美情。我兩個睡夢中都是感激的。又蒙奶奶賞戒指。我們時刻帶在身邊。見了就感念不盡。楊大哥是有福的人。奶奶就嫁了他。我們雖然知道奶奶嫁到這裡。不敢走來親近。今日蒙奶奶叫了來。這是我兄

弟兩個的造化到了。李四道。楊大哥有福不爲(會)享。怎麽奶奶在家。他倒躲了出去睡。要是我得了奶奶。拿棍攆我。一夜也捨不得離的。可憐我弟兄兩個。巴一個醜老婆做伴兒也不能彀。何況像奶奶這樣的容貌。謬奬。忍心離開。水氏聽他說尙沒妻子。心中暗喜。張三接口道。你我那裡有這樣的福。想得奶奶這等標致老婆。若是奶奶不忘舊情。容我們時常來親近服事。就是造化了。水氏三杯落肚。淫興方濃。笑說道。我當日原愛你兩個。只因同他相與久了。遂嫁了他。誰知這忘八沒良心。早知。嫁了你兩個。何等不好。如今悔也遲了。他兩人道。也不妨事。此後但是楊大哥不在家。得空就來服事奶奶。也不遲。張三向着李四道。我們不要貪嘴。躭誤了奶奶的正經事。水氏笑道。你兩個在這裡怎麽樣的。李四道。三哥。我們還是論年紀。你大似我。你先服事奶奶。我去關門。李四關了門進來。見他二人脫得精光。就在椅子上幹呢。李四也忙脫

了。就看他們弄了一會。張三道。老四。讓你罷。李四正等得冒火。陽物脹得如鐵杵一般。忙上前插了進去。儘平生之力一陣亂搗。水氏不住叫道。好心肝。好弄。不要輕了。就是這樣的。李四一口氣搗了有數百。水氏口中先還聲喚。後來只鼻孔中哼。下邊淫水湍湃之聲震耳。張三看上興來。說道。該讓讓我了。李四也力乏。拔了出來。張三連忙接着就弄。因見水氏先誇李四。他便腰中趲勁。往內直攮。那管撞腫了陰門。搗通了底子。這水氏快活非常。說道。好哥哥。不枉人自叫做鐵棒槌。二人輪流弄了多時。水氏興也足了。二人也洩了。方纔穿衣別去。他二人時常來看水氏。會無又(不)吃。吃無不弄。也來往了多半年。這兩個精壯漢子弄得水氏雖南面王樂也不過如此。他年雖半百。騷淫比少年更甚。交媾一次。他那淫液眞合了他的姓。陰中騷水長流。如到了閘口一般。一日。水氏正同張三弄着。李四在傍候缺。看了一會。陽物脹硬得受不得。

向水氏道。奶奶。蒙你這樣大恩。我們是感激不盡的了。但是一個弄一個等。實在有些忍不得。你請看看我脹得這樣青筋暴湛。眼子裡涎長淌。急得要死。若蒙奶奶再擡舉。我們一個在前面服事。賞我在後面服事。嘗嘗奶奶的寶貝屁股。眞要我死也肯。要我的心肝煮湯吃。我要打個蹬兒。忘八也不如。水氏正弄得快活。閉着眼哼。聽他說得苦惱。睜眼一看。果然陽物脹得多粗。又憐又愛。向張三道。你下來側楞着弄。讓他後頭來。張三就下來側臥弄上了。李四欣喜非常。吐上一朶唾沫。搽在糞門上。就往裡頂。水氏忙道。你慢慢的來。一句話還沒有說完。被他冒冒失失狠命的一下。已將送到了根。水氏哎喲了幾聲。道。這也比得前頭麼。叫你慢些。還這樣冒失。不怕搗斷我腸子麼。李四笑道。我一時急了。粗鹵了些。奶奶不要見怪。纔慢慢抽了一會。見水氏不嘖⑧聲。知已相安。又奮力衝突。水氏被他前後夾攻。弄得哼成一塊。弄了一會。又二

人轉換。弄了多時。方纔興止。水氏自有了這二男妾。竟把楊大似有如無。相待甚是情淡。寵妾棄妻。原太薄情。楊大間或回來走走。水氏面上像刮得下霜來一般。惡言惡語相侵。並無一句好話。楊大賭氣也不歸家。心中也疑他有了外遇。又常見張三李四不在碼頭上。心裡就猜了幾分。暗暗留心打聽。世上事可有瞞得人的。這些原委他都知道了。他一個鹵夫。不想當日自己如何淫人妻子來。今見水氏偷漢。他便怒道。這淫婦當日瞞了漢子偷我。今日又瞞着我偷人。若撞到我手中。叫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定然雙雙殺了。方洩我恨。他便留心伺察。一日。冷眼見張三李四往他家裡去。他便隨後尾了來。他三人正在房中取樂。不防楊大回來。見門關着。輕輕掇下。走了進去。向窗洞內張時。此窗初次卜之仕張他。二次李四張他。這一次是他自己張。便張出大禍來了。三個都精光。張三坐在椅子上。將水氏抱在懷中。陽物自後插入後庭之內坐住。李四將水氏兩腿夾在肋下。對面抽弄。前一推後

一囊(攮)的樂。聽那水氏顫着聲道。好哥哥。我要快活死了。我恨當初瞎了眼。嫁了這懶忘八。要早知他是這樣。我嫁了你兩個。豈不是下半世快樂。那楊大不由得怒氣騰騰。惡向膽生。推門進來。跑到廚下去尋切菜刀。那李四正弄着。猛聽得脚步響。忙拔出。往外一看。見楊大一臉凶氣。顧不得穿衣。往外飛跑。楊大見他跑了。奔進來殺這兩個。張三見他來得勢凶。自己性命要緊。那裡還顧得水氏。將水氏擲着光屁股往楊大身上一掀。楊大劈面一刀斫着。張三就這空裡。將楊大夾臉一掌。一個眼花。他也趁空跑了。楊大拿刀趕出時。二人已不知去向。進來看那水氏。頭顱臉鼻劈做兩半。還眞是快活死了。已死了。楊大正收拾水氏的細軟私囊。要想逃走。不想卜之仕回來。見娘精光的殺在血泊裡。嚇得之仕跑到街上大叫道。不好了。我爹把我媽殺了。衆鄰舍聽見殺人的事。都攢將攏來到他屋內。楊大知走不成。只得將三人衣褲並行凶刀拿着。

同到縣中自首。將詳細稟了官。知縣差典史帶忤作相驗了。雖然衣褲有據。不曾殺得奸夫。難以開釋。責十板收了監。擬了一個監候絞。把張三李四拿來。和奸只杖。以二男朋奸一婦。行同獸類。且因奸而斃二命。凡奸加一等。杖八十。徒三年。申詳上司。聽候發落。水氏屍骸發前夫之子領埋。定了案。那楊大在監中。但合眼就見水氏赤滌滌血淋淋的向他索命。如狂如癡。混喊亂叫。不多幾日。申文還未下來。早已嗚呼。過(忤)作拖了(出)牢洞。一個背夫偷漢。一個淫人凶殺。皆不得其死。足見這淫之一字。可不深戒哉。卜之仕將他娘買棺埋葬了。水氏當日私蓄原不多。後來又不出門做生意。每日用度只有去無來。半年多買酒買肉供給兩個奸夫。也就罄了。楊大一個轎夫。有何積蓄。房子是租的。所剩不過幾件衣服傢伙而已。卜之仕百無一能。賣一件吃一件。坐食山崩。不久而流爲乞丐。再說鍾生宦蕚鄔合在童自大家閒談了一會。

備酒飯款待了。抵暮方散。別了各自歸家。鍾生到了上房坐下。恰值兩個兒子鍾文鍾武放了學。上來作揖。鍾生偶有所觸。向錢貴道。人家兒子不可不叫他各習一技。讀書不成。急尋別路。庶可將來糊口。若因因循循。豈不誤了後輩。我今日見一個壯年乞丐。說起來。他父親名叫卜通。做了半世先生。不能訓子。一旦至此。豈不可嘆。錢貴聽了。顏色愀然。鍾生道。賢妻此是何故。錢貴嘆道。此人乃我先生之子也。我當日蒙先生訓詁。今彼子流離至此。於心何安。故不覺戚戚然耳。鍾生見他不忘舊師。着人尋了卜之仕來。不友不僕。養活了他數年。一日。病較(絞)腸沙而死。此係卜通夫婦子女的結果。不復再敍。再說童自大那日無事。在大門口站着閒望。只見一個和尚走到跟前。打了一個問訊。道。借問一聲。這裡有一位大善人童財主。可是此處。童自大仔細打一看時。好⑨一個和尚。只見他。

雙眉劍掃。兩眼波橫。腰跨戒刀。足穿芒履。身帔(披)七幅布偏衫。手住九環錫禪杖。雖非圓寂光中客。定是空門異樣僧。

他龎眉大目。隆準豐頤。就像個泥塑的羅漢。挑着一個衣包。袖衣僧帽蔴履腿綳。像是個遠路來的行脚僧。童自大道。我就是童財主。却不是甚大善人。人行大善。而自不以爲善。方是眞善。未有些須之善。而洋洋以善人自居者。則小人哉。何善之有。那僧人笑道。救了成萬人之性命。不是大善人是甚麼。童自大道。那也算不得什麼善人。師傅。你尋我有什麼話說。那僧人道。貧僧是河南少林寺來的。敝處連年飢荒。又遭流寇之難。今歲五月間。有千餘流賊想來擄掠敝寺。被我合寺僧行一陣連枷棍。盡行打死。只剩得數十人逃去。餘賊知道了。雖不敢到敝寺來。把左近一帶人口屠戮。糧食作踐一空。我敝寺中僧人甚多。日食皆無。因前聽見有鄉親們回去說道這裡有一位姓童的大善人。捨幾萬(擔)米。現救這萬餘人性命。⑩貧僧知是一位大知識大施主。故不

遠千里。特來募化。結一個善緣。童自大道。既然如此。且請進去。此時正是臘月初間。天氣甚寒。讓他到書房內圍爐坐下。問他道。師傅。你要化我些什麼。那僧人道。敝寺有五百餘衆僧行。齋糧不繼。日只一食。要求老施主施一二百擔糧與衆僧度命。過此纔(殘)冬。童自大道。糧倒有。齋僧布施也是好事。只是你怎麼拿了去。那僧人道。施主若肯大發慈悲。貧僧再往別處募化水脚銀兩。雇船運去。到了敝省。那就好處了。童自大道。衆人餓着肚子等飯吃。還要等你東化西化。知道等到那一日纔化到手。那僧人道。貧僧巴不得此刻就回。如何得能夠。童自大道。一客不煩兩主。我既要做好事。一個人情就做到底。是人說的。頭都磕了。又捨不得一個揖。我如今送你五百擔米。一百兩銀。全美了你罷。省得又到別處去化。你如今拿這銀子雇船裝了去。可好麼。那僧人忙立起問訊謝道。怎敢望施主布施這許多。貧僧來意指望化百十擔就是大

緣了。童自大道。人的俗話說。齋僧不飽。不如活埋。你寺裡人多。那一點子夠做這什麼。你可有來的伙伴麼。你一個人怎麼照料去。你這個水路打那裡去。那僧人道。雇船從長江入汴河直到汴梁。那到寺便不遠了。再雇車運了去。童自大道。這好。這好。因問道。師傅。你吃了飯沒有。要沒吃。吃了飯去。僧人道。若蒙施主見賜。貧僧就拜領。但蒙厚賜多了。何敢叨擾。童自大道。一餐便飯。何必作謙。因笑道。我素常聽見傳說。你少林寺的師傅都吃葷酒。你可用麼。那僧人也笑道。貧僧葷蔬不拘。也不戒酒。但隨施主之便。童自大吩咐家人拿飯來。他如今不像當日待鄔合的一塊冷豆腐幾片臭鹹魚的那個局面。雖不十分豐盛。也就拿了四碗菜來。牽葷搭蔬。魚肉。瓢兒菜。豆腐之類。先待鄔合時寫臭醃魚冷豆腐者。笑其吝鄙也。今寫此四品者。謂彼雖不吝。不肯過於奢侈者。正謂惜福之故。非笑其仍臭也。又叫取了一大壺酒來。他陪着和尚吃。那僧人也不做謙。酒拿起一口一鍾。不一時。壺酒一罄。四碗菜也都吃了個八分。童自大

見他不足興。又叫取了一壺酒來。吩咐家人道。我看這師傅的食量好。這幾碗菜不濟事。你快去街上買兩隻板鴨。一隻金漆鵝。他河南人愛吃麪食。把大饅頭買幾十個來。家人如飛而去。頃刻即來。童自大叫快拿了切去。那僧人笑道。既蒙施主盛心。就是這樣放着貧僧領罷。童自大道。好好。這樣倒也托契。叫拿盤子裝了。放在和尚跟前。他道了一聲多擾。腰間拔出戒刀。一面割做大臠。酒肉點心一齊大嚼。不多時。如風捲殘雲。吃了個乾乾淨淨。童自大都看癡呆了。暗道。這和尚不知餓了多少日子。就吃上這些東西。只見那和尚吃罷。把刀擦了插上。揩了手。笑着道。多謝施主。貧僧今日却得了一飽。童自大道。師傅。你不要怪我說。你就吃上這些。不怕穿壞了肚子麽。他笑道。貧僧食量頗雄。這纔算得一個半飽。如何得穿着。童自大吃驚道。這纔算半飽。若要大飽。得多少吃。家人收拾器皿。童自大命他叫了童可用來。道。你到當鋪裡要一

百兩銀子來。替掌櫃的朝奉說。有當死了的綿直裰。查一件來送這師傅穿。我看他有些冷。那僧人道。敢蒙施主如此錯愛。小僧無可答報。惟有在諸佛菩薩座前。保佑施主發財發福。多子多孫罷。童自大道。我也不求財了。他人雖呆。但開口便是知足語。宜有大福。我只得一個兒子。再求生得一個。也就罷了。我但要圖多活幾年。就是造化了。人皆有此奢望。不獨他爲然。那僧人道。施主這樣積德。況且又是便家。多娶幾個姬妾。自然子嗣就多了。童自大道。不瞞師傅說。我的力量也有限。就有婦女。也沒本事去打發他。亦是知足語。是人說的笑話。不要爲了一個子。先送掉了八乂子呢。多少明人未悟。而此呆翁悟之。那僧人道。貧僧當日到處雲遊。曾在陝西遇見一個異人。是個羽士。傳了我一種異術。他再三囑咐。不可輕傳匪人。罪過不小。貧僧出家人用不着。我見過多少人。沒一個至誠君子。不敢妄傳。今遇施主這樣盛德。我奉傳了。不但多子。且可延壽。童自大聽了。喜笑道。好師傅。是什麼方法。你可告訴我。那僧

人道。施主可知道從來有採戰種子的兩個法了麼。童自大搖着頭道。我活了三十多歲。從沒有聽見這裡新聞。採戰兩個字。不知是甚麼話。至於兒子。是兩口子誤打誤撞遇巧弄出來的。拿個甚麼種去種。這話荒唐。因大笑道。我倒聽見人說屌子是人種。難道切碎了塞在婦人那裡頭去種麼。好悟性。和尚道。施主不知。●等貧僧一件件分解與你聽。古人這兩個方法是分做兩途的。採戰就不能種子。種子就不能採戰。我的這個法則是可相並行的。所以說是異術。方爲至寶。童自大道。你一樣樣說與我聽聽。怎麼叫做採戰。僧人道。男女交媾。男人的陽精就是身上的腦髓。人的頭顱謂之髓海。臨洩時。精時(由)髓海而下走。夾脊至尾閭至臀而出。所以通身快暢。若作喪得多了。腦枯髓竭。所以人就身弱致病。久而久之。如油乾燈滅。命便喪了。若會了採戰。不但自己的陽精不洩出去。反把婦人的陰精採了。吸在自己的身中來補養髓血。坎

離既濟。那身子自然一日一日的強壯起來。身強髓滿。自然就延壽了。所以叫做採戰。童自大道。這個法兒果然好。我倒聽見人說。和尚偷老婆。不說不歇不洩。想就是會採戰了。那和尚笑道。這是人貶罵僧家的話。那裡個個都會採戰。童自大道。我不知道。得罪得罪。你再說怎麼叫做種子。僧人道。婦人不懷孕。或是子宮冷。或是男子的精冷。我有一種藥方。男女皆服。經行之次一交合。便可得子。男人的精脈壯而暖。就是種了。童自大聽得津津有味。笑吟吟的道。你先說採戰不能種子。種子不能採戰。是怎麼說。我到底不明白這話。僧人道。種子是要自己的陽精洩了出去。採戰是要把陰精吸了過來。當日人有採戰的法。只能採過來。不能吐出去。若是把持不住。忽然一走。不但前功盡棄。還要喪命。所以說採戰不能種子。生子不能採戰。我這個法是要採就採。要種就種。既可保養身子。却病延年。又可多得子嗣。所以不肯輕授匪人。童自

大道。這樣說起來。這個法兒果然奇妙。但你先說這事有大罪過。這是人說你們的。做和尚的人偷老婆。自然有大罪過。像我們在家人是家家幹。個個幹。有甚麼罪。要肏屄有罪。連人種都要絕了。那僧人笑道。罪過不是說男女交媾的話。種子不妨。施主不知這採戰利害多着哩。男人的陽物十分大了。死夯也沒用。十分小了。又不濟事。要酌乎中。方纔伶範。這一採起來。那婦人快活到心窩裡去。吸出來的陰精也是他的腦髓。男人的快活。週身通泰。比洩出時更樂。採戰的婦人。二十歲以外。三十四五歲以內的方可。那老的小的都用不得。小的精血未足。老的精血已衰。多致成疾。大損陰功。就是中年婦人。瘦怯的還行不得。要胖胖壯壯無病的方可。若採過一次。要好好的將養七日。纔得復原。過了七日。又纔採得。若次數⑫多了。要身子虛弱。成癆病死的。就不死。也再不能生子。因他的精血枯了。我說不敢妄傳匪人者。恐他混逞淫毒。縱

意亂弄起來。傷了婦人性命。這豈不是我傳法的大罪過麼。所說罪過。就是這個緣故。但這個法。除非像府上這樣富足。纔行得來。若是窮漢守着一個妻子。可幹得這事麼。須得有十數個婢妾。纔可功(供)得過來。這裡頭還有一個不損陰德的妙法。婦女們二十來歲尋了來。十年之內若生了子。就不用說了。那無子的。到三十歲上。就與他一夫一妻嫁了去。再換少年的。這個更沒罪過。童自大道。師傅說了這半日。我只好聽聽罷了。是做不來的。僧人道。這是爲何。童自大道。一來我的奶奶未必肯容我娶小。（懼內者世不乏人。然而無不自悔。童自大逢人便自陳。人則謂之愚呆。我却取其誠實。）二來我的這件匪物不堪之甚。你方纔說要酌乎中。我的這東西雖算不得六等考下下。是要算五等考下中的。如何做得。和尙笑道。（此笑笑其自言懼內也。）若恐夫人不容。這就沒法。（此笑之故。）若說陽具太小。只算得五等。我自然會叫他大起來。超拔到二等上。（不意此僧能操文宗之歡。）不然何以叫做術。童自大聽了。歡喜非常。道。既然有

這妙法。師傅傳了我。我重謝你。我若學會了。再慢慢的去求奶奶。師傅。這也要學多少日子。那和尚道。也得三七工夫。纔可完成。童自大道。二十一日也不爲多。只是你怎麼等得。和尚道。若施主果要傳此。貧僧同來了五衆。着師兄們先去。我在此傳授了。以報施主盛情。然後再回。童自大喜極。此時銀子衣服都拿來好一會了。童自大交付與他。便道。我也不留師傅了。你同我這家人去到礲房內。兌五百擔米的票子與你。你隨早隨晚打發他們起了身。到我家來住着罷。那僧人打問訊謝。童自大送他出門。和尚又謝。童自大也叮囑他快來。僧人同着童可用去了。過了兩日。童自大正眼巴巴盼那和尚。忽家人來說。前日那和尚來了。童自大歡喜的忙忙出來接着。吩咐家人快備酒飯。知道他食量好。都是蹄蹄肥肉。大鵝壯雞。點心米飯。又是幾大壺玉蘭陳酒。儘他受用了一飽。然後問他道。師傅要用什麼東西。你只管說。那和尚要筆硯。童

自大忙叫人在門口當鋪裡取了來。文人拿着一枝筆胡寫亂畫。不知作了多少孽。他這樣財主家連筆硯都沒有。宜乎應享大福。開了一個藥單。童自大道。這件事我家人不在行。索性煩師傅去買罷。叫人取了五十兩銀子來。和尚笑道。何須用許多。十分之一足矣。拿了兩錠有五六兩。起身出去了一會。買了許多藥來。晚間。童自大也出來同他在書房中睡。到臨臥的時候。和尚取出一丸藥來。叫童自大用無灰陳酒服下。然後睡覺。過了一會。童自大覺得渾身骨縫中都滾熱得受用。下邊的陽物也熱腸(脹)得快活。與賈文物服藥時似同而不同。睡了一夜。次早。和尚叫煎了藥草水。叫他薰洗陽物。搓扯個不歇。有一個時辰纔止。又叫他用鹽滾湯服了一丸藥。每日早晚如此者七日。看那陽物〈具〉時。渾身青筋暴綻。色若羊肝。一個龜頭些(紫)威威亮錚錚。形如染的雞子。約有七寸來長。一虎零一指粗細。童自大拿手捏着。左看右看。越看越得意。笑個不住。和尚又到街上將前次打的一把小銀刀取了來。到第八日

早起。就不吃藥了。替他用麻藥把龜頭搽上。過了一會。掐着都不知疼。用手心揉着。揉了多時。散了血脈。然後用銀刀將馬口大大的割開。趕忙用靈藥敷上。用絹帕包好。先童自大還有些膽怯。到後來。見割得不但不痛。連血都沒有。他纔放了心。僧人見他陽具已成。然後將採戰的法傳他。如何採吸。如何運動。如何吐洩。童自大生平極蠢。此時竟聰明起來。就能領略。和尚無事之時。修合種子丸藥。又過了七日。叫童自大將陽物打開看時。那刀瘡蓋兒也掉了。那馬口就像一張小嘴一般。（這才眞是櫻桃小口。）叫他運氣試試。竟會一張一閉。把個童自大喜得倒在一張涼床上打着滾大笑。和尚道。施主的大功已成八九了。還要學熟方妥。第一是吸來的陰精要會運動行到週身纔妙。不然有一阻滯。恐生癰毒。爲害非小。又盡心教了七日。童自大也虛心領教。全然盡得其妙。又把修合的種子丸藥付與他。道。可依方服之。自有效驗。倘若婦人種了子。懷

了孕。萬不可再採。不但墜了胎。還恐傷了孕婦。定要等生產百日之後。然後纔可採得的。緊●記緊記。又叫取了半斤燒酒來。和尚叫他吸了看。倒在一個碗內。童自大取出陽物。一吸一吸。頃刻而盡。和尚道。施主法已學成。你雖是盛德人。不用我多囑。切記着萬不可傷損婦人。你尋小時。若要女兒。定是二十歲上下的方可。若是少年寡婦。十七八歲也還不妨。七日之限萬不可少。倘若有十分肥壯婦人。年少身強。那樣好鼎器。五日也還可。你原是要圖益壽生子。若縱慾傷人起來。反要損壽夭子了。萬萬留心。（和尚可謂叮嚀告戒。）他滿口應允。那和尚要作辭回去。童自大忙道。好師傅。（師傅上加一好字。感之至也。）離年不幾日。你也趕不到家。何苦在路上過年。你過了元旦去罷。和尚道。貧僧足力頗健。一日可行三百餘里。此處到敝寺不過千餘里。不用到除夕便到了家了。前日衆師兄去。我也要趕了去看看。多擾施主了。童自大見留不住。叫人捧出替他做的一身新綿

衣服。一百兩盤纏。和尚道。蒙施主厚賜多了。綿衣貧僧拜領。銀子決不敢受。（而今世上那裡去尋這不愛銀子的和尚。）童自大再三強着他。道。師傅。承你這樣好情。應該謝你的。況且是我雞巴的恩人。越發該謝。定要求你收。那和尚見他話雖說得可笑。却倒是一片實心。便道。施主既然這般諄諄下愛。貧僧夠盤纏回去就罷了。遂伸手取過一封打開。拿了數兩。別的定不肯要。（前賈文物送道士百金而不受。今童自大道（送）和尚百金。先不受而後稍受。雖是遙遙一對。却是兩樣。仍係對而不對。妙。）童自大甚不過意。忙叫備酒飯。家人掇了上來。和尚吃罷。起身作別。將送他的衣服裝入囊中。收拾完了。挑上肩頭。道了數聲多謝而去。童自大滿臉笑容。走進臥房。鐵氏正在那裡向火吃酒。見了。問道。你這些日子。每晚在外邊過夜。做些甚事。我聽見有一個會吃酒肉的和尚。（此話奇。那一個和尚不吃酒肉。）在這裡住着。你要與他做徒弟麼。你如今爲何這樣歡喜。童自大也不答應。只有嘻嘻的笑。鐵氏也好笑起來。道。你不像瘋了。問着話不說。只管笑甚麼。你想是吃了笑菌子

了。童自大笑着道。我一些也不瘋。奶奶。晚上怕你要瘋呢。鐵氏道。我看你有些古怪。不要是當眞瘋了罷。那葵心蓮瓣看見主人公的光景有些可疑。釘釘的望着他。只見童自大笑着把衣服摟起。褲子扯開。把陽具取出來。像八蠻獻寶似的一手托着。向鐵氏道。奶奶。你看看這個寶貝。你可要喜歡瘋了麼。鐵氏定睛一看。失驚道。怎麼腫成這麼個樣子了。他道。你道是腫麼。到晚上試試看。鐵氏又見那馬口不同往日。用手搬開一看。見大張着。笑道。這是怎的了。好矜黃子。童自大道。說不盡這好處。等晚上試念(驗)了。再慢慢的告訴你。鐵氏也歡喜得了不得。不忍釋手。捏着細賞玩了一會。若不因天氣冷。大約也等不到晚上了。也就不再問。同着他吃酒。那葵心蓮瓣看了這個稀奇物件。要近前細細的賞鑒一番。又疑(礙)着主母在跟前。料道今夜輪不到他嘗這新物。恨不得一口咬了下來。拿去取樂。咬下來就樂不成了。心中又喜又急。看看天晚。吃

了晚飯。鐵氏等不得了。就上床脫衣去睡。童自大也要試新。趕忙也上來。將鐵氏兩腿分開。弄將進去。鐵氏也還不覺其妙。童自大運用起來。那馬口張開。在內中東咬一下。西啃一下。咬得他陰中癢癢酥酥。快活難當。只是格格的笑。咬了多時。那鐵氏摟得他緊緊的。笑道。我的裡頭要癢死了。鼻子內哼聲不絕。牙齒咬得格支支的響。童自大見了他這個樣子。更覺高興。然後一下咬住內中花心。如小孩咂乳一般。一陣咂。把那鐵氏樂得要死。渾身肥肉亂抖。就像發瘧疾寒戰的樣勢。連喉中聲氣也顫篤酥的。牙齒鬬得亂響。不多時此(止)見他打了兩個寒噤。喉嚨格格響了兩聲。就身子動也不動。聲也不嘖。竟像癱化了。童自大覺得一股熱氣自尾閭穴直買(冒)天庭。樂不可言。方知這個妙發(法)果然奇妙。這鐵氏嫁了丈夫多年。何嘗經過這一番樂境。雖有他粗而且長的角先生。那是個死物。不過只塞滿了。挨皮擦肉。出進多番。

也覺快活。今日遇着這大而且活的東西。怎不叫他受用得要死。鐵氏酥軟了好一會。醒過來。道。我從來沒有這樣受用過。裡頭的那個樂處。說不出來的那種妙法。渾身竟像打骨縫裡頭去了些東西一樣。遍身都鬆散了。這是誰教你的這個好方兒。童自大把和尚傳的方法。並婦人要七日一輪。多則生病。這法還可以種子。若多買些婢妾。可以延壽。都對他說了。只有胖壯婦人五日也可以行得這一句。瞞了不曾說。鐵氏笑道。既如此說。你買小老婆就討一百個我也不管。只要你有本事去做。只做定了例子。但是七日你就來同我弄一回。你若再有本事。在我肚裡種出個兒子來。就是十日我也等得。世間婦人未有不巴兒子者。看此憶起一事。也可謂之笑談。余友胡致還娶妻曾氏。將二十年。總不生育。曾氏常响(向)人道。我也不望長命百歲的兒子。只求養下一個會叫一聲媽媽。死了我也甘心。不枉我做婦人一生。童自大聽了他這話。喜不可言。開恩許買妾。自然該喜。次夜。又同他二位如夫人去試了一試。把一朵葵花心幾乎咬碎。把兩片蓮花瓣險些咂開。樂得他兩人次日還咧着大嘴。笑個不住。童自大雖學會了這件妙術。幾

平弄出一場大禍。若不虧樂府尹是個正人君子。縱不至於破產亡身。也要損一股大財。這是甚麼緣故。童自大賑濟流民的時候。內中有一個難民姓劉名弘。爲人奸狡百出。負義忘恩。這八個字的病症。世人犯者甚多。却生得漢仗魁梧。口舌便利。因他到處無情。以怨報德。受了人的恩會(惠)眨眼便忘。還是小事。有下石處。就想害那恩人。因此人人切齒。爲鄉黨所不容。人見他害人不曾害得。到處害了自己。衆人起了他一個混名。叫做劉大傻。他在蓆篷中吃了幾日飽飯。穿上了宦公子捨的綿衣。飽暖了又想高飛。他心中自商道。我的壞名。鄉人皆知。將來就是回去。也無安身之地。這童百萬是南京第一個富翁了。我何不投在他家看風使。或者還有個出產。定了主意。到了童家來求見了童自大。再四哀求道。小人已是將凍餓死的人了。蒙老爺活命之恩。無以爲報。如今不願還鄉。情願投在老爺府上。做個家奴。稍效犬馬之勞。雖赴湯陷(蹈)火。亦不敢

辭。稍〔報〕天恩萬一。童自大是個誠實的人。見他說得如此懇切。也就留下。替他徹底做了一身衣服帽履之類。他終日小心慇懃。眞是一個滾盤珠。活動至極。童自大客〔家〕中的人。全是些算盤珠。撥撥動動的。從不曾見過這等活說人心中着實相愛。一日。向他說道。我看你身材也好。又小心又勤謹。你在我家有甚麼出路。我改日看巧有好地方。舉薦了你去想一個出身。劉弘忙叩頭道。這是老爺天恩。若蒙老爺提拔。小心〔人〕得有寸進。粉骨碎身也不能報大恩了。童自大記在心裡。一日。樂府尹請鍾生同宦賈童四人小敍〈說〉劉弘也跟了去。說話之間。童自大見樂公相待殷殷。甚是情厚。見劉弘在傍邊。忽然想起他的事來。童自大向樂公道。晚生有一事奉稟。樂公和顏悅色的道。有甚麼話。但請見教。童自大因叫過劉弘來與樂公叩頭。說道。此人名叫劉弘。也是山東難民。他情願到晚生舍下來復〔服〕役。晚生見他小心慇

懃。做事又能幹。晚生一個庶民人家。恐誤了他。意思要送到老爺府中。求大老爺收留使用。若果然慇懃妥當。求大老爺提拔他。就是大老爺的天恩了。不但他感恩。就是晚生也感恩不盡。樂公道。兄旣如此說。我豈不領命。明日叫他來。我留用就是了。童自大作揖道謝。抵暮回家。童自大取了五兩銀子與劉弘。道。你在我家這些時。也沒有甚麼給你的。你一到樂老爺府中。那裡就有錢使。這個你帶去盤纏。你到衙門裡。凡事要小心。不要說他府裡的幕賓事事要週到。就是到府中的管家也要圓活。禁不得衆人一歡喜。向主人一說你。就是造化了。劉弘叩首道。老爺恩典。教導小人。小人敢不遵依。小人若稍有好處。必圖後報。童自大道。我也不圖你的報。但你投奔我一場。舉薦你的個好處。我就完了一番心事。次日。又親送到樂公署中。樂公收下。劉弘果然活泛至極。無處不週到。樂公有一個幕賓。係江西人。姓李名舞。樂公與他賓主甚是

相投。眞是言聽計從。這李相公也善同樂公之意。他見樂公常誇童自大的好處。說他一個貨値(殖)中人。竟有此大英雄手段。救濟若許流民。況宦賈二位。還是他鼓舞起來的豪舉。李相公也極力稱揚。贊不絕口。這劉弘見李相公是樂公心腹。要圖得他的歡心。強拿強做小獻勤是不消說得。他身邊有童自大給他的幾兩銀子。時常買些新鮮果品上樣細點來孝敬。誰知這李相公腹雖甚通。性極愛小。受他些小惠。喜愛他了不得。他府中還有一個大管家。姓鄭。幼眇一目。人順口都叫他鄭割(瞎)子。他做事伶透。也是樂公得用的人。劉弘見他〈他〉在樂公跟前說得話。諸事要仰仗他。遂買了一口豬。一罈酒。拜認他做娘舅。劉弘謅說他母親也是姓鄭。那鄭管家也是甚喜。時常叫他到家中吃酒吃飯。李鄭二人屢次在樂公面前說他的好處。樂公雖是信他兩個的話。多因童自大面上。也格外擡舉他。他站在高枝上了。過了些時。就拿

出那中山狼的心腸來了。想道。童百萬算南京有名的財主了。放着這樣的肥主兒。何不在他身上想他一個道路。我如今下一個毒計。同李相公鄭舅舅商議。慫恿老爺拿他一個囮頭。弄他一主大大的錢出來。奉承他衆位。不但他們歡喜我。我至少也得一個小富。可以快樂下半世。不然不(替)人家踢門檻到那一日。他想定了主意。欣欣自得。向鄭瞎子說道。我蒙老爺擡舉。舅舅照看。無恩可報。如今有一〈個〉主財是樂得吃的。手到就可擒來。若弄到了手。老爺何止得一二十萬。就是舅舅。三五萬也是容易的。鄭瞎子大驚大喜。道。是那裡有這樣的好事。若果然老爺得了這大財。難道是好白了你麼。你且說是甚麼事。是誰家。劉弘道。就是童百萬家。他近日養着個妖僧在家裡。說是河南來的。藏在書房中傳法。每日不知做些甚麼。近來流賊四處搶劫。他的黨羽散在各處。做奸細的甚多。舅舅稟了老爺。只用把這妖僧拿來。做他是

流賊差來的。約童百萬裡應外合。要想攻陷南京。就是他養活些流民。也是要圖謀不軌。這一個罪名他的性命還保不住。何況家財。他要想保得無事。三頭幾十萬銀子。怕他不拿出來麼。這事須開通了李相公同做方可。如今只算得三十萬。老爺得二十萬。那十萬舅舅同李相公分用。諒李相公再沒有不在老爺面前盡力幫襯的。他不強似做幾百年的主文相公麼。至於我。聽憑老爺舅舅尊意。多寡給我些就罷。便不給我也罷。我原不報銀子。（眞廉。是滿心想坑人害人弄錢。却違心滿口說淸廉話。何世上此輩之多也。）不過是我報老爺（眞義。）同舅舅（眞賢甥。）李相公的恩。叫做個借花獻佛。鄭瞎子被他說得心熱如火。忙同他去向李相公計較。李舞聽得可分數萬金。心中那喜裡那還說得出來。暗想道。牡丹亭傳奇中陳最良道。要腰纏十萬。除非是教學千年。方纔貫滿。我辛苦做幕。背井離鄉。拋妻撇子。在此不但終日忙忙碌碌。還要伺東君顏色。只得二百四十金一年。此一舉得五萬。做二十

多年的幕纔掙得來。何過(樂)不爲。得此回家。也就算榮歸了。做一個大富翁。何等受用。他的這計策雖毒。就明知是假。何妨弄假成眞。況他百萬財翁。便拿出三十萬來。只損了三分之一。在他不至於重傷。在我們便獲了大濟。遂滿口應承。道。這在我說。等老爺下來。你們大家在這裡幫襯說說。自然可成。他甥舅二人也心中暗喜。次日午間。公事畢了。樂公到書房中來。同李舞談了些公務。李舞就將童自大窩藏妖僧的話上達。樂公驚道。他果有此事。必定緊密的了。先生何以致(知)之。鄭管家在傍稟道。是劉弘向小的說的。小的因是地方上的大事。關係非小。不得不向李相公說。稟知老爺。樂公又問劉弘道。他家留了和尚。你如何就知是妖僧。劉弘還滿心希圖獻功。跪稟道。要是個好和尚。何妨明公正氣[12]的。他兩個成日關着書房門。在內中商議。不與人知道。不是想謀反是做甚麼。小的雖在他家一場。受過些須恩惠。今日蒙老爺

天恩擡舉事情重大。關係着老爺。老爺有地方的責任。小的穿青衣抱黑柱。故不敢不說。恐負了老爺大恩。樂公大怒。不便呵叱李舞。駡鄭瞎子道。童財主做了賑救難民這番好事。我幾次要題請求個旌表。恐倒反玷了他的德行。樂公此心。誠可謂君子愛人以德。我敬愛他了不得。他〈你〉那種盛德人。可肯做這樣壞事。你這奴才。敢來無故陷害好人。到我跟前獻讒。喝叫家人打了一二十個嘴巴。又道。我只說你還用得。故此擡舉你。誰知也是見利忘義的壞人。見利忘義的人何止恒河沙數。焉得人人而痛撻之。吩咐撵下去馬房中養馬。再不許到我跟前。又駡劉弘道。你這沒良心人面獸心的惡奴。駡得當。但恐世上不止劉弘一個。你也是個流民。他好意留養你。救了飢寒性命。就是他的大恩了。還恐怕誤了你。特送到我衙門裡來。托我擡舉你。你也可謂恩情畢至了。你當子子孫孫感他的恩德纔是。你今日無中生有。倒反想害他的身家性命。你這惡奴心腸。不過想於中取利。眞青天。洞鑒小人肺腑。你良心喪盡。禽獸不若

了。我且問你。他有百萬之產。何求而尚欲爲逆。人家養外來的僧道也甚多。難道都是想通流寇的不成。你道他養流民是想謀反。你難道不是流民麼。但恐他不養流民。你也早矣凍餓而死。未必活到今日了。（說得痛快。令他死而無怨。）人說利令⑮智昏。就是你了。一處無恩。百處無恩。今日幸虧你自犯。不然焉知後來你不算計害我。（劉弘何辭以辯。）你誣陷良善。罪當反坐。本當立刻處死。姑念小人無知。從寬發放。傳了一個書辦進來。命行文上元縣。將劉弘重責三十板。即刻解回原籍。不計(許)時刻停留。登時去了。劉弘到縣中受了重刑。即時起解。寒冬冷月。又無盤費。走了幾日。便病故了。解差同地方報官驗過。抛於荒郊。餵了豬狗。可爲負心之報。押了劉弘去後。樂公怒猶未息。正言厲色將李相公說了幾句。道。先生是讀書君子。如何聽小人無稽之言。便欲害人謀利。我請先生來做西賓。原欲匡我之不逮。恐我諸事有差謬處。還要先生救正。今反欲陷我於不

義。大非我延請先生之意了。李舞面紅耳赤。無言可答。此時恨無地洞可入。樂公氣忿忿的上去了。李舞自覺無顏。次日。辭辭樂公。試探其意。樂公也不留。將脩金送出。只得回去了。五萬銀子不見一分。掃了一鼻子灰。反討一場大沒趣。眞是。

羊肉不吃得。空惹一身羶。

那鄭瞎子貪了些豬酒小惠。認了這一個好外甥。被他一陣說話得利慾熏心。獻了一篇讒。一文不得。弄做了一名馬頭軍。悔之無及。把那一隻眼也氣成了青盲。越沒用了。樂公此事並不曾向童自大題起。後來童自大屢次到樂公署中。總不見劉弘。暗暗詢問他家人。那人將前事詳細說與。童自大心下大駭。感激樂公不盡。樂公病終之後。童自大因此厚贈賻儀。就是報他這件恩德。後來便見。再說童自大同妻妾都試過了些時。已是歲底。忙過了年。到上元節後。他着人把七老八少的媒

婆叫了十數個來到書房中。拿果碟與他們吃酒。他陪着吃。衆媒婆道。老爺叫了我們來。有何吩咐。童自大道。我們請你們來替我尋小。衆媒人道。這是容易的事。憑老爺要多少都有。他道。我有個難題目呢。我有個三不要。衆媒婆道。怎麼叫做三不要。童自大道。我尋小。十四五歲的女孩子我不要。只要好小寡婦。這叫做一不要。就是小寡婦。或是瘦弱。或是暗疾的。我也不要。要那生得厚厚實實。胖胖壯壯。乾乾淨淨的。這叫做二不要。我只要二十二三以裡。十八九歲以外。十分老少我又不要。這叫做三不要。衆媒婆不解其意。都笑起來。道。別的也罷了。人巴不得要眞女兒。老爺爲何倒說不要。童自大笑嘻嘻的道。不瞞你衆位說。我的這東西雖不叫做十分大。却是個活的。那小女孩子禁不得。所以要小寡婦。那是破了的倒好。衆人聽了。都不好做聲。內中一個老媒婆。他奇(倚)老賣老。笑着道。誰人的屌子不是活的。難道這東西也會死

麼。況且活人身上的物件。怎麼得死。我就不懂得這話。童自大道。你們不知道。我這東西比不得別人的。連酒都會吃。要酒量小些的人。還吃他不過呢。所以說是活的。衆人聽說。只道是打趣他們吃酒。都笑起來。道。蒙老爺賞酒。我們領了幾鍾。就把我們比做老爺的那東西了。我們當是好話要的。還側着耳朵聽呢。童自大道。我說的是正經話。你們當說謊麼。叫了個家人來。道。你拿個碗去取半斤燒酒來。我試與你們看。不多時。取了一碗酒來。童自大叫他出去。衆媒婆不知其意。看他做甚麼事。他笑着道。你們不要見笑。我獻醜了。摟起衣服。扯開褲子。把陽物取出來。放在酒碗中。有幾個少年的媒婆羞得臉緋紅。背過身子去。幾個年老些的正要看這稀奇故事。看他怎個吃法。見見世面。都眼睛睁得多大。看着那金漆桌子腿一般的物件大張着馬口。果然一吸一吸。頃刻吃了半碗。都拍手打掌。哈哈大笑。道。這個作怪的東西。都實實不

曾見過。怪不得老爺說是活的。會吃酒。眞乃好大量大根。小茱也不用。一氣就吃了半碗。那幾個少年的聽見這話。也顧不得了。都擠到跟前來。目不轉睛的看。見他張着嘴。一開一閉。不一時。把那碗酒全吃完了。有一調駐雲飛贊他的厥物。道。

此物蹺蹊。蓋世寰中少見之。口大非爲異。妙在能張閉。咦還有便(更)稀奇。酒吞滿觶。被底綢繆。自有別滋味。怎不教。少婦魂消魄也飛。

童自大笑道。你們看見了。有這個緣故。所以我不要你小女孩子。他把褲子拽上。這些婦人眼睛裡的火都看得爆了出來。那兩個老媒婆道。實不相瞞。我們少年時走走邪路。那長的短的粗的細的也見過些。像老爺這個活的。會吃酒。不要說沒見過。連聽也沒有聽過。我倒聽見人說慈悲庵有個大姑子。原是個鄉紳的小奶奶出家的。他會吸男人的

精髓。憑你甚麼精壯小夥子到他身上。幾吸便完帳。便請下馬。我想那還罷了。婦人下身的那張口原是會吃男人的。大約不過他的利害些。老爺這東西這樣個小嘴也會這樣〔吃〕酒。明日不知便宜那些有造化的小媳婦享用呢。幾〈緣〉個年紀小的媒婆見了這大又活的罕物。好生動得火。嘴中說不出。心裡騷極了。這個把那個搼一下。道。你去試試看是個甚麼味道。那個把這個往童自大跟前一推。道。你急了就去試試罷了。又搼我怎的。嘻嘻哈哈笑做一團。滾做一堆。衆人心中都巴不得同他試驗試驗。嘗嘗這個異味。因彼此人多相礙。不好意思。臉上火噴噴一般。心中好不發急。他們一個個。

上面口中嚥了好些唾沫入去。

下邊嘴內流出許多清水出來。

衆媒婆大家起身。道。多謝老爺賞酒。我們打聽着了。再來回老爺的信。

辭謝而去。衆媒婆替他傳揚。人人皆知童百萬是個絕大的活雞巴。會吃酒。這些小寡婦。就是他公婆父母不肯把他與人做妾。他聽見了這話。一心情願去做他的小。嘗嘗這活物件是甚味道。俗語道。(初嫁)憑爺娘。再嫁由自己。他自己願意。父母也沒奈他何。童自大跟着這些媒婆各處相看了許多。只揀⑯了十個。他暗算道。我聽見人說金釵十二。我家中有一雙。⑰這一雙恐難當金釵二字。帶這十個。豈不是十二了。奶奶獨當一夜。他們兩人當一夜。恰恰是七日一輪。遂將六間廂房收拾得甚是華麗。製了十分首飾衣裳。並房中床帳。箱櫃桌椅。擺設的香爐花瓶。鏡臺粉盒之類。件件簇新。雖是財主氣象。總離不得一個俗字。故妙。娶了這十個婦人來家。每人又買了一個丫頭與他。葵心蓮瓣有了丫頭。眞是樓上樓了。一邊六人住着。派定兩個一班。也將西屋做了一個官鋪。這些妾接着日子輪流上來伴宿。該鐵氏的這一日。他自己過去當值。鐵氏此後比(把)那先生砸得稀爛。撂在淨桶中棄之⑱

於糞坑之內。雖係鐵氏得新忘故。實在那先生空自長大壯觀。腹內空空無物。抛入糞中。在臭氣內潛身。也不爲過。童自大他採戰則戰。種子則種。四五年間。生得十多個兒女。他那個樂那裡還說得出來。鐵氏雖不曾生育。這姓(此三)娃娃誰敢不叫他做娘。他看見大大小小一羣在面前。好不熱鬧。也喜歡得了不得。鐵氏今雖改變。毫無凶暴之氣。但童自大素常畏威攝(懾)服慣了的。每常敬他到十分的地位。今見他這樣寬恩。先畏威而後感德。竟尊他到二十分上。這樣(此三)妾見主人公猶然如此。可敢有一毫膽大怠忽之心。都恨不得把他頂在頭上奉承。鐵氏見他衆人小心侍奉。也着實疼愛。妻妾過得甚是和美。話分兩頭。後再歸一。先那媒婆說慈悲庵的姑子。會吸男人精髓。他姓甚麼。是何來歷。聽我慢慢說來。且說那萬曆末年。城中有個顯官。姓吳名友。別號歸翁。生平貪鄙不堪。家資富厚無比。古人說。貪乃無後之相。一絲不爽。

他家金銀紬緞。房產地土。無一不有。眞可富賽王侯。但只缺了一件。不要說沒有兒子。連想個女兒看看也不能夠。他夫人姓杜。那生性也就奇妒不過。（姓不好。怪不得他。）自己既無所出。又不容丈夫娶小。（不姓杜的夫人不容丈夫娶小者甚多。何況他姓杜。如何容得。）吳友想兒心腸。暗地同丫頭們做那偷摸勾當。起先那些丫頭見主人來要同他做這樣風流樂事。可有不歡喜樂從。也還巴不得生出個兒子來。將來就是副主母。豈不榮耀快樂。誰知道有一個身孕。杜氏若知道了。髡髮熏目。截指劓耳。百般的慘刑無不做出。定至於死而後已。或有竟生下子女來的。杜氏明知是丈夫的骨血。寃說丫頭不長進。何處偷來的私孩。不但將孩子弄死了。連生孩子的娘也不想活。那歸翁在傍看着。連那護庇的話也不敢說一句。聽他施爲。（辱翁曰。此等人豈眞無有。漢成帝就是前輩先生。）後來這些丫頭們看見這個光景。大約這兒子難生。副主母也做不成。且留着命多活幾年。吳友要去高興。像強奸一般。死也不依。若使威凌逼。

反喊得主母知道。不但有賞。且護庇着他。那歸翁惟有暗氣暗恨而已。亦無可奈何。這杜氏少年的時候還想生育。捐資建了一座慈悲庵。內中望(供)着送子張仙神像。着了家中七八個寡婦在內侍奉香火。世間但是富貴人家。你叫他週濟貧窮親戚。照看困苦朋友。他半個破錢也決乎捨不得。到了奶奶們拿去布施和尙道士。或是修蓋庵觀廟宇。成千成百。毫不吝惜。他都肯出手。這個慈悲庵是杜氏爲求子而建。越發不惜工價。費了數千金。果然蓋造好。內中迴廊曲檻。樓閣亭臺。異卉奇花。蒼松怪石。雖地方不甚大。却也無一(不)備。他老夫婦也時常來瞻仰禮拜。遊玩盤桓。不想供了二十多年。毫無靈感。仍舊是他夫妻兩個。並不曾添得一丁。正經杜氏建庵求子的。不曾生育。倒是看守香火的寡僕婦。有三四個年少些的。倒生了好幾個兒子。也不知從和(何)而來。張仙送來的。又何用說。却又棄之。吳友五十多歲。有人勸他姪兒中選一個

立嗣。他一來捨不得家資付與猶子。二來還癡想自己生兒。到了六十

多歲。他夫人杜氏纔嗚呼哀哉。大吉利市。歸翁造化。他吃了正夫人一生的

虧苦。不敢續紘。忙忙娶了一個美妾。你道這個美妾姓甚名誰。後來曾

生子曾生女否。下回便知分曉。

姑妄言第十七卷終

校記

❶「給」原作「結」，據文義改；下文或同，不贅。

❷「他道」原作「道他」，據文義改。

❸此句原書右有夾批「妙在欒公口內求他」八字。

❹此句原書右有夾批「慨然」二字。

❺此句原書右有夾批「引前卜通一張以顯報應」十字。「引」、「張」二字，或爲「映」、「段」之誤。

❻「遇着奶奶」原作「奶奶遇着」字，據文義改。

❼「哼哼」原作「坑坑」，據文義改。

❽「嘖」原作「嘖」，據文義改；下同，不贅。

❾「好」字原置「時」字之上，據文義改。

❿「性命」原作「姓名」，據文義改；下文或同，不贅。

⑪「施主不知」原置「和尙道」三字之上，據文義改。

⑫「次數」原作「數次」，據文義改。

⑬「緊」字原置「的」字之上，據文義改。

⑭「明公正氣」原作「明正公氣」，據文義改。

⑮「利令」原作「令利」，據文義改。

⑯「只揀」原置「許多」二字之上，據文義改。

⑰「雙」原作「隻」，據文義改；批註亦同，不贅。

⑱「棄之」原作「之棄」，據文義改。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IIAN II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艷情小説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思無邪滙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姑妄言／（清）曹去晶編.--初版.--臺北市
：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85］
冊 ； 公分.—(思無邪滙寶；36-45)
ISBN 957-8592-48-5(第一册：精裝).--
ISBN 957-8592-49-3(第二册：精裝).--ISBN
957-8592-50-7(第三册：精裝).--ISBN 957-
8592-51-5(第四册：精裝)

857.44 84013789

思無邪滙寶〔肆拾貳〕

姑妄言(七)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張嘉郁
校 對／楊俶儻・吳啓榮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5F之2
電 話／(02)7730868
傳 眞／(02)7764299
排 版／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 版／1997年1月

全套定價：41200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8-5(單册；精裝)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